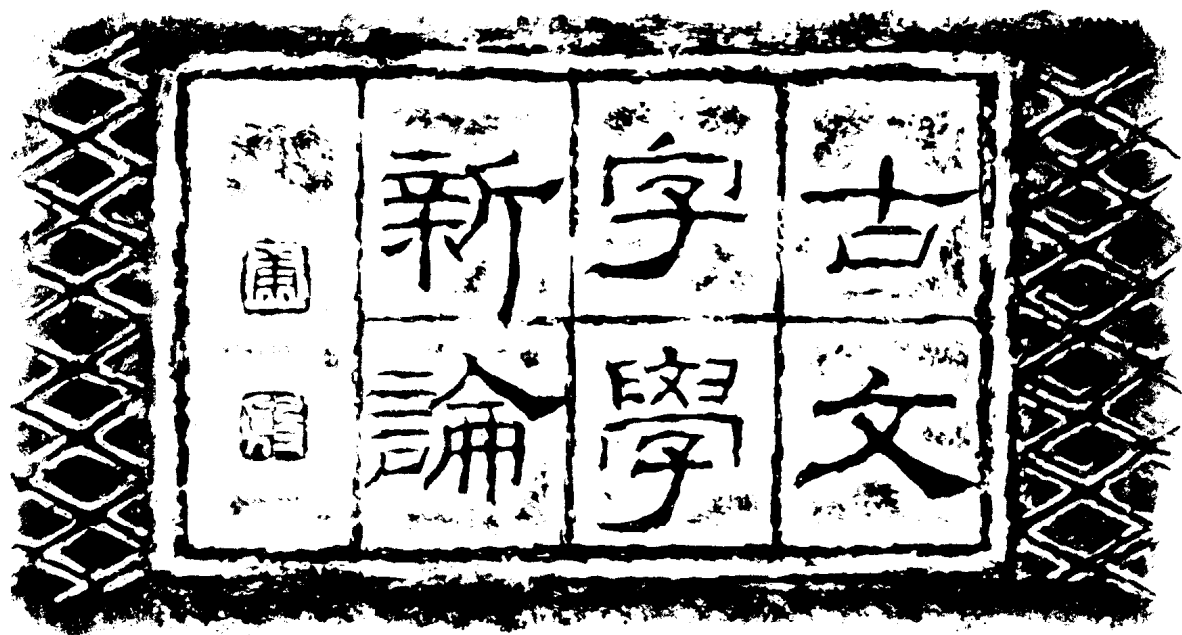


東坡書

古文新端





古文字学新论

著者：康殷

出版：荣宝斋

制版印刷：北京人民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统一书号：八〇三〇·二八五 印数：一、一〇〇〇

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 定价：四元三角

、五元六角

說明



一、本編原是拙撰《文字源流淺說》的上冊，着重于探討古文字形体的構造及其變化的規律性，並試作些繫括的闡述，與已出版的《文字源流淺說》、《釋例篇》為兄弟篇，互為表裏；

本編原名為《古文字學概論》，以與內容齟齬不甚相符，所以改為今名；

二、本編所引用的拙撰字例，于此不能詳解，除罕見之字，圖形外，多可參見拙撰《文字源流淺說》、《釋例篇》不再一一注明。有些詳說則已收于拙撰《古文字形義徵》——此稿雖早已成書，然以種種原因一時還難付印，仍在不斷增訂，現亦預先注明：「詳《徵》釋某字」，以便於它日之用；

三、凡已經學者們詳述，又為大家習聞之說——有些與文字本身關係不大，這里多以畧，以免重複；

一、原稿在第三章許慎及其說文之後，曾有「說文部首詮釋」的一節專文，但已于一九八〇年由榮寶齋以《說文部首》之名作為單行本出版，現在由本編中刪去，以節省篇幅；

二、為了便於論述釋字的部分綜合的方法以及示動意符等問題，特意把《徵》中的釋義、釋示動符等四篇專文作為附錄，附于編末，以便參閱；

一、為了作實事求是的探討研究，勢必要涉及前輩們的釋字成果、研究方法等的正誤得失，對此提出個人的初步剖析，與大家商榷，供深入探討比較，並非有意責備前賢。

一、本編所指，專限于古文字學，尤偏重于形體方面的問題，很少牽涉到學者們在甲骨學、考古學、訓詁、古史等各方面的卓越成績。

一、對於許慎及《說文解字》等的評述，也只是由甲骨文、金文、古文字研究的角度而發，我希望不致干擾、影響學者對說文、訓詁、文獻文字學等學科的研究工作；

一、本編所舉字例，多屬個人私釋之作，每以同一字作各種研究，故一例或先後數見，並非無故重複。

一、本編中常用的為筆者杜撰的一些術語，已在《文字源流淺說》、釋例篇中，加以解釋介紹。

本編寫于動亂中，當時的條件十分困難，資料貧乏，何況個人本非內行，目目囫圇，寫時也不過當作個人探索古文字的札記，只供自己以及子弟個別同好……少數人翻閱參考而已，是很不成熟的一家之言，現在應同好的要求，公諸于世，頗覺惶愧。又由于手抄原墨，難作較大更動，只能畧作修訂。紕繆不足，過激之處，一定很多，我懇切的盼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古文字學新論

目次

說明

七

緒論

——古文字研究的範圍——現實意義——傾向性

一

第一章

文字的來源

一九

第一節

文字的產生和早期的使用者

一九

第二節

文字的基礎——繪畫

二九

一、巧妙的象形

二九

——早期的與繪畫接近的原始文字——甲文與銅器銘文中的圖形文字——人形——禽獸

等動物——水族——甲介——爬蟲——昆蟲——植物——建築物——器皿——工具武器——其它——

——單字象形——複字象形——高級複雜的象形

二、象形文字的構造精神、功能、特點以及方法、習慣等

五六

象形文字的現實精神——形外之意——多方摸索而成——利用一形構成表示多意的

文字——具體的方法、習慣——取景角度——倒物形——位置的經營——人的方向——

平面構圖的前後——人數、禽形中的局部之表現方法——引綫——帶意符的象形——

帶声符的象形——附声象形与含声象形——

三、象形字的演變与發展

九八

由專形轉化為泛形——象形字的簡繁化、變形——象形後變為會意——變為形声——

先變會意後又變為形声——變為簡單的形符、意符、声符

第三節 六書

一一三

二、會意

一一六

應用意符構成的會意字——用幻想構成的會意字——由象形轉來的會意字——

用幾字之間發生联想構成的會意字——會意字的轉化為形声

三 形聲

一四一

形聲字的濫觴——含聲象形與附聲象形——形聲——古聲問題——古文中常用的聲符——省聲——古文字聲的訛化

四 指事

一七八

五 假借——借聲——借聲兼借形意

一八三

六 轉注

一九四

魚生

一九八

第二章 古文字形的演變

一九九

第一節 簡化·整形

二〇一

一 以人形構成的文字的簡化

省去人形——用手形代人形——由雙手省作一手——省手形——以人代夫——以人代女——

以人代持異的人形——以女代人——以子代人——以簡單符號代人身——由人形中省——

去頭足——以人代動物——省去手執工具形

二、其它字形的簡化、整形

二一九

省去施加作用的對象之形——省去工具器械——省去對環境的描寫——省

去重複、繁雜的物形——瘦化——廓綫化——實化——旋轉、堅立——加飾——兩形混

合——移位——直綫、方折——曲化——省此繁彼——省形、餘聲——過簡——合文

以一筆代繁形

第二節 分化

二五五

第三節 訛化 訛繁

二六三

訛裂斷、分解——訛裂、變位——訛連——訛長——訛短——加形、意符——加手

加足——加聲符——兼加形、意、聲符——反覆積疊訛繁——特殊的訛變形

第四節 轉化和訛混

二九四

互調——字意的轉化——古文中的相似形和訛混

第三章 古文字研究的發展

三〇七

第一節 古代的古文字研究

第二節 許慎和他的《說文解字》

三一九

許慎的研究字學的主客觀條件——未見真正的古文資料——缺乏辨識字形能力——
說文中特有的詁形——思想的腐朽雜亂——把文字神秘化——濫解字形——推不能辨
解之字為形聲——誤分形為多字——分部部序混亂錯訛——小結

第三節 漢代以後至近代的古文字研究的概況

三七六

以說文為基礎的字學研究——晉魏人的字學——唐人——李陽冰等的字說研究——
宋人二徐——推測說文的字學——王安石與《字說》——鄭樵——晚偽古文的搜輯成書——
宋代的金石之學的興起——元人的「六書」為基礎——清代——說文聲韻的最高
峯——古文字研究的重大轉機——甲骨的出土與研究——新的研究之開始——
直接「望形生意」的收穫——新的得失及其原因——經驗教訓

第四章 今後的古文字研究的方法

四三一

- 一、解放思想，直接觀察研究古文字。
- 二、在實踐中提高觀察理解能力，望形生意。
- 三、以辯證法的科學思想方法為指導。
- 四、全面的搜集，觀察古文字，探求規律，利用規律。
- 五、竭力尋求初文，並就其初文探求原形。
- 六、盡量察清所考之字的全部發展過程——字史。
- 七、盡量就古文字探索古音，利用古音線索。
- 八、用原古文詞、文義為線索，根據並作為驗證的根據。
- 九、用經、傳為參考。
- 十、用字書為參考。

小結

五三一

後序

五三五

附錄一 釋「𠂔」——「𠂔」：食、飢、鄉、既、粹、爽、𠂔

五六五

附錄二 釋古文字中的示動意符——止、行、矢……

五七五

附錄三 釋阜

附錄四 「口」形在古文中所表現的內容

五九九

附錄五 古文字形中的小點

六〇九

古文字學新論

緒論



一 古文字研究的範圍

古文字是一向令人覺得神秘古奧、枯澀乏味的東西。從古就有人稱之為「絕學」，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宣稱：「蓋著述之中，考證為難，考證之中，圖譜為難，圖譜之中，惟鐘鼎款識、義邇乎六書、制魚乎三札，尤難之難。」這裏還只指全文而言。當時的人們還無法想像後來才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卜辭的研究工作，何況他們的着眼點也僅：是什麼「六書」、「三札之類」，還是過分的簡單化了。

那麼，古文字學這門「絕學」是否真的是如此神秘莫測、超塵絕俗的、吓人的古怪東西呢？

无可諱言，今人而研究三十五百年以前的文字，又沒有多少可靠的倚傍，當然是艱難而專門的工作，但這並不等於說它就是象古今人們所吹噓的那樣神秘玄妙、高不可攀——只有一兩位非凡的人物才認得的。一般人都根本不配窺探理解的「天書」，嚇人的寶貝。我以為，只要有一定基礎，懂得其中若干規律，不畏艱苦，認真學習鑽研，就不難入門，甚至還能升堂入室的。這裏首先要掃除其神秘性。

研究古文字一般最簡單的，有只釋某文字為後來的某字，就算完成任務，並不深究其形、結構的，古今學人常有這樣釋字的——只能算作翻譯……不過那樣簡單，也就沒有什麼研究的意味了。自近世以來，很多人都願意稍加解釋——在古文字形、方面比前人稍詳，超過前代，但是辨別入微，更精密細緻的古文字形、的研究，似乎也還不太多，並不十分理想，有待於我們繼續探討。

要求既然提高了，所以這裏所說的古文字研究，就稍為複雜，其任務就是探討文字是怎樣產生、構成的？表現什麼意義？後來形、和部、之意，又是怎樣演化的？這種變化有哪些規律？等，這也就是要察明漢字的源流。比較而論，仍偏重於文字的形、結構造方面。這是我原來的簡單設想，開始提出時，還有些顧慮，覺得研究只限於字形，其範圍似乎縮得太小，將貽笑大方……近年才弄清了近世前輩們的意圖，所劃的研究範圍，如唐兰先生早些年已明指出：「才把文字學的范围，重新規定。我的文字學研究對象，只限於形、，我不但不想把音韻學找回來，實際上，還得把訓詁學送出去。」十分精到，也為我解了此圍——使我幸免以杜撰，無能見識，可以放心大膽的專心致志的只鑽研古文字的形、這一方面。

範圍雖已縮小，但要求的精度提高了，所以並不等於簡單容易一些，因為絕大多數字形問題，很少

見于過去的字書和文獻記載，只能由近世學人由文字中直接分析研究。有些字很鮮明，在字形上，古往今來變化也並不太大，甚至可以一目了然，有些就不然了。古今字形的變化差別太大，要通過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這一過程的依次發展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費很大氣力，才能識破一部分文字，而其大部分文字，還未能破釋，弄清。因而要更多、更透澈的辨出解釋這些未識的文字，就是研究者們最高的理想。這是一個新的而艱巨細緻的一種工作。

如就全部的文字學研究來說，自然它還應該包括篆文以後的字作如古隸、八分、章草、楷、真、草書等，把每字的古今變化作一條縱線全部展示出來，才能弄清每個字史。但這裏只是指古文字，即只研究由文字的原始形態——相對的初文開始，亦即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銅器銘文開始，到篆文為止。這一個階段，即文字的源和上流階段，因為這些是文字的來源，而且這一階段比較後設更困難，因而前段也是過去作的比較缺乏、膚淺的（至于某些古文字書如《甲骨文編》、《字表》等，其本意是搜輯，羅列了各種現象，而沒有解釋，甚至也沒有貫穿系列化的排比，因而並非提高到一定高度，把它們系統化，分清源流，正變，察明其發展上的各種過程，以及其內在的聯繫和規律的研究，只是一般的工具書）此後的篆文以

下的文字，與現代通行字形接近，容易了解。還有《說文解字》之類字書，可以參照，比較，自然方便易知，所以大家都着重於這個古文字階段的研究。只有把古文字弄清楚，才能真正懂得每一字的來源，判明源流，及其全部過程，並由這種源流過程的探討中，可以逐漸掌握古文字的变化規律，打破這個缺口，才能有助於更進一步來辨識那些未識的古文字，擴大知識領域。

一般的文字學，多是較單純的只研究文字的形式、意義的構成、產生、變遷，而少牽涉到古史問題——見字而不見人。脫離史學的、純學術，這是一種生硬的分割。這樣一來，就很難明了在一定的歷史、社會背景中產生出來的文字，而且把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即為了探索古史的目的也給弄模糊或取消了。所以我們在探索、闡述文字產生、变化的同時，也不避免——而且力求對古代社會面貌的涉及和探討。當然這也要實事求是的由字形意的實際出發，避免牽強附會，詳舉舉罷。

現在所用的「古文」一詞的含意，已經和許慎等所用的「古文」大不相同了，這是歷史發展的结果。我們所說的「古文」主要是指商以至西周的早期文字；甲文、金文，東周已經是晚期了，狹義的說，已經不古（一般學者採取的廣義劃分法，連篆文也算作古文範疇，為了界綫較易劃分，仍把東周文字稱為古文，篆文只

標篆文，以免元謂的糾纏。許慎所謂的古文是「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即所謂，壁中書」之類，名為春秋實際上恐怕只是戰國時期之物。唐兰先生也主此說，因為他根本沒看到現在人們所見的古文。此外他們又造出一個「籀文」的古怪名稱來，引起古今人很多爭議。實際上，這些多是晚周戰國時的文字，現在看來都是古文的末流。（在說文中又多次傳抄生形）都與現在所說的古文不同。這些概念，範圍一定要弄清楚，以利于研究工作，不應再有元謂的混淆和糾纏。

二、古文字研究的現實意義

我們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已經越來越明確了。既不是為了滿足某些藝術上的欣賞，「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為簡單的好奇心所驅使，更不是像前代封建士大夫，經師一流那樣用古文字為「証經」服務。相反我們要用五經為古文作注腳，用都不可信的《經》以証古文，甚至連用古文以証某些《經》之為偽物，其目的是很明確的。就是把古文字本身當作寶貴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又由字形、意諸方面的探索、解釋，進而用以讀通那些卜辭、銘文等更全面的史料，使商周時期的真實的社會面貌在二三十年後的我們面前再現，揭示出我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和規律，這是古文字研究者和古史研究者共同的任務。

我們的古代史，是人類社會發展史的一部分，它和世界其他國家地位的歷史相比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差異。具體的情況都必須通過謹慎認真的研究，探索逐步的弄清，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們懂得祖國的前天，懂得那時社會的文化、經濟、生產情況、階級關係、民族、風俗習慣、宗教、語言……地理、氣象、科技水平……各方面的情況，弄清社會發展過程，才能探討其發展的規律性的東西，對於今後——祖國的今天和明天也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的意義，這是大家早已深切懂得的道理，無須多說的。

從古文字、卜辭、甲骨文、金文、文獻各方面已有的可信資料推測，商和周初雖已有文字，但文字只用於統治階級心目中的現實目的，如田獵、風雨祭祀、疾病、收成、戰爭……，遠未必有把國家大事記下來，以傳後世那樣的習慣和深謀遠慮。^{注二} 有史之後也多佚失，如春秋、那樣的，新朝朝報也不會有，即使有。

〔注二〕¹ 籀文、王國維先生考，山東六國用古文，秦用籀文，籀為秦書文字……頗有創見。予疑籀篆二字為同字，其聲極近，同有抽引之意，蓋本一字，只有古今之別而已，另有詳說，于此從畧。

〔注三〕《尚書·多方》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我們由古文字冊字仍象書石之形，並非簡冊，亦不能說明有史（殷革夏命）也值得研究。無法由這裏的不太可靠的經句，來肯定殷之先人就「有典有冊」。

這類估論，還須認真研究。冊字見《徵》釋文，上冊；一文，夏見《徵》釋文。又如，史載秦史始於

秦文公十三年，見《史記秦本紀》。當周平王十八年，學者們也認為晉魯之有史也，應在東周初年……

也難解決多少問題。何況那也是春秋時期才有的新事物。現在所見到的上古史：

一、是後代人根據古老的傳說，零碎補記了一點主要的零零散散的事跡，本來真偽參雜，後來又屢遭篡改。

二、有些則完全出於後世的儒家等的偽託，無中生有的捏造。用晚周，或更晚人的理想，憑空製造的古史——把夏

商……奴隸社會美化為烏托邦，為「黃金時代」，作為托古改制，開歷史倒車的資本。這也正如《史記》所載，至於

三皇五帝……就更遲了。真是顧頡剛先生所謂：「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凡此種種，揉雜在一起，就是上古史。後來者也多信以為實，無力分辨。不但史前的歷史渺茫混亂，就連商周初的

歷史自然不僅是帝王世系家譜中最重要的情況之天部，也還是空白或虛構。尤其反映其社會本質的方面，

更空虛。為了弄清古史這些古代社會面貌，現在也只有依賴「地下博物館」，古遺址等的發掘……提供的

第一手的資料以及出土的文字記載了。我們能靠古文字資料來探索、解決：

一、補充商周及其以前一段時期的空白；

是商上的每事无下……各種生活情況，已能具體而微的勾出了商代社會情況的粗畧輪廓。雖然還不是清楚、豐富、真切，但比歷史上孔氏以來的人，都了解的清楚多了；又如殷老屯孟鼎銘和周初尚大量的奴隸，應入為賞品，由多鼎計算出當時的奴隸價格……早已脛炙人口，無煩贅舉，大量的成果，都是以說明這些寶貴的「第一手文獻史料」，如能得到認真、深入的研究，就會向我們展示出當時的社會情況，而有很多情況又是不能由地下博物館中保存下來，提供直接實物來顯示出來的，所有這些史不是經傳中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只有它——辭、金銘才是最可以信賴的「第一手史料」，此外還能有什麼東西經傳？和它們相比呢？

郭沫若同志說：「識字乃一切探討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會文化之一要徵，于社會生產狀況與組織關係畧有所得，欲進而追求其文化之文化，尤舍此而莫由」。

這裏的關鍵，就在於對古文字研究的正確、深淺，如何？責任就落在古文字研究者身上，研究者得土符合「本末字形」意，和原文義的正確、無誤的解釋之後，才能從中再考証出符合歷史的真實結論，發揮它的正確作用；如果在這第一個環節出了疏失、差錯，差之毫釐，下面的結論就會誤以千里，全盤皆錯，不可能有真實的歷史相符合。這樣的結論除了給歷史製造混亂之外，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初文 身 史初文 史

反映着戰爭、農業水平、畜牧乃至舞蹈、音樂、醫藥、科學幻想的文字

都還茫然不知。又如：商王所祀的對象，以及他們的始祖，究竟是何人？花樣翻新的條絕人寰的殉牲法、酷刑、等字仍未能知。或字形內容尚未能破釋，都嚴重的影響着對卜辭乃至商代社會情況等方面的深入理解。郭老曾指出：甲骨的研究，以後恐亦未有涯涘。中國學者，特別是研究古文字一流人物，素少科學的教養，所以對以絕好史料，只能零碎的發揮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有系統的科學的把握。也有說：……以興趣出發，一鱗半爪的鑽牛角尖，或憑一時靈感，不惜臆測武斷，以及旁徵博引，陷入煩瑣哲學，都不是科學的正確道路。都很中肯，很有道理。然而在實際工作時，也很難避免這類的毛病。

十分明顯在這里，正確深入的弄清文字，是先決的重要的條件——古文字研究者的責任，也就更重大了，只有隨着古文字這種史料研究的深入，發展，較全面的掌握之後，才能更準確深刻的理解卜辭、金文——和由字形本身直接反映的豐富的內容……才能寫出比較真實、詳盡的商、周史來——那才算是「信史」，才能更有充分的根據，揭示出我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奴隶制時代，從而認識歷史的發展規律。它對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宣傳和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也就是「古為今用」。

請參閱、魯迅、《門外文談》

汪寧生 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 《考古學報》八二年一

郭沫若 古代文字之辨正的發展 《考古》七二·三

唐蘭：《中國文字學》和《文字學導論》

啟功 《古代字彙論稿》



三、古文字研究本身的傾向性：戰鬥性

對於歷史和史料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想方法，水平等人物都會有極其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持有不同的世界觀的人，也有其不同的歷史觀，而且也受着歷史時間的一定的局限，這些都是客觀存在，任何人也無法掩蓋和否認的，古文字研究也不例外，也並不是超階級，純學術性質的東西。

這一點，我在開手時並不甚了了，只是在不斷實踐中，隨着認識的深入，才日益察覺這個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充滿着有着強烈的戰鬥意義的著作。所以這樣說是由於以下的幾方面原因：證據：

甲、由於有過肖物形能力的簡畫，古文字形本身來源於古代各項的社會生活實踐，又反過來反映着古代社會形、色、之生活的生動景象，所以很多古文字形本身就寓于古代社會生活面貌的一些縮影，它們鮮明的反映着當時的豐富多彩的生活鬥爭，甚至還有些科技與科學幻想，也反映着殘酷的階級壓迫，那些血淋淋的字形，刻畫着今天人們無法想像的極其殘酷的鎮壓羣衆，千方百計屠殺人性、人倫……真令人怵目驚心，慘不忍觀的情景，有的清猶如畫——可惜這些重要文字，直到現在也仍然有很多未被學者發現、理解、承認和充分的重視，這都與古文字已能辨識的有百字以上，詳《徵》，古文字所反映的商代階級壓迫一文，所以直到現在也還有學

者不承認商代是奴隸制社會，更有人不承認我國曾經歷過奴隸制時代；又有的人太過敏，把某些並非表現虐待、壓迫或慘殺的字形，也硬解為此類字形，過猶不及。

又有的學者們引用一個有名的公式說語言文字都不算上層建築，沒有階級性……等。這公式適用於標音文字……真是疑問，但却未必也適用於這部分古漢字。試想，出于大領主的御用，卜人、手筆的描寫着各種方法慘殺殘害被迫者的繪畫作品——文字，是近于文藝一類的上層建築，似乎很難算是無階級性、無傾向性的作品，所以，我有点懷疑引用此公式是新的教條主義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的反映？它妨礙着研究的深入。——由于有這樣的公式流行，禁錮着人們的思想，所以人們就只敢于說某些晚期文字，如：媿、妬、字之从女……是文字有階級的影響……而不敢直接指出大量的商王御用卜人等津津有味地描寫各種壓迫慘殺入牲、人殉的字形的，有階級性。這些說法，和馬列主義的精髓——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似乎是有道而馳的。這問題重大，而我的水平太低，認識上或有誤，謹提出來，和專家商榷；在黨的解放思想，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的落實的今天，我期望着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們，從一系列的上百種描寫此類內容的字形、文辭的具體實際出發，認真研究，再作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乙、記載着大量的商周時期的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等內容的卜辭、銅器銘文等古文辭，也必須通過古文字研究，才能明瞭，自不待言；

丙、表現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傾向性。上文已提到不同的階級，都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如過去的研究者，都是封建士大夫、官僚、遺老……他們堅持着反動腐朽的地主階級立場，唯心主義的歷史觀！都力圖保存、復古、倒退。從許慎說「文字者，經藝之本，……本立而道生」……以至於清人的研究目的，一直是為了「解經」，不過是「補經傳之闕」，把研究古文字當作「尊經衛道」復古的手段，維護封建統治的道統。他們拼命美化三代為「文明盛世」為「黃金時代」……大開歷史的倒車。近世又加入一些西方資產階級漢學家的毒素，大肆歪曲我國的歷史、文化史，大倡「中國文化西來論」，「商代崇拜生殖品」……等為某些帝國主義侵略分子大造強盜輿論——更使我们感到詫異的是，居然也有個別素稱進步的名流，甘心在古文字中尋覓「為帝作像」。有的學者盲目迷信封建、殖民的兩全其美，多方抹殺、掩飾古代的階級鬥爭——不但拒不肯信數以百計的描寫鎮壓慘殺內容的古文字形，如「辟」而且面對動輒以千百計的殺牲殺殉的地下出土的事實，仍拒不承認商代為奴隸社會，大談「中國古代未經過奴隸社會」，或又多方把商代描寫為西為東京始、幼稚、野蠻、落後的狀態，由農業生產直到宗

教音聲生活習慣風俗各方面，肆意歪曲，如漢字形中都能找到證據……不顧真實的大量遺物、文字資料等，證據如山，妄作出很多輕率荒謬的結論，竄改、歪曲歷史、文化史的本來面貌，把商史變為糊塗賬，引入五里霧中。

因而，我認為在研究方面，也充滿一系列的錯綜複雜的陣壘分明的矛盾、分歧與鬥爭。就其本質而論，

一言以蔽之，就是科學的與反科學的，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矛盾，只是由於這門學問的冷僻，外行不能問津，古文字形所反映的重要內容很少或尚未發現，所以並未引起社會上的充分重視，於是保守和落後的勢力，如肆意濫解的人們，似乎一直佔着上風，無人揭破，何況又有人大倡古文字形的不可知論，注有人又盲目引用文字九階級性這個教條，成了新的擋箭牌……無形之中，取消鬥爭，更為保守以及獵奇的勢力，掩護……也有些人滿足於兩十年前的《說文》的旧說，以及百十年來的一些陳說，不求前進，他們似乎總想使古文字研究工作停滯下來，以取消古文字研究，當然這只是這一領域中消極的一面。

凡此種種，都使古文字研究工作很少受到，或者說逃避了科學時代的洗礼，使它速速的落後於其它各項科學一日十里的進程，也落後於考古學、甲骨學的研究工作，與偉大的時代，很不相稱，這大約是少數人壟斷的結果吧。

〔注〕例如，有名家指出，研究三十年以上之殘餘文字，若斯淺然……可見一般。

科學 似乎也還沒有占領這塊蘇爾冷僻的偏安王國。所以才冷冷清清，沒有什麼生氣。誇張一點來說，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它依然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幽靈控制之下，沒有徹底擺脫封建時期的經師士大夫遺老以及獵奇家的白案，因循敷衍，抱殘守缺。我相信讀者如果看僅上百個反映古代階級壓迫的古文字形——和佛教的地獄變相相近，就會充分明瞭我以上說法並不是過激的「替聰」的危言了。

郭沫若同志曾屢指出，卜辭研究是新興的一種學問，它是時常在變遷着的。甲骨文的研究所是方興未艾的一種學問，前人的成就，每不久便被推翻。都是科學的辯证的言古也頗有針對性。如果釋字和古文字學這個基礎環節的研究停滯不前，跟不上發展，自然限制了卜辭研究的進展。

由形勢和需要來看，迫切需要加強古文字研究工作。這是一門具有現實意義的而不是為某些人誤認為與現世隔離不食人間烟火的枯燥乏味的經院式考據之學的無聊之作或沒有一點時代脈搏的純學術的探討工作。而是一種生氣勃勃、富有戰鬥性的、有時代精神的一項學術研究。

如果我們能讓更多的人懂得它的現實意義，解放思想，擺脫幾十年來封建士大夫遺老們的迂腐頑固的復古思想以及近世資產階級學者的階級偏見和惡意壓解的習慣，衝破精神枷

鎖：種人為的禁錮，在古項實踐中提高觀察力，學習一點科學的歷史觀點和思想方法，來直接觀察分析這些第一手的史料，刻苦鑽研，就會逐步發現它還是一門趣味盎然的工作。這樣就會吸引啟發更多一些の有志之士，參加到這項研究隊伍中來，群壘一新，才能打破壟斷，把古文字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集思廣益，取得一些新的成果，跟上時代的需要。



第一章 文字的來源

第一節 文字的產生和早期的使用者

對於文字的來源，什麼人才是最初造出文字的人？等，不同的時代、階級的人們，也有不同的看法。

現代人的科學的說法：勞動人民是人類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文字也來源於勞動。

恩格斯指出：人類的祖先由於勞動，使他們的手達到了高度的完美……如果沒有長期勞動的鍛鍊，就不可能有這樣高度靈敏的手……如果沒有長期的勞動，就沒有生產的高度發展，就不可能出現作腦的分工，沒有高度的文明需要，自然也不可能有文字的產生。而文字所描寫的對象，也多是勞動者及其成果，我們在實際的研究中越發体会到我們的古文字是古代勞動者的汗和血凝成的！當然這也不應該是機械的理解。魯迅先生說：文字的創造必須經過許多人手，只有大家都懂得了，才能普遍流行開來，成為共同應用的工具。這是歷史上約定俗成、論的解釋，基本上道破了文字來源的祕密。這應該是代表唯物史觀的科學學說，這是非常自然的解釋。

然而鮮明的階級鬥爭不但反映在古文字字形本身和後代的研究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的起源的解釋

與傳說推斷上，古代的論者往往與上述科學的推斷相反，他們出于反動的世界觀，偏偏要集集勞勤者的勞動果實，把文字的出現歸功于神授或聖人的創造，神乎其神。宣揚英雄創造歷史。而且字既是神聖之物，則釋字識字的人自然也可沾些神聖的光彩，像宗教中的僧侶一樣，藉神秘的說教，實享着敬神的祭品。此等傳說，主要如下：

(一) 河出圖洛出書說，徹底的文字神授論，也是取愚蠢的作偽，荒誕可笑。大約也是漢代緯識家者流的傑作，並不見于更古的經傳，不待後世，早經漢代唯物論者王充的痛斥，而且由于過分的神奇，很少有人相信，現在已無須詳介，也不須要再駁：

(二) 把文字和八卦硬扯在一起，都算作伏羲氏的大作。說文引《易》繫傳：「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古之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尚書·序》孔安國傳序：「古者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這大約代表晚周至漢人的說法，這裏分明有幾種明顯的問題：

甲把結繩、書契、八卦、象形文字幾種本質、形式、用途等都不相同的東西都混為一談。這裏的「結繩和書契」可能是初民曾經使用過的東西，但應早于象形文字很多，所以這就把文字的起源時期推得太早了。而「伏羲」大約是晚周人造出的代表着漁獵時期的「聖人」，據說他曾教人「結繩」，可是人類漁獵時代的主要生產工具在那種「穴處野處」的時代，文字的使用，不可能與網相比擬，沒有什麼文字的需要，又怎能和結繩同時出現？

乙把文字創造權都歸于這一個「先知」「聖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現在已很少有人相信了；

丙、把象具體物形的象形文字和八組抽象符號的「八卦」混為一談，這二者性質、形式完全不同，而且毫不相干，二者之間也不會有何內在的聯繫，大約它們產生的時代也不會接近……過去人們相信古說，總是把「八卦」當作是很古老的神秘之物，但今天所見的最早文字，雖然也是紀貞卜迷信活動的文字，辭一甲骨文中完全不見八卦的踪影，也不見乾、坤、坎、艮、震、卦、地……八卦名稱和常用諸字，而且也根本看不到商代有此種卜法的痕跡。估計那時的古人們思想樣素簡單，也不會產生這種概念化的、有多少哲理的思維遊戲……而用甲骨的卜法就比這簡單多了。

不但流行于商代，而且流行于其它民族。由此可推斷八卦的產生，似應在人們思維能力發展到較高的階段，而《易》的成書，應後更晚很多，其上限也不會達到西周的早期……這些都是專門的問題，有待于專家的考訂。幾十年前華君斧曾以八卦解甲骨文盡穿鑿之能事，大約早已被人們遺忘了；




丁，如果說人們觀察天、地、鳥、獸，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來創造象形文字，那自然合理。但這八組符号却是抽象、概念性的東西，或與長短不齊的著草、算籌有同。我想任何天才也不可能由八卦中辨認分析出 天、地、鳥、獸……之形，它與任何物形也不相干；

這裏還要順便說，在象形文字的另一系統的符号，即由半坡、姜寨文化遺址出土的幾十種符号以及銅器銘文中的八〇……七類的符号文字？大多是抽象的，顯然這些符号與甲骨上象形文字非出一源。但流傳到後世也還無人破釋。近年有的人試圖用八卦來解釋它們能否獲得成功？一時還難有定論。但有一點很明顯，那就是把這並不大相同的兩種符号，捏合在一起，還要費些力氣，必須改變幾十種符号以遷就于八卦，或改變八卦的符号，並取消削減它的緊括性，使之原始化以遷就于古文符号……

三、把文字的創造歸功于黃帝史、倉頡。我們近年對于帝史等字的研究似有助於考察此

注：此是輯的有文，見馬王堆別本戰國策，而不見于古文。

說「黃帝之名，還未見于卜辭或早期彝銘」，最早只見于晚周的《陳侯因齊敦》，而且古代只帝指「上帝」，根本沒有稱首領人物為「帝」的習慣。卜詞、銘文以及《詩》都一致如此。注：「所以黃帝以及三皇五帝，考古大約都只出現于晚周，是那時人的偽託、創造」。

史字由古文字形中的初文   考察，原象手執長柄的竿，畢以捕魚之形，与事为一字，由此知其初意，應即用以指狩獵之事之人——或管理組織獸獵的人。待到有文字之後，他也许兼記獵績，這和後來指專掌記載史實的史官本不相同。卜辭中出現的「卿史」，金文作「卿事」也即往傳的「卿士」都已晚了些。西周中季才出現了「內史」的官名，尚未明所司何事。也未必要專主記史的人。那麼，既無黃帝其人，自然也史無所謂其史，何況上古的史，也並非靠筆杆兒混飯吃的人物。這種說法由黃帝一名的出現以及《荀子·解蔽》：「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宜也」來看，這大約也是戰國人的偽託——特別流行于秦——及承秦制的漢代。

如果那個時期真有黃帝其人，距離文字的始創時代也遠不相及。

以上這些傳說把製字之事歸于某人，不合情理，而且連時代也都相差太遠；

四近代流行的說法。

大概以為文字是古代巫和巫的作品……而且常有「古代巫史不分」之說。

說他們專司祭神、兼管記事等。這當然比某些古代之說近理，可謂全勝于古。

然而由古文字形分析來看，上述說法，也還有些具體問題值得推敲——這主要是由於古文字學者沒有把古文字中的巫、史和尹、祝等的初形，本意弄清，還不知巫、史等有何區別，其責任在此而不在彼。因而這裏要把由古文字形中探討史、巫、祝、尹等來形意，作一簡介：

史字已如上述，原掌數獵之事。旧釋誤以「中」形為筆，為「官府簿書」為「肘後懸筆」而且據後起之意——記事者也——來推測，所以才令人誤會他自古就是司記事的人物……






現在再來看看巫，許慎解作「祝也……象人兩袖舞形，与「」都非其原意。我發現其初文作：







圖 象人兩馬，後有一豕形，馬，豕皆家畜，人雙手牽之，可能示禁呪野獸馴服，和醫治家畜之意。周代尚有「巫馬」之官，主醫馬……這「圖」形，也是畜牧時期的一種情景的生動

〔注二〕見《南開學報》八·五，「說帝」一文。詳《徵》「祚帝及祚皇」

〔注三〕參《源流》「事史」。詳《徵》「祚帝及祚皇」


的照，後來的金文有作   以多， 是代替鳥，鳥形，甲文特有作   後來又多

作  被人當作初文，解為人執牛尾齊的舞字，卜辭中的「乎無出雨」亦即「呼」以「雨」之意，辭意亦明，後世

化省為   和  無，《齊侯壺》銘所記的「大無」也即「大巫」，郭沫若家亦以此說〔注〕，那么巫

和史在古代確也相近，但各有分工，分工仍異，史主數獵而巫主馴，醫家畜，他們和後來執筆以


記大事的史，相去都很遠。而巫和祭司也另有分工不同，司祭事的大約是「祝」，其字古文作

 甲 象張口的人跪在示社前，張有所祝禱之狀，他才是主祭祀之事者的正式名稱，西周

金文有「大祝」，後來的《詩》中有「工祝致告」……《禮周》也有「司祝」之語。上古的祝由字形而言，只

能看出他們的動口，他們是否要寫字？遠大証據和研究，不太清楚，不能確指。還有一種是：

 甲  金 尹 多解為手執筆形不確，這裏不見「手」形，何況如作「尹」則又與帝混淆，而且手執

的指法與執筆異態，以食指按——上愚考乃象手執針以刺瘡人之形，與「所」殷  伊形，聲皆近，緊皆

醫字之初有文，由醫治入疾病引中而有治理之意，《源流》：殷 尹……《釋殷》：尹，與書寫的事更遠。

而迄今為止能確知的較早的使用文字的人却非史，非巫，非祝，非尹……而是：

甲、製司人。這是由山東大汶口出土的刻字以及丰坡、姜寨等地出土的刻字上刻字得見的。就中大汶口出土的幾個文字，可能和後來商代所用的文字，同屬象形文字，一脈相承，同一系統的文字。這是迄今為止，人們所見到的信而有徵的最古的文字。然而這刻文，或新出土自何人之手？是製司者？抑是另外的什么人？恐怕是永遠無人能解之謎吧！

另外一種常使用文字的是「神使」的。乙、商代的卜人，或貞人。商王和貴族御用的神職人員，他們才是使用着成熟文字的人。專司卜、貞，在卜的前後要把前詞、驗詞等，刻在甲、骨上。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大量的古文字——卜辭，都出自他們的手筆。現在的研究者都公認他們是商代統治集團中的知識分子，學者專家，大多通達天文、氣象、等多方面的知識，而且也是画家，和最高明的書法家，刻字藝術家。由古文字形所表示的內容，可知卜人乃巫、祝等，雖然都是以迷信為職業的人物，然而各有其司，並不相混，而使用文字的只是卜人……此後西周銅銘有「令汝史乃祖考司卜事」之語，智鼎更有繼承之意。左傳·昭十三記載觀從對晉楚平王的話，說「臣之先佐司卜」，所以被授以卜尹的官職……可見這似乎是世襲的專業。

〔注〕參《源流》無一巫，詳《徵》粹無一巫。

這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量的骨上刻辭，並非卜辭，而是紀事辭。還有「宰豎骨」以及人頭骨刻辭，紀獵績之作等，都与卜詞不同，但這些骨文也和卜辭文字風格一致，也一起出土，可初步揣測也同出自卜人的手筆——他們也兼司紀事，大約也正由紀卜而漸轉為紀卜以外之事的。

由此可見，與文字記載之事最相接近的莫過于卜人了，那麼說：「史巫不分，史是最古搜集使用古文字的人似亦不妥——那還是不明史，巫二字的本米形意時，為旧說所囿的看法吧。

現在我們還是講求實際，暫就已知的情況，作个初步的結論：

甲、據現在所知文字的最初出現，是商文，緊相需于新石器時期，其成熟和流行，應是農、手工業已經相當發達的奴隸制時代，也是青銅器時代——商代；

乙、最早使用文字的人是在陶器上刻劃文字和符号的人，其次是商代在卜甲、骨等上面寫刻卜辭的卜人，或貞人——而不見得是巫、史；

丙、在沒有實物的出土，和第一手記載文獻的被發現之前，我們暫時不必相信商代有史，和史官之設。

就今日由卜辭所見，商王等之領主，眼光短淺，迷信，頑固守舊，他們所關心的，往來是他們个

人及其家族的吉凶，包括作「鬼夢」在內，出行遇風雨？游獵所獲，祭祀用何牲，數量，用法，最多也不過戰爭、獲業收成……邊警情況，喪祭之否……而未必有記載國家大事，以傳諸後世的遠見，或什麼「升中于天」……向「天」進報的習慣的；

丁、文字是在以勞動為基礎上產生的，我理解為是在勞動中才鍛鍊出高度靈巧的手，由於勞動生產的高度發展才出現了休耕分工，出現了高度文明的需要，而文字又來源於人們的生活實踐——首先是生產，又反映這些實踐等。不一定作機械的了解——非把文字看作是勞動者直接動手創造的作品不可吧。因為如果我們承認文字產生、流行於奴隸社會，那時的勞動者，都是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的奴隸們，連性命都朝不保夕，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被領主當作人牲，人殉殺掉……哪里還有閒情逸致來創造什麼文字？創造文字對於他們這樣的入來說又能有什麼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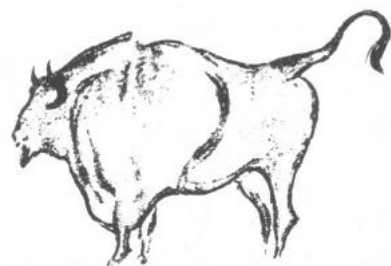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重大而不易解決的課題，還有待於地下文料的出土，和長期的探討，恐非短時期內所能解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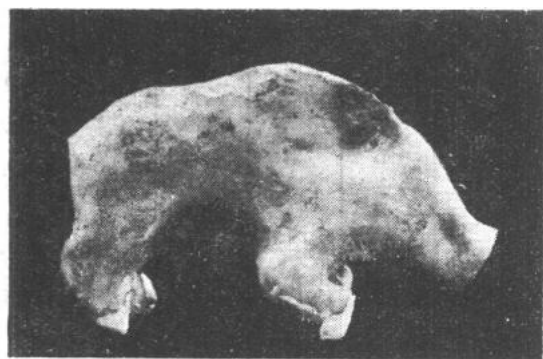
第二節 文字的基础——繪画






一 巧妙的象形

大凡見過西班牙阿塔美拉 Altamira 石洞古壁画或複製品的人都對這原始人所画的活潑的野牛……個個對上古画家驚人的表現能力感到驚奇讚歎。魯迅先生用它來解釋文字的起源非常恰當。當然後來的西方文字並未沿着這條象形的道路發展下去……



我們的上古先人大約也有這種偉大的繪画才能。他們的作品雖未發現，但由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河姆渡出土的刻鏤見下圖和文汶口出土的瓦形提梁陶器及後來的商代早期甲文、銅器鳥獸銘文圖形中高度的表現物形的能力來推測這是完全可能出現的。河姆渡人……的前人也會有与之媲美水平。而商代早期甲文刻手們本身就是画家，否則無法寫出那么美妙的文字。假如他們不是刻劃簡練之有高度裝飾風的象形文字，而寫作自由豪放的繪画的話



也會畫出生動活潑的繪畫作品來，書畫同源，這句話只適用於此際，也許將來會有所發現的。現在的我們却只能論早期文字中的象形文——簡化的繪畫。當然我們稱作象形文字的字形，就遠遠不是許氏或近代教科書、字典裏所介紹的呆板枯燥的「山」「水」「月」「車」「馬」之美的，曲範。

前人每說甲骨文已經很進步了，已經大大脫離了原始狀態，已經很晚了……有些道理但也有些誤會和錯覺，他們大都把甲骨文文字圖圖的創作文字發展過程中的一个靜止的單元，彷彿甲骨文都是同一時期同一個樣子，沒什麼差別的東西，也可見他們對其中的早晚、初進的變化，發展不甚注意，深究。也有不少學者遂誤信「古文皆簡」的誤說，把最簡化失形的違文多与篆文接近當作正傳來介紹，而對原始的繪畫性強的初文却是无興趣，不甚了了，也不求甚解，多被當作不識之字或異体字處理了。這樣一來就取消了早期文字或顛倒了文字的源流，本來，造成和助長了這種錯覺。

實際上遠非如此，即使同是安陽出土的甲文，早晚不同時期的文字也是大不相同的，這也就是說在這二百多年的時期內變化激烈迅速，不只到了晚期才多所簡化，尤其是卜辭中常用之字多失去原形，面貌皆非，所以有早期甲文中遠有不少接近原始狀態的初文在，如果我們把它當作文

字——由繪畫中提煉、概括出來的形象來看，就會發現這些甲文中確有不少遠保的着鮮明、準
 確、生動完整的物形，接近于繪畫的那種原始形態。它應該是文字的雛形。例如：



帝 从旧释



馬 从旧释



鹿 从旧释



鳥 从旧释



憂 从旧释



雞 甲誤釋鳥



為 象手秉成鼻 从旧释



奇(?) 不释



賊 从旧释 伐斧之人



莫 旧誤釋嬰



果 不释



桑 甲誤釋从之 不释



魚
从田釋



魚
从田釋



魚



魚
从田釋



魚
从田釋



魚
从田釋



魚
从田釋

這些早期甲文、字形何等鮮明、生動、細緻、準確、接近繪畫。我們無法說它距離繪畫很

遠吧？但這些字形在此後不久的甲文中却變得很簡單的——有些物形已不清晰的家形字：



魚



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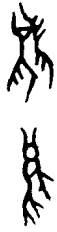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這樣的簡化形真的進步成熟了，和初文相差很遠，給後世的研究者遺留下很多難題。

在銅銘圖形中，有時更明顯細緻一些——單純的由時代來看，它們都較晚些，更抵晚于早期的甲骨文。但由于使用目的不同，常作為文字使用，工作方法上是製成澆鑄模型，比契刻甲骨文自由，而鄭重，所以風格莊重，裝飾性強，而且形象準確，刻畫細緻，與甲骨文異趣，有些又恰好可補甲文之不足：



布



豕



母



牛



魚



車



象，以上均係同粹



犬



羊，不粹



馬，不粹



振



朋，不粹



何



氏

這些多是文字，或後來簡化為文字，對這些較複雜之形學者往，當作「圖騰」不釋；

此外也還真有些純圖形，圖騰後來也並未轉為文字的，如：



由上舉諸例可見他們的繪畫手段之一斑。而且由此可以推斷這些文字與最原始的文字之間的距離並不是十分遙遠，那麼時間也許就不一定會很長。也正賴有這些明白如畫的初文在，才有可能使三千多年以後的我們得以直接，望文生義，並察明其源流。 詳《徵》圖形銘文初探及商周王族的族徽

一般來說早期的書手製造和使用文字的態度都非常現實，嚴肅，他們審慎的摸索，創造着能表現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景象的方法。如實而扼要的反映着當時的獸獵、漁、牧、製、各項手工業以及建築、交通……的生產鬥爭，和種、殘酷的嚴刑、花樣繁多的祭祀、戰事等階級鬥爭，以及日常生活、娛樂、風俗、習慣、醫療……甚至連在字形中反映着一部分當時人們控制大自然的某些幻想……真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只待我們的細心發掘。然而却絕沒有象後世漢儒大師們所需要的那些超現實

的莫明其妙的諸如「海神」、「鹿角」、「怪字」以及「從天而降的不成形的天然聲音」抽象符号「只
 有許慎等天才才能認識的寶貝」如「」之類。因為當時在象形文字流行之際
 若製造出那些東西來，將是什麼形，意也表現不出來，又無人能識的毫無用處的廢物。

還是請大家分別類的看一看古代的天才們創造的象形文吧。

甲、象人形的文字：

在人類社會中，人才是這一切社會活動的中心，所以他們造出各種各樣的繁多而細緻的人的形象，不只是
 概念化的一般的簡單人字，例如：

以在當時的不同的社會身分階級地位而論，就有各種的人物：

有坐食的



尸位素餐的卿士

坐在屋下戴号抱令的A

頸挂朋貝的顯赫的大貴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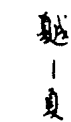
戴冕的貴族之

乘馬的



奇

被王領主商王奉祀的前代英雄，仗斧揚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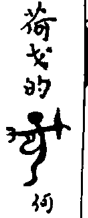


都是「威儀退」一表堂堂的大奴隸主的形象。在他們的下面，還有他們的爪牙，

執戈揚盾的武士之



荷戈的



手執刀斧的刽子手



奴隸主專政的基石。



供文領主們娛樂的、化裝舞者的

都是供商王驅使的人物形象；



以此相反，也有表現各種被壓迫的不幸者的形象，數量尤多：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少年兒童俘虜的



有戴桎梏的

少年兒童俘虜的



外族的戰俘之



被囚在牢中的



因在井中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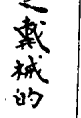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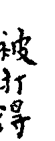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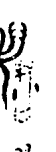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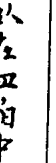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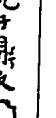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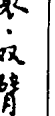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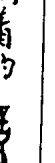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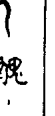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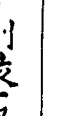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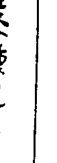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双手的



谁说我们的古文字形本身没有反映鲜明的阶级色彩、无阶级性？不真意识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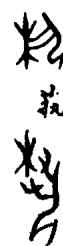
反映逆事於一般生產、生活的人的形象也是五花八門、无所不有的而且常是生動活潑的人形。

有作各種操作的不同姿態動作的人形，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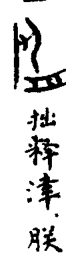
象秉耒而耕的農夫之



栽植苗木的



持篙撐船的舟子



挖埽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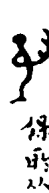
提酒罈的人



舉四捕鳥的人



背負幼兒的



提魚的

梳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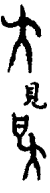
洗髮的



奔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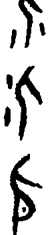
肩扛器的人



在水中游泳的人



病患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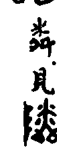
手舞足蹈的舞人



爬樹的人形之



登山凌厲、汗液淋漓的人





双手擺祭品于示以祭的人形之






執戈……器械的人形之  見于  在盆中洗浴的人形之  浴  所以

伏倒跪拜的人形  也 無首哀悼死者的人形之  死字所以




伸手揪住對方頭髮互相撕掙的人形之  鬥所以 作夢的人形 臥牀上以手拭目以示睡眠中有所見的  夢



以年齡而分則有毛髮蓬鬆龍鍾扶杖的老者之   考  長 扶兒的  孝





也有象在襁褓之中的嬰兒  子 吟墜地的初生嬰兒之古 張口吮乳的嬰兒之  乳所以



以性別而論，除不分性別的一般人形外，另分為專門的  女形，女形之中也還有細緻的區分，又分為：





一般的髮上加簪的女形之  省作  女 既嫁而持箕帚從事家務勞動的  婦

大腹便便、腹中藏有胎兒的孕婦的  孕 產婦的  妊 育 抱兒的婦女之  好

生兒育女雙乳發達的  母 仲辭抱兒露乳以哺乳嬰兒的婦女  乳所以

頭上插戴羽毛裝飾的美女的  此外還有強調目的  見頭的  見  回顧的  顧

悲慘的刀鋸之餘的婦女奴隸的  受斧鑿火焚的女性  受污辱的人  要……

此外他們還造出一些分別運用某一器官的人形如見  皇  民  又見  表現方法獨出心裁簡捷巧妙，又只是

自然的再現而是經過高明的剪裁，是特別突出的強調某些器官而省略其它部分，成為一些直捷精鍊使人一目了然的特寫人形。如：

元 文 頁 強調頭部的人形。

先 強調手的人形。

𠂔 𠂔 同上。

𠂔 強調足的人形。

𠂔 強調足是運動的人形。

𠂔 強調手是足踏的人形。

𠂔 強調須的人形。

若 𠂔 貴 𠂔 𠂔 強調髮的人形。

𠂔 見 強調眼的人形。

𠂔 又 強調口的人形。

𠂔 強調肩的人形。

𠂔 強調古的人形。

𠂔 強調有眼的人形。

𠂔 強調耳的人形。

𠂔 強調身軀的人形。

𠂔 頭 髮 目 手 是全身俱見的人形。

不但如此，而且還利用口目的方向性以表現其人的頭部眼口的方向，以加強其表現能力，例如：

𠂔 表示其左右旁顧：

𠂔 張口向前方作某些口部動作的人形。

无

表示其人扭頭向後方；

今
吹

表示其人俯首，張口飲食；

祝之省文

表示其人仰首張口祝禱。

又用目形表示方向——向某方觀看，即以「內」皆為前，「眼」裂為後。

明見

向前方平視的人形；

明

表示向下方俯視如監臨的人形；


١٠٠

皇
翹首企足
仰望的人形！

五 長

向後方回頭的人形。

(这里如果用“单体象形”和“合体象形”来分别象形的话则上举诸文，如：



象、人、火、行、止

𠂇 𠂈 𠂉 𠂊

夢

及下

所舉的各種動植物、器具……都是單體象形。

人的千姿百態的變化，在古文字——最簡單扼要的簡略畫中，也算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和充分的發揮。這一點大

約已經超出一般現代人以及古文字學者大師們的意料了

參《源流》第一章諸字配圖

乙. 象禽獸等動物形的文字。

除文介紹的馬、象、鹿、牛、魚、鷄、皇族……之外，還有很多，如：



國界



固丸



④



麗即麟
應春子

甲. 豹



甲. 犀兕



甲. 羊



甲. 鹿

表現這些獸類一般採取側視全身形。最適宜表現獸的不同外形。特點鮮明。而且他們又發明了

另一種更簡鍊而鮮明的方法。即只刻畫某些動物的頭部。用頭部特寫以代全形的方法。如：

牛字只作牛頭的正面形



後省作



羊字只作羊頭的正面形



後省作



鴝鵒的雀兒作



後又變為多形

鹿也省作






稱成它字

(此外如雄鷄形在鷄字中也不作鳴鷄頭頭之形) 這樣更集中簡鍊。醒目。牛羊等字遂成定形。

這些都由于書手熟悉生活有細緻的感受觀察和高度概括能力。所以能用寥寥幾筆表現出那

種動物的特點。例如用雙角內曲的特點以表現牛頭——用雙角下曲以表現羊——用毛角和角

將森嚴的獸眼以表現鴝鵒的鷹隼之視——用鳥頭上端如菌狀的特殊形角以表

形在它部中也作頭仍極大。雁字漢多以鳥如解于璫碑類作，全文以鳥虎省聲，字作

手執麥以飼此鳥狀，由聲推之，試釋鶴。鷹，金文作鳥頭亦大，際為表現其啄人之故，後已改作

不鳴之鳥如雌雉。雁，雁，鷹，字，雉，雛，以及一般表示鳥的字如雌，雄，雛，隻，雀，雉，羅，雉，

齊，奮，雞，羅……多以佳，又紋可定。更晚造之字（鳥等京屬專形）自難在此例。

而，家水族，甲，介，爬蟲，昆蟲等形的文字

這類動物本來都各有專形，遇有字物，如：（魚形已見上文，不再舉之）

    甲，虫，乞

   甲，萬

   甲，龜

   甲，龜，日，並，釋，龜

   甲，龜，蛙，形，誤，釋，也

   蟬，形



甲：愚按為辰字初文
胡厚宣釋籀，智釋蛇



蟬：蟬類金蟲，上之有



國：蜻蜓形，或特為蝎
郭特其甲文，亦為魚刺



蜘蛛之類，的昆蟲，曰不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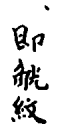
甲：愚按，或天牛之類，有翅及觸須，一對
啗齒的昆蟲，曰特蓋，有兩之龜



藏：藏字所从，皆非初文，綜合分析，象大腹有翅，大足能飛的
昆蟲，即蜂等昆蟲形，金文蝎字亦从之。



曰：特，我特蟲
藏，蝎牛（及螺）



之省

此後尤其是篆文中多從象難求的變形，也取此法形，配合聲符，成字，如：

用：鼎代紀蟲，甲介構成，元龜，龜，龜，龜，龜……

用虫構成蚺、蜎、蚺、蜀、虹且見于金文。蛇、禹、弟……詳《微》釋蛇文。

用竹代表昆蟲構成蠶、蠶、蠶、蠶、蠶……後世又用虫代蛇，或蠶省作蛇，蠶作蜂……見說文。

又誤用象形代表蝸牛作蝸……又借此形構成蠶、蝸指示蝸蝸。以上參《源流》第三章。甲

丁·象植物形的文字



因 木枝柯繁茂的
樹木形或梓桑亦通



甲 桑桑 桑所以



甲 桑桑 桑所以



甲 愚梓華

象枝上有繁花形



未 穗下垂
的熟木



甲

委所以象枯甚
卷曲的病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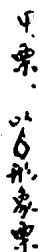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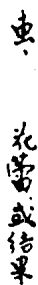
穆 未安下無穀不落形



穆 所以


未 麥形

生
裝
所
象
初
生
木
苗
形



象脫落麻皮的麻形。



茂盛繁繞的植物，或蕙形

後用 木代表樹木

用木代穀作物

用▼以代草和幼苗

用
↓↓↓
↓↓↓
以代初文的

示林……

米變 米 粟 稷……米變 遂算保存着「米形」，但由于字體已變，不再具有肖形的能力了。

戊·象建築物形的文字



莊嚴宏偉的殿堂建築——宗廟之屬



重檐四阿的殿堂。



側視盧形似盧字。有作



盛食品的高脚盆



古代盛酒漿用的上有蓋、腹側有耳的壺。



象曲柄，柄上有裝飾的凸凹的勾，與後世量穀的斗不同。



象爵



商
一
旗
學

象三足兩柱的筆形



易
尊
觚之屬



酒罈下多尖形



姐的俯視形，有漏孔的姐面



盞
象一側有鑿，另一側有嘴的盞 与今日茶壺相似

後多用皿為表示器皿的泛形符。配合聲符成字，如盤、盪、盪、盂……篆文尤多，無須列举。晚周又多

加多斗如鼎作鼎。五作五。商作商。以日代焉。五作和。恭源流。第五章 諸字配圖。

象工具、武器、武器的文字



象牙



斤
象鑄形



工
象片鑄頭形



我
長柄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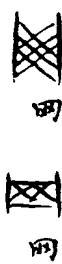
車 刑刀、小刀見



製車用的皮鑊、斧鑊形



畢 長柄罔



象罔獵四、魚四等



獵 獵叉



𨾏 寬及大斧



𨾏 狹而有肩的斧



半圓形金斧



角形



箭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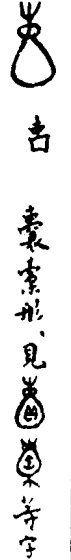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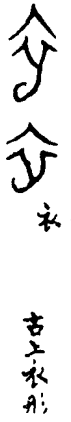


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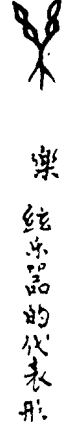
車 象其它交通工具、日用雜物、樂器等形文字



船的俯視



象索形、見𨾏、𨾏等字



樂 弦樂品的代表形

分明是象形，怎能算作會意？怎能把「人荷」之形，和「人舉」之形，的画面當作會意呢？就依許氏所舉全意的典範实例，「止戈為武」，人言為信，而言，也是錯誤的…… 複合象形之例甚多。

由两个基本構成的複合象形，這是最簡單的複合象形。



从，象兩人相隨，從之形，也作从，在古文中左右一般无別…… 由二人構成。



北，象兩人相背之形，逆背的象字，自卜辭開始。乙借声指方向，為南北的北。由二人構成。



何，象人荷戈而行。汝示擔荷之意，借声以為誰何。漢世另借荷為負荷字。由人、戈構成。



攴，象以戈斬人形。戈，援心鉤住人頸。曰誤釋為人持戈形。由人、戈構成。



象人坐執弄戈以示戒備之意，即「𠂔」字初文。許誤釋為「學者宗之」。由戈、𠂔、人構成。



手，手執錐形…… 許氏解為人執戈形。古文中作「𠂔」，乃有銳尖之錐…… 由手、𠂔構成。



保，象人負幼兒，迴臂護持之狀。由「𠂔」子子構成。



門，象二人後手互掙對方的頭髮相鬥毆之形。由二「𠂔」構成，後有作「𠂔」。



酌，象人提酒瓶而飲之狀，以表示酌酒…… 由「𠂔」𠂔𠂔構成。

由三个基本構成的複合象形

拙釋戎

象执戈、甲冑的「戌」武士形。由大人形、戈、甲三形构成；

12

津朕

象人操竿榜舟之狀。由舟子，高竿，舟三形構成。

張

寇

象有人闖入室內龍擊人之狀。由山屋形。人。執械之手構成；

宿

象人卧于室内席上之状。由屋形入、席三形構成；






夾

象西人夾輔一大人形。
由大西人構成；



無主

象人双手各牵一兽畜之状。由人、双、手省作，，构成；

三

裁

象用斧碌下人的双足之惨状。由戌、双足卅、卅构成；

𠂇𠂇

鼓

象手執槲鼓鉦鼓之狀。由手鼓槲壹鼓構成；

御

象兩人相向、食豆之狀。由二人、一豆、豆中盛有食品形構成；

雪變

變

象手執長柄而捕奔兔之狀。由手、𠂇、四、兔三者構成。

由三个以上的基文构成的複沓象形



養 象手執鞭以牧羣羊之狀。由手、鞭、四羊六形構成；旧译羴



興 象眾手共起井幹形。(漢作興改以日)由四手、井或日五種形構成；



鑄 象双手執鼎在火上熔烤之狀。由双手、鼎、火、盆五形構成；



解 象双手拔脫牛角之狀。由双手、牛頭、角、血四、五種形構成；



漁 象双手執網捕魚之狀。由双手、魚、魚網四形構成；



我 梓福 象双手捧尊灌酒于示上以祭示之狀。由示、双手、酒尊、由尊口流出的酒漿四、五形構成；



裝 象手捉魚四捕傷害木苗的衣蟲……由四株苗、甲文虫之省、非、草、四、衣、手七形構成；



秦 象双手執牛耕打禾。由双手、双禾、牛耕五形構成；



婦 象双手各執箕、帚、掃塵入箕之狀。由双手、帚、箕、塵五形構成；



焚 象手執丫叉叉承在火上烤炙之狀。由手、叉、西、承、火六形構成；



萬 萬錫 在叢林掩映之中的一座高聳的京觀等建築。由四木、山、京、日六形構成。

這些都只是最淺近和大家都較少的看法。而進步逐漸探討其構造、發展的規律性。

二、象形文字的構造精神、功能、特點以及方法、習慣等。

甲、象形文字的現實精神。

文字是人們的社會實踐的產物。由古文象形文中特別明顯的顯示着它們多是直象某物之形，非常直接描摹現實，也只有這樣才能傳達彼此間的思想感情，心心相印。很少有只憑空想創造的脫離現實、曲折費解的字。因為那樣的脫離現實景象的文字造出來也不能為別人所理解——例如象後代人所幻構的怪形什麼「藎」是「草木之怪」，「龜生角」以及《山海經》所造的「楚漆器所畫出的那些无怪陸離的怪物在商、西周象形文字里都未出現過。也許在商、周初人的頭腦中還沒有這樣的虛幻的東西，至少那樣的文字在古代的描摹的需要中沒有多大的用處。在古字形中最多也不過有象徵面舞之類的字形——那也是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存在着，並為大家所習見共睹的事物。

如以甲文所表現的動物為例來分析的話，也很明顯有趣。他們所象的動物多是在當時的炎熱的中原實有的動物所以通肖其形。如：象、犀（見始）二字孔雀、鳳、長頸鹿、鸞、麟、麋、鹿……等形，絕非未見其物而能

還是太老實了，他們都不過由實際出發，顧及之淺化經師，以及近世漢學家和大師們的豐富的思想能力和神采之筆的。不過我們釋古文字還是由字形實際出發更可靠些。管子：「謀乎安，不可敵也……」

〔注〕這由《慎子》：「毛鷹西馳，天下之主也；衣之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周禮》：「夏官方相氏」：「冒熊皮者以驅疫癘之鬼……」

可知其概。參《源流》第一章，辛一，諸字配圖，詳《徽》：「釋異果」商代的假面舞

乙。藉某些象形以表示字形以外的更複雜的其它意義——引中。

由於文字的需要日益提高，擴大，象形文字僅直象某形已不能滿足需要，所以在使用文字方面就進一步使象形文字表現出更複雜的內容，往藉某些直接可象之形以表現無法可象之意。這與象形文字在形意之間有些距離，曲折繁紆，令人解釋上也要費些曲折，僅依靠望文「仍難」生義，必須由字形着眼而又結合文義以及傳統訓詁等方面作較深入全面的分析推勘，揣測才能大致明瞭其用意所在。當然這里也須要懂得一點古代的歷史、古民俗等方面的常識……

𠂔

甲 𠂔 𠂔 字形本象執槌打麥之形，直接可表現出豐收得麥之意……

𠂔

甲 𠂔 𠂔 字形以手執治屠牲形，可表示得肉，卜辭常用：「𠂔𠂔」以示幸福，很明顯這是由於初

民生產水平低下，不易得食，故以得麥、肉為福。甲文家裕為「陳福」，蓋未明其字形內在之意……

口示 祿 象用囊過漚，漚，酒食也。即祿字初文，有福祉。芳意，有得飲料精製食品

酒為福之意。後世篆文又加示作「祿」以示福，祿為神所賜之意。永声，原意更泯沒不顯；

甲 康 概象用「庚」，廟車之類，籩出米穀，精米，田訓康為昌，美善意，緊亦由得精米為福

之意引「博」而來。說文以為「康」形，誤。

以上諸字詳《徵》釋古文字中示幸福的字形一文

金 稌 本象熟米，穀粒落下之形，用禾熟以示善，美，而周人所習用的「稌」，則由穀粒的連續下落

而表示連續不已之意。《詩》：「稌，文王，令聞不已」等稌，殆亦此意。詳《徵》釋「稌」字。

甲 𩺰 示捕魚出口，代表池澤之意，在下，辭中用為動詞，示得魚，周人用以示福，周金文中習見的「𩺰」純

魯，魯休，亦由得魚引中之意；

參《源流》魯字

詳《釋》釋魚文——魯

金 𩺰 本象双手由崖邊取石之形，古意為福，即「𩺰」字初文，此段即「純」，概亦由取得建築，或冶金原料

引甲而來……衣食住行，古人重視，自較今人為甚。

以上這些字由原文義分析，都非本形所取的直接的打麥、治牲、穀米、漚物、未熟、捕魚、采石……之意，

而是取其形外的引轉之意，如僅取其形辭之自然与原辭文義落難合。



甲改 本象手執又摘或挂一鈎之形，以示改變掛鈎的位置，或改懸其它物品……用以表示改定、更改之意。由改字的晚意，可以推知其意如此，而絕非直接的又鈎……參《源流》改字



金更 內是𠂔易或𠂔鼎的省形，這裏示用又調變西鼎以改之意，泛示更改、變動、

繼承、繼續等意。此形未見于甲文，殆周人之語字。



省……

本象鵠鵠頭形，特別強調其以眼借視，最強

的鴉目以表示觀看之意。卜辭「唯藉」蓋即「觀藉耕」。



舊誤釋羊与相混；



甲若諾 本象人梳通頭髮之狀，用以示通順、順從、引申而有允諾之意。卜辭習見，帝不若……即帝意不順從，依允，允諾之意。吳其昌釋為海神……不但与字形无關，而且也難合文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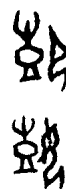
……甲𠂔 𠂔本象人双手各持一豆，豆中盛有食品，以表示相比、相配……等意。卜辭中即用以表示人的配偶等意，与字形密合……詳岑編末所附《徵》釋𠂔、𠂔

這其字由文義中所示之意可知都非本形助的摘鈎，又𠂔、𠂔頭屬梳髮、捧食等直接的形意……

而是取其更改、觀看……等字形之外的史廣泛、深刻的含意。



金 夏 本象人伸手指日形。用以表示炎域的夏日。杜樸為夏日之夏的本字——古文中與夏夏有別



甲 却 擊(?) 象人守鼓旁。由卜辭最習見的「有尤……有來鼓」文義。可知有用鼓

声以傳、邊警之意。又見于《史記·周本紀》：「曰釋為奴隸之儉豎皆非。詳《徵》釋豈——彭



甲 金 事 本象執四捕豕。後省作 事 中 豕 豕 用以表示大事；(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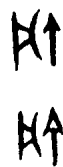
又有省為 中 豕 豕 初意殆自責指麾戮獵或記載獵果的人物。後來轉指史官……) 詳《徵》豕又



甲 豕 本象犬豺豕豕形。以示它是須獵取的野豕名詞。而非家中飼養的家豕。並不表示豺豕意；



甲 不 粹 金 偏 本象人伸臂提魚形。用以示舉提……引中而有標謂「等意；



金 拙 粹 金 本象以銳利劍修盤。本盤泛示修政和孔穴之意。後世作諭示改。窬示孔穴 詳《徵》



甲 安 前 安 意同安。不粹。譯安。本示婦女自外入室內之形。意用以表示安全之意。

秦篆有作 安 一即 安 之省。 安 乃指示向前方運動之意的意符。



金 沐 本象双手傾盤水淋沐一人之形。然周金中的「魯壽」，「魯」係與作「魯」，所取皆水淋不

己之意；釋見前

清人多誤以爲象人眉形……參《源流》沫沫……字《洋》《微》釋舉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這美安例太多，如只依形而釋，就難與原義吻合。例如「帝不若」不能解作「帝不梳髮」的，但其引申，所示之

意也斷不能離開其字形而獨立存在。前人不明此意，說：「依文義釋字，多確；依形而釋則多不確。」其原由大約也

正回如此：一、根本看不懂字形，任意猜測，猜出「力」為海神，「𩇛」連詞性都不對，自然無法用以解通卜辭

的「帝不若」；二、即使能懂字形，但又太機械的，片面的直釋字形，未能結合文義等全面的思考，例如解「帝

若」為帝梳髮，也仍然不能解通這句卜辭的。所以這一提法也似是而非，這不足以作為攻擊「望文生義」

的理由。我們歡喜深索字形——意的同好者們，也絕不會因他們的這類提法而气馁，從此就不敢再「望文生義」了。

那種只能據文義而猜測其字意，而迴避字形的方，即使猜得很勤，如猜測爽有配意，裝為福……

也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仍然不算釋字，只是坦率的承認他們實沒有「望文生義」的能力而已。好在

他們總不能說其字本无形，或其字形意是永遠也不會為人所知的吧？何況那樣的猜測釋字，又有多少研究

的意味？如嚴格一點的說，只能算是測字——在不得已時的權宜之計，並不能滿足深入釋字的要求，目而似乎也不是不嚴肅的古文字學者的態度。因為古文字學者所要研究的正是古文字形體學……

丙、文字是經過多方摸索而製成和定形的

在初民始製文字時期，他們曾經不三不四的，多方摸索，用哪種形式，形象，方法，才能更明顯確切的表現出所需要的內容，含意？更容易令人理解，心心相印，而避免誤會。現在我們由同一字常有不同形的異構，可以分明看出文字是經過不少修正淘汰，改善，不斷的錘鍊，逐步達到約定俗成，為大家所承認，漸趨一趨，定型，郭老也頗主此說。有些文字直到後來也還保存着這種多方摸索的痕迹——其異構也依然流傳着——這裏還不包括大量的象形，含意字後來改用形聲字之例，頭例如：



甲、日許韻，不釋。

象貓頭鳥頭，公視金文作



不釋，本已十分鮮明，但由於和

羊形省文的



羊形省文的



甲、日許韻，不釋。

形相近而易混，遂改作



唯清人也知為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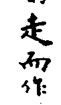
加鳥身于頭下以別



羊形省文的



羊或又加示動行的走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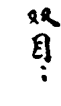
金文，又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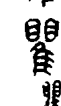
甲，省去双目，篆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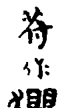
目，又加示動



羊字，後



羊字，後



而形又有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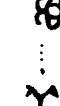
而形又有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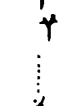
而形又有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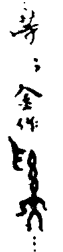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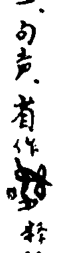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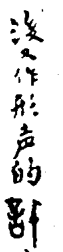
而形又有化作









而形又有化作













而形又有化作

 異 金文作  由金文作  以聲，有作  聲，後又作形聲的  異。

古文異文作   金文作  後借為  字。篆仍有  異，係係  異。

 甲不釋或釋  又作     都象戴者各其面具的舞人形。金文作：

     日釋虞 固形作      經：詭異之形，微面

之形，變化很多。參《源流》第一章。其如沫沐舉辭，與……字異形都更奇，頭緒紛紜。

古文中這種情況很多，可見古造字人的創造過程。但他們的目的却很簡單——即怎樣才能更好的表達

同一个內容，才能讓讀者易于準確的領會？圍繞這目的而展開了多方的嘗試、探討、條條經營。

這在初期不是很自然的，這也就是它的規律性。如能洞悉字形，也不難理解。習慣于後世已定型的文字

的前輩，對於這種變化終往感到迷惘莫解，埋怨的說這是「一字數形，隨意增省」……

如果我們能看懂字形的真意，就不難理解造字人多方探索的苦心和智慧。一字數形，似非古人之咎？

丁、利用某一物之形構成表示各種意義的文字

古代造字的人們很善于充分利用某種為大衆在生活中所熟悉的物形，以構成表示各種意義內容的

文字 種像象形和合意字 這樣就可以充分發揮這一種物形甚大的作用，避免字形過分的駁雜分散，令人難識

雖記，所以這是抗商取繁的高明方法之一，有一舉數得之妙。這里只能舉幾個典型的實例，大家不難舉一反三：

利用承緒形構成了下列諸字

𠂔

𠂔

固皆不釋 象双手持柄網捕豕形 已見上文 用捕豕以比指事及司獵事之人一也……

𠂔

金不釋

象用繩索套捉豕形。蓋即捉字初文。豕省作豕…… 極可能又省作：

𠂔

金釋豕

豕身上加一，即一之省，蓋用豕被捉去以表示失去。引申為喪失、失隊……意。又有作

𠂔

甲釋豕

金釋豕 轉指過錯失、誤、小災難…… 詳拙《徵》釋豕文 它字亦同此，不另注

𠂔

金不釋

晚金 田釋地 表示隊屋下，沒示隊墜落。引申又借聲以為地字

𠂔

金

倒象形之說，由上舉事字可證。金字蓋象徒手捉豕，以示果敢之意……

𠂔

甲釋豕不釋

象以手牽、提一豕形？ 省此作𠂔……沒示引、提、牽等意。豕說作


𠂔

天象形之


此作𠂔……又加手此繁作𠂔 參《源流》爰 詳《徵》釋豕、爰


𠂔


中逐表示兩豕相追逐之狀。省作𠂔 豕作豕


 甲不釋 提蛇尾投弄蛇。疑即為字初文。夏伯禹察亦取其意以為名。美称。



 甲不釋 双手捕蛇頭以捕蛇。疑即  之異構。以上諸字詳《徵》釋蛇文下。同不另注。


 甲不釋 象執杖擊蛇之狀。字意之義未明。待考。甲文家或釋危。似亦无據。

利用  自注構成的文字


 甲不釋 象以帚掃之狀。用示獵。戰歸來。自亦不聲。以下諸字參《源》四五一、詳《徵》釋自。




 甲不釋 引弓射之地。入。自亦不聲。


 甲不釋 何尊  金尊。象以辛。小刀脩治弓形。用以表示修治理之意。

 甲不釋 甲金道。形意未甚明。蓋有双手持弓之意。弓亦不聲。

 甲不釋 蓋示張弓追逐禽獸。敵人之意。自亦不聲。

 甲不釋 甲不釋。象矢刺人之足之形。金字蓋示弓發矢傷及敵人之意。或有表示發矢可射中人的。

一段距離之意。有作   甲經傳借次字代之。再有則作  金師。詳《徵》釋自。

〔注〕    弓變形。弓聲。後訛作 。象訛作 。許遂誤解為堆。為  省。近世

伐 戔 戔 何 武 戔 賊

學者又由師官等字猜測自有眾意……今人仍聚許說而解官為堆 詳《微》釋官

利用戈形構成的文字

𠄎 甲伐 象用戈斬人之形，以示征伐，誅戮等意。許氏誤為「人持戈」，近世早期中文家遂釋為舞……

𠄎 甲伐 象用戈斬傷多人之形，以示盡滅之意，亦即鐵字初文；

𠄎 甲伐 戈下有人，或示以戈戕衛之意（可） 旧釋「人持戈」，与字形不合；

𠄎 甲戔 象人持戈而坐之狀，以示戒備意，有作𠄎 甲戔 許誤為𠄎 戔 二字，學者宗之，不知其非；

𠄎 甲 象人荷戈形，迭示擔荷之意。後借𠄎 為「誰何」字，另造荷字為負荷字；

𠄎 甲伐 象髮頭置戈上，用以表示災禍之意，即災字本字……見上文；

𠄎 甲武 表示戈動之意，用以示武事，有作𠄎 武 武…… 參本編末附錄釋上一文中武字

𠄎 甲伐 象用戈壞人之牆，以示戕殘，損害等意；

𠄎 甲不釋 象用戈傷抱幼兒人之解及幼兒之形，亦示 金作：𠄎 前人不釋 改作戈傷持貝的解，貝，

形以示賊害意。後說作𠄎 前人不誤釋為以反則，古文一版无反，正之別，此貝亦非貝之省，篆此作賊

用甲形構成：

𠄎 戊

𠄎 古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用乙形構成：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用豎數構成：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以上三例中所舉諸字的具體形意，可參見《源流》中各字，不再一一介紹，以省篇幅。

戊、造成象形文字的一些具體的方法、習慣

構成文字還有很多的方法細節，有些已為前人所知，如取景角度等，但未免零淺粗糙，淺嘗輒止，此外還有許多是以前人所未知的，都須從頭探討、介紹。有以上文中已介紹的如：人形中有不強調某一部分官的古樸人形、動物形中只用特點清晰的頭部以代全身之形等，也屬此類，但既已介紹于前，可以參閱，這裏不再重複。

取景的角度

初武造字，在描寫物件也有很多取景方法上的成功，他們使用着正視、側視、俯視、散點透視、剖面、各種方法的綜合、肢體分解等方法。我們不妨先以人形為例：

正視人形，如：



側視人形如：

走，非正視

非倒立的正視

俯視人形如：

乃橫陳地上的人，古文中用以示被殺、害者人性；

剖面人形如：

甲不粹 象腹中有胎兒的孕婦；

分瓣人形如：

甲 象双手洗臉的人形，右手置于身軀之外；

以動物為例，他們多採取最能表現某些禽獸……外形特點的側視圖。因為這是最方便而容易掌握的方法，偶然也用正視。俯視、分瓣……方法，昆蟲之類小動物，則多採取俯視。

側視如：

象 虎 馬 牛 犬

鹿 鳥 獸 狐 兔

正視如：

牛 羊 鹿 鳥 獸 狐 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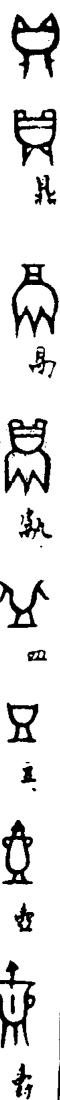
分瓣形如：

的異構，用以代「人」形的鴉鵂之角，用側出的「人」形以象鴉鵂，代正視之「人」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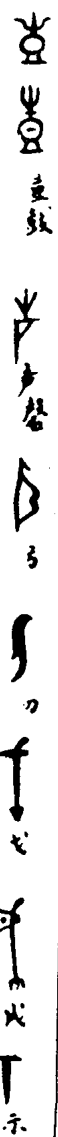
俯視如：

龜 蛇 虫 萬 蛛 辰

以器物為例多取側視。如：



商觚一學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俯視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剖面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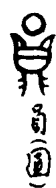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綜合側視和俯視：



側視的最形方加俯視的最口○形以表示廣泛的圓形。設想新穎巧妙。與

現代機械等製圖方法基本相同。如果說三千年以前商周人已發明了製圖法也不過分。惜不為人所知耳。

𠂔 𠂔

象人臥于室內席上之形以表示上宿……這里的

𠂔

取屋室的側視。𠂔

取俯視。人席西形

又作分解處理。以免人形與席紋重疊相混；

𠂔 𠂔

金粹會

△曰象釜蓋合在釜上之形取側視。中有田形的算。蒸細取俯視。𠂔形與此近。凡似炊氣形

𠂔 𠂔

甲圖象商王等貴族的範圍之形。𠂔取俯視。密林的林林取側視。其側尚多。以畧；

𠂔 𠂔


甲或釋殿

象馬及牛羊殿俯視。馬形取側視。


𠂔 𠂔

𠂔 𠂔

同上。牛羊取正視；


散透視——各種視面的綜合，用以表現複雜的器物等形。如： 城郭□取俯視，亭取側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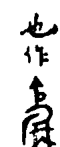
軸線與取俯視、側視、輪取正側、轄取側視； 轉取側視，衡取正視。

側視的傾注酒漿的器形，多用以象奉酒品傾注酒形，奇特而巧妙，如：

 見楊守初文  象敬口傾斜的酒器，尊、觥、觶之屬，酒自品口流下；

 同上 象傾斜向外注酒的尖底酒瓶，又作敬口形，有酒流下；

 金、易字次初文 象傾斜向外注水的有附耳，編口盛水匱器或盂之屬 參《源流》易字 詳《徵》粹易

 見金文諸字 象傾斜向外注酒的爵，已非初文，壽形略晦 也作 參《源流》壽字







 見國  象酒奴捧酒樽傾酒， 象酒自罍口流下之狀。 參《源流》醜、詳《徵》粹醜


用倒人、動物，未示其人、獸，之被殺害、捕殺、死亡……是古文字的慣例之一，如：

倒人形  在古金文、甲文中較多，多象被殺害者，例如：

國不祥 象執戈斧的刽子手投入戰俘，奴隸，將斬之狀。有作 甲誤釋，歲，合文，有長戈手，只作





成斬一倒人， 之形，又作 國，誤釋為 二字，作斧落斬 形， 者為 又作：



 金敢 象手投斧。亦倒象形，与前事字同，以示为被投之斧。唐兰先生释此，为双手形。

 甲樂 象以手執倒鳥形之鼎，以祭，示社狀，有作 下……



 甲釋夔……用倒鳥以表示被擒之鳥。詳《微》釋示主……一文中一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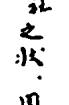

 甲不釋 象手提蛇尾，抖動以捉蛇之形。用倒蛇形以表示为被捕的蛇，尤为真寔。疑即 金禹


字初文。詳《微》釋蛇文一禹

 甲釋沈 象沈牛于河水中为祭牲之狀，同文義甚明。用倒牛的 以表示其牛是已被沉入水中的。

牛牲，与一般的活牛不同；

 甲釋埋 象埋牛于土坑内，以为祭牲之狀。用倒牛之 以表示被埋或已屠殺之牛牲；

 甲不釋 象以手執倒木以祭，示社之狀。用倒 以表示为祭品的木。有說作 下，詳中末。樂下不釋，則下釋，教……

木，有說为 木，不分正倒。原来的木祭之形遂失；

 庚午既 象于火上鑄鼎。 之說異文，此鼎故意作倒形之 以表示待鑄化的廢鼎。

這些倒文之形，在後來的篆文中已很少見，僅餘布形之 說为 古倒子形，見于秦書，如倒首形之 果，以示

是被割下的人頭。

至于倒人爲匕，實乃誤說。毓字中的古川乃象胎兒初生的特形，不在比例。

古文中的「位」——位置的經營。

在繪畫中，經營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大家都了解的。在古代的簡畫——文字中，在用兩個以上物形構成的複體象形，包括一些會意文字中，互相發生密切關聯的物形的位置，角度也和在畫面里一樣的重要——這是連專家大師們也不甚了解和注意的——試看早期的古文都非常認真，謹嚴，準確，無誤的描寫着生活中的真實情景，一絲不苟，在位置的經營上也煞費苦心，因為不這樣就不易令人領會理解，起不了文字的作用。迨到約定俗成之後，漸求字形的方正整齊，美觀，易寫，逐步的放棄了這種嚴格的要求，多所改變。篆文中似乎已是不講求位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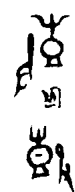
日 日在門上方，門門見日……用以示晴，或亦示。篆訛作 把日形移到門下方去了，違背生活的真實；

象 象用斤銘抱斧，斬斷斧之形，斤及正對斧之形的中斷之處，不偏不倚，十分準確。篆訛作 ；

象 象人張口吹氣于一器中之形，器口恰對人口，後訛作 ；若口向上，與人口不發生關係；

象 象人主船上，執萬檣船擺渡之狀，萬竿在船前入水，形象真切，生動，後訛作 ；原形全失；

象 象人雙手捧祭品，酒于下，示上之狀，後訛作 ；形；



甲 鼓 執 抱 擊 鼓

凡

形有意偏下。鼓抱鍾。對鼓面。後訛作

鼓槌已對鼓業



甲 象手執錐刺人目。省作

作手指插入睛之狀。錐指都插入目中。篆訛作目



甲 伐 用戈斬人。戈鉤入頭上。金訛作 篆訛製作 已失斬人之形



甲 用戌斧斬人。戌正對人頭。斧過處身首四分。狀極明。後多簡化



甲 陸 用銘截人之足。銘正對无足的那隻殘腿。位置非常準確。不無分毫。金文已不明確



金 器 象雨水落入器皿中之形。水流正對器皿口。後訛作 人們就較難看清字形。意所指



甲 恐 象王命失將落斬人之狀。用以示其人的恐懼。金訛作 已失斧斤頭。落入手上之狀



甲 執 象戴桔的人形。金省訛作 双手出拿外。篆訛作 失形



金 表示女子執帚。理家務的已婚之。女手正對帚柄。後作 帚移到女子背後



備 象人提魚之狀。人手正魚頭上方。後訛作 人手離身。或出于背後。頗乖生理



甲 象張口有目的人。耳在頭後方。金訛作 耳生臂後了。如依此形作圓解。將十滑稽





甲 象產婦產子。子出于產婦臂下。位置準確。篆訛作 嬰兒出產婦肩上方

古文字學新論


七八




中。象由之。解。牛頭狀。脫牛肉之形。中。對準牛頭側牛一角。周金。此作。日。譌。許。卿。于。角。居。

牛頭正中處——這等子變雙角之牛為獨角獸了。篆史。此作。角在牛頭之旁。与牛已无關係了。



金。解。口。吐。言。言。對。解。口。以。表示。妖。訛。謠。言。篆。此。作。失。狐。形。以。及。原。意。



中。譌。解。象。雙。手。戴。桎。頭。上。被。繩。索。所。縛。的。刑。徒。奴。隸。之。形。篆。此。作。縛。索。離。身。置。入。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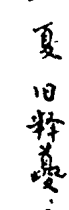
類似之例太多。極為普遍。不勝枚舉。可參閱本編第三章字形變化。此。要。位。一。節。字。形。中。位。置。經。營。本。

來是文字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位不準確。就不能構成準確的象形。但。因。于。位。的。問。題。很。少。為。人。注。意。唯。有。王。安。古。解。字。形。構。造。有。形。声。意。位。之。說。常。然。地。所。指。的。位。並。非。古。文。的。構。造。和。我。們。所。說。的。位。完。全。不。同。不。過。僅。此。一。字。已。頗。難。能。可。貴。了。今。天。字。形。研。究。者。必。須。充。分。注。意。位。才。能。對。字。形。探。賸。索。隱。鉤。沉。發。微。

在象人形的文中表現人的方向之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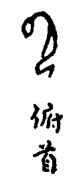
古象人形文字。有幾種表現人的方向的方法。其實也很簡明。不外用頭。口。目。和足。此。解。的。繪。画。習。慣。方。法。來。表。現。而。已。不。難。于。辨。識。也。无。奧。妙。可。言。但。長。期。以。來。很。少。為。人。辨。別。重。視。因。而。造。不。少。表。現。重。要。的。階。級。內。容。的。文。字。也。多。被。忽。略。以。不。失。大。意。嚴。重。的。阻。碍。着。對。于。卜。辭。銅。銘。以。及。古。代。社。會。面。貌。的。了。解。如。字。形。的。認。識。

(一) 最常見而易識的方法是用細線刻畫的側視人形以示面向前方的人形，如：




 頁  夏曰釋奠，是全身——頭、臂、足都一律向前的人形。這種表現方法



的特點是多取側視面，下同且用頭、身各部表示方向，一般多用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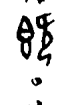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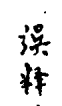
(二) 用手臂足以示向前的人形，也是頭而易見的表现方法，如：

 向前  俯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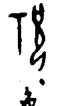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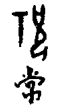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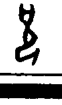
(三) 用張口的頭形來表現人面的方向，同時也表現出口的动作方向，如：

 又 表示人面向前，飲食，等口部有所活動，也作  ……省作  ；

 无 表示人面向後扭轉——以解，却面向前，足為後——解成  象人掉首不食面前設食

之形，以示食竟……省作  。前人多不辨  之別（視  同  誤釋為鄉）

 飲 表示人俯首飲食，解成  飲……誤製作  全解為  形；

 見 表示張口向上視禱，只見  象人跪「示」前，向高文的「桌石」視禱，下辭  常有作  ；

 。（初文不見弟之）只 有別學者却多混  只  為一字，云：「一字異說——拙說可由甲文

又《古文》都作只而不作目。考證：只形本非目口別有來歷。詳《微》釋光。光。凡視

天。天。天。天。象正而左右顧盼的人形，構成。金文疑。篆訛作

(四) 用目形表現人所視的方向。同時由于人眼側視，能兼示顧曲方向。如下圖

即眼形為後，內眥為前，所以其方向分明。歷可見，如：

見。表示向前平視的一般觀看姿態，動作的人形：

金。眼向後回顧的人形，眼內眥與人脰部方向相反，与足趾一致。早期中

文尤顯。由長彡分析，即回顧的本字。現世甲又家未明。之別。同釋為見。見《甲骨文編》

皇。翹首企足，舉目遙望的人形。（金字更作。象人立，柱石上，後省訛作

金。又加月形作。以象人望月示月之朔望……）《泰》源流：皇。


表示俯視下方的人形，構成。監象人臨水盆目照之形。又構成。臨。象人俯視水中小生物。

頗有臨淵觀魚之意。篆訛製作。許氏等誤以為休臥字（卧）解作：休也。从人自，取其伏也。

這些形顯意明的簡單字形，也未蒙學者青睞，稍作觀察。近知唐兰先生曾有鑑及此，見唐《中國文字學》



(五) 只用却蓋，足指表示前後——却為前、臀、踵為後，例如：

 女，象伸以解衣又于腹部跪坐的人形——女形。這或是古代貴族婦女為了表示矜恭的有禮貌的坐

姿，猶後世所謂「欲粧」……也有人認為此女即奴字，恐不足據。因尚有真切的奴形之字，如：



甲，象奴解被反縛在背後的人形，即奴的省形，也作



多形，用以象戰俘罪

犯，奴隸等被壓迫者。這種形，自先秦已混于男，如石鼓已混作男，故篆之中已共此形。无

怪現世中文家都不識此形，誤視為女了。譯作男為嬰……此形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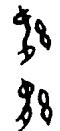
金，見

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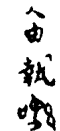


形之省，象双手被反剪于背後的戰俘形——以却，趾為前，踵為後。

又加少口為声符，後說有作



形，清人由執



執訊獲醜，比較而定為訊字。

對此明顯的字形，却未加解釋。

上述諸字甚顯然因釋常誤，所以發生這些疏忽誤釋的原因，不外于者不懂字形，也不辨不出字形。

中人停的前後，以及人身各部諸官，手、目、口運用，活動的方向，在這些「小節」上的失察疏忽，不但把一般

字形誤解，造成混亂，而且也把有階級內容的字形弄亂，不能不算是古文字研究領域中較嚴重的疏失。

在象形部分全意 文中兼以上方为前，下方为后

在古篆形文字，獲得象形以及某些會意字中，一般都應用着這一種方法和習慣。全世界最原始的繪畫，那些大都是如此。因初民還不會運用透視法來描圖作畫，作為正面表現。前後層次，立體的關係，無法處理，只好以上，下為前後，平鋪直敘，以避免把幾種物象前後重疊起來。何況在簡單的文字畫中，又多受堅直行，面積的局限——不能作側視，橫列的構圖，所以就普遍應用這種原始方法。約定俗成，遂成習慣。得到大家的領會，瞭解。其例之例甚多，這里只擇頭例介紹：



固形 不轉

象手執鞭驅馬向前行之狀。這作為橫列圖形，自然便當，作為豎立行文字，就不能如此。只好

改作



固不疑

甲文也
作



译要·不释

示馳馬向前而非向上方飛去，人在馬後，非在馬下；




（四）一組描寫樂舞的場面的縮寫，有二人擊鼓，二女在鼓的前後歌舞？而並非在鼓的上下方。這一二頭例已能集中典型的闡明這一類的習慣方法，不難推知其餘。






甲. 誤釋祝

即禮的偶異，象人跪示社巨大的，象石。後伸于向前方的丁示上洒祭物之形。並非双手。

「這是不可能的！」




 射 金並釋 箭射中位於前方的的 箭靶而非向上射的；


 手 金並釋 象手執畢捕前方的取形，而非向上捕取；（也有時為了遷就字形而作 ）


 門 象閉門以拒門前的牛，不使入門，牛在門前，非在門上；拙釋闕



 手 圖義 手牽被縛者向前……非牽提向上；


 爭 圖不釋 中誤釋義 前從爭引一 和現在，後同，相似而非上下雙方爭引拙釋爭


 受 金並釋 雙方推送，按受一船，平面運轉，並非把船豎立起來。初文作  中  圖，釋受



形象真實，方向確切，後始改作  以求方整易書；

 水 中義 象二水在水平面相遇，並非上下相啣；

 金 莊 家用其載土，傾入前方的版，幹中以築牆，並非樹版，幹于其上。其初文作  圖；

 人 中不釋 象人舉兩捕前方的鳥；

 飛鳥 非文字 象大鳥張翅以覆禦前方的的鳥兒之形，而非鳥飛鳥上 詳《微》 殷周兩王族的族徽

 非 非文字 象人抱兒棄于前方的兩月牆之間，隘巷之狀，並非  在人上方 同前

不只是象形如此，有些会意或形声字也是這樣的表示着方位。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由此已可見一斑了。此外，古文中表示上下升降、縱向空間運動的字，必須加示升降意符的，說詳下文。

當然這並非絕對的，而且最普遍的習慣，仍是以上下示上下，這里只是一種不得已的借用方法（所以我在前句寫作

「兼」以上下示前後，……以避免誤會）

象動物、人、獸、禽、鳥、形中某些局部的表現方法，習慣和簡化

在早期古文中，象各種動物之形都精細細錄，刻畫入微，一絲不苟，如繪畫相似。在本章前已作了一些介紹。

但文字漸進步，脫離了繪畫，在日常頻繁的使用中，自然不可能永遠象繪畫一般的精工，寫家，所以

發明，採用了一些簡化、概念化的省形，以代替繁複細緻的原形，這是一種很自然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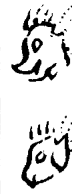
表現在動物方面的尤為明顯，這里就動物的若干細部之形作初步闡述：

動物的頭形的表現與變化















人首



據甲文首形及原圖 甲文首字的初文作：






甲文首 是人首形的一種誇張變形。腦部作「」形，是鬚鬚和耳形，如圖。

金文作   形已漸失，誇大目形，口吻前突，再有作            

自形，去真更遠，其變化如下表：

間有等以目形

為首，說目即是首。

只是誤會。而    等見字所從之目，只是目形，非即首也。








馬 兕 象 鹿 馬 猴 獼 頭

甲文作




非常過肖而簡捷，即上圖之有，後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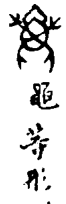
(乙乃人目之  相混，幸相馬有鬃) 与鬃相連而作  金文作           



由長大而漸尖下曲，与牛肉之          都不相混淆。

頭象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 𠧧 𠧨 𠧩 𠧪 𠧫 𠧬 𠧭 𠧮 𠧯 𠧰 𠧱 𠧲 𠧳 𠧴 𠧵 𠧶 𠧷 𠧸 𠧹 𠧺 𠧻 𠧼 𠧽 𠧾 𠧿 𠨀 𠨁 𠨂 𠨃 𠨄 𠨅 𠨆 𠨇 𠨈 𠨉 𠨊 𠨋 𠨌 𠨍 𠨎 𠨏 𠨐 𠨑 𠨒 𠨓 𠨔 𠨕 𠨖 𠨗 𠨘 𠨙 𠨚 𠨛 𠨜 𠨝 𠨞 𠨟 𠨠 𠨡 𠨢 𠨣 𠨤



龜等形。這裏的諸字以及下文龜、蜻蜓……均可參見《源流》中有四個圖；

中形又用以象龜、蜻蜓頭。如



圖。龜，曰誤特龜。



圖。金不特。蜻蜓形。或誤闕為鰻、魚刺……

鳥頭

初文中也頗有此通有的特形。如鳳頭作

見甲文鳳

象上有簇狀冠毛之狀。鵠頭作



以象鵠的肉冠

鵠頭作



以毛角細的雙目。鵠以象心視鵠頭。鳥鵠頭作



以持大鳥嘴以象鳥喙……

後來多用泛形的 又 又形以代鳥頭。惟有鵠頭仍作 以保持其特點……

動物的是爪蹄等形。

在初文中也都非常真實細緻的刻画出各種動物不同的是爪蹄之形如



虎用 象虎足爪；



象用小象猴足爪；



馬用 形以象馬的腿蹄；



象用 象豬腿蹄；



鳥用 象鳥爪；



中雞用 以象粗壯的雄雞腿



象以 象虎足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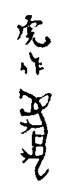


蛇以 象蛇的兩後足的屈伸……都頗得其狀。



後來也力求簡化。如：虎作……蛇作……大作……漸趨於定型。

後來也力求簡化。如：



大作






漸趨於定型。

有一个时期：

无有爪的獸是多作「」有作「」如虎作：  虎作： 

无有蹄獸是多作「」以代蹄，如：馬作：  豕作： 





兕作：  鹿作：  麋作：  以為區別

再晚些，則幾乎都取消了這爪、蹄之別，一律不再刻画，只作：  虎  豹  犬




 馬  鹿  麋……蓋由整個獸形特點足以分辨，無須添足，而且這時已經約

定俗成，這些習見的字形，不致為人誤會了。只有鹿、兔，能熊之仍保持作「」形，鳥不仍作「」，部不省作

「」，省去爪形，而兔、龜、麋、犬之類昆蟲之形，仍多保持足、爪之形不省。

在稍晚出的次幼文中也偶有訛誤，如：豕形也偶作  誤加入足，而麋形的甲文也多作   金也誤作 

或因此變猴已非一般「凡猴」而是商王所尊祀的「高祖之祖」，所以特意加以人格化，美化也未可知。




至于秦文，豕不誤作  見印文，豕文  誤作  誤加入足于鹿、犬牛……則是由于彼時書手早

已不明字形來歷所致，也無足深怪——連現代個別的研究古文的大師，還分不清犬、豕之別，把「人形」與「猴形」混









蟲形變都混作一團。甚至解此蟲為龜，生角解猴形為獅……何況那些未見古文的不開眼的秦漢瓦文呢？














禽獸等的尾形

根據動物的尾形形狀、大小、長短、毛的多少……不同，在古文字形中也有不同的表現方法。最明顯的例子，如：










馬尾多毛而長，初文多作下垂的  形，而咒犀象、麟……有時作  形，一般只作  一，不加毛；








虎尾，犬尾毛短，尾長而上卷，或拖曳，作  形，金字作           虎

水尾細，下垂，无毛，作  形，不拖直上捲。与犬升之        犬不相同，令人不難区分；

鹿、麋、兔、熊、龍等，尾短而往，上翹，作  形，如        兔   熊   龍  電……

最特異其尾的獸是，小前大後的狐，犬尾敬首，作         形，金皆不釋，仍非初文，旧或釋貂……

鳥形文字都不再特別表現其尾，只有肥鳳孔雀尾末稍加         形，以表示有「眼」形，即  形的簡化；

燕尾都作   人，如前之形； 蜻蜓的尾也与此相近，作  用     甲末分而歧之形已見上支

我們如細致分析，觀察也可見古造字人的熟稔生活的深度，所以才會有那簡單而過肖其物的表現方法和水平。不信請看這些平凡而生動的形象一到脫離生活的漠然眼中，筆下就鬧出不少笑話，如：

謹慎的解形：鳥之足似匕，飯匙，从匕，「鳥」底足相似，从匕，解形字，「足」是象人足，象形，「解」又如「馬」字側視形。

僅見二足，許解作「𪚩」，四足之形，「𪚩」羊牛象牛羊頭形，也解作「𪚩」，由「𪚩」三封尾，「象」字用足尾之形。

誤視牛，羊之目為足……今來不難明白，從「𪚩」解反而更，捕獲迷離，完全翻涂了。

鳥、蟲的翼翅形、羽形。

鳥翅形在古文中也頗有生動而細緻的描寫，如鼓翅的鳥作



毛羽婆娑，如聞其聲，此鳥為周族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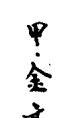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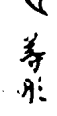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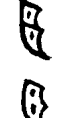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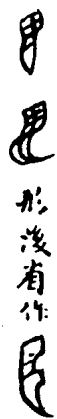
中特殊的鳥形，詳徵釋商周兩族的族徽。同樣的張翅鳥形也見于商周玉琮刻中。單獨的一翼之形，局部特寫則作：



等形，甲文區，翼字，因多誤釋羽，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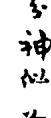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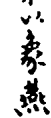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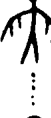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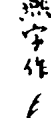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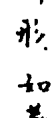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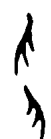
鳥翅翼形的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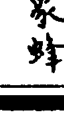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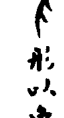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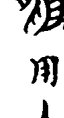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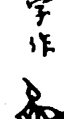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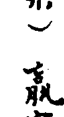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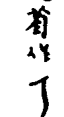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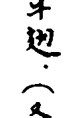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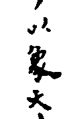
等形，甲：金文姬字所从

這種省文，遠可見于象「文牛」，有翅之形的「𪚩」，也用作「𪚩」形以代蟲翼。

一般多見的動物翅形多作



舉的「𪚩」也作「𪚩」



用「𪚩」以象大牛翅（又省作「𪚩」之形）「𪚩」字作「𪚩」用「𪚩」形以象蜂

等能飛的昆蟲的翅翼之形。

前人說「晚說以羽爲一物」誤釋中文「翼」爲羽。由古文字形考查，很易知羽形另有所象。實際上「羽」字乃是象鳥的冠毛之專形，與翅翼之形迥異。這一點可由下面幾個古文字形中探索，证实：



金翟

象雉等鳥頭上有羽形之形，位置準確，肯定絕非翼、尾。

鴝鵒之



也偶作：



鴝鵒

用羽形以代替



鴝鵒的毛角——這是鴝鵒之類鳥的特殊形狀的冠毛



金不祥

用羽形來象代標去毛的鳥形，只帶冠毛。

金字則象在品中烹鳥之形，初文又作





非，象頭上加羽飾的人形，與甲文美字的



爲一字，加羽非是原始風習，蓋亦由效法有冠毛的鳥而來。

上舉諸有羽形之字，其羽都在鳥頭之上，位置真切確，毫不含混。由此可証羽之初意，乃鳥類冠毛的專形。亦即專字專稱，與臣翼、毛、尾……都不相同。只是到稍後時才混稱「羽翼」、「羽毛」……此外則有鴝鵒、鸚鵡形冠

象鳥美翎毛之形的古文專字是









甲、精、西

概當時已借聲，以爲東西字，後用何字來直

接代西字而指鳥翎？尚未能明，待訓詁家去深考。篆說繁作許遂誤視爲鳥巢……古義遂不爲世所知：

毛字金之作





芳形乃象人髮，見于考者，芳字引中爲鳥獸之毛。

由此可知，在古文中的臣、翼、羽、西、毛，各爲專形，專稱，並不相混。不過這種古意，只能由古文字形來揭示。

古複體象形中有時為了表示几个基文之間的互相聯系，在元法用字形直接表現時，他們也偶用引綫的方法。

把幾個形聯結起來，指示表示某形有作用於另形之意，這是象形文的一種貫通方法，也可說是全意三種。如：


 射 中，曰誤，許也。
 乃矢形，金字即象矢傷物之形的。
 
 矧 的变形，加引线以示矢中傷此，予之意。

亦作
疾字異稱後變作
𢇛
借疾聲為
𢇛
𢇛
參《源流》四六三頁。詳《徵》梓牛病疾。

𠂔 中偏旁
𠂔 卽 **𠂔** 辛。本象刑刀，小刀之形，槩以商代已用为「十干」專字，本意渐晦。因此書手又加一力。





形于辛旁。用引线联接于辛上。用以指示辛即刀也之意。后者作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新新 甲 象以刀修削木，加引綫于木，示刀反于木之意。非常明顯易察；

加引線于𠄎，以示有繩索傳于美人。美人之狀，係頸上之意。蓋即美字完文，後省作𠄎，不加繩縛。


不用繩索攏結有角面的双角之形。引于○以示○乃繩索作成的合套形。我試將力與錫之動又

相 甲不祥 𡵓 本作𡵓 象人臥于席上形 以漢粹風 更和引錢于入席之間 以徑調人臥于席上之意

 中誤作來
 本作
 等形。象人持兩良豆中盛食物。簡形變體極多。有二種者作
 以日代


且豆。加引線于手口之間作，以示豆為人持之意。詳本編末所附釋與二文。






金粹臨。加引線于，俯視的人眼，下以示目光射向三器中之意。其初文作……象人俯視水



中游動的一些小動物——蝌蚪之類；





𠂔




甲不釋。戈下一目，用目上加一線以聯于戈，或有以目為戈所刺之意——藏之異文？待考；





金。象刀割肉投鼎中加火烹煮之形。即。𠂔字異文，亦即者之初文。𠂔即



的變形，用引線連由于刀，刀粘碎肉下，以示此肉乃用刀切碎的碎肉。即的訛繁形，詳徵釋物

而篆文的金即古文的，加繁作，即在上加引線以聯結于其它物形上，以示其物被索


縛住等意。如，係篆作，示于手被繩縛之形，乃之異構。參《源流》。

變作金



甲不釋。篆變作，係……都从。𦉰是引絲釣魚，係是繩縛人類的甲文。



篆曰釋變的蛻變，詳《徵》。釋莫說這裏的皆係索和釣絲之形，而非一般絲形。

乙。帶意符的象形。

象形也往往不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純象形，在複合象形中常混有意符和多的成分，姑稱為含意象形，不過

僕


聞















裝

尊

走

它沒有下文將要介紹的，含声象形，等那樣普遍（以前人們稱為「形意」，但內涵不盡相同）具體之例，如：

 僕 甲、日、耕、僕、今、耕、象、手、持、其、盛、雙、臂、間、有、索、縛、着、尾、飾、的、家、務、奴、隸、字、象、形、但、人、頭、上、着、辛、乃、表

示、刑、餘、的、卑、賤、者、身、份、的、意、符、而、非、形、符、刀、插、入、頭、頂、此、外、如、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附声象形：文字本來就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發生發展起來的，所以造字的初民，非常重視字聲，也是非常自然而可以理解的。然而在過去，只在理論上承認其如此，却不知聲在早期文字中的應用情況。

含声象形：一名是象形，為了便於說明這一情形而杜撰出來的，過去名為象形兼声，還不甚確切。專指在象形兼声的構形中，通常提是冬可能的選擇，利用與此字聲最近的是文單份象形以構成其字，使新造的字形中兼含聲的因素，以使使人見形思聲，由形知意，易于領會。然而它們又並非形聲，其顛倒甚多，這里只先舉幾個：

𠂔 甲比注 象二人排比跪拜之形，从匕之故，即同匕比同聲，並不象篆文那樣从匕，只以反心來分別比，以

完全放棄了聲的因素作用

（注）近世學者多泥于許氏反心之說，而誤釋𠂔為从匕，甲文編以字下，收四十五例，有二十例為比字

𠂔 甲比 象用匕壞人輪形，用匕構字，即取匕構聲；

𠂔 甲象人臥寐，有匕以手指目，目，示睡眠中有所見之意，這按一般造字方法而論，未宜从𠂔，見但在這里

不從見而從覓覓的原因，即兼采眉聲；

𠂔 甲比 象形，推受一舟之形，以示受授，舟亦聲。這一点連謹慎也，發現頗為難能；

這是相當普遍應用的造字法，這里僅舉數例以見一斑。其餘要留待下文形聲一章里再作較詳的介紹。

比合声象形更值得我們深入淺顯探討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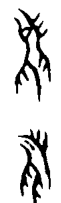
附声象形——也是我杜撰的暫稱。它是幾千次談過的問題。這就是原來已經十分過肖其物的專形象形文上再附加声符，其目的也不外是通過這種更清楚的標声，而使人見形見声，更易辨識，避免誤會。這裡僅介紹一二實例，其餘也面待下文「形声一章」介紹形声的起源中去談。這種顯例，如：



形本來已經是很明顯的象鳳，孔雀的專形，象形文。但在初文中已多加凡，凡為声符，作：



以示此字此鳥形，應讀如凡，或與凡相近之声；



本象頭上有肉冠，雞立的專形。這是專門象雞的專文，但又加鳥，鳥為声符，作：



以示此字應讀如鳥声，以免被人誤視為其它鳥形……

由此推測大約古代也未必完全沒有昧于物形的因循，或粗心大意的讀者，無怪現世的甲文，植感有不懂雞形——把比這更鮮明的雞形甲文之



等，都誤釋為鳥，見《甲骨文編》。而且也有不懂甲文，鳴字初文都以

鷄而不以鳥，但他們在釋加鳥為声符之雞時，就完全無誤。我們可由此溫新以知故——明白古人所以加声符的重要性了。

這可以說明這種加声符的方法，無論對古對今，都不失為一種成功的方法吧？

這裏附聲象形是後來形聲字的正式祖先，不過它與真正的形聲字不同，因為形聲字都是採取從形構成的，如形聲的鳳字乃是「以鳥，凡聲」，並非以鳳，凡聲，又如鷄字是「以鳥或隹，奚聲」，而非以鷄……在真正形聲字如果去掉聲符如凡、奚之後，便只餘從形的鳥隹，不知其為鳳？為雞？但這種古附聲象形，則不然，它今即為形，以形為主，可以獨立的，聲符是額外附加之物，雖令去掉聲符的凡、奚，仍不失其為鷄之形。

三、象形字的演變與發展

象形文字中有很多在出世以後沒有多久，在古文中已經有相當激烈迅速的变化和發展，這由早至晚期卜辭中的某些字形变化的激烈情況，可以充分的窺察。這里只舉出幾種重要的变化情况，其餘還有一些要在下文第二章中再作專門的介紹。

由專形轉化為泛形

一、即由特殊形簡省，轉化為一般的代表形——

現實生活中的事物形、色，豐富繁雜，各有其不同的特異之形，在古文字的初文中也曾努力模仿重現這些真實的特殊形，細心的刻畫着它的種種特點和差別，例如雞與鳥，隹與鳥，物與隹……之別。這些繪畫般的傑作，

使「易」理解（直到三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也還理解他們的智慧和努力）。然而作為常用的文字，却頗不便，因為

象這些繁雜而區別微妙的專形，非有高度繪畫素養，又深入熟諳生活的書手，就無法勝任。何況記憶困難，字形複雜，書刻不便？大約又由於人們概念的能力提高，文字在使用過程中漸約定俗成，書手日漸脫離生

活實踐，他們的肖形能力也隨之而衰退……字形中的專形也隨之漸歸淘汰，多被一些概念化的一般形——泛形取而代

之。這是在不喪其原屬象形範圍之內的一種巨大而普遍的轉化和進步。明顯的實例極多，僅舉：



鬥

象兩人立對，對峙的狀，支撐搏鬥之狀。阿且和刃的戰法，頗有此風。意指徒手鬥敵。稍晚的甲文中已有



只存兩月，失去人象，自然也就不再見互相揪髮的專形，變為泛形示意而已。參《源流》鬥配圖



鬥

象手持有上扛品的人形，金文省作鬥，以入代拳手之象，只是側頭的人形——泛形；



鬥

象腹中有物形，大腹便，的孕婦特形之，後省作鬥，以一般的文腹人形以代孕婦之象；



鬥


即象腹部突出的人——身形，後省，即腹部的初文。後省作鬥，以一般的人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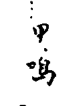

入代特形的鬥，身，取消了突出腹部的入形。（篆文通作腹，以肉以表示動物軀幹……之意）參《源》腹








鬥

甲漢許慎：象双手由盤中掬水洗髮之形，本以鬥。周金作鬥，以一般的人形之象，代替用双手掬盥水



洗長髮的特殊姿勢的人形  (同時也改要用雙手掬水洗髮為淋浴之形。這又反映了商周人的不同習慣)







     甲 鳴 本象引頸長鳴的雄鷄之狀。如只示出聲。這些鳴雞的形。在稍晚的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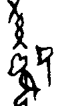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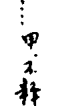

文中已有作一般形的   東周金文遂以一般的鳥形作  取消了鷄形 參《源流》鳴








 甲 疾 象枯焦卷曲的病无木亡声。即委本字。後來就不再見這病木形之  義以一般木形





 甲 漢 譚 乙 數 見 前  象有頸索。雙手反接的戰俘。後轉化作  象 隻 手 用 人 手

一般人形以代特形的  以及  參《源流》莫 証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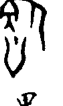

 甲 如 象 女 上 述 的  同 後 有 讹 作  者 以 女 形 代 特 形 之  甲 文 无 論 及 此 皆 作  不 以 

   甲 不 辨 象 以 成 斧 斬 莫 首 身 而 分 之 狀。  是 被 殺 之 莫 —— 莫 屍 的 特 形。稍 晚 甲

文 多 省 作    用 一 般 人 形 的   以 代 特 形 之  

 甲 撻 箕 的 奴 隸 後 有 轉 作   以 僕 代 特 形 的  參《源流》僕

 甲 旧 釋 死 象 所 首 跪 拜 于 骨 旁 之 形。  是 這 兩 者 的 特 形 金 已 省 作  以 人 形 代 

 甲 飲 象 人 俯 首 出 舌 以 飲 于 酒 罍 之 形。 則 的 特 形 也 常 被 一 般 人 形 所 代 替 而 作  金 釋 飲

五

𠂇



期

三

焚燒




酒

𠂇

在早期甲骨文中的女字，也有各種變形，如：

甲 象一般完整見頭的女形，或象髻髻之形。後省作𡥉、𡥈。旧誤釋𡥈为母，不足信。

甲 𠂔 象手執之匙由口中撥出食物之狀。𠂔 𠂔 𠂔 即及字；（今人之將為及之 𠂔 實為良字而非及）

康手執已由血盤，望立中，臥食之狀。初意蓋參動詞。
 金文作  股， 股， 股。

家手執鑊打鑿以鑿孔。募吏加金示質作鑿鑿鑿以足代足

家手執錘敲叩而叩字解；
 蘇作齧，以爲代以

家手執↑針刺療人腹之狀。而不釋。即魚之初文；漢金文中↑。認為𩺰。

家手执槌打麦脱粒之状。

象手執棒打破布帛之狀，篆作，以支代反。

象手執棍打擊，破鼎……蒙以支以代以。

衣手扣針縫製衣領之狀
——衣針
金波作
以手代針——執針之手

家大領主手執銀刺青如索的目的之狀，以即全文的白父羅文幕同以交代白

凡這些手執的不同的各種工具：磨、鋸、鐮、刀、叉、匙、針、杖、鑿針、錐……後來文都混同起來作「文」字。於是「卜」形成了萬能的工具，用具不再區別，作細緻的刻画了。

象形文字形的簡化、變形及其某些規律

象形字的变化最大，其方法、義例比較紛雜，另闢專章，從容探討，見下文第二章，字形的演變，于此略。

象形後變為會意

這種變化也很普遍，大都並非有意識的改變表現方法，而是由於一些簡化造成的。其中的一種是其初文本是極完整的象形，後省去其中的某一部分之形，用不餘部分以示其意，使自然而然的由象形轉為會意。例如：



甲 手 象手執鉤魚形，後省去手。



乙 而作



金



魚

从魚以象，會意。



金

从魚以象，會意。



金



圖

象人執斧斬人形，後省去執斧的劍子手，只作



一斧一側人，以示其殺人之意。

這類字不勝枚舉。

這些都在會意一節去談，這里暫且從略。

象形變形

原來的象形字，後來由於逐漸失去象形能力，或趨於某些簡化，其原因或作形聲。這是文字的較大的變化——由形到聲的變化。我們經過初步分析，初步概括發生這類變化的原因和過程，大致有如下幾種：

甲 由於原來的象形——專形形象已不甚準確明顯，書手的繪形水平日低，窮而思變，往往在專形邊附加

声符以為輔佐。告訴人們其字声應該如某声。這是象形加声符。即「送」，附声象形。……它是後來形声字的濫觴。後來更改字中的專形為泛形，遂成為新的文字——形声字；說詳下文。

乙、由於象形文的不便書寫，後來既已發明了形声的方法，於是改用形声以代替象形；

丙、有些本來是象形字，後改作它用，本意反失，另構形声字代之……

詳細的過程推測，分析都留待在形声一節中談。這里只舉一些由象形變為形声的踴例，如：




圖不釋 象耳長，鬣尾，腿短，的似馬非馬動物，即驃的專形。甲文作：




不釋 這種形頗不易作為文字書寫，也不易為人辨識無誤。這里稍有一筆画不準就會成為

非驃非馬的動物，所以在周金文中就改寫作  見驃專字中的  甲文省形，又加


各字為附声符。後來的篆文中更失去這象驃的專形，而改以泛形的馬作驃，許誤解驃為馬……

又造  以馬，藏有声的驃字，用來代驃形，後更作驃。參見《源流淺說》之驃字


這是一個非常能集中的說明了由象形專形變為附声象形，再變為形声字的典型。後又由於驃的本意派沒更造出些新的形声字來，所以由這一例就不難「舉一反三」，明白很多由象形變為形声的原因過程；

 金、不、精、邪、特、貉、唐、兰、特、貉。象狐形，另有詳說。通文不能象形，改借自，自声代狐，合亦聲，合亦即

合狐，後更造邪。見秦中，今狐得之。篆改作狐，以汝形之犬，亦声。參《源流》：狐，詳《微》：釋狐。

 金、不、精、或、不、精、蝸。象蝸牛，近于螺之形。後不能象形，改作蝸，象蝸，螺、蝸等形声字。以言蝸。


虫、蛇为泛形符……參《源流》：蝸……字，詳《微》：釋蝸。蝸。

 犀，犀牛形，即犀的牛字。周金已作犀，以牛为泛形符，尾声。


篆亦作犀，犀牛二字，而特咒为，如野牛……參《源流》：犀字。


 中、田、特、虎。象形，身有圓形，象文，实与虎異，自应依形而断。通文雖象此形，因改作象，見秦印。

以多不象为泛形，与声。中文編以文義而断，为虎似不足为法。

 龜，龜形，俯視与側視之。象龜形，俯視与側視之。後改作形。




声，元龜。以龜为泛形，元声。參《源流》：龜，元龜字。




 中、象、掬、音、耳、的、人、形、後、金、文、已、讹、作、象、又、借、声、以、为、婚、晚、周、已、改、作、間、初、見、于、晚、周、金、从、耳、門、声。





 中、象、一、所、附、木、著、改、的、團、圓、後、省、作、初、見、于、秦、公、既、从、口、有、声。

求表





一〇七

用二三以示折斷，如甲  頭加三，示象的身首被折斷，金  折  中加二以示草木被折斷





用    等繩結，繩纏繞形，以象示束縛、細繫之形，常見之例很多，如：




 見金彝，象繩縛雞牲翅  以象友黨人奴解  甲  象縛人頭；





 象即後字，象繩縛人足  見辭，象束紮的絲；  甲  象束紮縛的草人形；



 象象纆束一端的繩索  木帶，象繫縛而成的帶；  甲  象束口的囊袋；

牙方，疑象頭被索縛的異邦之人……而上舉的  也作  用纏繞的繩索來表示又如：


 束 象縛纆一束長形物  美 象用繩索縛戰俘；  美  以繩索套羊……

 象 象用繩索授衣  羈 羈用繩索籠角畜獸角  象 象以解被縛的人意同執紼；

用  中，常有作  以表示水名，用  樹木形以表示木質木製之品，用  金以泛示銅、金屬製品、品。

用  以泛示邑、城、地圖，用  以表示絲織製物，單以示草製品，衣以示衣著……晚期就更多了。

這種形折中還有些可稱之為代形的，即用最簡單的形以代替複雜的形，俾成文字，這種代形也是由

原來的象形簡化而來的，如：以  代  代晚，以  代  代見，以  代  代鴉。

生物物件的各種運動的，示動意符，有時表示運動方向，構成大量的示動之意的文字 詳參編末所附「釋止」一文

⚡ 象 本來象屋邊階磴之形，階磴是人用以登降之踏，後由此進一步發展為廣泛表示人、動物以及非生物物的升降上下，繼而空間活動的意符，我們姑稱之為「升降符」……這些由於它所能表現的範圍極廣……所以已超越，形符的界限…… 這里只舉二例，其餘都留待下文，會意一節中再作較詳介紹。

象形文變聲符

聲符的絕大部分都來源於象形，所以象形是聲符之祖。這個道理本來十分簡單，因為只有通過具體而明顯的物形，才能使人人有懂，領會其形，又見形知聲。有些是六十四種雜的象形文中截取其一部分，用以代表原形之聲——這是一種脫離原形的聲符，許氏稱為「省聲」，所以這些已經簡化了的聲符也可稱「省聲符」。這也是在文字已達到約定俗成，能為大家接受承認之後才簡化的……總之，我以為在古文字——至少在象形系統主流的文字中並不存在天降的天然聲符——像許氏所講，永遠的「那些」——遂、上、行、下、行、乙、丁、巳、丁、巳、丁、巳……之類，根本不像物形的，純抽象的莫名其妙的符錄，那是誰也認不得，自然也難知其聲，尤其是在始創文字時期，只算神賜給，聖後、天師、道士們用以欺世騙人的天書、秘笈，與真正的古文字絕無關係。

声符，省声符要留待下文形声一節中再作較詳的介紹。

關於象形的直接的介紹，已經說得不少了，暫止于此。而有同字形的變化，則請見下文第二章；有同會意形声的種，轉化，則分別在下文各節再談。

對於象形的探討結果，不如此，我們也並未完全總結出來，而且也有些細微問題，也不宜在這裡作過多的詳介，有些多已寫入拙撰的《發微》等，同時又由於筆者並不善于屬文，所以有很多遺漏，不足之處，我盼望將來能有同好者作史好史全面的總結，論述，一定會比我介紹得充實生動一些。



第三節

六書

因為本篇是以研究探討古文字形作為主的，所以把文字的鼻祖——象形，大致已闡明之後，再來談六書，大約是比較合適的，而不顧及一般的慣例了。

大家都知道，六書之名，最早見于《周禮·地官·保氏》：「……五曰六書，並未詳加解說所指內容，漢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才解作：「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率也。」而鄭眾說：「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許慎解作：「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又舉例加以說明。由於他的大作《說文解字》盛行于世，所以他的「六書說」對後代影響很大，一直流行了兩千年之久，至今不衰。

大家知道，不論《周官》的提出也好，漢人的解釋也好，他們距離始創文字時期都已太遠，這些都是後人對於造字方法的分析、歸納、分類，而初民在創造文字時並不可能先創出這些條例，然後再來造字。他們所想的，大約只是如何才能造出鮮明而準確的表達某些形意，易於被人理解、接受的文字來，如此而已，根本也未必要考慮到六書七士……這一點，已為學者所共知，而且也大致同意的。

大家都承認文字的基础是象形，其次發展為會意，再進一步造出形聲，即由表形向表聲方向發展的過程，而指事是否成立？還有疑問和爭議。至于轉注和假借，則只是使用字的方法，是用而非造，所以它不算是造字的方法……所以唐兰先生有「三書論」之說。這些今人之說，天學上都是對的，是按科學的斷斷當然也勝于漢人。不過在具體的認識、解釋、運用等方面，學者們也還有一定的分歧。

這「六書」三書只是基本上概括了造字用字的方法，種類而已。它本身既不能具體說明所象為何形？所會為何意？也不能明確指出造字中的許多具體的規律、習慣等細節。因而它只是一種概念性的術語，並不能真正幫助人們理解每個字的具体內容，這些具體的字都須研究者自己去作具體的觀察、分析、解決。

古今學者往往把這「六書」或稱「六義」、「六道」說得神乎其神，妙用無窮，彷彿具有「五字真言咒語」一般的魔力，无往而不胜，有人說：「只要懂得『神祕的六書』一切字形、意……諸多疑難便可迎刃而解了，无滯礙，近世信士漸少些，不過也還有个别名家仍在吹捧『六書』奉為神明，他以為『六書』是探討古文的不二法門，而且他人認為只有他自己才能「神而明之，獨得其秘」。然而若由他用六書這法寶而解釋的古文字成績來檢查的話，却又百无一失，足以証明這個萬能法寶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神通。那么宣傳這種迷信和賣假藥

的江湖術士又有什么区别？可笑可憐，好在近年以來也未聞有人援引他的偉大成果，影响不大，不值得一駁。

我們只說六書這說法接受古人所發現的古代造字的方法，沿襲使用這幾個概念和術語，而具體的道路還須自己去摸索，去走，不可能靠它代勞，不必對它寄托什麼過分的、不切實際的奢望和幻想——一切懶漢式的幻想，都是無濟于事的，天下哪有這樣的念起來就能解決一切的靈咒？哪有這種省氣力的便宜事？

「六書」如照許氏以及近世教科書那樣的劃分、解釋——象形就是日月、山水，會意就是止戈為武、指事就是上下——自然也很便當而清楚，然而實際按古文字的構成及其變化來分析，除了極單純又未經大變的單體象形以外，在六書之間多有很多的曲折、纏繞、錯綜複雜、活動變化的關係，例如：有不少字既是象形，又常夾雜着會意、諧音的成分，如前舉的附、聲、含、聲……用象形以達其形外之意……種、巨測的變化、混雜，以及後世學者所謂「兼生」等之層出不窮。因為造字既經多方摸索，所以異俗也很多，而且自出世以來就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經歷着種種變化，所以六書之間的互相滲透、轉化的繁複微妙，不能不窮。在「象形」一章中也涉及些，絕非象某些人羅列介紹的那樣簡單、純潔、典型、統一、固定，彷彿「聖人」就是按這六個框框而造成字，而且造成之後萬古不磨……把生動活潑的文字看作僵硬呆板枯燥無味的公式，只是形而上的大塊頭腦的臆想而已，不可能「執簡馭繁」的。許氏承認有「兼生」！

這由說文不少象形、會意字下注「亦聲」可知。而林罕乃至宗鄭樵，都特別注意到這一點。然而現代的「六書」的街道者馬某先生却一口咬定，絕對沒有「兼生」，痛斥了鄭樵以來直到乃師章太炎的「兼生」之說。他所持的理由却簡單得很，就是如果談「兼生」，如象形、兼形、兼聲、兼意……不免要亂起來，就要打亂了「六書」的次序，不點「六書」，全變成十二書了……那還了得？這是多么簡單而頑固的態度，古怪可笑的理由！

現在我們自然不妨繼續使用「六書」之名稱，然而却要抹掉其神秘的色彩，毫無維護「六書」或毀書的義務。

二、會意

象形為文字的創造奠定了基礎，它能表達出一定的物、事、情、景和某些意思。然而和社會上的此豈富多彩的物、事相比，和更廣泛而日益擴大的需求相比，顯然是不足也。無能力，因為世間萬事絕不是都能以簡單的繪畫方法表現出來的。為了能表現出更深刻更複雜的某些事情和某種意義，以適應日益擴大的需求，人們找出了這種會意的方法。它可以打破了象形的局限性，擴大了表現能力和範圍。有時也把繁雜的象形簡化，表現出這最繁雜的象形也不能表現的內容和無形可象的東西。會意字的出現也標誌着人們概念能力的提高，是人類思維能力以及造字能力的高度發展表現。

「含意」的名稱也是漢人分析製字出來的，這比較恰當——含合二字數形而後見其含意，它比「象意」更能準確的說明這種造字方法，但在具體的分析解釋上大家也有很大的分歧，並不一致。如有不少學者把複雜字形都當作含意，我以為並不合理。例如一個人形，自然是「象形」無疑了，如果再画此人手裡投一矛，荷一戈，提一魚，雖內容稍為複雜，也還是一幅直接的绘画象形，怎能把這幅画算作含意？其中的人和刀、戈、魚自然也只是形符，而不能算是什麼「意符」吧。唐兰先生力主此說，似乎把事情弄得更複雜，令人難解了。而且與此同時也不易把象形與含意、含意與指事間的界線劃分清楚，因而對於含意似乎也並沒有一種能清晰明確深入的說明含意的定義，其本質如何？它與複雜象形究竟有何區別？常是含混的敷衍。我覺得，就此一點而論，近世的學者比杜許慎的論點更後退，更混淆不清了。許氏所解「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即「武」為武，「人」言為信，雖未免籠統一些，但他所下的「比類合誼以見指撝」的定義比較明確，精神上還是可取的。儘管他解釋「武、信」二字皆不足信，也遠勝于不少近人「主異」之說。因為他畢竟還著重在意方面，而且至少這樣舉例不致于把含意與複雜象形混為一談，分清「形意」之別已頗難能可貴。近世及少有人能犯這混淆不清的錯誤。

我們平素多側重于形的探索分析，對於含意的了解實在膚淺片面，也很不够成熟，僅有一點新的體會或

前人之所未發也。許可算一得之愚吧？又由于近年來對於某些古文本形意有些新的發現，或可用以提高對全意的認識和理解。目前不揣固陋，願把這些提出來，於茲已見於大家商榷。

我發現古文中有的一些是專門表示某種意義的「意符」，在上文末尾已稍提到它。現在須要作較詳而具體的述，過實例加以說明。這可能是前人未加充分闡明的。「意符」一名，用者也還寥寥無幾，往往都誤視為「形符」。也曾有人大量的使用「意符」的名稱，然而實際上他們所謂的「意符」却往往多是「形符」。可以唐兰先生的說法為代表。

「意符」雖然它也來源於象形和「形符」一樣，但由於在實用的過程中已逐步發展——人們賦予它特殊的功能，使它終於超越了形符的職能範圍，而能廣泛自由的表示某些含意了。所以，我以為就狹義的「會意」而言，則：

甲、凡屬用「意符」構成、用意符以表示某種意義的文字，才是道地的「會意字」。

這和用「形符」構成「形聲字」同理。這種提法也和傳統的以及許氏的「止戈為武」說法，在精神上相一致：

下面要舉出幾種「意符」，並通過實例略作說明。先說幾種表示運動和運動方向的「示動意符」：

止 行 象人行走的十字交叉的道路之形；

止 止 象人輪以行動的足形，前人解作足跡形，有時就無法解釋那些由人以外的動物——乃至非生物構成之字。





大
大
象人奔馳之狀。

在古文中就把這三種形組織起來，構成：
 世者作 知多 介 止 大 是金多見，或更作 大

把它們和其他很多種形存邊上用以表示其物體包括人物以及非生物的種、運動。而用正又分作五五。

除了表示這些人的運動之外，還可以同時又指示其物體的運動方向。

工筆的術
術
北行
行
火
止
作為附加的意符而論，其意殆无別，在古文中甚多

上可以通用。例如：武字初文作，从止，省作，从止，再省始作，从止，或作以行……

而原来的象形文，多为名词，加了「示動意符」之後，即變質為全意字和動詞。這里只舉「止」之字為例。

用世 表示二魚在水中游動時相遇或相接之意。顯然，魚不會生有人足

或留下是迹，更不可能在道路上相遇的。所以這裏的……都絕對不是象道路乃人乏的形符而

是由形存義廢而成的意符。它來源于形符，而高于形符。詳本編所附「釋」一文。下各字同此。

中法译为辰上像字
表示手投辰蟲時蟲的掙扎振動 有土粒落下
用日、辰以表示辰的

振動之意。依蟲沒有人足，也不會在路上行走，故「寸」都非形容，而是意符。

𠂔 甲 譯遼 𠂔 代表耒耜犁頭往來耕出 𠂔 形的田壠之形 𠂔 加 𠂔 以示耒耜往復運動 耕土之意

前或解此 𠂔 形為牛蹄 都与人足之足跡无同；

𠂔 金 𠂔 用 𠂔 以上表示船在前进（非初文 𠂔 作 𠂔 早金作 𠂔 ……）船自然不会有入足的人；

𠂔 甲 𠂔 用上表示戈在被入挥 𠂔 之意 楚莊王的 定功哉 𠂔 止 𠂔 為武 之說 是適得其反的曲解……

這個譯說 却被謹慎以來兩千年間的小學家奉為解釋金意字的至寶 圭臬 絕對的權威……

𠂔 金 𠂔 用 𠂔 以上表示蠍的爬動 蠍自然不会有入足或留下人的足迹……

𠂔 甲 𠂔 用 𠂔 表示兩家相逐之意 後有作 𠂔 𠂔 𠂔 甲 只餘一爪之形；

𠂔 甲 𠂔 用 𠂔 表示鹿在奔馳之意（卜辭中亦不多見 旧釋逐之異文 是否正確 有待由文義驗證）；




𠂔 甲 𠂔 用 𠂔 表示毒蛇正在迴轉 向視者所在的地方撲過來之意 在卜辭中用以示禍

患災難 為害等意 早金也作 𠂔 後也作 𠂔 等 以 𠂔 表示動 詳 𠂔 𠂔 蛇文



𠂔 甲 𠂔 用 𠂔 三个 𠂔 以上表示此鳥翼翅的激烈鼓盪振動之意 以上詳見拙 𠂔 𠂔 釋止


很明顯 這裏的 𠂔 …… 都在表示着種 物 的 獨特 不同的運動以及運動方向之意 而這裏的 𠂔 𠂔


着人、動物以及非生物的升降、起落、上下運動之意。我們姑稱為「升降意符」。通過實例就更明顯：



 陽 用 形 表示人的  上登井。反之如  步 則僅能表示向前方行走之意；



 金 陽 用 形 表示人  下降，如果无  則  只能表示在平地上向近处行來之意；






 甲 轉陽 用 形 和倒子形  表示或象 沉重由高處墜下來之意形； 諸字詳本篇所附「釋字」文



 金 轉陽 表示人攀登高崖汗水淋漓之狀意；



如只見上舉四例，自然也可以釋  形為形符的，不過再看下去就不同了：

 甲 漢陽陽 表示繳失矢射出發，游弋上下之意，即弋雉的弋字，有作  繳失是不會攀山的階磴而升降的；

 金 陽 示双手把酒瓶上舉以示尊敬之意。絕非崖邊舉酒故  非形，而是意符，示上下運動的意符；


 金 漢陽陽 即  之偶異文，以  示杆的由上落下以執事人姓之意；（ 即  的廓綫，非也）

 甲 許陽陽 以  以示用手捕、投傷苗的，辰蟲出于地表之意，並非在不宜種木的崖邊投蟲；

 金 不釋唐金漢釋列，取不象手懸治懸挂已屠之牲，這里又加  以示高懸牲脔之意，即取不釋肆的異文

（銅品銘文中所謂宗彝一肆，猶如說一列、一排之意）并不是象懸死牲于崖邊之狀；

 庚馬盟書 即贊之異文。𠂔 本象雙手舉立之狀。口為口省；于此加𠂔以示高舉之意。

 庚馬盟書 以下 示登升聲。後作段上聲。即今陞字也借升代之……這些字詳本編末所附釋阜


這些象 繳之形 酒瓶、耕、辰、豆、升……都和聲階之形无干。所以𠂔是意符，而非形符。

口 本象人嘴形。口是人的發音、飲食……品官，所以由此發義。引申而用口表示發音（包括非生物）（和飲


食等）廣泛的內容。例如：

 鳴 用 口 來表示這隻引頸張口的雄雞 發出鳴聲；

𠂔 金命在堂在人生項張義，下發手抱合的人物頭邊加口，以表示此人在發出誦念之意；


 𠂔 替 用口表示敲磬發出的聲音，又入于耳目之意。用以表示聲音。後分化作𠂔 替 𠂔





𠂔 聖 吳大澂記聖 替為一字，替不會生有人口嘴的，所以此口並非形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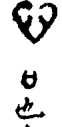
 甲 替雷 𠂔 表示由電光發出的雷聲 中象電光。疑即閃電的閃字。雷 電自不可能生有人口了；

 金 替 𠂔 代表帝發出的宏大的吼嘯聲。後又有作 𠂔 金 𠂔 只用一 口 來表示虎嘯；


 金 𠂔 代表犬吠之聲。周人借字聲以為品四字。許達解：四也。象品之口。犬所以守之。或省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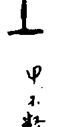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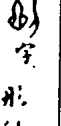
意和慶聲等推測，當即北麟的麒麟的今字。（麒麟一長頸原則用它的奇特的雙角，以象其形作 麟象慶等形，而用有紋以示北麟之意）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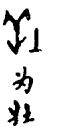

 甲不祥  即倒心形  与金文  不祥慶全同，都用心，以示有紋飾之意。

在這裏，慶慶身上都不可能有一象擬人形，偶象，或人形的  文的，所以文和心口都是意符，而非形符。誤解， 錯也……後人都誤以文為形符，不知它早已由形而轉為意符了。 日也有不少應用之處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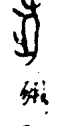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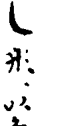
 文字，有作   又如圓形難作  用心代表雞身的衣紋彩色，這與晚期古文用心表示

心意思想等文不相同。（周金文中才開始用 表示心意、思想……見下文）

上  甲不祥 是象，牡品，男根，的  見甲中  形的簡化，古文中用作表示牡獸高等動物的意符，加于獸

形腹下或字旁以示其獸等為牡雄性。如  甲為牡獸  上為牡鹿  為牡羊， 牡為牡牛……

這些字都非象形，因為這里不但上形，牡品，与高皆脫離，而且如牛、羊二字又都是牛、羊頭形，並非全作，牡

品，不會生于頭旁 牡獸的象形本作  用弯曲的  形，以象豬，勢形，後來才改入入勢形之上，加于腹

下，以示，牡獸，所以這些都是全意字，而才乃示牡性動物的意符，並非形符，

意行 辛

車

矣

竟

毒

女

(ㄣ) 则是示北性的意符。它似是由声转来的意符。ㄣ可能是拜的初形。拜声。加于牛为𠂔，𠂔，𠂔。𠂔，𠂔。

僕

甲子年日祥僕

已見前其人形作

在頭上加平

以示其人是刑餘之人

即罪人

奴隸一家奴隸

；

童

童

表示被入用辛刺目的身分

一奴隸

束身……

以上詳述

之微

論商代的階級壓迫

……

……

……

……

……



……

這裏的「辛」都是意符，它表示這些男、女、兒童都曾和辛發生過關係——是他們悲慘的社會身分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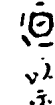
因而這些字也可算作加了意符的象形文，在象形與會意之間，即「形兼意」。（童字是會意兼形聲）



◎ 金象日形。大約由于商周時人誤認為太陽是動的——朝出夜落，而太陽的運動也就是時間的推移。

因而古人就用日形的位置且不同亦文化以表示時間，如：用日落入叢林中形之  以示莫暮，後有作

用消要入手提欲墜之日之形的  以示日昏，用日如人之傾斜的  以示吳是即日斜過午

之意，用  以示多日昔……（如吳昔二例都是明顯的會意，比類合道是也）


又用日形以表示很多種天氣和氣象方面的變化，如：用浮雲蔽日之形的  以示陰天。



用開門見日之形的  以示晴。用入手指日形的  以示明……這裏的日形依然



都屬於形符的性質，然而古造字人又從此形符發展，更進一步用日為表示時間、氣象、天候……變化



的意符，再配合聲符等以成字，如：

 四聲是。本作。即鳥翼形。借臣翼聲以指第二日。翼日。又加日為示時意。存作。

以為「翼日」的專字。後有改作。嚴祐來說。日在此非形符。前人多以類字為形聲。似又確切。



 楚帛書 至之。翼文。以日示時間。辰聲。它是早晨。晨字的正字（許氏誤以 為晨字）。

 篆。春。从艸以示。春草木生。止聲。以日。以表示季節。天條。（晚周金文也作。以月為意符。表示季節。）



 金。期。其聲。以日。以表示時間的意符。後篆文改作。以月為意符。表示時間。）


 甲。旦。丁聲。以日示時。以日。以表示日出天明之時。（周金文改作。反似象日特出離地面之形。与甲文異趣。）

以上的日。並不是直接的日形。都是表示時間。季節。氣候變化的意符。因而這些字應是以意符構成的形聲。

 甲。言。來歷未能肯定。（可能是。象。鼓舌出言形的省化。也可能是以口。辛聲的形聲字。音。言。古。言。一。字。）在古

文字中它是表示言語；表示思想感情活動。言。意。聲。的意符。（曰。言語。本。元。形。可。象。故。多。非。形。符。）

 甲。子。梓。四。梓。謝。示。用。双。手。振。席。以。阻。絕。外。來。的。古。語。之。意。也。作。省。大。

 金。錄。止。自。物。的。古。語。……用。以。表示。故。異。……錄。誦。言。……意。周。金。中。已。借。用。為。發。語。詞。參。《源。流》。狐。錄。

 金。新。新。家。以。斤。斬。斷。木。形。概。古。人。立。誓。約。時。有。此。風。習。以。言。有。誓。言。和。心。意。的。兩。種。含。意。折。亦。聲。

忘聲

意符
小點

雷 聞 聲 形 彰 香

𠄎

金聲。義如忘。即忘的本字。以言表示心意忘記。𠄎聲。過去以此類字為形聲。也只精確；

這美用言為表示心意。言語的意符之字很多。義文中史多起來。而周金中常用言代表思想、感情。大約由東周開始用心代言。如：𠄎作心。𠄎作心。……（此時的意符心之含意。與前述示紋飾之意不同）

八。小等小點。這美小點在古文中多麼麼細物。如沙塵、水滴、碎屑等形。由此發展而用它代表。象徵某些肉眼所不能覺察的無形無形之物。如：聲、光、味、痛等。所以也只是意符。而非形符。利用它來構成的文字。似乎也應該算作會意字。而不是象形字。具體之例也頗不少。如：

𠄎

𠄎。代表由閃電所發的雷聲。概即𠄎。見文之省。這一組字詳見本編末所附「古文中的小點」。

𠄎

甲。𠄎。象人掬音入目之狀。用𠄎代表無形之音。聲波……；

𠄎

甲。𠄎。用𠄎。表示由鼓而發出的彭之聲； 𠄎。甲。不特。八。代表日光…… 見下文。

𠄎

金。𠄎。月。象盛在盤中的丹沙之類。𠄎。表示由丹沙放出的紅色光彩；

𠄎

金。𠄎。用𠄎。表示由玉墻所發出的光采；

𠄎

甲。𠄎。用𠄎。表示由盛在豆中的食品所散發出來的香味。也即香的本字；

光

女

婦

姪

姜

羸

媿

古文字學新論

一三二

象形中本象持莊的婦女形。一般在文字中多是形符，但也有時用為意符，例如由十上女構社會的餘風，後來用金文中表示姓的字多从女，如：

媿 金媿 从女，羊聲。

姜 金姜 从女，員聲。

羸 金羸 从女，羊聲。

媿 金媿 从女，羊聲。

媿 金媿 从女，羊聲。媿，羸之通假。篆文中尤多。女皆示姓意符。

此外也有不少形符按其性質，作用分析，也應視為意符，如篆文中多見的以雨以示氣象的雨等；


以上所舉都是利用若干種意符所構成的字，我以為應該是主要而明確的會意字——與此同時也借解

意符之便舉出了一些利用意符構成的「形」聲字，嚴格來說，都不應稱為形聲字，此外尚有其它。

乙、非現實的，用幻想虛構出來的，或用比喻、影射等方法表現的一些字。

有些字內容奇異，為現實生活中所無，故非象形，有的乃古文字形中頗有浪漫色彩的珍品，但由於一向少

蒙學者青睞也。少有人談及。大家多沿旧說釋字。現在把這几个奇文提出以供大家欣賞新疑：



周金



象狐

即狐字。

這裏作



乃象張口之狐。

以使在狐口下加言。

以示狐吐言。

用

狐言以示妖異、怪誕、謠言。

如依許慎解字會意的方法解之。

可謂。狐言為繇。故繇。金文借聲以為茲。

語詞。又用為獲。推之意。又即後來之湯。從等文初文。象說作。又另造秋借故美字。繇。從……

等字代之。這種有濃厚浪漫色彩的文字。很難算作象形。豈又是意符。所以歸入會意更適當一些。

啟 估計初意表示。把太陽比喻為有門之物。把它的門打開。就能把陽光放出來。于是也就是晴了。



晚周金文

古文



字相似

晚周

人似乎有意識的

置日子字

內

把它封閉起

來以示

無陽光的

冬季

這些字都充分的發揮了古人對控制大自然的幻想。

並非直接象形。

或示開門見日之意。啟亦聲。即晴雨字。象另造性。許誤為二。



晚周金文

古文



字相似

晚周

人似乎有意識的

置日子字

內

把它封閉起

來以示

無陽光的

冬季

這些字都充分的發揮了古人對控制大自然的幻想。

並非直接象形。

冥 設想乃冬相似。用双手掩合字門以示夜暮把月。日之光封鎖遮閉起來。以表示黑暗。



甲金

設想乃冬相似。

用双手掩合字門以示夜暮把月。

日之光封鎖遮閉起來。

以表示黑暗。

無光。

晦冥等意。

設想非常巧妙。

天胆出令人意表。

這一組以日指或的字。

詳拙《微》釋日字。

甲金

藉用傾斜的人形。

以比喻太陽正猶此形一般的傾斜。

不正之意（否則日為圓形物。無法表示傾斜）。



甲金

藉用傾斜的人形。

以比喻太陽正猶此形一般的傾斜。

不正之意（否則日為圓形物。

無法表示傾斜）。

無光。

晦冥等意。

設想非常巧妙。

天胆出令人意表。

這一組以日指或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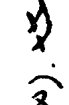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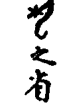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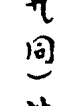

詳拙《微》釋日字。

甲金

藉用傾斜的人形。

以比喻太陽正猶此形一般的傾斜。

 金 前  即  人形之稍變，在手，足部位上加犬形的獸爪。（此是見于金文  虎字）

後者作 （又与  之省作  同）此字表示是人身而虎爪的詭異野蠻的動物，猶如說它是半人半獸，蓋周人出于敵愾心理，用  以稱楚，當然這是對楚人的污穢性字形惡名。而楚人

似乎很明白對方的惡意，所以他們自己則稱楚而諱荆。郭老已發現楚人諱荆之事，當作不解之謎，其秘密即在于此。

這類詭異的人形，純出于虛構，所以很難算作象形。



丙、由象形轉化而來的會意字。

丙、由象形轉化而來的會意字。

原來的象形文，由于繪畫性仍強，繁雜而不易書寫，其後日趨簡易，以適應日益擴大的需要，並牽就一些



繪畫能力日低的書手，卜人，所以不少象形字都被省去了某些部分，多是不易書寫部分，或把一個字內的數個基文





分裂，或改用文字以代原形……因而已失去象形面貌和特點，當作「比類合道……」的會意字。例如：

 戰 不釋 象 兩手各執戈，甲盾的戰士之形。後省去不易書寫的人形之  只餘一副



戈，甲作  戰 戰 用兩件戰具以代表，或士，不再象形，可算作會意或指事；

 戰 不釋 象人執斧投人將斬之狀，甲文省去執斧之人，只作  用一倒人，或斧以示此意……


金文有作……只作一斧斤頭，一之形，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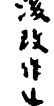
甲不耕甲因皆耕。象手執耒以推埋，人牲為祭之形。後有去執耒的手形，只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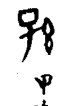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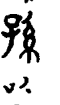
用耕及人牲以示此意。或作甲金耕御，加示動意，耕一，使以示耕動，舉人之意。更成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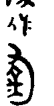
圖不耕。象手執刀屠豕形。甲文有作豕豕，後有去操刀的屠手，只作一刃，一豕，以示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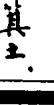
豕之意。屠豕形，初文也。作真切的象形。後有作以，以一刀一豕示意。參《源》列、利……

甲，象腹下有勢的牡雄豕形。後改作用「士」以示牡，雄性之意。見上文。

甲，象手被縛的少羊俘虜，即訊，異構……蓋自周初人借音用作子孫字，象作以子，象示意。

金，即鈞。象人用解北，紅兩枚銅金餅圓錠之狀。後作。用金字以代金餅之形。（鈞是周代的重量單

位名稱）詳拙《徵》釋金。參《源》金、鈞。

甲，見前。早金也。作，用橫寫的「土」字以代其小土形的。且金壯，後作壯，以「土」字代其土。

甲，詳前。不耕。象一手執耒，一手執帚，掃塵入箕之狀。象作，以「土」字代其塵之形。又有去雙手

只餘箕，帚金意。

縣

邑

縣



汨

汨

汨


初



全縣 象双手捧一取翅被縛口中含米的難性之形。篆改此作  難性形的  篆不能作。改作五


以米。象二字。代象來的銜米。縛繩之形。示意。唐兰先生釋此  形为反縛前肢的豬形。豬是无法反縛的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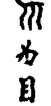


中許 象手向田間播種之狀。金省作  篆同。乙失去撒播細物之形。許已解作。以田以力。言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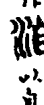
于田也的合意字。



中許 象用繩把南懸。挂在樹上。金改作懸人首形  篆改作  省去樹形。只用象。具倒首

以示其意。系亦声；（漢篆多作  不省木形。而有倒首之  为目。） 參《源流》縣





金。梓。孫詒讓漢石經 象鼻液下流于中。狀。篆作  以鼻。永二字會意



金。淋。淋之狀。後省作  用人面前流。滴水以表示洗沐頭髮之意。 參《源流》須。沐。



甲。篆。即象戰俘之形。  之有文。篆一省作  以象。人二字會意。 參《源流》奚。評。

丁。用两个以至幾種物形或文字構成文字。今人由此數形字。發生聯想。以明其數形間的關係。以及其

合意。例如；



甲。初。以刀从衣。表示用刀裁剪是製衣的最初工序。許已有此說；

寶



寶 用室中有貝代表榮華權勢。王斧代表鎮壓群眾的武裝力量。漢成以示寶貴、藏……

之意。貝在此為形符。周金漸改作以玉代王斧頭……參《源流》王、寶、詳《徵》釋王、寶



金朝即莫暮的省文。莫暮表示時間。即表示日暮之時。潮水上漲。即潮字初文。又借表意早

也有潮為朝……合以示意；



金在即甲文人髮形也。王即王。象斧頭形。合二形以表示髮為斧所傷之意。与象髮

聖子戈的一致。同意。蓋周人所造。借聲以為在字。失去原来的災難之意。參《源流》王、在；



甲臭以自表示鼻所嗅到的大臭味名詞。或亦兼示犬用鼻嗅物之意——又鼻最善嗅故

用以示嗅動詞。後加口作嗅。以為動詞。專字。分為二字；



以自表示鼻所嗅到的魚腥味。乙見前節



金樂用張然結于木字上以示木製結樂品——瑟琴。琴瑟之類。从木字。以代琴瑟之形；



甲并用二人以二相連。表示兩人之相并。排列或重疊……意；



金肚从月。出。用「月」出二字會意以表示天將明。將曙……之意見《書·呂誥》：「惟丙午肚」傳：「明也。月三日」

《雙聲九思·疾世》：「時壯壯兮旦旦……」

𩺰

甲·𩺰 𩺰 即 𩺰 魚形之省。以一·一以示二魚，或兩魚重疊之意。用以表示兩·二·重

復……之意。這是比較典型的會意字。參見《源流》再·詳《徵》釋魚文

這裏會意字之中有些乃上舉由象形簡化而為會意字同。例如𩺰以文·甲而指其主·實乃 𩺰 之省文……

我個人以為會意字，主要包括上列幾種。然而考慮得未少，也並不成熟，還有待於大家集思廣益共同努力深入探討。

會意字後轉變為形聲。

這樣實例很多，尤其形聲字大為發展流行的篆文時期更多。因為製造形聲字是最簡單容易的方法，如：

𩺰

金·𩺰 虎爪人形。見前節。後加井為聲作 𩺰 篆作 𩺰，說文訛作 𩺰，記音衍也弄錯了；

𩺰

甲·𩺰 見前 許篆加匕為聲作 𩺰 死，又加丙為聲作 𩺰 𩺰 分為死·病·病三字，皆形聲；

𩺰

甲·𩺰 見前 說文作 𩺰 以火為聲。後又作 𩺰 以日為聲；

𩺰

甲·𩺰 見前 說文作 𩺰 以魚為聲。後作 𩺰 以雨·星為聲；

𩺰

金·𩺰 見前 篆文又作 𩺰 𩺰 以示笑聲。𩺰 𩺰 以言為聲。𩺰 𩺰 以糸為聲。𩺰 𩺰 以彳為聲……

古文字學新論

一四〇

謝

甲、古文許酒 見前。象掌張席以饗人之意。

篆作

以言、敬聲；參《源流》、高謝

𡗗

中釋慶

𡗗

中釋

𡗗不

金粹慶

見前。

篆另分作

𡗗

以從其聲的形聲字；

𡗗

中誤許

見之文

後變為

𡗗

𡗗

𡗗

又作

𡗗

（或害）

參《源流》

𡗗

詳《徵》

釋蛇文

𡗗

𡗗

中許

見前。

篆作

𡗗

以手、辰聲；

參《源》

辰、振。

詳《徵》

釋于文

辰、振；

𡗗

後作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許慎在說文里談了不少，××為×，大都是指合意而言，如：「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人言為信」，

「自營為山」，「背山為公」，「刀字井為刑」，「止人為馬」，「𡗗辰 又時也 為𡗗辰」，「重夕為多」，「三日為𡗗」，「一夕為

𡗗」，「𡗗目為良」，「𡗗目為真」，「早𡗗為卓」，「𡗗目為印」，「𡗗以為比」，「𡗗身為身」，「𡗗口為吉」，「𡗗口為古」，

三羊為羴……充亦金聲，然而大都是穿鑿附會，無稽之談，或平一尤是妄。這些字的誤解，在本編各章中，

以及拙著《源流》尤其是在拙《微》中都有詳論，這里不再一一贅述，有興趣的讀者可自己去參閱。

如果我們把全地的解法來說，那就也可說些：「舟止動為前」，「𡗗止動為武」，「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

「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

「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

「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

「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𡗗人為𡗗」，

日斜為杲，「閉目為冥」，「寧日為冬」，「月半為朔」，「月出為肚」，「牛耕甲為御」，「二人為并」，「二魚為

再」……也許並不違背傳統的以及許氏對會意所下的定義、精神，而且，有些則又更确切一些吧？

今人對於會意的淺陋體會，大致如上。

三、形聲

形聲或稱「諧聲」，是文字由形、意向表音方面的發展，是文字的創造上的一大進步。因為僅僅依靠象形、會意的方法，只能製造出有形可象、有意可察的有限文字，那連簡單的文句也不易寫出來，即使加工假借也還不敷用（何況假借字也有不少形聲字），所以為了擴大文字的表现能力範圍，也只好採取這表音的方便的手段。

製造象形會意字必須要有較高的智慧才華和表現能力，比較複雜困難，製造形聲字就容易多了，不必費什麼氣力——今天人們還在不斷的製造新的形聲字，如「芽菜形聲」……所以說文九千多字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形

聲字……這些都是前人已說過的道理。他們也指出形聲字的構造方法就是使用形符有時是意符配合聲符構成的文字。說文說：「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這些都無須多談了。

古已有入詳細分析了形聲字中，聲符的位置，作了一番分類，如左形右聲……上形下聲……不過這工作沒有什麼深刻意義，為了節省大家的精力，這裏盡量避免談及此類成果，只着重於人的一些研究的體會——這些都往往是前人較少注意的問題，在此提出以為前人留說的某些補充。

我們的研究重心，只是古文字的形作方面，對此或將有一得之愚，但對古聲韻很不行——這倒也頗合于唐先生為古文字研究所劃定的範圍，因而在形聲方面，不擬多談，只想着重談談我所謂的「附聲象形」和「合聲象形」問題的體會，因為這些是前輩們很少接觸到的新課題，也許對於文字家的研究工作，有一點參考之用。

如依前人之說，彷彿形聲自漢一開始出現就已成熟，即突然出現的一種全新的造字方法，至少曾經給人造成些這樣的錯覺，這就說明實際上前人們還是沒有充分發覺形聲字的產生，乃孕育以至於後來的生長、成熟的全部過程，尤其是早期的，形聲字正式形成之前的潛觴的那段，幾乎還是空白。

大家都明白這件新的事物，一種新的造字法的出現，理應是在舊的基礎上逐漸生長起來的，形聲字的成熟也同樣有個醞釀的過程，絕不是由某位先知、聖人的靈機一動，突如其來造出來的——那樣的傑作也无法使人認識，自然也不會流行起來的。實際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在前面介紹象形文字時已經初步談到象形和形聲的關係，不是到文字已經相當成熟時期才開始重視字聲，而是在文字的出現不久，象形階段中早已開始兼重字聲了。其明顯的證據即在單作象形中已有「附聲象形」；合併象形中有「含聲象形」。

它們都是形聲字的濫觴。雖形。後來的文字出現的形聲字就是在這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裏再來看，那兩種有聲的成分的象形，它會讓我們免了解這種情況的。

甲、含聲象形

文字從一開始創造，或其後不久就已強調着聲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創造複合象形時，造字人就非常經常而巧妙的盡量選擇聲音與此字相近的單作象形來作為基文，以構成新字。因為這樣作可以啟發人們更容易認識這個新字，可以由其中基文之聲，聯想到全字之聲，再由聲，形而明其義，這確是一種聰明的方法，我暫稱這一類字為「含聲象形」。這是十分普遍的方法，除了在前文九五頁所舉的：受、比、戕、營……外，還大量存在着，請看下面的實例：

家 象飼有牲畜的屋舍，以豕為聲，而不以豕的原因就是因為豕與家聲相同，故取其聲；

古文字學新論

一四四

霖

甲霖

象雨水淋于林上之形。从林。林也兼起音符的作用。所謂「亦聲」，正因此。才从林，而不从其它形；

滋

甲滋

象波熱于水中之形。从熱，熱亦聲。凡這類字之初文都是象形。含聲，而非如篆文「滋」之形聲；

雇

甲雇

象鳥落止于戶上之形。从戶，戶亦聲。

卿

甲誤卿

象二人相嚮而食之狀。从良，良亦聲；卿乃秦文，是由卿尊乳而出的晚起形聲字，未見于古文；

敗

甲敗

象拔枝斃于毀目形。从目，目亦聲。值得注意的是其初文从鼎作「𣎵」，甲敗鼎聲遠形繁，故改為目；

疾

甲疾

象人爲矢所傷之形。从矢，矢亦聲；

智

甲誤智

象子爲矢傷，各即「𣎵」之異構。从子，亦聲。後借聲以爲智，如「金」又作「𣎵」，訛作「智」；

弟

甲弟

象用矢射豕形。从矢，矢亦聲；

發

甲發

象用「𣎵」捕蛇之形。早期圖形作「𣎵」，形象尤顯。从戈，戈亦聲；

何

甲何

象用械打來，來字形。從來，來亦聲。周人似已不知「來」已從來，兼聲，所以又加里爲聲作「𣎵」；

爽

甲爽

見甲文何字。象荷戈之狀。从戈，戈亦聲；

𣎵

甲𣎵

象人双手各持一良。良中盛食物……良亦聲。詳本編末所附釋爽、爽一文。

𦍋 甲義 家用，我。錯形解羊性之意，以羊，羊亦聲。

𦍋 甲誤解 象執錘敲擊手形，以角，角亦聲。

𦍋 甲衆 象双手捧箕稟粟之狀，以其箕，其亦聲。

𦍋 甲登 象双手捧豆，高舉以獻祭品之形，兼含意折也，以豆，豆亦聲。

𦍋 甲衆 象小底形，感首作𦍋，与象人肩的𦍋相似，借肩為聲。這是罕見的單體，含聲象形。

𦍋 甲誤解中 象蛇纏頸有絲索的𦍋，象形，其亦聲。（後始有作𦍋，省去了其聲，只从一般的人形了）

𦍋 甲金頭 象于夏日之下曝絲之形。𦍋即古金文𦍋，𦍋夏季之夏的本字，因字已非初文，故

𦍋形之有𦍋，以𦍋，𦍋亦聲。此字未見于甲文，既不周人文字；

𦍋 甲至 象矢義出後落到地面之形，或作下夏象矢中前方的某物之形，後通作𦍋，𦍋亦聲；

𦍋 甲金 四誤解醜 象人夏手持提酒瓶之狀，用以示醜酒，以夏，夏亦聲。由此夏聲，可測

知其聲与醜近，故好特醜。清人不識此𦍋，夏誤以為𦍋，𦍋形之虞，今人以為猴形之憂……

𦍋 甲金 不釋 象双手拳肱，相慰勞之狀，以肱，肱亦聲。近人多由文義推知為勞，但于形聲無說；

古文字學新論

一四六

甲歸 象以帚掃之狀。以示戰。獵之後歸來之意。从自，弓亦聲。詳《微》釋自。

甲薛 象以辛，小刀脩治弓形。用以泛示治理之意。从辛，辛亦聲。同上亦可參《源》言薛。

甲官 象引弓習射之人之室。从自，弓亦聲。金文省作仍存自弓聲。同上。

周金田漢特用 象置甲盾以守的闕。境門。从甲，甲亦聲。

甲古 古 置甲盾以守。借并代形以示有戰爭之事。从甲，甲亦聲。

甲鞞 象以戈搏、獵虎形。从戈，戈亦聲。

甲西 用二易形以示兩件物品。从易，易亦聲。後省作金西。

金孟 象洗物之兒形。被洗是人生第一件事。因而用以表示始也。从皿，皿亦聲。

甲爰 象手提，牽一犬形。犬亦聲。周金說作（犬形訛晦。田粹爰。甲文家自羅氏誤。

釋爰 爭為爰以來一直治襲其誤。積重難返。參《源流》爰字。詳《微》釋爭。爰。

甲烏 象手執匙由盤中投食物形。勑同从皿。名詞盤字。皿亦聲。

甲唐譯 象人執手張席之狀。以示阻絕。外來之言。意从因。席。席亦聲。席。寓射近古音同在東部。

射

金 射 房 象 習 射 之 室 ？ 从 射 射 亦 声 ； （ 此 字 尚 未 見 于 卜 辭 或 周 人 之 制 与 商 不 同 ）

錫

中 萬 象 鼓 林 掩 映 中 的 高 大 的 京 觀 之 形 以 高 高 亦 声 ；

興

中 不 特 象 聚 手 合 力 昇 起 井 欄 之 形 从 井 井 亦 声 後 有 作 井 井 省 为 日 盤 放 棄 了 声 符 ；

與

金 興 可 能 表 示 用 手 握 牙 强 与 之 飲 食 之 意 尚 未 甚 明 然 字 形 从 牙 牙 无 疑 牙 亦 声 ；

戒

中 特 觀 象 人 斧 戈 而 坐 以 示 警 戒 之 意 乃 于 戒 之 初 文 完 文 从 戈 戈 亦 声 ；

恐

中 不 特 象 斧 頭 將 落 傷 人 手 之 狀 加 心 示 斧 動 用 此 形 以 表 示 此 人 此 際 之 恐 懼 心 理 ；

周 金 改 作 功 从 工 工 亦 声 工 乃 斤 鑄 頭 与 斧 頭 同 （ 近 人 已 多 釋 功 为 恐 于 形 无 说 ）

振

金 振 中 特 觀 象 手 投 辰 蟲 蟲 振 抑 扎 伸 屈 振 動 有 土 粒 落 下 又 加 心 示 動 省 作

兩 中 中 特 觀 象 手 投 辰 蟲 蟲 振 抑 扎 伸 屈 振 動 有 土 粒 落 下 又 加 心 示 動 省 作

萬

金 萬 象 兩 萬 獸 山 羊 ？ 萬 臥 于 草 高 中 以 羊 牡 爲 形 以 萬 爲 亦 声 ；

羅

中 漢 注 羅 象 用 繩 索 縛 結 羅 摩 爲 一 角 高 的 双 角 以 馴 服 後 使 之 狀 以 爲 爲 亦 声 ；

漢 篆 作 羅 睡 寃 地 上 土 泰 律 簡 同 此 皆 省 从 馬 但 仍 以 糸 說 文 批 作 羅 改 以 革 ；

古文字學新論

一四八

𠂔

田賊

象以戈割取。𠂔，戰俘等之入耳狀。以戈，戈亦聲。後世改作賊……或聲；

𠂔

金彝。象人解其兩枚銅餅形。……為古文金字初文。金亦聲。……見《微》釋。參《源流》金、勻。

勻


金勻


象人解其兩枚銅餅形。……為古文金字初文。金亦聲。……見《微》釋。參《源流》金、勻。


這樣的字例不勝枚舉，它們都是由幾個基本字構成的有內在聯系的合體象形，而不是互不相關的只有聲上關係的形聲字。也許有人曾把這類中個別字，如：霖、滋……視為形聲，那大約是由于沒有懂字形之故。

乙、附聲象形。

有很多早期的十分過肖其物的象形，包括半像象形在內，又在形中，添附音符，用以輔助說明此字之聲，應該如×，這樣就能幫助人們更容易而準確的辨識此形。起一種由形及聲，形聲結合的作用。在上文象形一章，我已初步介紹了一些見二章節，象形字與聲的關係，并舉出鳳、鷄、駱駝……字為例，說明將形與聲的關係，附聲象形與形聲之間的關係區別等。這里還要簡單的重述這幾個頭例，漸及其餘，以便弄清形聲的方法最初是怎樣產生說明出來的？

例如：鳳字只作等形，已是以用頭上的特殊冠毛、長尾、尾端有眼等特點表現

出鳳——孔雀之形，不同於凡鳥，然而又在這特形旁加「凡」，雖為聲而作「鳳」字。 鳳字作「鳳」

鳳之形，已有內冠，引頸張口，長鳴的雄雞之形，迥異於它鳥，然而又加「義」為聲作「鳳」。 義的

甲文作「鳳」，不辨耳長尾短之狀，乃鳥絕異，但在西周金文中已加「各」為聲，作「鳳」，駘騾……鴿管

那些未加聲符之前的特形，形象已頗鮮明，但書手們大約是為防人誤會，又附加聲符以為補佐，這些頭例都是我所謂的「附聲象形」，而非真正的形聲字，這二者是絕對不能混為一談的。

它與形聲的區別在於聲符在這里的重要性如何？如「上」字三例，本是三種動物的特形，即使取消聲符，仍

不難由其三形本身辨別它的鳳、鶴、駘騾之形，而聲符在這里只是額外的附加物，可有可無，因而不是

形聲，但它們却是後來的形聲字的濫觴，為形聲字的出現創造條件。由於既然已有聲符為輔，物形的刻畫已不須

象原來那樣的細緻認真——画出過肖的特形，只用一般的鳥、馬代之，賴聲符的「凡」、「義」各以成字，於是只作

鳳、義、馬，這樣就逐漸的拋棄了特形，專形只取泛形。 鳳， 義， 馬

配合聲符成字，才真的成為形聲字。這時的聲符在字中絕對重要，不能離開了，因為這些泛形如離開聲符就只

剩下一鳥、馬，而不再是鳳、鶴、駘騾之形，它們已失去了獨立成文的特形、個性。對此，我們可作以下的比較：

〔附声象形〕——本特隶形、阴声荷为辅。縱令取消声荷，仍可保持特形、獨立成字；

形声——泛形，配合声符成字。如取消声符，则还原为泛形，不能独立成为新字。

這就是「附声象形」与後起的形声字的真正的差別。分歧二者的性質是迥然不同的，不能混淆。

後來的形聲字多是由這種附聲象形發展而成的——即由特形加聲符變為泛形加聲符。

道理已初步闡明，現在再具體的介紹些「有聲有色的」附聲象形」實例，就不会費解了。

甲誤粹羽入或粹翼
象鳥翼形，小辭借聲為「翼」字。常又附立為聲作。後改以羽作。

羽形声字。如由羽立字中抽出声符立，剩下来的，自然是羽，而不是翼。

甲 晶星。象繁星形。後又加生为声作  甲 篆作  後省作星。变作从日。生声的形声

教

甲餐
抗枝打麦形。漫金文加里为声作
𥽿
𥽿麦形已失，讹作**米**，**米**不見打麦之形了。

8

金、祇所以象双解枝反接的停露。与甲文





等形相同。後周金文加句为声作



釋

(後句有爲日、遊通者作遊金評) 參《源流》三評





本家襟边露毛之衣——皮裘。又加又，为声作介（后又取消了毛形，变为形声的

的，此鳥，虎声之，以注形的鳥代形，變為純形声字；參《源流》之腐

 金·許慎 象以刀割肉投入鼎中烹煮之形，形意甚明，又加月，指为声作。參《源》之爛



 甲·舊 象鵠鵠探爪入鳥穴中窺取鳥卵，金文，准夷舊我員敵臣，有侵擾之意，金改


U为曰利用曰声为附声象形，去去探爪入穴之形，变为形声字；參《源》之翟，舊

 金·荆 虎爪入……見上文，後又加井为声作……參《源流》之荆……






 甲·秦 象燒燃木柴形，金加为声作見。此作，声符呂混入形中（篆遂讹作



崇，許誤解皆為古文慎……）後世不知秦象燃木之形，又加火作燎，变为新形声字；參《源》之秦

 甲·楚 象鯉魚形，又加單为声，金讹以龜为注形，作形声的

 甲·不釋 象以絲韋編織，经纬交錯之狀，又加月盤声，我試釋为編，篆改作形声的編字。

由這里之例又可見附声象形与形声之别，即前者仍以形为主，此形可獨立，声符則可有可无；形声多由注形组

成，去其声符則只餘注形。上举星，求，錯，和，庸……去声則成羽，日，言，衣，未，未，西，口，易

等又遠原为注形了，不能成为星，求……等字，是明顯易察的。

編 龜 秦 荆 舊 將 則 爛

這里有一部分附声象形，後來也未再變，但被後代學者誤視為形声，如：聲、處、委、嫗……純屬誤會。

由以上兩種象形中，可以分明看出它們都含附着声的成分，含声象形尤早，而声在字中尤為重要，它是与合体象形同時產生的孖生兄弟，它比真正的形声字要早很多。唐兰先生說，合文是形声的鼻祖，似未盡然。

由于上述的含声象形，尤其是附声象形的創造，給造字者以很大的啟示，使他們逐漸發現這種新的方法是一條捷徑，因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由非有繪畫高手，就難以畫出其特形的繁雜工作中解放出來，他們懂得了用一般化的波形，再配合音符，也能使人認識、承認的簡便方法。這時自然也就易于避繁難而趨簡易，不再多費力氣來刻画特形，真正的形声字就這樣的应运而生了。這不但簡化了字形，而且又是一種更自由的新方法，它可以造出很多不能用象形、全意表現的新字。——當這二點也漸為他們所知時，于是這新方法就被無限推廣，而新字——形声字就大量的湧現出來了。例如：

𣶒 甲：誤釋，从水，心声。卜辭中的水名，此名一直沿用到後世，未變。前人既誤以 𣶒 為目，遂釋以為淚水；

𣶒 中：釋河，从水，𣶒声。卜辭，水名。商王常有祭河之舉；

𣶒 甲：于省，省聲，𣶒省聲。从𣶒，𣶒省。愚以為樂声； 𣶒 泰之源流也。樂

古文新學新論

一五四

𠂔

甲此 以匕非，及人，以示牝性之意，止声。按應即雌字，後借声以爲彼此字；

𠂔

甲此 以匕以示前行，王声。（或再加人，示動作健）

𠂔

甲 𠂔 金並釋 以考年，刑以示刑，月声。即刑，刑字，斬是之刑，与以刀作用同意。（甲文或以

戊斧作𠂔）……這些都是明确的以月为声之字，應即刑，刑字，故今人或釋𠂔爲刑，似非）

𠂔

金賞 以貝一貝为商，周统治者賞其小身之物，商声。後𠂔省为尙，𠂔貝省为尙，尙尙声；

𠂔

甲麥 以𠂔以示行來，來声。本为往來，動詞之來的本字……

𠂔

甲室 以人，以象虛舍，屋形，至声；

𠂔

甲不釋 以人……为人休憩，居，宿之所，也是牀之所陳處，月声；甲文以𠂔之字，多有以月，

𠂔

甲豐 以豈即名詞鼓字，丰声，豈今是形容鼓声的字，又或用以指鼓，豈，業的裝飾豐盛



華美之意。（許既誤以豈爲鼓，爲豈形，遂又誤解 豈爲豈，豈之豐滿者也……）

𠂔


周金 以𠂔以象長發老人乃考老同，𠂔，𠂔声；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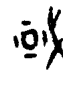


甲不釋 金，釋佳，郭老釋致，以力，力，力象伸手持物的人形，至声；



致字在周金有送致之意，動詞，蓋即  甲氏之變体 參《源流》氏



 一于山 甲孟 从皿以表示蓋皿， 一于于声；





 金龜 从龜為小動物，爬蟲等的泛形符，以代蜘蛛形，朱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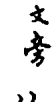



 金城 从金，成声。周金的新字，後亦周改从土，省作 篆改作城

 金或 从 一 戈声。晚金才改从戈声…… 參《源流》或城，詳《綴》釋示土…… 冊文

 周金書 以帚象手執筆以書，者煮声，疑 之代起字

 金金 从 獵四形，即罕，畢之類，金声；

這裏有的透利用意符如：  等以構成的形声字，也有此字似乎都是由声符組成的，如 

文旁 从 即豎皿，盤从方皆声； 晚金，雷鐘，鐘傳作 的異構，从林，面，皆声符； 周金邊

从目 即鼻字，而，方，三文，皆声符…… 算是變例。

這方法比起象形，金意來都自由便當，易造易寫，所以後來又把不少原來的象形，金意字也改作形

声字，已見本節上文，以及第一章，第二節象形變形声，及金意變形声等節中之例，無須重複了。

古声問題

研究古文字應該精通古声韵，這已是衆所周知的常識問題。如能通曉周古音，那才理想，但在目前來說，也還沒有多大的可能性，至多也還是在開始不久的探討的階段之中。

在一般古代音韵方面，古人作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印度和日本的僧人，都曾付出努力於這門絕學，但那些古音，多指漢代以後的古音韵。清顧炎武、陳第等才開始利用《詩》、《楚辭》、古韵文和說文中谐声字來研究，比較出更古一些的韵。然而《詩》本身的時代並不很早，也多是東周的作品，它和商西周的音韵也還含有一定的距離；何況由韵文中察韵尚易，察声就困難得多了。

近世研究者更多，包括不少外國的漢學家們研究也更細密，據說收穫很大，這些都成為專門的學問了，然而也還不易弄清西周以上的古音，而且商周之間不僅有地域也有民族間的差異，也未必完全一致，何況這類上古音資料難得——古文字大都還未能準確辨認，所以更難據以探討，都還有待於專門學者的努力，如能掌握這些上古音，將會有助於古形声以及合声、附声象形字的考釋。

至如只偏重於字形方面的研究的我，欠缺古声韵的知識，只有向他們學習，利用他們研究的成果，

而我們在字形方面以及古文字的一般的發現，也應能為他們提供些新的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和依據——因為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未能運用這些真的古文字資料來重新研究殷周的上古音。他們所根據的還不過是說文的篆書——晚而又訛誤百出的形聲。例如，他們還相信着許氏所誤解的以𠂔為節，朝以舟聲，以𠂔為隹，歸從隹自，賢从臣聲，十聲有成，以𠂔為喧，謂單以𠂔為聲，失以乙聲，以𠂔从甘……注。足見大家在說文的基礎上研究古音，也不會比研究古字形容易些。其結果也絕不會理想。這應由古文字方面學者們負責。所以古聲韻研究者和古文字形體研究者應該更密切的配合，交流成果，以推進彼此的工作。

我的狹隘經驗也可初步證明。只有把形和声有機的配合，古声的知識才能更起作用。具體之例很多，例如：

由于發現了莫·黑·虞……等字同形，都是象假面舞者之形才注意到其声也相通（而且凡此形之異構如𪛗·明·𪛖·𪛘·儼·期·俱·魁……其声皆相近；或竟相通）由于發現了兜·𪛙·𪛚·𪛛光同出于一形，才注意到古音兜·尤兄同音；由于發現了𪛜入操母形的𪛝——𪛞是津，𪛟建的古來形，意才注意到古音相通；由發現𪛠象鈴形，兵从斤声工象斤鈴頭等，才注意到上古見溪紐字与幫滂紐字的某些相通，以進一步注意這兩紐間的關係。下文再詳述。如僅如其声，不辨其形，恐怕永遠也聯系不到一起。

由一般情理推測，初民的發音，與辨音的器官，可能不會象後代人們那樣發達。發音方法也許會比較簡單，樣樣一些。實例如古音數組相連，數韻相連，大約是古音韻部較狹，少，這不會象後來的古音韻部能分出二百多部，音調有七音九音那樣的細密，所以後代人弄的這部分絕學，對於探索商周上古音的工作，能否完全適用？也還是疑問，又何必因此學者們才把上古音另列為專門的研究課題來探討吧？

前人在這方面已摸索到一些規律，似皆可信，對於我們極有用途。例如：

在聲母方面：錢玄白所提出的古无輕唇音，凡輕唇音古讀皆為重唇，非敷奉微上古讀作幫滂並明古无舌頭和舌上之分。如徹澄三母与端透定无別。他舉出古讀直如特，竹如篤，陳如田，振如棠……

（愚補充：在古文中，直德字，冬終一字，鼎貞一字，屯純一字……其例尤明而且古）又說：古人多古音後代多變音，意即指照寧，牀等母之字，古也有些讀如舌音，如讀舟如雕，又如駟，專如鼎……

章太炎主張娘，日二母在上古都歸泥母，簡稱「娘日歸泥」。我們又發現了古文中，如奴二字，娘，辱一字……

黃侃提出：照系二等歸精系如宗聲有崇，東聲有叢，參有，倉含……所今二切……愚按：古文用茲之，此，斯系之，是……數字表示此意，似乎更明顯一些……實際上同類之例甚多而且古老可信。

〔注〕這裏的實例都引自一本很有影響的古音韻著作。

曹運乾主張，前三歸匣，舉出了古溪：營如環、援如狹、羽如色、圓如回、員如魂……等
為例。筆者按古文、借或減為或，以圓為婚，表以累者……殆亦皆此類，

又說：「喻四歸定，舉古讀夷如弟、易如秋、逸如迭、遺如隨，按尚未能由古文求證，或非殷周古音。
在古韻方面，如：孔廣森倡述的陰陽對轉的理論，對於擬測古音，很有幫助。所謂陽聲指以鼻
音收尾的韻，陰聲指以元音收尾的韻，對轉的情況包括：歌元對轉、支耕對轉、脂真對轉、
魚陽對轉、庚東對轉、幽東對轉、宵侵對轉、之蒸對轉、葉談對轉。據王力先生之說，則
葉談非陰陽關係，宵侵不合理，幽冬關係模糊……似更為精到。

這些在古聲韻的探討中都是極有用的，不過顯然還很不足，所以近人釋字遂在由古方面陸續
追尋，证实一些尚未被發現的此类規律，如間一多先生求證明母古与影母相通，他舉出音韻篇目聲
完从光声，毒与梅莫方嬰与嬰莫迴切，父与頤烏達切，母与提子塞切，冥与悞煩當切，蚺与蠅
類以從切（注
例中明母与影母字之間的關係以証罷与奄在古聲之可通，所舉例非古文，雖極相通，說蓋尚无結論。
按：古文頁与兒貌殆亦一字。吳其昌也用：燕与蠻、令与命、柳、留字从卯……來說明古音

來母與明母的某些相通，我們在此也可舉：古文中來與麥二字互調其用，譌繆……以蔡戮者得聲，蕭以兩兩得聲，晚文的體以裡得聲……以為補充，

前人已注意到古聲見溪羣匣四紐的密切關係，我由古文實際探討也有同樣的體會，如：古文冀、黑、渠為一字，光、光一字，罔、古……都从甲得聲，古文凱以句得聲，羣从君聲……不一而是，所以此說似乎可以完全肯定。

此外，在字形的探討過程中，個人也有些零星的發現、感受，如：古文中津建與朕同字，

處咎與處同字，處為戰字初文，考與長似同字，織與繼同字，疾與知智同字，我由古文字形中證實

進以佳得聲，追以自弓得聲，萬以萬得聲，後以从支得聲……以若前漢分轉為以創，

甬林字从月，牆字从得聲，車有、菊於、畫逐兩切，獲、隻，古文中為同字……

似乎正齒音在古音中多屬牙音的是溪等紐，即古音中無有或少有正齒音……問題很明顯，或早已為人所知

筆者在這里也還可以由第一手的古文字而度出發，以它為根據，作些補証。

我們比較留意的是一個一直比較少被前人注意的課題，在這里要不得不煩瑣的舉例說明，這就是古音中

見溪母和幫旁奉非母之間的關係，有不少二母文字關係密切，試看：

由甲骨、金文古文字而論，則：

𠩺

周金，籀。从舌得聲。經典中又作胡，胡字代籀。

𠩺

甲自，象人鼻形。說文鼻字下注云：「自，讀若鼻。」借聲為自我字。後來，𠩺亦變，又加耳作鼻。自鼻二字，

巾

甲，金，粹巾。市，金市。二字在古文中為同形，同字。

𠩺

金，冰。从𠩺，得聲。愚考：乃金字初文。在此為意兼聲符。詳拙《微》粹。

𠩺

斤，鑄形，實即鑄的今字。𠩺，象雙手舉斤形。動詞鑄的今字。兼含斤聲。參《源流》斤，兵。

𠩺

金，史。易鼎鼎而炊之意，又兼以兩聲。篆文𠩺，便又從史為聲。

𠩺

甲，伐。象以戈伐殺入，与𠩺。甲，伐。鐵，象駢斬之形，形意皆通。𠩺亦不遠。

𠩺

金，皮。𠩺，金華。𠩺，皆皮錢形。聞一多先生也疑皮，華古𠩺字。參《源流》皮，華。

𠩺

金，霸。从華得聲。

𠩺

甲，不釋。戰字的初文，篆又讹作𠩺。或說：說文，音同𠩺。詳拙《微》粹十文。甲，參《源流》𠩺字。

賓客古今一字

僕其古為一字

詳註《徵》《由古文字形中看古代的階級壓迫》一文中釋僕、恭《源》僕字

𩚑 甲 愚以為即後來經傳中訓凍也的醜字又分化為醜 邵召 參《源》醜見《微》上文醜

即牆字。後世又分轉爲𠂔。𠂔訛作𠂔。𠂔、𠂔、𠂔古声迺同。

見字的異形
後世訛轉為卧
卧 (以火人臥于席上的)
𠂔 字
詳拙《微》
釋 𠂔 一文
案《源》

卜词中的「王亥」，《吕览》作「王冰」，亦由亥、冰二声之转。前人以为字形上的混讹……似不盡然；

卜问中的「美甲」，后世著作「汝甲」，郭老说：「微晓相转移」。

父 在周金中也偶省作「庚」亦即父庚。後世以「庚」為主字。父以「庚」二声亦通。

剛
以
同
得
聲

為
以
為
得
聲

由後來的文獻及《說文》而論，則：

《戰國策》管與莊之名，它者多作卞與。管与卞声通相假；

閉 《左傳》：「閉（音戶旦反）」。後世學者不知此二声可通，遂疑閉字為閉字之誤。

使 从更得声。班班从珪得声。由从巧声。旨从匕得声。鮮从半得声。以上皆从說文尋旧說。

配 案為象人抱酒瓶形。說文解作乙声。徐鉉未明其理，強作解之云：「乙非声，當从妃省」。不知妃字才具乙声；

順 从兆得声。墨从黑得声。屋从至得声。威从咸声。六方象形。說文以為八声。

逢 从夊，即降省声。讀蒲龐切。規从夫得声。豐从說文詳上文。說文：「从分，分亦声」；

𦵏 从棘得声。𦵏 从𦵏，別魚以四音声……

邦 國 轉注。開 闢 轉注同字。兵 軍 亦声 轉。

細心搜集，会有很多。而且越古則越近——見溪母与幫母的字有很多相近之案，而且這種現象至少遠延

續到唐代。因為唐人諱丙字，常以景字代丙，見潘智昭墓誌等。清代人已多知其事，但他們却沒說明丙、景二字相代之理，似乎他們還未明這些声母之間某些相近的關係。

近世已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如周孟先生就曾提出了「……改革不特古字形近，古语音亦近，當疑革

哉。則以鼎、賊、齊、志同字。翟有「第概」、「直類」二切。擇、毅同字。王变为且祖初之……

似乎晚音的齒頭音。在古代也與古音端透定母有一定關係。又不只「古頭古上无別」。

在鼻舌韻母方面。似乎古音通轉。如光兄與光今為一字。陽部。彭音如滂。見《詩》。京如將。與昌。見《左傳》。

如「前轉為承創、江从工、殷亦讀承報切、津、建同字。這似乎是古音中陽、元部多。而不是通轉的問題。

這些問題十分明顯。不必待由古文字的發現中才能認識。大約前人早已注意。如有所闡述。只是由于个人在這方面注意不足。知識薄弱。目目蔽塞之故。所以所知不多了之故。如萬一大家尚未顧及。就可引起注意。

筆者在今書中仍以字形為主。不敢侈談古音問題。這不僅為了藏拙。而要在避免乖謬。貽誤讀者。這方面的取鑑已頗不少了。

我的狹隘經驗証明。關於通轉等。只能在弄清其字的形、意的基礎上再來談音轉。如不識其形。濫借通轉之說。把任何毫不相干的字。都能轉音。抹南北到通轉。幾乎无可通。有几位大師特別擅場。把絕難通之字也強用「一音之轉」或「轉注字」牽帶過。實在不足為訓。只是自欺人。近年謹嚴學者。多反對而不願輕

用。如唐兰先生即極主此說。對這種冒充博學的詭辯之術，又施針砭，切中時弊，然已難挽頹風……

古文中常用的声符举例（主要以甲文金文之声符为例）

𠂔

𠂔即盤字初文

構成：(下同)

鳳、𠂔、佩、編

𠂔 甲文不詳

𠂔

以家編織经纬之形，𠂔声。試釋編

𠂔

目

構成敗、狙

𠂔 𠂔

構成比、妣、妣

𠂔 𠂔

構成服、報亦声

𠂔

𠂔

寶

𠂔 𠂔

帛、樂金从𠂔不白声

𠂔 𠂔

𠂔、𠂔、邊

𠂔

𠂔

奉、達、邦、𠂔、奉？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問、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御、𠂔、𠂔、𠂔

𠂔 𠂔

唯、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

令 命 鈴

里 里 釐

壽 壽 壽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金女金、交
即家錫截入肢的跡……陵之省，構成菱、凌、凌……

十 才
甲文  戎
的省文  有受作  十
十 稍成  炎
在在 篆字；





















丁 万 象老人杖杖形的 **𠂔** 考之有文一杖形部
构成：攷巧号朽…… 许慎以考……等字从丁得声；

人須之者，以須省之多，以構成訓，得尋巡馴，馴……皆須有聲，

須又轉為順順
許誤以為山川
字解巡字為「
川聲」……
都不是信；







象鍾繼絲之形的王聖鍾之省，構成器字。學者誤為訓，朱之執一。

与 象双钩钩取形的 回——省作 回 句之省。构成 回 叫 回……





























角、實皆霍觀省聲。這在許氏之時，自然是無法理解的。詳拙《徵》釋觀

 圓
 象盤牛耳于盤中的
 盟 轉為盟
 之者 構成
 明
 參《源》 圓字


回 表示蛇迴身向近处爬来的  老惠之有  省作  一  一  回 篆讹作  回 楷

成迴、徊、苗。參本書第二章、不化一節。《源流》卷桓。詳《綴》釋蛇文。

● 象手中執一錐……形的  之省。後以為主字。許以  為手執枝。解  為標点符号。逗点……

 示入急奔之形的  讹作  奔之省。本  形。構成  責。許以為奔以責省。顛倒其本末；






 乃象花的蓓蕾或結實的莢果形的   ……重省。一省   以取  形。用





以代表花卉。許誤以為  中……







 是金虎之形的  的頭部，構成  虎。虎處……乃虎省。許誤以為虎以虎……

 蓋象爵形的  及其訛轉之形的  爾。爾之省  今象爵柱。八示其柱有二之意。構成

鍾、坼……皆爾省。  也可能是燕字的讹文。

A 今蓋即象俯飲的人形  之省。未能充分肯定。構成  飲  禽……。金字初文作   注

以    乃斧頭王如矢鏃形  的混合。所以 A 或亦金省。如僅作 A 形，何人能識？

 犬口咬肉則飽的  獸形之省，構成  餽。捐、銷、絹……（ 又有作  然。構成  然。亦

獸厭省聲。參《源流》獸。

87
.....

吹金其來歷

構成急治造飴始貼……

世 木葉形的 葉葉之省。借声为世。蘇訛作世。

等。許誤解為地交陷也。又誤

釋《微》釋兌·光

沈
作

j

梅成：



凍瘡

皆戮有聲；

文字形成的自然規律相反，完全顛倒本末——可能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為當時的見聞所囿，把字形構成的方法，來應攬得很亂，把很容易明了的一點規律弄得很玄妙晦澀，無人能解（見下文第二章）。大約也只有如此才，能在「小黃門」等輩之前炫耀為文經師的文授之才吧？

古文字字聲的訛化

文字在三十多年的流傳中，不但字形，停不斷的變革，早已脫離原來的面貌。在字聲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動，不過常在人們口頭多用的字聲——口相傳，與其經歷的漫長歲月相比較而論，字聲的變化似乎比字形的變化反而小些。這由某些古文字之聲可作推測，例如：

甲文  字在下辭中借聲以為翼，翼之翼，經傳多作翌，且《尚書》作翼，皆晚起代音之字。  各家為翼

形，但後世也都借翼，翼代用，今形在周金中已訛作     等形，其訛作  其原來的形，意

早已轉失，誤解臣為人顛，顛的顛字，但其聲却仍為翼同（ 近特羽翌，个别學者釋翼詳《綴》詳臣）

金文  字即圖，因，我考為誘字初文，象引物入   中之形，在漢人的口語中用以稱捕鳥時用以誘鳥之

鳥，見說文圖字，直到現代河北等地方言仍稱這鳥為「誘」，如「油子」與周漢語音無異；

解……其实，大家由金文的“𠩺”和《诗》中的“眉寿”对照，很容易知其声同于眉……“𠩺”亦即“眉寿”。

是周人的常用吉語……則上述經傳文句，不過是「祓除沐浴」和「三沐三浴之」而已，很平凡的話，並沒什麼奧妙。



象有長觸鬚有翅的昆蟲形。蓋即家牛、蝸之类的耕田害蟲之形。也即說文算與蔓字的初文。

李宇。但自东周人已经把鬼神教化。造出了什么「**莫一足**」、「**莫昭昭**」等说。汉人更造出一个怪字作「**莫**」许书来收余世

學者就釋(龜)為龜。而且又附會說，龜生南曰刻。科學昌明的現代，仍有个別文師不知其非，還大談其龜生

南之說，就看不出它非毫，而且有趣……遠不如鄉下兒童稱此虫為「烟」，倒接近原形。他們沒有之

師們涵博，想不到有生角，生翼之龜……那樣珍奇的怪物來；
 崇《源流》憂，詳《徵》釋夏憂……



初民崇拜自然神，商人遂流行祀靈石。其石的一極是立一根巨大的石柱，樹名_{榑杗}，字象其形，作。後世也相沿稱。

为「后土」上加「后」字把它人格化。前些年遂时常见民间新立的石片刻「后土」或「后土」，又把它人格化，变作「土地」。

老兒，都是古代祀土之道風。而學者却誤以土为社，把土、社混为一談。參《源流》土示，詳《徵》釋示土冊。

象蜂或蛇之類能飛的昆蟲之形。由金文之𧈧、𧈧等字以之得聲來看也。應讀如𧈧。但回𧈧字曾代象蝸螺。



形的
聲轉如象熊
形也用龍構
而且此外又由于
和象熊形的
能

面上偶易相混。于是羸、能兩字混周未就混亂不堪了。例如《春秋》的「夫人羸氏」在《公羊》和《穀梁》兩傳里都誤作「熊氏」。所以也難怪現代大師們也有不懂  和  二形有何區別？釋羸象熊形了……

介是介六和人入字初文。形亦廔至之形。由六声並結合字形分析。殆即廔字初文。說文等的「武定切」蓋訛——或從廔相近的廔声轉來？

我們一向偏重于形音方面的探索，對古音方面頗不在行，只能提出一點不成熟的看法如上。

四、指事

它是漢人解釋古造字法的「六書」之一。許氏一家遂特地把它列居「六書」之首。用以牽就和敗壞他的友科學的腐朽的「始一（終亥）」之說——這樣就可以由一扯到上，下，而由上又可以扯到帝，示等字。實際古文帝，示，上，元，干，上，一，亦，元，干，是地儒的擎手好戲。開宗明義手法。他解指事是：「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實際非常含糊。我們照上、下之例推測「指事」，似是一種表現比較抽象、概念化的象形，除上下之外就已不多。即使把一、二、三、三……也算進去，這類字也還寥寥最星，不够另創一書的格局。近人于此也有些混亂和為難。舉不出幾個確切的實例，如有人釋  亦為用，以指兩腋下……實際上  的初文作

賣乃象人腋下汗液流下之形，用「」象液，并非「八」，所以它是象形而非指事。或举篆文的「力」及为例

说用「」指刀及，但所指处已近刀末，并非真正的刃部，「乃」的疲沓，且非古文。以古文而论，「力」与古文「止」

却有些相近了……近人又举出一个「眉」字为例，说：「即用在家形字上强调某一点的办法来表達该字的含

義……在眉的部位上加一点，意思就是告诉人们，眉在这里……」按「眉」字分明只是象眉毛之形，附带画

出一目是为了明确醒目，如只作孤零「」的「世」形，则易令人误解，这与「」形的眼，必须配上毛而之形

「」作「」，才能给人以完整的鸛鵒之视的感觉，而不能只作孤零「」的「」形，也与「葉」字一定要作

「」配合「」木形，而不只作「」同理，所以「」并不是什么「加工一点」，把它当作指事，也不恰當。

竊念与其這樣，举上述诸字为例，或者还不如举下面几个另外的字例，如：

「」中「」，「平」象刑刀，小刀之形，既用「平」为「十」專用字，後本意日晦，遂又加刀形于下，中加引线以指

示「平」即刀也之意；这一类的表现方法，不能算作象形，似應納入「指事」。

「木」金在木，木根部加粗，强调指出粗处是根本。這是許氏以來的舊說，「木」末字，則与此相反；

「心」金在右背上加「」，以示引弓時，由弓發出的声音；

卒

𠂔

金、卒

在衣襟內的末端，加上一，表示製衣到此已是最後完成之意。許解作「隸人給事者衣」

為卒，卒衣有題識者。我有不對，因為「」表現不出「題識」來，而且襟角也不是「題識」的部

位，所以「隸人」之意，似非卒字初意，殆後始借聲以示隸卒。 參《源流》衣、卒

𠂔

甲、卒。象衣領形，初文作𠂔，象手拈針縫製衣領部，以表示將「開始製作一衣之意，有

卒作意。𠂔本意與卒意恰相反。古文字中即用初、卒，卒——衣的製作過程，以示時間的變化；

𠂔

金文璫瑁所，在人頭形的𠂔的前部——顏面部加一「」形以示這裡是顏面部。篆訛作𠂔；

（近世甲文家釋眼眶、眼瞼形之𠂔為面，與字形抵牾不合，不知何據？也與傳統的𠂔相差甚遠）

𠂔

金、𠂔釋象，在衣身上加一，以示此衣已失去之意，愚釋失。參《源流》失、𠂔《徵》釋衣文——失尤

𠂔

甲、𠂔指用刀把某物剖為二，八代表不名之物，只作抽象些的表現；

根據許氏以及近人對指事所下的定義來說，目前我只想到這幾個小例，是否確切？也還須進一步推

敲，早已有人根本就不相信有「指事」之字，如：唐兰先生就曾提出此說，並提出了「三書論」這種精神

和提法，都很有革新色彩。不過我想如果擺脫開許氏所謂的「上下是也」以及上述的「分類方法」，而由另外

數

皮

中


工

魚


的角度來看，也許還有符合「指事」之名的實例。因為有些事物，既不易直象其形，也不易用一般

的含意來表現，所以用其事有潤而又可象的某些物形，以引起別人發生對於其事的聯想，觀形


思事，從而可以明指其事，物——古文字中確有些這類間接、曲折的文字。例如：

 數 用獵犬、獵具以指數獵之事，代表不易直接畫出的數獵——熱鬧的文場面——


象東周時期的狩獵紋壺等的「全景畫」那樣的複雜圖畫，無法在一個字形中畫出，遂改作「指事」；

 皮 象手執皮鐙形，用手執製皮工具以代表用它所加工的對象——數皮——因為


皮是沒有定形可象之物，也无法直接的象形；

 中 象築牆所樹立的版，幹形側視，用築牆的工具，以指不用它來築出的无定形可象的

牆，「中」即牆的本字。近世學者多方猜測，猜作「玉」形，更流行的是猜作「林」形，皆与字形不合；

 工 象木工所用的「斤」，即銼頭部分。「斤」是工具（与刑斧的「斤」同）

「斤」式代不同，用木工的工具——銼頭以指示百工之事，和運用這些工具之人；

 魚 象在小棚下支釜為炊之形，用此形以代表過這種簡陋生活、或專作此等工作的人們——

史恰當些。當然這又和會意有些衝突——把上舉諸例當作會意也可通。所以我不願貿然斷定，留待大家商榷。我們自然不必非湊足它以維持六書之數，以証周禮、漢說之為錢律不可——象許派學者那樣，我們只應實事求是，由文字的客觀實際出發，作更深入縝密的分析研究，最後再作出更合理、史科學的結論，也不為遲。

馬叙倫先生自謂最善長于分別六書……他把大部分複合象形都當作指事，也許另有所本。這樣的分類，似乎與許氏所舉的上下也相齟齬，不過也很少有人相信。後引，這裏順便舉出以備一說而已。我想它是不容易成立的。

五、假借

這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基本上也是文字由形、意向標音方面發展的一種表現，而且把一字的效果能擴大若干倍。許慎是最早的解釋者，他說：「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長是也。」孫詒讓作了一些補充：「天下之事无窮，造字之初，苟无假借之例，則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勝造之數，此必窮之數也。故依声而托事焉，視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則其声也。聞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惑，是假借可以救造字之窮，而通

「真變」，何況世上的事物情理，豈能都有形可象，有意可傳？所以有大多數的語言，內容也只好在聲上打主意了，除這些諧聲字之外，只好借聲意來表現。

在大書中，大約除單字象形之外，假借是最易解釋和明白的，意見分歧也最少的一「書」，不過這也並非絕對的統一，例如：大家一向的主張，假借只是借聲，一點不涉及其原字形，意如何，許、孫二說已見上述，近人也說：「只取其聲，不取其意，成了字形與事物無關係的純機械符号了……」，誠然大致如是，但只全面些

我們以為這種說法還有些上了許氏「本无其字」的當，而把問題過分的絕對化了，就古文字的实际來分析，並不是然。我覺得有些假借字並非百分之百的借聲，其中也不乏兼借形或意之例，因為若兼借形，意時就更發生更為廣泛的關聯，尤易為人理解，比之只借聲更為鮮明，我想最初定名的人，也許就曾注意到這一點，所以才統名之曰「假借」，如原認為只有借聲之一端，也許就直名之為「借音」或「借聲」，豈不更好些？


這裏姑且把假借分為兩種來說明，即：


一、借聲，這是主要的，和大家所解的一樣；


二、借聲兼借形，意，比較少數，都要通過实例來作說明，比較：

凡 每 凡 鳳 亦 已 此 之 此 臣


甲·借聲


 甲 誤羽 象鳥翅翼之形。卜辭借臣翼聲以為翼日字。後世更造翌。昱……

 甲 𠂔 象兩束絲形。亦即絲字。卜辭借聲為茲。指此。


 甲 𠂔 本表示前往的動詞。卜辭借聲指此。如「之夕」即此夕。《詩》：「之子」又用以表示屬子……


 此 𠂔 是示北意荷止聲。應即雌字。也借為彼此字。

 甲 巳 本象鉤形。卜辭借聲為已然之己。前人曰說。巳形參《源流》巳。詳《微》粹千支。巳


 固不釋 甲 𠂔 象人兩腋下汗液出。即腋液字。卜辭借作。亦有尤。之亦（猶今口語的也）。後世沿用。

（在口語中則借象蛇形之乚文也。乚也字以代替。亦沿用到現在。實無異于三千年前之殷語。）

 甲 鳳 鳳形或更加凡。凡聲。卜辭借鳳為風。因為風是无法直象其形的。

 甲 凡 本即盤。皿形。之盤置。卜辭借為風。全借為凡。（許嘉祚作凡。誤解為以二……）

 甲 𠂔 本象頭上插羽飾的美女。用以示美。即𠂔。美之異構。前人之卜辭借為𠂔。誨。

 甲 兄 本象兄之省化。借聲為兄弟字。參《源流》兄。兄 詳《微》粹九。兄

其 𠂔 其 象其，卜問借聲以為語詞，如「其來？」「其不若？」其而「金其永寶」，後又轉為代名詞；

我 𠂔 我 象有柄錫形，卜問中借為第一人称代詞，初文作𠂔，錫形尤顯，參《源流》我。

女 𠂔 女 本為婦女字，周金借聲為第二人称代詞，後作汝，汝緊本水名，借為代詞。

母 𠂔 母 本即母字，周金借母聲為毋，示禁止之意，說文改作𠂔。經典又借𠂔周字為毋。

永 𠂔 永 象人游水中形，早金中八形作𠂔，尤顯，加丿示動，即泳本字，古文

借為永久字（後另作泳），許誤解，象水壅理之長，參《源流》永字，詳《微》釋永。

求 𠂔 求 象求表形，後有說作𠂔，借聲以為求，乞求字，參《源流》求。

戎 𠂔 戎 象髮傷于戈之形，以示災險之意，即災本字，又作𠂔，周金借聲以為始，纔才字，如戎。

生 𠂔 生 又借為數詞，如「為摩哀戎」，後又加日作𠂔，以示借聲之意；

在 𠂔 在 𠂔 即𠂔之說，象人髮，字示髮傷于王斧之意，亦即𠂔，戎災本字之異構，周金借聲在。

聲為在字，𠂔說作𠂔，王說為土，其本意遂不為人所知，參《源流》王在。

𠂔 金 雁 象啄入肉之猛禽——即鷹本字，借聲為，朋友字；

𠂔

金智 𠂔 即甲文 𠂔 疾之異構 𠂔 的稍訛 借疾聲為知 智 許已有此說

𠂔

甲孫 象被縛的少年俘虜形 即𠂔 𠂔 訛 義 等形的異構 周金文借聲以為子孫字

(又經傳以為避通字 宜其字本意之引申)

𠂔

金見 𠂔 即庚字初文 象似鹿之獸 後借聲為兒 七字 亦訛作 𠂔 許誤解作 頭自未合

幼兒

𠂔

金皮 象手執皮鐘形 指皮 見上節 借聲以為第三稱 見石鼓 後又作彼

𠂔

甲北 象二人相背形 即背字初文 借聲以指方向 南 北

𠂔

甲西 象鳥翎毛形 借聲以指方向 東 西

𠂔

金鳥 象鳥鴉形 借鳥多以為感歎詞 鳥 庠 後訛作 𠂔 秦人借聲以為在子字代子

𠂔

甲 金 𠂔 第誤以為 𠂔 象人為蛇蟠形 以示人憂愁之意 借聲以為伯叔字 經傳借

叔 叔字代之 叔 周金 金文中亦用以為顏色名稱 參《源流》 𠂔 叔 詳《徵》 𠂔 𠂔

𠂔

甲 𠂔 象虛舍形 由六 𠂔 折 𠂔 即虛 𠂔 字 借聲以為數字六

上 土 象初民所崇祀的「樹石」，「石」形，借声以为「土田」，「壤」字。 参《源流》「土」。

奇 甲不释 象人骑马形，後借奇为奇異字，另造騎字。 参《源流》「奇」字。

何 甲何所 象人荷戈形，即篆文「何」之初文。 稽荷 本字，借声以为「谁何」字，後世又借荷为「何」，「何」字。

居 甲毓 象人座子形，有「居」的省異文，借声为居，後讹作「居」，古讹为「居」。 许文误以「居」为「居」。

得字 未見諸古文，而以「居」为「居」字。

明 甲古 疑即「明」的略变，借明声为名。

鳥 金鳥 即甲文象双手張席……的「鳥」，之省讹，借謝声为「鳥」，後金文中的

「赤鳥」，与後世的「雞」，殆是一字？ 许误以为象「鶴」形。 参《源流》「謝」，「鳥」字。

蛇 金蛇 蛇形「蛇」的变形，全文借声以为「蛇」，後作「蛇」。 秦人又变「蛇」为「艾」，用为「艾」。

也 篆稍讹作「也」，许误解为「女陰」也，成为笑柄。 马叙倫先生又证明它「确是女陰形」……

雷 金雷 本即雷電字，借声以为「雷」，金雷。 参《源流》「雷」，「雷」字。

雷 定名为「雷」，今仍沿之。 後更造「雷」，以称「雷」形或「雷」，「雷」字。

圖

莫

眉

無

佳

者

朋

𠂔

𠂔

甲：前人據說文而釋邦。象苗生田中形。𠂔苗圖？𠂔字。或晚周人曾借𠂔為邦字。（殷人

未必有邦國家的觀念。周金中已有武邦邦字。或由殷人之方將來？

𠂔

中間。𠂔象人掬音入目以聞之狀。周金此作𠂔。借為聽。昏瞶昏庸字。今學者以為借昏為聞。

𠂔

甲：莫。象日沒艸林。一即暮字。後借莫以示禁止。否定之意。概自習宗人以後才另造个

繁複的暮為朝莫字；

𠂔

金：眉。象人眉。周金偶借𠂔代眉。一如眉祿。……《詩》中全用眉以代眉。周金中之。象眉。

《詩》中皆作眉者。清金文家遂每誤釋𠂔為眉。不知此𠂔假𠂔代字。非即眉目之𠂔。眉字也；

𠂔

金：無。象人牽馬。一以𠂔代馬。即𠂔字。周人借𠂔以代𠂔之。一為有亡字；

𠂔

金：佳。象鳥形。商人借𠂔以為發語詞。周人又造唯。維。後人又造惟字為發語詞；

𠂔


金：者。𠂔象人。以𠂔切肉。入釜烹煮的𠂔。𠂔之省。亦即煮的𠂔字。周金借𠂔者。𠂔為。諸侯字。後又借

𠂔為代名詞…… 𠂔《源流》者。詳《微》釋物。勿一者


𠂔


甲：明。人挂明貝形。𠂔……之省。亦有作𠂔。一𠂔。作手執明貝形。周金借𠂔以為朋友字。學者



每誤以「拜」為表示朋友之朋的專字，殊不足信；參《源流》朋，詳《徵》釋朋。


又參《金文》：「奉鬯以手洒祭品祭示社形的」「校」有借方「朋友」「官友」字，參《源流》祐。


金文：「兕水」形，本是劇人稱別人的污穢性字形，後又加井為聲作……後人借聲為「叔」，又。許誤解。


力為以力，後人仍不識之為人形異狀。

金文：蓋象置之于「中」以當之形，後借聲為語詞，見《石鼓考》。後有改用「也」也代「殿」。



如，甲文：象双手反接的奴隸，即奴字，先秦已誤作，指示相似之意，用代殿人之若字。

量，金文：周成國名，形意未明，秦人借聲為衡量，以代料字，「穀料」才象以斗量米形，有計量之意。

甲文：象瓶形，「卜」辭借聲以為獻字，示獻之牲以祭之意，胡厚宣先生有此說，經傳則借獻字為之。

甲文：象鷄鷄探爪于鳥穴之形，金文：「淮」與舊我賁賁臣有侵，據之意，与字形合，自古多借聲。

以為故舊，新舊字，非字之初意，參《源流》舊，詳《徵》釋舊……舊。

甲，詳前。金文：釋用鷄鷄之視，以表示觀看之意，借聲為灌裸祭字，前人曰說。


金文：貌，似有示日光四射之意，加虎為附聲，周金文中：「執」成唐，家禹之堵，愚以為即「赫」。

成湯蒙禹之堵。就蓋即赫之字。後世以赫字代之。尚少見于周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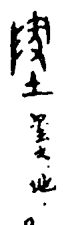
這類借聲之字。迨其晚期未流。似已漸失標準。只要兩聲相迫。就可相做借。這里不必舉漢人的習慣。

為例。即如東周時的鉅盾鼎已借為為。夫為市徽。中山品借為令。勤為觀……了。

乙、除借聲之外。兼借形意。

 麗 象麟——長頸鹿。皮紋美觀名貴。古有麗皮納聘之說。後世借音。形意以

為美麗字。形容詞。參《源流》麗；

 陞 即陞之說。形也。作國土晉盟書。都象示承陞屋下之形。意。借聲。形意以為地

字。蓋象由高崖墜落。必落於地面。故用以為地字。非只借陞聲。後始改作形聲之坤地。它聲；

丁 甲示。今象初民所奉祀的桌石——社形。後轉為示如告現……之意。又不只借聲。仍含原來

「靈石的神秘之意」（《周禮》的「地示」字所用乃丁。示之本來形意。聲亦由示轉來。旧誤分為二字）

人 甲入。象廬舍之形。借示聲為入。廬亦供人出入之所。故借以為入？

 能 象熊形。借聲為賢能字。兼借熊多力多能之意；

冰

𧰨

金冰 从水 𧰨 金聲 古音見漢母與𧰨滂相通 此外金屬熱塔冷凝 与水結為冰的現象非

常相近 所以以 𧰨 為冰的聲符 或兼取此意 據許說冰是凝的𧰨字 𧰨亦借水凝為冰之意

𧰨

𧰨 象雙手捧豆 𧰨表示捧之高举 後用有文之 𧰨 以為升高之登 非只借聲 兼借上舉

升高之意

冊

冊 象象高低不一的樹立的巨石 一列石之形 為初民禮拜之物 中加絲纏繞 後借聲為典冊

字 似仍借束石形以喻編簡 一用絲皮條把木簡編排起來的簡冊之形

𧰨

甲終 象用束的絲的殘餘部分 即 𧰨 的一端 後借為冬季字 或有一年之末 終之意

就連許氏所舉的二例 一 𧰨 長 也恰好都不僅是借聲 而且也兼有形 意上的聯繫 因為古文𧰨字作

𧰨 蓋象坐在屋蓋下 𧰨 掩令的形 用以表示掩令 動詞 又𧰨 乳為命 東周某些國又用 𧰨 字以為官名

如 𧰨 令 𧰨 陵 𧰨 秦 亦用為地方官名 名詞 都 𧰨 字形 初意完全相合 並非借聲 許不知 𧰨 𧰨 象人形 誤以

為 𧰨 瑞信 為 𧰨 節制 所以才把 𧰨 動轉運為 𧰨 令 當 𧰨 无其字 依聲記事的借聲之例 𧰨 長 𧰨 𧰨 𧰨 𧰨

象長貌 扶杖的老人形 用 𧰨 長 年 長 以示長者 借聲為長短字 用為官名 𧰨 長 亦具本意 許誤以長短為其

初意，今長為假借，故引為假借的典型。

這種借聲，兼借形意之例，本來也極明顯，字形都不明顯，我們眼前，並不是什麼秘密，只是由於我們泥于許氏，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片面之論，不肯多看多想，只是一味附和，所以連極明顯的問題也不易看穿而已。連對待這些次要的問題，也必須取不障目的，一筆，才能看得清楚一點。

六 轉注

古人列為六書之一，有些勉強，近世連王筠等人也發現指出它主要來說，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或包括解字法，我大致但不完全同意，似乎它主要是語言、語音，或訓詁學的課題，不過牽扯到文字而已，所以對這一書，也很少注意，不擬多談，僅對前人主要之說略作介紹和補充。

許慎的解釋：「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似乎舉出了形、意、聲三方面關係，近世研究許學的學者于此爭論最多，要分三派：

甲、主形派，此派人物堅持許氏的「建類一首」說，如謂老之別名有耄、耄皆以耂，耂皆以耂，耂皆以耂……徐鍇

直到江聲都主此說；

乙、主意派、如段玉裁主張：「九憲諸字，意指略同，意可互受，相灌注而歸于一首，如初、哉、基、祖、元、始、併、落、雍、興、具于義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他認為凡意義相訓的字都屬於轉注；丙、主聲派、章太炎主張從音的方面解釋轉注：「類即聲類，不謂五百四十部也。」這不一定與許原意相符，他又說：「以文字代語言，循其聲，方言有殊，義一也，其音或双聲相轉，或疊韻相連，則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意即指意義相同，聲音相同或相近之字。

我以為主形派只不過流于許說，沒有新的建樹，主意派把轉注範圍無限的擴大，濫充際涯，反而使內容空虛，這似乎他只是由編字書、解釋字、互相訓釋來着眼的——達未翻開許氏「考老也，考老也，那老老老」和實際用字以及語言上都不發生多大關係。比較前兩說而言，章氏之說自然最勝，比較完全而實際，也可以大致的說明「轉注」——可能仍稍有片面之虞吧？也有近人評章氏之說：「綜合形、音、義三者，兼而論之，似未達其本意，但也未提出更新的說法，我不懂怎樣才能，達其本義？」

結合章說，我的不成熟看法，以為轉注的產生，主要由于以下幾種原因：

一、綜合方言 也即章氏之說，不贅引；

二、語言上的進步——由古的簡單的單音字，後轉為複合詞，收音節語的需要和適應。

正是由于要造成借語音相同、相近的同意字，所以也往往造出或借用一些在字形上也有一定联系的轉注字來——這大約也就是許氏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的真諦。

也有些轉注字是由同一个字分化、孳乳而成的，字形自然更為接近，這種字如：

命令， 公，共， 共具， 申，內，雷， 苗，圃 都由曲由轉來， 犀，兕 都由犀由轉出，

分，辨 都由辨轉出， 開，關 蓋皆由開轉出， 考，老 都由耂轉出， 皮，革 都由甲轉出， 會，合 都由合轉出

隙，隙 都由隙轉出， 莫，訊 都由莫轉出

音近、同的同意字在字形也相近的，似乎也是轉注字，如：

啟，開 从門戶， 艱，難 都从艱，意，追，逐 同意，雙聲， 疆，界 从田， 觀，有 从目見， 謹，慎 从言， 祖，宗 从示， 紹，統 从系，

寶，貝 都从貝， 稽，夢，寐 从艸，从目，从夢， 龍，龍 从龍，从龍， 龍，龍 从龍，从龍， 龍，龍 从龍，从龍， 龍，龍 从龍，从龍，

恐，懼 从心，从懼， 龍，龍 从龍，从龍， 龍，龍 从龍，从龍， 龍，龍 从龍，从龍， 龍，龍 从龍，从龍， 龍，龍 从龍，从龍，

綽，綽 从金，从習， 綽，綽 从金，从習，

鹽二疊
穆二
弦新馬
兼井

更改、翻滾、顛倒、

類曲
聯系緊

不過在字形上也遂往，有相迎之處

搜集和深入研究。因此，顧多所牽涉，以竟糾纏，而且它畢竟和造字没有什么關係的。

近世文師也頗有人濫用標注的方法強解文字，把很多形、意甚至於聲各方面都是无关系的字，如：

字子敬
月朔

考都北為博注。而且自謂唯此一家。真是深得真傳。其它人都生

然不惟把持注弄，得無烟瘴氣，他不但並非章氏之學，而且也遠超範圍最寬的錢氏之說……用肆意杜撰

除了使讀者混亂迷惑之外，起不了什麼積極作用。我們只能引為鑑戒，由此我得出一條重要的教訓：

在沒有真正看懂、掌握某字的字形之前，絕對不要濫搬硬擄這個法寶來解古文字。

兼生

六書之說已大致介紹如上。

這種美名目也並不是十分理想、固定、不可移易的，都有待於今後的深入的研究，肯定和發展。

在初民始創文字之時並未事前造出什麼六書這個條件，框，並嚴守這個條例，必須遵循某一書，如鳥氏所說的那樣不准越雷池一步。所以有很多的「不純」現象，如上述不再重複，而且連早期的象形文中也常兼含聲的成分，或又加上意符……不一而足，何況所有的聲符、意符又來源於形。所以象形、會意、形聲、指事，都有互相依存、互相滲透的關係，並不象說文序以及近世教科書中所劃分的那樣，六書并列井然不紊……那樣的簡單而純粹。象西方對待純粹狗一般，何況古文字流傳了三千多年，長期處在不斷的活潑的變化之中，很多字都經過變化，有些原為象形，轉為會意，又轉為形聲，有些由象形直接轉為形聲，有會意轉為形聲……這種文字史上的滄桑、錯綜複雜……凡此種，都是文字在創造、使用、流傳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的發生著的。這種不純如混雜也是顯而易見的，連許氏也有所覺察，如他常在象形、會意字注中注道：「亦聲」以說明這象形或會意字中兼含聲的成分。後代的說文研究者也大都承認這一點，並名之為「兼生」。

第二章 古文字形的演變

文字從出世開始就新的變化着



更古老的变化情况无由得知，即以今天所見的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而論——由殷原遷殷到商亡不過二百多年，其間字形的變化已經很大，尤其那些較完整的初文，簡化更快，所以甲文中初文數量很少，而簡化的達文占極大部分。所以有人以最多的字形為研究的根據，效果自不理想。在這個歷史階段中的原始形態——初文中，卜人都做得十分認真，細緻的刻劃物形，似乎唯恐一筆交待不清，脫離了物象就會被人誤會，不解，因而一筆不苟，執一業一，連小點也不肯忽略，這是初期的特點。所以我想這種甲文上距文字的始創時期也未必是十分遙遠的，此後並沒多久，似乎許多常用字已被大家認識，熟悉，約定俗成，卜人也就不再那樣小心翼翼，開始放手簡化那些常用字。大約這也和當時的鑄刻條件有關，那時自然還沒有錐刀，不知使用什麼工具，玉刀？青銅刀？鐵刀？獸牙？在那堅硬的牛骨、龜甲上刻許多累黍小字，實在是一種奇蹟、困難的工作，這一點和在鑄銅的型上刻模範的字也不太相同，因而迫切的希望簡化，尤其是卜人日常頻繁使用的「前」「辟」「考」字，包括干戈、卜貞人名之類，都是例行公事，每條都有的俗套字，橫豎都

是那幾句數字字，視者早已看慣，記熟，但人遠不得，刻出來敷衍了事，所以便作了些無所顧忌的簡化，對於其它字也會有所影響。總之，關於字形的變化一言以蔽之，可以說簡化是主流，尤其在這段時期更是如此。

字形的簡化也象造字一樣是在自然而然的進行着，並不可能先定出某些條例章程，然後再來按章行事。不過一般說來字形的簡化似乎也有些規律可尋，只是由於我們受到理解字形水平的局限——主要由於辨識不出很多字的初文，不知字源，所以對於其簡化規律方面的研究，也還很膚淺，簡單，而且多只限於篆文方面的探討，如：言与心，皿与口，瓦与缶，衣与系，肉与骨……等在偏旁方面的轉化、通用等，很少接觸到那些古文中更深更深的東西，自然也很難談到其間的規律性。對於古文字形的多變，常感到是迷惑莫解，或看作是「一字數形，隨意增省」……見全編，馬衡序的不可捉摸的怪物……例如：甲文的爽字，變作之多，曾使甲文家眼花撩亂，傷透腦筋，因而成為聚訟紛紜的怪典型，癡結所在，也不過是八八形兩字中所持的物品之形——作旦，立，立……日，U，X……二十二種變作，我作了全面的綜合分析，比較之後，恍然大悟，分清其正變，原來也很簡單，万变未離其宗，都是圍繞白，艮形發生的各種變化，其實並無多大的奧妙。如能深入全面探討，掌握其初文，就可知其來歷，查明原委，參見全編所附釋與頭

「歲」字，古文以倒人形之「𠂔」為「𠂔」了。古文中的倒人形「𠂔」，多表示死人、隊人……



拜拜朋（甲文中不見作有人形的完整的「𠂔」……形）



美 幸為動詞，即執之者，同時以「𠂔」構成的「𠂔」也簡化作「𠂔」可證「𠂔」為「𠂔」之有文；



以省文之「𠂔」……為古為文，繁為「𠂔」皆簡之說所愚，試想去掉人形，只餘簡單的「𠂔」，怎能表現飲？



醜 甲不釋 醜 國或釋醜 象編髮酒奴抱瓶傾酒形。文字多有身軀。不作出富。中。出。金

以時代人形之。中。里。詳拙《微》釋醜

對 國不釋 見上篇。省些手執仰目入拜

對 金 疑即象人雙手捧物以祭于畢帝形之說（即禘字。詳微釋商代祭記一文）省作世。以双手代其。又

作 中 對 金。以一手代人形。以上所舉皆對；

中 象人拱手對拜。月形周金文有時也省作 又 金粹風 以 代 其例不多見；

中 誤混于執 象人双手執火矩形。後省作 以一手代 孫釋定以為 字初文。遂分

中 為二字……其实例較多；










中 金粹僂 初文 象人手持一魚形。後省作 中 金粹 以一手代

形。詳誤分。僂。每及稱為二三字。學者仍宗之。并多以省文之 為正作；

中 誤釋 金粹視 中 初文。象人双手奉祭品酒祭于丁 社 上之形。後省作；



中 不釋 金粹視 以双手之 代 代 又有作 中 以 代 ；

蕒 金對 見上節 多有作 蕒 中 蕒 對 金對 只以一手 後遂定形；

 中譯集
 象双手执鳥为牲以祭于丁示社之状。後省作：
 









詳徵略論示土……文粹易。

甲不執象双手執械片以斷弓弦之狀者作
或執甲操持為彈弓合文以代射姑試釋他

象頭上縛有繩索被牽心的戰俘——真証之形。省作 

雙以代雙手來牽繩索。

林 中焚
初文象双手举文焚燃。林木形。省作林。只作一手举火炬之形，似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此為松之初文。省作  中不釋。只作一手執杆。斲碎人頭……

中文編誤全為數字。由於學者們仍然在黑守許氏的旧說仍解作「執朴驅馬之形」怎能弄清字形？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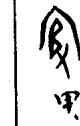
 福 象収手捧尊觥清酒祭示祉之形。故省作福。全不祥。

 福 象収手捧尊。皆福有也。只作収手捧酒。人有

作
電
數
金
粹
一手傾酒品之狀

... 祐 金，見前。後更有作 祐 形者，以隻手代雙手。

 甲 不釋，或譯 賦。同上。象双手執斧的巨入... 稍後即有作一手執斧的  詳《微》釋夏。



 甲 譯 實 不釋。象室中的人双手引弓... 甲文亦有去一手，只作一手持弓之  甲 亦譯 實，亦視為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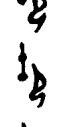
以上所舉如 對 字是由 對 一 黨 一 對 祐 字 士 對 一 出 成 一 示 譯 朕 字 是 朕 一 朕 一 朕 一 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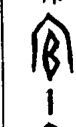
都是經歷了由全身而有作雙手，由雙手再有作一手的全部簡化過程的典型。然而還有更有化之法在...


丁 有去手形。


有些字形由双手省作一手，後又完全省手，有的則象只一手？後亦省去。(一)前者之例，如：

 甲 國 皆 不釋。象双手執杵椎理坑內的人牲的慘狀，又省作  只用一手來持杵擊人。

後更有作  取消了殺人者的双手形。(其字有形，意也因此而隱晦不顯了)

 甲 不釋。象室內有人引，或執弓之形。後省作  取消了双手之形；

 甲 譯 祐。象双手執斗澆灌酒，斗示以祭之狀。後只作一斗向下澆灌酒漿之狀的；

 甲 譯 祐。有双手，金又把斗柄擡上則成 祐 釋初。前人以為 祐 初 數字；

鯨

差

折

新

判判

判判

易 志 貨 賊

陵



甲誤釋漁

初文象人手執釣魚之狀。後有手作



甲誤釋漁



因誤釋漁

後全文改作



鯨

篆誤製作 許氏誤解為「魚名」……



甲誤釋差

初文象手執繩索套投羊形。後有手作



等形甲誤釋羊

又乃作



後手投羊



甲誤釋差

初文象手揮斤鎗斷木為中木形。後有手作



此作

甲誤釋折

入皆知為折字無疑矣



甲誤釋新

初文象手執斤斫羊形。亦聲省手作



甲誤釋新

後遂成為定形



因誤釋

象手執刀屠豕形。甲文有手作



等形

只于豕腹旁加一刀形。甲文家誤釋此



因誤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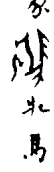
象手執刀屠豕形。甲文有手又豕形為



字作

也。被甲文家誤釋為北——他們

把



北馬

北羊

統釋為北以為无別。又誤以刀為



因誤釋

以長刺傷執貝之手臂有血滴下。示傷害等意。甲有手作



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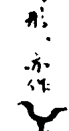
或此作

賊



全釋

象手執鳥形。亦作



不釋

豕有



豕有

豕有

即上豕倒鳥形之訛

詳微論示……一文釋易



甲誤釋

象鈞子手執銘。截斷入下腹之形。是



甲誤釋

豕的異構

甲誤釋。其文不似手。

甲文偏旁象以戈新入形之𠄎，𠄎与象人执戈形之𠄎为同文。𠄎，二形各質不同，史不能相通。

所蓋亦外成之者




己。以人形代女形。

象座子。初文。後也有作久加
久估久保。中。以形代聲。孫謾釋为仔

云卜辞生仔猶生子。執此為據。按此辭乃生疏青非生子也。（又多誤釋仔為保為仔）

伊尹伊尹 衆女手執衆女手執 女乃鎗然工具女乃鎗然工具 古以砭為婦女美稱古以砭為婦女美稱 蓋亦由消美勞動搏來蓋亦由消美勞動搏來 文王母曰太任文王母曰太任

省作狂 阳分为狂、任二字


甲不特象大腹便便的孕婦形又有改作甲孕以代

姁……金瓶
姁……
姁……
蓋名圖騰異之作
姁……
以戶代女

康。以人形代各種特異的人形。

古文初文象物。象人多有曲形。務求真安過肖。故亦不便書刻。後漸以泛形相代。概括。用一般的人形之「」以代各種

具特定的形，亦其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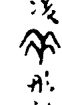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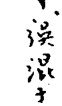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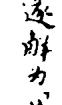
末枯外因危憂愁。後借為叔。後多有作  者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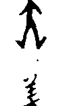

 甲不特 象酒奴捧尊酌酒之狀。  象偏旋酒奴。金亦有作  以入代 

辛。以女形代人形。





古文字中的多是合修象形人形。有時也用女形來代替。一般可視為同文異構。例如：

 見上節。其甲文異構作  甲誤特為。母它合文。象蛇纏一女之狀。以女代  之初文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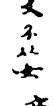
 甲不特  甲美 初文。象頭戴飾羽的舞蹈者（後  形誤作  誤混于羊。許遂解為甘也。）其異文作 

 甲  早金  金不特 都象戴羽飾的美女。以女代  美。每為同字。後始訛作 

學者遂誤云。古文每。母通用也。詳拙《綴》釋冀黑……美。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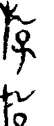
 甲誤特九 象人頭上火燃之形。以示危險。甲文異構作  詳安。不特 金作  初斯達特九。借為貺。以  女



代  形。頭上火燃。而非伸手奉火。故此象尤明。（ 者作  光。後轉多。意為  光。詳綴特九。一光……

 甲誤特。象人分鼓旁之形。以鼓聲傳藝。多作  以女代  疑初文不此女。商王亦未必以婦女成邊……待考

郭特錄差近。但移為憂戚。證據不足。似少人相信。詳拙《綴》釋壹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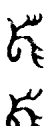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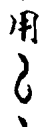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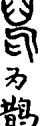
古文字學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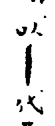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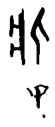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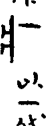
 因解游 象人豎執大旗之形  亦人形。但文字作  甲解游 以男代執旗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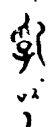

与此相及。也有用人形的大以代替子形之例。如甲文  毓 也偶有作  甲九五二。不釋

癸。以簡單符號代人身



 甲不釋 曰解 象以解張席 也作  甲  解 以一代人身  即  之有。

金多作  爲用  以代人身之形。身形既失。无怪許氏解篆此文之  爲鵲形了；



 甲見前 早金或有此作  不見頤齒 金  以一代身  示人病臥牀。篆作  以一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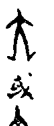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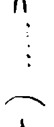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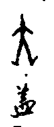
 甲不釋 象婦吐哺乳之形…… 篆有此作  以一代身  側身露乳的專形之婦女。

子。由人作中有去足。頭

 甲不釋 或誤釋爲  金 誤譯 醜 即篆文鼻 夏之初文。乃全身各部畢顯的人形。後多有作

 頁 有去足手形。如  腹 構成的  頭 有  頁……

 見于篆 篆  象 象舞 象舞 象舞 象山等活動的人形。特別強調突出雙足。在甲文中已

多有作  或  ( 蓋即篆文之介形。說文介部之字原多象舞人 詳微粹 葉……)

見立 甲皇 象人立，土上起首，金是遠望之狀。後省作皇……以代人

陵 象人立，土上起首，金是遠望之狀。後省作皇……以代人

之 象人立，土上起首，金是遠望之狀。後省作皇……以代人

國 刑徒，奴象。文字中省作

國 象人背負幼兒而行之狀。早期文字中省作……以代

象荷戈而行之人形，文字省作……用可代……省去足形；

省作……金，尤為普遍。把跪坐着的……省去膝足形的下半段；

誤鄉 象人張口，象食良之狀。後多省作……省去入的頭，口足形，以代

甲 乙見前 省作……省去頭部，手足……

這是一種普遍性的簡化，如人省作……省作……省作……

丑 用人形以代其它動物

有些古用動物形構成的文字，後改用入形代替，意義稍強，但只是一種變例，並不普遍；

𠂔 象人失牛，回首疑顧之形。秦篆改作 𠂔，變失牛為失子，子也可能兼是声符。

而且在意義上說，失子時的疑惶之情，自然更過于失牛，其表現力得到加強；

𠂔 甲後，象執子驅牛或圍者，周金改作 𠂔，變驅牛為驅人，即後來的羸救字——曲腿人形。

𠂔 省去手執工具之形。

𠂔 中誤作 𠂔，象手執針縫製衣領形，丰代表衣縫，後省以作 𠂔。甲、旧誤作 𠂔，但云：「義与丰同，不誤。」後都作 𠂔。

𠂔 又省去丰形。

𠂔 蓋象戰鬪手執矛，鉋刺入目癢病之形，有作 𠂔，金去手。𠂔 取象于殷鬪字之文，同，蓋是今日所常見

到的最古的反映戰鬪的資料。詳徵，古文字形所反映的商周針灸、癢癢法一文。

𠂔 金文，形意未甚明（疑 𠂔 之誤形），後省去作 𠂔，同字，旧解不足信。

𠂔 金文，象上有以手傾盤水淋沐人形，象省作 𠂔，有去双手傾盤之形 𠂔。

𠂔 金文，象手執又在火上烤炙之狀，後有以作 𠂔，金文，以及 𠂔。

𠂔 甲、金文，象以手制控或拷打，戴桎梏的人形，後有以 𠂔，金文，省手執拷人的杖及被打者的桎梏。

陳

金象人手持器械陳東于屋邊之形。字之非初文。後皆省支。以作陳。篆文

因

因。周金。象手中執器。易。因。鼎。鼎以炊。用以表示繼承。更改之意。亦有改作。因。金。釋。史。省。支。

陵

中。不。釋。象。有。人。手。執。銘。截。斷。人。的。一。足。之。狀。(多。省。人。手。作。人。中。陵。金。等。形。篆。訛。作。

陵

周金文也。省作。省。去。手。執。銘。形。篆。作。失。之。分。為。陵。交。二。字。篆。源。之。陵。詳。二。徵。之。釋。陵。

殷

金。象。人。手。執。銳。器。刺。人。腹。狀。愚。釋。為。醫。字。初。文。篆。文。貞。讀。如。依。應。即。殷。之。省。文。古。文。无。友。正。之。別。

史

中。不。釋。象。執。斧。的。人。形。愚。釋。為。夏。右。之。字。字。卜。辭。卜。也。有。作。中。少。省。手。及。戌。斧。形。唐。漢。釋。夏。

二 其它字形的演變、簡化、變形

甲。有。去。施。加。作。用。的。對。象。之。形。

史

中。不。釋。象。人。手。執。柄。四。捕。鳥。形。倒。承。後。省。去。四。前。的。倒。承。形。只。作。史。中。另。亦。作。史。必。混。于。四。

異

中。不。釋。初。文。象。人。一。手。四。捕。鳥。之。狀。後。省。鳥。形。只。作。異。中。不。釋。分。為。二。字。一。人。雙。手。舉。四。之。狀。後。來。

異

中。不。釋。字。遂。改。作。異。中。不。釋。金。皆。釋。異。

席

中。象。人。張。臂。揚。席。後。商。周。圖。形。作。席。金。更。省。一。作。席。寫。完。全。省。去。席。形。

禮

甲不釋

中釋

捧酒灌示社。也有作

省去所灌祭的對象——示社

禮

甲釋

雙手執勺洗酒漿祭示社。後亦有丁作

示形；

禮

甲祝

象人跪示前開口祝禱之形。後甲文中常省丁作

而且與兄弟之兄異形。故前人的古文兄與兄視為一字之說不確。詳徵粹光兄光祝。

禮

甲釋

象雙手捧豆祭示之狀。後多有示作

金等形；

禮

甲物

牛首旁置刀。刀上沾血。示以刀屠牛。也有牛作

禮

甲不釋

象雙手捧餽品注水于另器之形。省作

金省去承水之品

禮

甲與

象眾手解起。東形。象此為車。後亦有去東——車只作

空无一物。四手已无可解。亦不見于甲金文；

禮

金不釋

象人伸手之指日。以示炎熱。我釋為夏日之夏的專字。後有日形。只作

禮

甲不釋

象用刀割肉投鼎中烹煮。月聲。後分化為數字。亦有肉形及聲符

禮

甲不釋

象置熟羊牲于

宗廟等前致身之狀。圖形也常有去

跪在土坎之中，然後用杵椎埋人牲以祭示社。後下詞只常用省文的𠂔，𠂔省去示，後世分為二字；

𠂔 甲釋步 表示人是在道路上行走、活動，後亦有作𠂔，和𠂔 所以很多示動意符的𠂔、𠂔、𠂔 都可

視為𠂔 𠂔 之省，有去𠂔下或一𠂔的道路形；

𠂔 金 示船在𠂔 水道中前進之意，後省去水道形之𠂔，只作𠂔；

𠂔 圖 𠂔 釋卿字 𠂔 象二人對食于𠂔上 𠂔 蓋階砌、庭佇等代形 文字有 𠂔 作 𠂔 𠂔 𠂔 𠂔

丁 省去重複、繁雜的物形。

早期初文，物象完全，鮮明，然不便書契，所以在約定俗成之後，常在不甚影响表現內容的範圍內，省去一些重複的物形，這是要而普通的方法之一，近人有定的發現，頭例極多，如：

𠂔 𠂔 象羣魚優游水中之狀，不見捕魚之形，疑是表示人工飼養魚的專字，詳徵釋魚文，省作

一魚之 𠂔 𠂔 後世用漁字，魚示捕魚之意；

𠂔 圖 不釋 初文，用兩只獵犬組成對稱图形，一柄獵叉，四以代獸獵，文字省作 𠂔

𠂔 甲 𠂔 金 𠂔 𠂔 只取𠂔形；



省出了一个「柱」形。(或又作示双柱重叠的「𠂔」尚等形) 详拙《徵》释商尚……

𠂔 甲六六八 象屋、屋无檐侧视形。後也有作人；

𠂔 甲莫 初文以𠂔象屋形之形。日落林中一暮。後𠂔𠂔多有作𠂔𠂔𠂔𠂔，如：

𠂔𠂔 有作𠂔𠂔，疑为錫郎京的本字。象在鼓林掩映中的京觀高大建築物之形。由以……可知

𠂔𠂔 𠂔𠂔 等形。多非「眾」之形。(古文之用𠂔以代木苗如𠂔𠂔) 許誤解为「眾」也。

𠂔 𠂔 𠂔 𠂔 見前。甲有作𠂔𠂔 𠂔𠂔 後改作𠂔𠂔𠂔𠂔

𠂔 甲逆 原示二豕相逐。後有作𠂔𠂔 只以一豕；𠂔𠂔 周金 以爲水去。後有爲𠂔𠂔

𠂔 甲 象四面有城樓的城郭。為教授視爲北京的四合院。有作𠂔𠂔

𠂔 甲 烈日下有三代表很多。人俯身勞動之狀。甲文中亦有作𠂔𠂔 只以二入

以上幾種簡化方法都是刪汰繁雜以簡化字形的的方法，也就等于截字形中的某一部予以代原形之意。

再略舉數例。圖解。可以反三：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明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神 示

下面要談：另外種之變化、表現方法等

瘦化

很多早期金文、圖形，刻劃物形比較自由，鄭重，所以多過有字物常用，而表現。作為文字使用，不便寫刻，所以多把有重量有條積感的物形改作單線或輪廓線，見下節姑稱為「瘦化」，如：

圖 文字作 人 天

圖 見 賢 不 粹 文字作 人 天

圖 文字作 人 天

圖 見 賢 不 粹 文字作 人 天

圖 文字作 人 天

圖 見 賢 不 粹 文字作 人 天

圖 文字作 人 天

圖 見 賢 不 粹 文字作 人 天

圖 見 賢 不 粹 文字作 人 天

圖 見 賢 不 粹 文字作 人 天

圖 見 賢 不 粹 文字作 人 天

圖 見 賢 不 粹 文字作 人 天

文字作 虫

金文 甲文作

金文作

子

金文作 止

圖

文字作

止

甲文作 未

金文作

金文後有作

土

圖 周金文作 工

不釋

文字多作

甲

金文 晚金作

據甲文金文 圖 漢金文作

金文作

吉

甲文 甲文多作

圖

甲文作

戌

甲文作 片

圖

甲文作 金作 龍

乙、廓綫化

很多早期文字，在銅品銘文中作全形，繁複難使，以面來表現，在甲骨上契刻却不便如此，偶而有用此刻法，一般多用輪廓綫等綫刻方法——即勾勒的方法來表現，更為細緻，這是由於所用材料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表現方法。這種細緻的甲文，多屬早期的初文，其時代性一般較銅銘要早些，也較上節所舉瘦化的綫刻早些，後來才由廓綫簡化為單綫，這是一般的文字變化的過程。實例如：



甲金子 甲作 子



圖部分 甲文 偶作 文



大豕 甲作 豕



圖部分 甲作 馬



圖不精 甲作 王



圖不精 甲作 中



或精工 甲作 工



圖見 甲作 良



圖集 金作 木



金辛 甲作 辛



圖部分 甲多作 子



金丁 甲多作 丁



甲商 甲多作 天



圖商 甲作 新



圖羊 甲文初文作 羊



圖不精 甲作 雅



圖止 甲作 止



圖部分 誤精山 甲作 火



圖 金文作 金



圖部分 中作 戊

庚·突·面化。

与上舉廓化相反，有些金文，圖形把本应用廓线，細勾划画的形象也用突面来代替——等于物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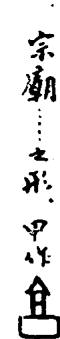
古文字學新論

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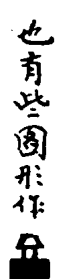
前點而失去細緻內容嚴格來說應是一種退化。原因之一是由于時代略晚書手已開始不甚重視物形之故。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城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甲文：誰知其為何物？「聖人南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犬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辛 校轉 豎立

有很多物像 如四足獸、盤、車……等本來就橫置為宜。在早期原始文如圖形，也多如文橫寫，自然易解，但作為成為文句的文字時為了便於豎行排列，字形不宜過寬，因而多把文字的內度作九十度的校轉，變橫形為豎形。除便於排列外，也有些複像象形是為了牽就于字中某文的既定之形，如「𠂔」不便改作「𠂔」，這樣就往往違背真實，好在這時已經約定俗成，不怕觀者難于理解了。試看下列的一些明顯的字例：



圖：不轉 象靜立的馬形，但在文字中都旋轉直立起來。甲文作 周金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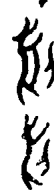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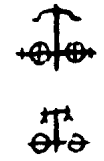
圖：不轉 一手執鞭驅馬形，為了整形而改作 與上 同，後來的周金文又改作 近于方整，便於書寫，排列。



圖：不轉 形頗似馬形，然而耳長尾短，都與馬有別……在文字中也旋轉豎立，改作 和 等形，前人不轉（周金文已難象其形，遂改作形聲的 加舌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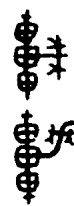


圖：不釋象，手執刀屠豕形。甲文作 ，省去了執刀的文手形。雖然如此，然而字形十分準確鮮明，刀及心對牲腹……甲文家仍然未明其內容，視為  釋為牝牡的牝字，誤；



甲：釋車



多取平置（俯視）後周初金文才改作豎立的：






參見《源》



甲：舟

初文多平置，後來在文字中都旋轉直立作   等形，以便於直行排列







甲：不釋，執竿刺船，後轉作   







舟形既立，以便字形方整……



圖：四象盤形，本來是平置側視，作為合符文字使用，豎立作   以牽就  

構成   般  洲 

浴見下文

又作為聲符，構成      




保考

日牙

編

甲：不釋



圖：不釋，象手執匕等由皿盤中勺取食品之形。甲文已多轉作   

不釋

主要

是為

牽

就

于已定形的

不能作

金文

漸與舟混作

遂被後人誤解為「旋舟」之形，意；

就于已定形的  形——不能作 




金文

漸與舟混作

遂被後人誤解為

「旋舟」之形，意；



甲：浴金，在浴浴，象人浴于盤中之形，不能手執作 

不能手執作

所以此字也不能作

形；

形；

形；







形；





形；

形；






形；

形；

遂將形豎立以就形作。遂又被學者誤釋為，誤視為，視豎盤為牆了；



 甲家父手執錐刺殺人目，後省錐形作，又与真實動作不合，後漸把日形旋轉以牽就于又

遂作全





 甲 家用戈刺殺敵俘目睛，因不能違反習慣作，戈形橫置，因而只好把枝轉作以牽


就于形……

 甲誤釋為 象人臥席上之形，因形不能橫作，故此字亦無法作形，他們曾試作，甲亦釋










為 席形橫平，近真但反失人臥之形——變作人跪坐席上之形了（或即象人跪之形，而非臥字？）

 甲 象人張口向器中吹氣形，後訛轉作，便于書寫，但形已不甚明顯，頗遜于初文；

 固 甲 示兩戈相交兵之意，省去了甲形作，仍存兩戈，一正一倒以表現白刃相交之

形，後枝轉作，把下面的倒戈，改為正戈，以便于書寫，但交兵之形，意全失；

 甲 象兵射象，以示野戰，甲 誤轉作，象作，

 甲 釋訓，本作，甲 誤釋象雙手執，斗，灌祭，示之形，後省雙手作，又形又枝轉作，

實的生活情景，以便使人易于理解。這幾個基字是在發生着什麼關係？這約定俗成之後就常把原形中基文位置移動、調整——主要是為了使字形方正，而不顧其原來造字時的意圖如何。現在這些字的原來造字的方法——定位以及後來的變位，似乎還很少引起學者們的重視，所以我們除在象形一重中已作些介紹，這裏還要再談些，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研究。

𠂔

𠂔 此門形特意作門，象如「𠂔」之形，相當于俗字的門。又在門前加牛，以象閉門。

拒牛之狀，說明𠂔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牛的闖入。篆文𠂔，蓋即此形之訛。𠂔形既失，牛形又訛作牛。

移于門隙間（許遂誤解為「以門」才，所以距門也，但又解才字是「草木之初也」，怎能用以距門？豈不

自相矛盾？漢文也常訛作𠂔，下亦牛形之訛）

𠂔

𠂔 金文𠂔在門上，前，以示月先由門隙間闖入，或可由門隙之間見月，表示其門有間隙之意。

篆訛作𠂔，把月移到門隙的下方或後方，原意盡失。雖然字形方正整齊，後更訛作𠂔……

𠂔

𠂔 𠂔並移𠂔，象置目于𠂔，𠂔中之形，金文作𠂔，𠂔，移目于𠂔外，篆作𠂔，移目于

𠂔旁，原意遂失。後人只能以「以目」字聲解之。何況篆文中𠂔形已訛作𠂔呢？

離

出

出

出

御

御

甲 許 離 不 釋 象 執 兩 捕 鳥 義 作 離 形 作 出 鳥 移 出 兩 外 字 方 整 而 形 晦

无 怪 許 氏 獨 出 个 山 神 獸 猛 獸 緊 指 螭 螭 而 言 此 字 早 期 甲 文 家 已 辨 其 為 離

甲 離 鳥 落 戶 上 之 狀 然 其 初 意 待 考 義 作 離 鳥 移 門 下 形 亦 難 知 矣

甲 出 初 文 示 足 離 口 而 出 去 口 是 門 限 臺 階 等 的 代 形 者 作 出 金 說 作 出 學 者 據 此 也 形 猜 迷 遂

解 了 為 履 以 出 則 納 履 為 說 說 了 百 年 之 久

甲 出 等 釋 則 是 象 雙 方 鈎 即 目 形 即 圓 形 有 雙 手 者 後 以 形 有 作 口 字 作 回 句 又 變 形

作 出 口 出 鈎 之 外 全 失 鈎 目 和 口 器 之 形 許 遂 誤 作 以 口 口 音

甲 作 出 見 前 金 或 此 作 散 盤 執 即 執 但其 形 怪 異 不 易 理 解 故 清 金

文 家 猜 作 鑲 近 人 不 釋 按 形 中 之 即 人 首 形 的 倒 形 有 目 即 頭 索 形 之 訛

即 形 的 顛 倒 即 反 前 雙 解 形 之 訛 原 字 的 基 文 具 全 只 是 顛 之 倒 之 位 置

錯 亂 无 怪 清 人 多 方 猜 測 而 終 未 能 明 今 世 金 文 家 存 疑 不 釋 反 而 是 可 取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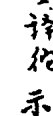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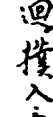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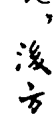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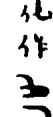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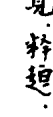

甲 次 初 文 一 許 端 正 對 人 頭 係 由 有 化 而 來 仍 存 原 形 周 金 多 作 御 方 整 而 失 原 形


五 直線·方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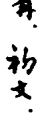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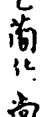
稍晚的古文，往往把初文表物作的一些曲線，圓折之形，變為直線，方折，也是很自然的簡化字形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在甲骨上用力來契刻時，直線就更顯得方便易作，同時也能為那些不善于刻劃物形的斧卜人開了方便之門，因此在稍晚的甲骨文字中，直化方折尤為流行，效率或有提高，而原来的文字中的鮮明的物形亦多隨之而隱晦，喪失。但在金文中就沒有這樣明顯迅速的直化——只有後來的篆文与此相似：這是一種較普遍的簡化方法，後來篆文變為隸書，也不外採取這種方法。

 金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近人執以釋字遂猜測 丙 象石犂（鐵犂……）一時成為權威性的「定論」，不過後又改作「象犂」了……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後更有作  曰……詳拙《微》釋此文——亮……






 初文，雖已簡化，尚可辨出兩點相對之形。後直化作  金文  道，魚形已失，許遂誤解為木






材，據「交積材也」了。今學者仍信從其說；

 牛 象牛頭。見前。 () 象双角。 () 乃双耳形之省。金文已多作  双耳形遂晦。篆承之作 

羊之作  同理。許氏就把這一双耳形看作是牛羊的前腿了。

 山 象用火薰然形。然遂變黑。古文碑中即用此字以表示黑色。周金文直化作  火形全失。



 直化作  篆作  誤為从山……  金 烤炙形。方直化作  似即 𡵓 字來源。後分二字



  國部   甲火 象火鑊上騰之形。圓形常方化作  學者多誤釋為山

火形已失。按：甲文尚未見明確的山形以及从山構成的山。早期金文中亦然。






  甲鼎 象鼎形。在甲文中多已有作 

 金員 用○形以示鼎口之圓。甲文作  以方形的□代○。原意難明

 甲不釋 兩鼎並列用以示西。鼎亦聲。金直達有作 

 甲不釋 曲柄銘形。後多作  甲我 形亦稍晦……












    甲金 明盟字所从 象牛耳形。篆方化作  說文遂誤解為窗……












    ……是篆黑 象代表 假面舞所戴的假面具——「魘頭」形。在甲文中更有作  田 見甲

成 戎 戎 戎 戈 皮 禽 社 社 事


文更作 夫 夫 这里的各字，多可参见拙《源流》中的各字及配图；












          












          












          












          


遂无入能知其形何所似，许氏依篆文而猜作：「楸形」；学者或仍引其说指为楸形；












          

说文讹作，旗竿变曲，失形。许氏误以此旗为日，解作「日始出，光射也」，今学者多知其非；




          


等也属此类，都超出文字范围，在这里略畧。




卯，有此繁復。








指早期文字，當文字遂在多方模索，並未十分定型，統一的時候，多有此美現象，即在其俗字中，有時特意加強表現其某一部分，而簡化其另外部分，一似手有意的避免整個字形的過繁，例如：





 國家手執鉤鉤目，目形甚簡，甲文作  有手，而目形極明，又作  甲文有甚怪異，重雙手形而有去目一




別構則又作  目省為日，見《源流》句字，在下詞中為人，似可逆釋為句甲，或句甲，元煩譯抄；


 因手執鼎具食形，又改作  即  甲文釋其省去全人——用雙手代人形，而加細刻畫此



鼎形，後多取後者，（篆又省化鼎形而作  其鼎，則原意不能為人所知）

 甲文釋謝，今不釋或作  家，双手張席以示謝絕，隔絕之意，或作  加言，以示謝絕外界之言，字形省化  形



為一，或作  有席，有言而有去，解手之形，（後二形並存，其後為  為  變為形聲的 ）

 甲文前  因不釋，家鴉鴉頭毛角，目，細刻炯炯有神，的雙目之形，用鴉目以表示觀看，然易為  形羊字相





混？改作  加畫鴉鴉之鳥身形，而有化目以目代  目，省化毛角，後金文作  用目代  而有其毛



而篆文中又作用入目之而有毛南……



參《源流》觀省等字，詳《綴》釋翟。






甲中作為女之大腹者，保持女形，只示其腹中有物胎兒而已，較簡單含蓄；又作以一般大腹




人形代替大腹便之孕婦却在腹中加孕形以示胎兒，篆亦承此形改作




甲中作象母乳子形，象乳頭突出，雙臂環抱兒的母，象張口吮乳的子，都是特定之形，後


金作致有別損，羊只強調母子有指指與哺乳之圖，魚取等聲（？）參見《源流》乳字

甲中作中，中漢釋常，象投蛇之形，省化品械之形，而強調蛇——一根棍狀物，不易象捕蛇之具。又作



甲中作強調捕蛇具——而簡化蛇形，甲文作篆作都是後一種的簡化；

甲中作象手牽象鼻形，也作改用双手牽象鼻，手形加而象形省。

甲中作象銘入足，強調銘形，又多作甲中後銘形省化，而人有一足，另是已銘，後金文多取第二種方

法作

甲中作象兒手双手執棒推理人姓為祭形，甲文又作省一手，強調被宰者腦汁飛濺的慘狀；金文作

甲中作省兒手而加丁示以強調，御之地為示社前，後作御，漢分為御與字，甲中作：


祐


河

祝















契

日


金作鼻以卜？鼎。篆仍作鼻——鼎說者為貝与鼻，鼎有作鼻，則同，乃通倒；


乂 甲卜辭，祭名前已指出然一手之形，怎能象表示祭？蓋即象人双手洒祭品于下，示形的之最有形，其前

化過程，主要如下：




————————————。金篆都只借又声为又耳也。佑祐不用又示祭，用


祐表示祭，祐之意。詳《綴》釋示，王、冊……一文，釋祐。


𠂔 甲，河已成為什也，不象的符號，實乃，从水，𠂔，何声。

等完整字形的最有形，在金文中作

，加口以示借利何之声。篆有作，都不象𠂔，那樣的簡單、抽象；




𠂔 甲，卜辭用為祝，前已說，實乃之有文，与天中𠂔之只，字形不同，今人常誤釋為兄，金作


篆作，不有。篆文中兄、祝二字，更不相通……


 甲，洋水，或釋赫，唐粹矣，郭釋用為母……予有各釋水，大家都由卜詞文義分析中推知它在卜辭中之義為配……


予字形，精細極多，皆不確，實乃象一人兩手各持一白，良之狀，白後有變為，，……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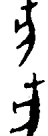

形最省則作，……金有作，，篆作，。詳見本編後附錄，釋爽。

𠂔 甲，月，本象某牆版之形，用以代牆形，又用月声，加人，以構成，即𠂔字，甲文中如，，……


西省作  中辰 金省

一省作  鄭化甲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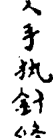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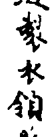
西昌省作  甲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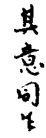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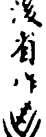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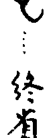
才  承形。省作  甲辰 金省。

學者每喜其簡，以為必古。據此等形以釋字形時象，以尋字源，其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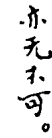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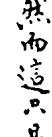
皆知為作，但難知其形時象。近年筆者才悟為衣領之形，然此形不足以表示其製衣之意。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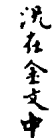


其初文，本作  象人手執針縫製衣領形，以表示製衣，如將開始製作此衣不久即下之意。學者誤譯，知其意，同生後省作  終有為  金承之作也。篆化作  許誤解作止也。已也。从已从一……

其意同生後省作  終有為  金承之作也。篆化作  許誤解作止也。已也。从已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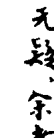
甲辰釋舞，本華古音以之說。如據此形分析，果象人兩手各執一木形物而立，非舞形之狀——似乎釋木為牛尾

亦无不可。然而這只是省文，稍早的前身作  釋無舞，再早些則作  甲辰釋



況在金文中並無激前作  之例，早周作  再早則作  不釋，人分明是數，高的有形，具傳而微；而


日本形在古文中也是數，高的代形——由甲文  訓省為  訓，甲辰釋亦以此數形為同字，可證。這裏的日本



本，皆方，形之有說，據此亦可知  形中之  金之  必亦數形之有



無疑，余考  都即圓形象人牽馬，如下圖 形之省……乃正的本字！





由來有誤為來—— 亞 卜辭中文義概亦指出，周金始用以代有亡之亡。古文初文象舞人之形，必作 大





人等形，而不能作單純的……所以旧說不足信。詳拙《徵》、《釋無咎》以及《釋箕黑》……




 甲 勿 刀上有被切割物的粘附，卜辭中物牛，物羊……亦有作 前，旧說物乃象屠牛之形，在卜辭中乃用挂法，今








人釋為牛牽犁，豈不不足信？ 之省，周人用，勿為否定詞，代商人之，不用為物字。詳《徵》、《釋物》、勿




分 甲 金 分 亦用刀割某物為兩半之形，八太抽象，不定形，旧說以解……非是，只示一物之被分割而已，由形，声分析，疑



是後起的 半 判 初文，後加牛，以示所分割者為牛，即卜辭之 也，也很可能是金文中的：

辨 辨 辨 的省文， 也即上举 無 中的 是象等數，高的省代形，義說辨為 許誤解為罪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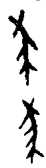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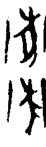

与訟也从二斗，斗，音附合，解辨， 非， 又省而作。古声中分，判，辨，半，等字皆可通；


 斗 斗 失形，旧釋誤為，孫海波等釋為，崇或亦釋，出為，有，但于字形无說，亦不能昭信



于學者故无確釋。按此形已稍晚，其略早者作也，頗似形，而且由前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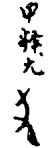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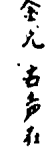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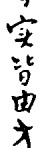
 淺者認為……諸形更可知……分明是象形————


形之有誤。不過原來大約還不只是簡單的分形，而應是象失豕之形，只有失豕之形才能表示失，所以這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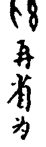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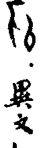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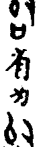


他的字形之  可能就是  有用分被沈于水？以示失去，或是与金文  未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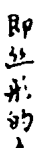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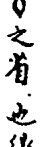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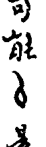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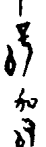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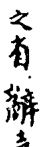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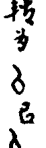

 出，旧释象，同，用分之被，投去表示失，又用失以示小失，损失善意。拙考失，尤古为一字，篆讹作失

  ... 形，再有化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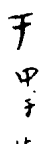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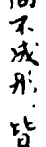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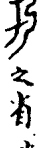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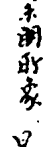
  甲释无  金文  与失今一字皆由方，形构成的  失，形转来，由失而成失，由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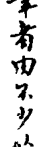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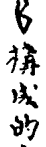
之方过而博为，異也。甚也，善意，後作  已，经完全失形，许遂误解为，从心，又声。详《微》释失文，失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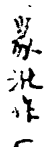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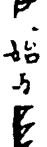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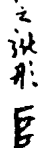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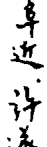
 甲，已 形，尚不知所象，由甲文象以，年，治，形，的  有方  再有方  異文  有方  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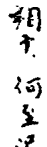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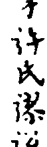
即丝形的  之省，也，作可能  是，整个    如  之有，辨声转方   台 今人常释为，起形：



  即  老形之省，見前，或又有作  ... 近世学者，多生误会；详《微》释蛇文，巨……

于 甲，于 尚不成形，皆  之省，尚未明所象，早金亦皆作  形，後省去  形，只作于。许篆更讹作  ；

























 甲，官 少独立之文，形亦稍晦，篆者由不少从  构成的古文字形，中才明其为  形  之省，讹，金讹作 

去  已，速，象讹作  始与  之讹形  耳，近，许遂误为，官有……为堆，有象意，今人应明古 

与  金，系，相于，何至混于，许氏误说，以讹传讹，仍解为堆，有象意，一  之形，豈能表现，象意？详《微》释 

沙 甲、易 已簡不成形，其初文本作  甲文中已極少見……金文中仍有一例作 ……後史省化才作沙……

卜 甲、卜 辭常用卜以代外，學者多釋外，如卜丙即外丙……

後世更有專業性的省文，如晚周泉文：晉陽省作  邠鄭作日月，柏人作  燕作  齊省為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金省作

𠂔

不用

𠂔

亡戕災

𠂔

令月

𠂔

三祀

𠂔

淮隸

𠂔

尸夷方

𠂔

翼翌日

𠂔

受又祐

𠂔

三匹

𠂔

六百

𠂔

三千

𠂔

五月

𠂔

小子

𠂔

取天

𠂔

文王

𠂔

五十朋

𠂔

永寶用

𠂔

寶尊

𠂔

子子孫孫

𠂔

孝孫

𠂔

子孫

𠂔

大夫

𠂔

至于

𠂔

無疆

𠂔

即鄭

𠂔

公乘

𠂔

公子

𠂔

之所

用古文簡化的方法流行到戰國時期。秦統一後，只有𠂔、大夫等所餘無幾。漢代書中瀕于絕跡。

只有廿卅卅區等數字。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大約由于古文的字形活潑自然，書寫排列自由，並不強求方整。

一律。秦篆已過分的方整，不容有過大而繁的字形錯落其間，今楷尤甚。此外又由于卜辭文字只供商王以

及卜人等少數人使用，是一種內部的專業性文字，容易約定俗成，所以古文最多。後來的文字，沒有這兩

種條件，所以古文就漸被淘汰。而且連周金文等流行的重文類，二之類，作之也不見于正式文書、碑版……

未 以一筆代繁形

由卜辭以來也。偶然有用簡筆筆劃以代複雜形體之例。如：

𠂔 中 應即 𠂔 不 雨 之 省 文。以 一 代 𠂔 𠂔 不。中 曰 釋 曰 雨 恐 非；

𠂔 甲 即 不 反 啓 省 文。愚 釋 啓 為 姓 晴 字 之 初 文。亦 即 不 晴；

𠂔 甲 即 人 荷 戈 形 的 𠂔 之 省。在 此 為 字 符。即 以 水 𠂔 荷 聲。亦 即 後 來 的 河 字。曰 釋 河 卜 辭 已 有

作 𠂔 𠂔 以 一 代 𠂔 𠂔 又 以 一 代 𠂔 𠂔 水 𠂔 中 文 編 三 四 三 一 以 最 有 此 形 之 𠂔 為 止 諸

𠂔 甲 即 𠂔 𠂔 之 省 文。以 一 代 水。其 例 極 多。在 卜 辭 中 幾 成 通 例；

𠂔 義 以 韋 乾 聲。中 文 等 未 見。墨 文 多 作 𠂔 𠂔 戰 國 人 墨 跡 多 有 作 𠂔 𠂔 以 為 韓 國 字 以 一 代

韋 (借 聲 以 為 乾 坤 字。由 此 可 見 乾 坤 等 說 之 非 古 𠂔 如 果 以 外 更 找 不 到 乾 坤 的 古 文 各 字 的 話。但 恐 非 古 文)

𠂔 說 文 以 為 古 文。周 金 只 作 𠂔 𠂔 禮 而 无 豐 禮 字。篆 作 禮 或 晚 周 𠂔 有 作 𠂔 以 一 代 豐；

𠂔 晚 周 金 以 𠂔 已 訛 有 作 𠂔 𠂔 永 孟 𠂔 𠂔 郭 老 釋 陰 然 則 𠂔 𠂔 𠂔 𠂔 飲 之 訛 有 以 一 代 𠂔 𠂔

其 它 晚 周 金 多 作 𠂔 𠂔 金 聲。 𠂔 𠂔 中 蛇 轉 回 為 吉 也 有 作 𠂔 𠂔 𠂔 以 一 代 蛇 形 之 𠂔 𠂔

第二節 分化



古文中的某些字，後來由於社會需要的增長等原因，而常由一字分化成數字。這種分化在字形上多是由于原造字時產生的異件流傳引轉，如「一」重二而所述，觀或篆、漢、隸……或變形、轉意和轉聲、借聲引申加合，種種有之。多方輾轉，尊乳而來，其過程往往錯綜複雜，一經已知的資料，情況已非片語所能盡述。這裏不擬詳介，只擇其簡明典型，用簡表介紹一部分，以見一斑，而且也只能介紹到篆文為止。其後也還有不少漫起的变化，這裏盡量簡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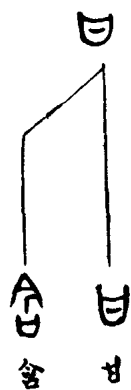
最简单的分化之例，如：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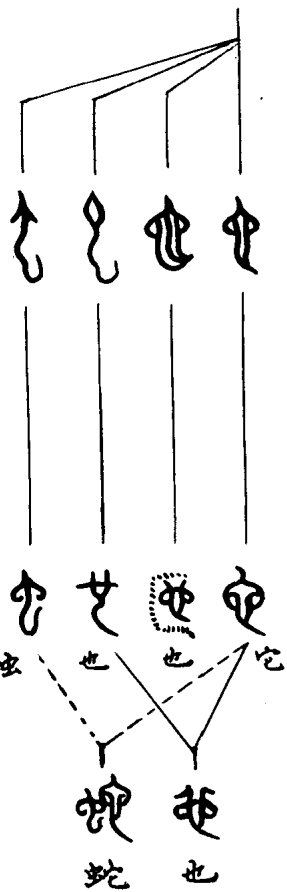
參《源流》月、夕字。

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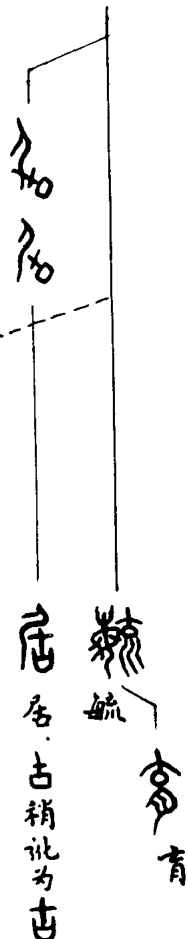
參《源流》甘、七、頁。

它



參《源流》虫它三五
 詳《微》釋蛇文一虫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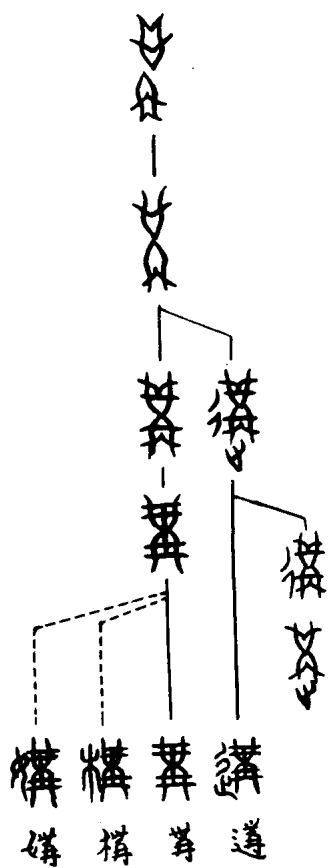
毓



王國維先生由文獻對比又釋為后

參《源流》毓...四五

蕞



參《源流》釋蕞二五
 詳《微》釋魚文蕞

商



美一美

商

商
意
轉

𠂔

容—尚—省

荷

尚
意
轉

22

7

The se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It consists of the Japanese characters '文部科学省' (MEXT) in a stylized, circular arrangement.

畢音摺訖

變身

醃

鰭形變

敢
鼓

對

散
—
散

參《源流》商五〇三頁
詳《機》釋商

鯉



界

組

文選

尾

參《源流》沐九八頁
詳《徵》釋覺

世

眉

De: 11

泉

類

泉

周金文中之習見吉語。骨壽。壽。壽。皆以眉代之。

在幾千年的歲月中，有些字曾經歷了更複雜的變化，在字形上瓦解，重新結構分化，列出簡單表解也會令專家們眼花撩亂。例如解字等，就是典型之一，所以這里就不引證，而以上所舉表解也都是簡表，讀者如欲深究，可參閱拙撰《古文字形徵微》中各字表，在那里比較詳盡。

在古文字研究中，表解是一種較好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說明方式，如驗證的方法，所以一個正確而簡明的表，可以把一些頭緒紛雜的變化情況等都揭示出來，使人一目了然（這樣的表是釋字形中不能缺少的，而作出一個理想的表，此要慘澹經營，踴躍累日，多次易稿，才算初步完成，而上述的拙釋解字的表則是經五六年之久，才初步定稿的）同時由表中也可檢驗研究的正確和深淺。不過很奇怪的是這表比較科學實用的方法也頗遭某當代大師的非難和譏諷，以文字學體系自居的大師對作表竟深惡痛絕……其根據是什麼？是他所見的表不準確？抑是大師不耐煩看或者看不懂？都很難明白了，如果籠統的反對任何表解要求別人釋字也象他們一樣的簡單荒率、膚淺、一古解紛——說什麼：「高舉雙手過頂」就是「𠂔」，「異人」身帶繳天，就是「𠂔」，「癡癡」既為「𠂔」又為「𠂔」，「唯壹」之字以「𠂔」……就算徹底解決了……既不驗證，也不清察這些字形，與很多有問字形的複雜關係……自然也就無謂費力表解了。不過這表唯心的粗疏曲省事方法，在大師則可在我輩則不可也。

方上舉分化之例相反的是字形的合併。如果些古文異構，專字的廢除等，使文字精簡化。

字形合併之例如：

𠂔

甲 象用炊帚之類滌器，以示器中食物已盡之意。

𠂔

甲 象用棍攪大，示火盡，已為灰燼之意。篆合形為一字，寫作：

𠂔

秦權 以示盡盡，和魚有灰燼之意。（說文仍有 𠂔 字，似已少為人使用，後又造繁文燼字）

這些例子，接踵起來，遂合不少，而廢除專字之類尤多，如甲文中的：

𠂔

北文，誤釋北。

𠂔

北文，誤釋北。

𠂔

北文，誤釋北。

……之類。說文中，除底字之外，已多不存。語言中變為複合詞。

只釋北為母鳥，而棄專詞專字。這種伴隨語言而來的文字變化，似是一種較普遍的現象；

又如東周曾借入，即朋字為朋友之朋的專字，後世只用朋而廢朋；𠂔為伯弟專字，漢以來以叔代之而廢弟，非專字。

這類字例不多，不能列舉。問題也很平常，淺顯，大家不難舉一反三，多所悟會的。

這種簡化，是向字音化的進步，但也有一點弊病，那就是大家常說的「一音多意」的問題。

第三節 訛化、訛繁

甲 訛裂斷——字形訛裂、分解









晚期古文中流行的寫法，常把早期文字中的某物形分解，断裂或把互有聯系的數物甚之，分解為互不相干之形。這就使不少文字失去原來的明顯形意，令人難辨，而且往往筆數也隨之加繁了。其優點是可使字形整齊，易寫——可分作數段寫，如：





 金篇省作  中誤釋為  蓋  之省，初文作  或  騰象人攀登高崖激烈運動時，身邊汗水




淋漓之狀，加多亦非階前，中文省及及是完文而末見，石鼓之訛作尖，人身亦斷，仍作  形，僅把双足脫離

于人体的大，篆更訛作尖，更誤斷尖為尖，裂人作為四段，許遂誤為「先行著人的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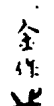

 金篇与  異，為一字，象假面舞者，身邊系有飾物鈴等或涂色，秦篆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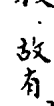
同于古文，惟許篆訛作  斷為三節，遂誤以假面之  為窗，以  尖——尖為火……其異文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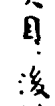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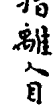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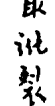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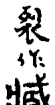
 金篇戴以角形假面的舞者，篆訛作  也斷為三段，並誤為  異声（不  異）另一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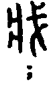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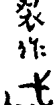

 固不辨象戴文耳怪獸形假面者，說文訛裂作  双目形不離，雖頭，又訛作  目形……



 見甲文 榮 說文說作  誤變榮樹繁茂的枝葉之形為三又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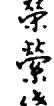
 甲伐以戈斬人形 金作  義說製作  戈後脫離人頭人遂誤解為「人執戈……」；

 甲伐 義以戈伐多人形——集伶屠殺故有滅也之意 許篆說製作  誤處與伐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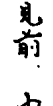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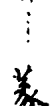
 金不釋 象以指抉人目後說作  指離人目 此如  因取說製作  取  甲取 說製作  臧

 甲狀 說製作  狀 固不釋 金文說製作  狀（篆作  變為形聲）……不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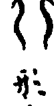
 甲唐釋界 又鐵元翼 箭形 說文篆說作  界 誰也不易由此發現其形的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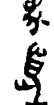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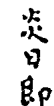
 金通釋榮 疑象植物花蔓繁榮榮繞又疑象花蕊形——榮聲近 篆說製作  形 以說


為  二火之形 与枝 莖 離 形 象 之 變 許誤解為  有……今學者或猜  為火炬形；

 甲箭 箭 箭架 見前 周金少說作  箭 義說製作  箭 原形蕩然无存；




 甲偏字  固部 象火坎易形後多說製作  易 易底已漸脫離 篆更說作  許遂

解作「麗也 古文不易字……氣上出也……誤以易的外廓  形為上升之氣；



 金不釋 象  見人 手上指日形以示炎日即夏季之夏的今字 晚周說製作  明 明 人之

形能裂，是出身外作  (又誤用夏日之暉為夏商之夏一賊……)






甲漢釋作 人自見 周金已訛作  訛裂為  形，篆亦作  臂出于踵後；





金鑲 象人領下有須形，篆訛裂作  又訛為  (分為二字) 皆共須形；




甲不釋 曰釋燕 燕形。金訛裂作  寅 雙翅断裂，泉文訛斷作  篆訛斷作  寅和 甘燕



金鑲 象有翅，大腹，細腰，六足，側見其三，能飛的昆蟲形，即蜂等之形，篆訛作  亦作  手

中捧着一堆莫名其妙的零碎，全失文理，什麼形也不象了，篆源流之贏，詳之微，釋贏



金紅 在乃上加一，以示由乃發示紅之音，篆訛作  難明原意；




甲殼 執棒打麦  即變形，篆訛作  斷尖為米厂二形，今人迷惘；


這是普遍現象，倒不勝舉，而說文篆尤甚，如： 鼎訛作  易  角作  高  倉作  高

面作  面

 夏作  合是

 立

 易

 庚

等亦皆屬此類，它比漢分六朝楷等，脫離原形更遠，而字形亦拙醜呆板，一無可取，參本編第三章節

一節，說文特有的訛形，上舉的易、鳥、高、面、易……形之訛，近世學者早已指出過，非余一人之說。

乙·訛裂·變位

古文、初文的複仿象形，不但物象鮮明，而且方向、位置的安排也都妥帖謹嚴，一絲不苟。說已詳前，但稍晚些的籀文中，不但常把字形物象支解分裂，而且還常把這些已遭分裂的或文擺錯位置，方向變成些互不相干的基文——甚至已成為符号的堆砌，形意俱失，更晚的篆文，自不待言了。這樣的字例比比皆是：

甲不婦

金粹為伯異文

象人手提魚形，稍後甲文已訛作

亦訛到入背後，金說作

以上並釋伯

篆亦沿之作伯

許誤解作，从人，角声……

其實，小舟不過是，入舟之省文而已；

金粹為婦

國四多聲，金粹為婦

初文象執帚之女，用以表示已嫁而從事家務操持的女性，亦声

(而早期图形，金文多以，有加強，及持之意——猶男子之作夫)晚金始訛作，置帚于此女背後，篆訛作

婦，許解也說：「止女持帚洒掃」，已不顧其形之不能「持」了；

甲好，象女抱子形，有善意，似与重視生育的古風有關，無論及側女，子二形位置不變，及書則作，女子仍抱子。

金作，先秦仍作，篆始訛作，許解作，从女子，已非其初意；

甲，釋姓，从女，母，古文，難非，金，蓋，士，金，仍用其，女，執，治，其，異，文，作，以，代，女，但，手，仍，對，執，士。

僕

由潛美生產之意而轉為婦士之美稱。如周國的太任：「夢託作妊，其為孕也。妊，荷也。」（《詩經·大雅·生民》）士移入背後，



中田釋僕，近人不粹

象以解肩有索，傳衣有足飾的家務奴隸，手捧其塵之形，形實意足鮮明之極，不難

一目了然（而早期中文家很早而順利看破此形，如王、羅、郭諸家，作出確釋，確為難得可貴）周金已說製作：



形說製作

似，雙臂託移于人背後……意新，平移到双手上，其塵形的仆已託作田，又跑到「辛」上去……

如果不是賴有那个更足以說傳說的傳統之「僕」字的話，就成了任何人也看不懂的一堆破爛——誰能了解

這重「象何形」？然而學者粹說之「僕」，誰也不疑，粹初文完文的真僕為僕，却橫遭物議，終于令

人不敢再釋了，以今開疑之詞……很足以說明學者的眼力，和對文字變化的規律理解水平。

這里可以指出，「似」為「仆」，「仆」為「似」，都是通例，而「僕」為「似」者，是形……完全符

合字形變化說化的規律，不必少見多怪了；（此外，「僕」字又直接簡化為「僕」，二声古代亦近）詳《微》粹僕



甲



固不粹，前曾粹僕一陪，象編髮奴隸抱瓶傾酒釀造……之形，後與「僕」混，金文中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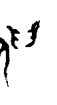
甲



子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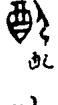
形說有以衣變徑作



（此外還有作「僕」，以「僕」代「僕」，又者作：



和



以「僕」代「僕」

）詳拙撰《微》，古文字形所反映的階級壓迫——文中粹配——配……

誤




借






戮





穆





間





熱





 中許與不釋 說見前。在西周末期即已訛誤。變位作  散盤。被縛者的頭。索之  顛倒作




 雙解反剪的身軀。訛作  百餘年來猜測紛紜的「執  執  底底實即「執  許」

 金澤潛蓋即   中 之繁文。象人被斷雙足之形……（也可能表示人用雙足踐踏  之

形）後金文又訛作  雙足。口  目之有痕……訛移到人背後去了；   余釋各孫譯允



 口 中不釋 象以鉛截人解。血流……象訛作  不但形中高拳雙解受銘的人形  訛作  并



省為  且  轉為  左向。以背受戈。雙解之  訛為羽形。許遂以為鳥形…… 參《源》戮




 金穆 象未熟穀果落之狀。晚周已訛誤。變位作  下垂的  穗穀與禾身脫離…… 象訛作

 禾莖與穗相背脫離。為二物。許誤以  禾  禾數衍塞責。不知  形  形之有……

 中間 掬音入目的。早周已訛作  後更訛作  金多穆音…… 耳与入頭分離。生于背。聲。賴永王

理：（這裏的  實際上又是爵字金文  上半部形的訛混。爵。柱又生于人的頭頂上。詳《微》釋爵）

 中象用繩索把戴柱結的人柱系起來。他在人類。象訛作  繩索脫離了人類。而且誤墜到了人

的脚下（由于訛誤以  為相混所以今學者不釋  為繫。而另外譯作  以示恪守許訓之意）

良

豆_甲豆_日 豕豆咸食品。高出豆口之上。熱香四溢。後不久。字形訛有。食品乃豆相連作 圖亦作


丁 訛長

古文中的初文。唯求肖真。晚期古文。常追求字面的美化。裝飾效果（而不顧其結果是否破壞字形）他們往往把字形中某筆延長。以求字形繁茂。因而這也多是種訛繁。而蛇添足（僅偶有簡化作用。古人解篆字為「引書也」似即有引長筆劃。以求字形脩長齊整之意……）其例不多：

𠂔_甲 𠂔_斤 圖不釋 即銛形的側視。𠂔是女部側視的誇張。金訛作 𠂔篆更訛作


𠂔 都把及形廓線之人延長。並与納。初訛斷完全失形。令人難知。唐兰先生就感到迷惑難解。

𠂔 豕手執匕匙（由皿盤豆中取食物）之形。多見于初文。𠂔一般豕既字。也作𠂔。代表食物。


篆訛作 𠂔 形之匙訛長为𠂔。遂被誤解为人形。果然如此。則与𠂔及𠂔字同形为一字了。


𠂔_甲 圖作 者乃 之省形。象楷銛形 見商匭人。金訛長作 𠂔 失形（与 𠂔 同）

𠂔 訛为𠂔 同理。篆承沿作

𠂔_金 𠂔_甲 豕_甲 豕_日 豕形。金文多誤延長。𠂔形作 豕同。許氏不識豕。故誤解为与豕同意。




甲不釋燕形十分逼真。日象燕頭日味箭之形。後也。此長作廿。晚周已能作  燕形已晦。

(說文遂誤視為上象口下象頸脉理的嗑字……學者信之常喜引用)篆更訛作  ……

吊

見于



無等字。乃數高鳥羽的代形。後亦訛作  見于周金文。



吊






金不釋


疑口銜巾形的吊形之訛。疑即啣銜的初文。亦白皎。某王天命蓋即啣王天命。其字聲可


見于篆文席。蓋即从广吊聲。許解：「席聲」不知本有吊字。(吊與現用的吊的簡化字吊不同)

吊




甲不

象蛇形。秦篆中之  即  形之訛。蛇頭之  亦訛為  它亦  形之變形。借聲為他。










後又借他為治問之也。中亦訛長作  一雙筆上出。與秦篆之  作  同理。或六國文字？

吊

甲不

分明似刀。从止止亦斷頭之刀形。(其意尚未明)篆文中也訛長作  把  形也誤作  形。許引通

人說：「止人為司」



似頗不亞于。士力于乙為地。人持十為斗……妙說！

人說：「止人為司」

似頗不亞于。士力于乙為地。人持十為斗……妙說！





吊

甲不

示足行來至口之意。金訛長作  母訛甚長篆作 


吊

甲不


形中  形兩筆延長交叉。  遂訛為  省而為  許誤作地


交陷也……











寄

٤٠

3





象

金

史

金身有誤釋字
象二手人爲一
銅鑄形
晚詠長瘦化
形爲一
金字訛作
分

圖不特 甲誤作貝 象人以及禽獸的心臟形 金說有作 等後更訛長作 篆訛作 本形已

失。无形象；(甲文中的  𠂔 二形稍近 而实有别 学者多误以 心为𠂔 以 心为𠂔……)

古文用入形之入，有身形，梅成之字，一部在篆文中就長作口，如入，訓為金，入，訓為米，入，訓為月，入，訓為目。

腹中爲胃。胃之長也。也是這樣長的。而且把子句
 說長作口如司。

作自  見玉文 車与声 訛作  变为入抱 包一車之形 无文理可言；










甲、長鼻、細尾之物。周金或讹作尾而鼻短的怪獸之象。見爲字。把狐尾加于象後了。

●金不釋予釋為^{金初文}冰^{冰以之}此●形在篆文中說長作人許氏以為冰字引起不少糾紛

戊
·
訖
短

与上節相反有些違文也常把原文中的某些長形物筆誤予縮短使原形大變所象不明例如

象字本鼻長尾小之形。然在周金中。却變成短鼻肥尾之形。失其原形特點。

申 金史
 (非动文) 申 乃長柄獵網的申
 畢 申 之省 旧说皆誤 金史多縮短兩柄作申 申 形 篆同



甲金

象人跪坐之狀。周金通者，足縮短作，只作彎身而立人形。許誤解為符節之節。


申

甲誤釋母

古盾形之省，盾有立柄，以便手執。甲金文中已常誤縮短作  形，前人遂誤以 為石函形。

（篆文中又訛長作  都失原形）

甲金

象古代長襟的上衣形。見《源流》四、三圖。周金多縮短作，失去長捲的襟袖之形；




甲金

象人舉申一四申，尚見四形，後訛縮作田字作，由形已失，遂令近世學者誤以 為人形。

甲金

象矢，金多縮短為，篆訛作，失去了矢箭的特点。（又把鐵翼延長）

甲金



象人臂，手形，以示有力，用力後縮短為。篆文訛短作，或更訛變作 矢形。許誤

解為象人筋。甲文中又多縮短手指作，以致現世學者多誤以此解為耕具之 耒。




甲不

象上矢射及的，金訛短作，篆同，都廢縮前杆，所以許氏誤認 形為鳥飛至地。

甲金

象房屋的側視，人象屋宇，下無兩端為屋形，金多有作，无簷形。晚金篆中无作 者。

甲金

見前，燕形之省，金皆省而訛象為 人形乃誤，翼形之訛短，亦作  等形，亦借人為燕頭。


前人釋失，詳拙《微釋千文》寅。

乙·加形·意符

始製文字的多方摸索階段，由於某形字形還不够鮮明，易為人誤念，古者有鑑及此，所以也偶在字形之外，再




補加形，意符以為補助，如：



甲字，本即有形，作為圖形，又常在外加畫，古者有倫解作……後來的晚期

書手有時是由于乙不如原形本已得其形，而再加形，有意符往，弄巧成拙，昏林架屋……這是後來字形反而加繁

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是一種普遍的規律，例子很多，舉不勝舉，這裏只能舉出幾個顯例，如：

金年，本象形，刀和小型工具，刀柄為十，十與用字後，本意漸晦，因而又作形，下加，以示辛本力刀


之意，後省作辛，方形，形意反而不顯，故早期甲文家有，其初祖既不知則字亦无由可說之嘆，其實得其初

文明其所象之形，變化之理，也就不是永久的秘密了 詳拙《微》釋辛考




甲字，本象形，目……後又加鳥，鳥作（概防与相近的）羊易混之故）

甲乙姓，蓋象人跪拜之形，未宜定，疑即拜的初文，借音為姓前，曾有不少異說，乙以示母，祖母以及牝性動物，周

金相姓字又加士作



甲翼，鳥翼形，即臣，後借翼，字，卜辭借音以為翼，翼，日，字，或又加示時意符作以為翼

經

終

昔

約

賜

卓

聖

聖的專用字（後世多用聖，是……字代之，惟《尚書》借翼字代之，今學者每以《尚書》作翼為誤……）

聖 金 本象結在土，結微用其上的經絲縱絲之形，西周末金文又加系絲為形，意為作經用糸

以示 川 本為絲形。因許氏誤解聖為水脉，以川為水，今世金文家仍以聖為省文，晚出的經為字……

中終冬 即 之殘，見前，篆作 加絲以示 之為絲形，用意與經等多字相同，不一列舉；

日 昔 蓋象于日下曝肉條乾則曲為脩之形。晒乾此肉洎要數日時間，下辭稱三日為昔，前說後來

周金又加肉作： 見金文 以示 本肉形（後世多用脩字，說文又作 從肉……）

勺 金 勺 象人抱扛而枚金銅餅形……篆作 用金字以指示：●本即金銅古稱金，餅之意，後分為二字

沙 中 沙 金 易 見上文，畧因商周多以金銅，目為賞賜品，故稍晚又加金作 或加貝作 賜

金 釋 易 篆 易 錫 賜 三字，

金 偏 音 有階磴的崖壁之形，側視。到周末，多作 于 下加土，以示 本為崖

又魚示崖下的地面，構成 墜地 陳 陳 等字，

月 金 聖 本象人立，上金是仰望之形，金更加月，以示入仰望月， 月圓明故有人望之，又以為

鼎

金員用○形以示鼎口的圓形。後鼎省為貝，意變如古鼓之，為子員之，為又加○以示圓形作員知圓

蛇

因个中它 本象蛇，後變為中中二字，篆文作蛇如虫于也，以示中它之力爬蟲之屬，不知中亦由个

蛇形轉來，因而重複繁瑣；

而加意符最多的大約是加示動意符的个，个外也，和周文的火也等意符以表示物體的運動；

人

甲誤釋大，或釋走，我釋人，只象人走跑的姿態，以示走跑，西周早金作伏，又有为大，定形唯

御

後作御，御金，御省于加个，个也表示杆在被入揮動着……

翼

初文象人拳四捕鳥形，周金亦加个，作翼，也表示人在心翼之的走動，石鼓，其來選之

蛇

中它 蛇回來繫人，亦作个，个外，个加个，周金又加走變形作蛇，以及个……

地

中，詳隊，金釋裝，初文象手投展，地象蛇蟠之象，出于地下之形意。後亦偶作地，如个以示動作；

門

中，象手開門形，亦作門，金詳微，以示門動之意。与門，則无別；

足

足踵後拖繩索，故行動緩慢，一落後，金之多作後，或个，个加个，个以示人之運動；

手

中，詳臂，亦詳用力達，个手持个，意欲未及，明後加个，个詳拙之微，釋个，釋止，一示動的意符；

舉



極




承


敦故

慶


鼻


 金與 意形未甚明 字形中有四手 篆字乳為  變為五隻手（捧一耳之形）繁而無文理；

 甲 必 象収手援引人出坑險境之形 篆此作  俗人作  共有三隻手；

 金 庚 甲 許靜必象収手捧一人形与  一  大異 曰誤將二字相混 良由不明字形所致 篆又加手誤作




 把手誤加于人身的下作 變人身為一種莫名其妙之形 二字之形可參見《源流》九十七頁



此外如  作  皆作  又作  亦作  不勝枚舉





實際上周人已有此習 如  古如手作  金故  中  加手作  敦一敦

（附） 讀如足。

稍晚書手往往不明字形所象故濫加足形 僅字訛繁如：

 文辰之形也，或作  甲不辨 後來作  金慶 必心亦示攸 从原。 秦篆已訛作：

 秦篆 說文史記作  都在馬尾部加人足形—— 變北長頸鹿為畸形的怪獸；

 甲 惠  困不辨 皆象猴 是加爪形。然由早金已或誤作  誤作  金祥

皆誤加人足形，篆作  誤借有人足之象形  又由形聲轉為  羞愧之羞的本字……再轉

舊

荆



屬

親


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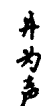

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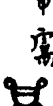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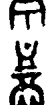
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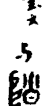
 甲 舊 象鵠鵠探爪于鳥巢有侵襲之意。據借音為新舊字。早金作 釋舊 實鳥巢形


的U為U白形——聲。子声更明。然子形則亂——鵠頭鷹伸爪入臼。能表示什麼意義？也不合一般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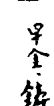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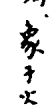
金金 荆 乃人形之變作 尤頭見人頭非刀。米乃虎爪形見金金 金字示人身而虎爪用以汚穢楚人。後又加

井为声作  ……（當時各國稱楚人為荆。而楚則從不自稱為荆。郭老疑之多年……）


甲 需   困 不 需 象獻獻形。早文已加皮有皮作 皮 許氏誤為數字……

小 需 与 需 義疎為二。蓋象由孔穴洩溺之狀。金加皮有皮作 反而使字形意模糊。金文中用 以示



威親。与 赫 成湯……相近。二声亦不遠。故疑為古今字。果然則 形或本象日光熠燿之狀；

 早金 鉅 象子火上鎔日易。改鑄它品之形。意。形意可明。後史加 為声作 燈 燈 原形意隱

晦 象亂 賊画蛇添足……

 因 鉅 甲 鉅 象把西張解結的弓。故在一起以防弓變形？使兩弓互相輔助……也可能用鉅為品以養弓



後加 目或自为声作 篆作 卿 唐兰先生以此目 席为形符。象以席裹弓之形……



只 甲 乃 光之有 達 借光 声为兄弟字。周金常加光为声符。作 或加生 往为声作 反使

辛·兼加形意·声符


古文周金中已有在象形或或見它字中再加形意符·声符……破壞原來構造·後字形煩瑣·累贅不堪·是字形繁化原因之一·頭例如：


 金 見上節·到晚期更加繁瑣·金為形意符·……成為堆砌·繁雜的很難書寫的怪字；



 中 庸 象獻獻形·卜辭借音為獻·用牲法 甲金又都加虎者為声符作 虎 金 後更加犬為形意符



作 金 獻 蓋示所蒸者為犬——蒸犬之品……蒸又加瓦以示質作 許氏誤為大題也·杜撰出宗




廟之犬者美獻……又分為富·獻·獻三數字；

 中 分為數字皆不粹·象·葉·筍·葉·毀·皮·破 和虞指的敗鼓之形·在周金文中又改作：

 中 耕或 加戈以示鼓為敵方的戈·戈所毀·戈亦声 又加虎為声符……見《源》·戲·詳《微》·釋立

 中 象翼形·卜辭借四翼聲以為翼 日字·周金又加日為意符·加立為声作：

 先秦石鼓又加己 以己代立為声符·（後世仍以立為声作 以羽代臣 显·翊……）

 見上節·周既加亡為声作……或更加示動意符·本也·作 以示喪去猶如說·失去了·或去掉了·

獲

象手執一鳥，示得捕之意。前人已由卜辭文意而定為獲。許解鳥一枚也，乃晚意。篆變作雀，以

大示獵政作獲；

賓

示人係自外入室，賓客省作。金文賓，前已如意。賓，尊乳為。金省，加目以示賓

見之意，見亦聲。

篆文因襲其形，又讹作賓。

經

田形，篆省作。田，四或又加，示質，加止為聲。經；

鵠

金鵠，鵠之落肉之猛禽——即鷹。李富說文或建早，然誤。下，反人形為。下，又加，鵠聲。

而讹作鵠。

又重加鳥形而作。鵠，鵠把个十分鮮明易懂的字形，弄得複雜混亂不堪，令人很難看懂。

耄

金，耄，家頭髮蓬鬆，能鍾的老人。耄，聲。後又作耄，以耄考。耄，聲。下又加，以象進食。

于老人——

為長者，壽之意。後通省作耄。口又讹為日，篆多作。

壬，反復積疊，訛繁。

晚期古文的某些繁化，叠牀累屋，是由于反覆曲折的層堆疊積造成的。很多被後世沿襲下來，以致

辨識和書寫都極困難不便：

表

人

甲表象襟下露毛之衣——表。後又加又，補聲作人。說形又誤加毛形于声符又上，而作人。後又省衣

作木

金。義又用木为声。依許說，稱成食字。許誤解作衣，衣亦声。實即食字之變。唐解米为多是蟲

作

中。或象以无駢斬之之狀，表示踐殺多人，亦即許解絕也。殲滅之意。後又加非为声，意符。疑如剪非作

殲

或更加夕为形，意符。代表踐骨。殲……多之作殲。殲。許：微盡与絕也之殲无異。只形繁目；

門

金。漢許開用門中立甲盾，示有武裝守衛之門，即所謂境上之門。改周作門。以上甲，說而作門。篆又加

作

火。火象奔走的人形，加三以示快速狂奔。先秦文又加二火，作火。石鼓

中

終即。中之，示終已用盡，用以表示終。終之意，後變形，借声及意，以为冬字。字作人終冬。

終又作終。冬为声符，以冬稱成終。終字，轉了不少圈子，又回到原地，但字已加繁很多了。

鄉

甲鄉又誤为鄉。鄉。同。象二人相對而食之形，有作鄉。既用鄉为鄉字（秦人又用鄉的基礎上而造出鄉）


鄉与鄉不同（二色）後更以鄉为声，稱成鄉。饗以食，饗鄉。又如向声……

癸：特殊的說變形




古文的随物象形能力，特点，後期早已失去，所以很多特殊字形在後文中，化為一些莫明其妙的字形。一些常用

墓文的拼湊物。如、

金猊 狐張口吐人舌 蒙訛作 鸛 張口狐 形 全身訛亂 頭裂為 夕肉 雙耳訛變為 目 同作 形

金雞 双手捧双翅的鷄牲形。篆讹作以金代雞。以米字代鷄牲口中所銜的米形。一


見中教 双手被鎗、血流……的人形，金乙說作羽 篆史說作羽 双手臂之形的羽——羽變羽羽

 羊 甲美
 頭插羽飾的舞人 金改作
 𦍋 篆史沈作
 𦍋 羽飾 雉尾
 𦍋 變羊
 許遜誤作，从羊从大，羊在大畜主

徐鉉又幫腔說：「羊大則美」……他們只見到祇形的羊，所以這樣誤解也是順理成章的。

甲並 天牛之妻宅蠟 芬芬以作首山 溪在乙視的猴形之 蠟頭上加角…… 因而章太炎解為猴生角……

蜂等細腔大腹。有翅的昆蟲。蘇以作蜂鑽。變蟲腹為人形之狀。蟲頭為台。亡口。蟲吻為肉。

甲寅考 双手被交握的戰俘奴隶……周金文多认为与  相似，但双交叉于腹前的男、女失形；

李燾 周金 家双手捧新斟酒相陪。新亦产。敬让作饗。以然。或李（然）之讹形（与由）（李来的然）（異）

𠂔

𠂔

臣

翼

翼

字)後多用𠂔代尸當作外夷字，而以尸為尸居字。近世或以為屍字；

陳

甲誤譯陳

陳

象帶蛇的繳矢，後省矢羽而作𠂔，又有表示繳矢飛騰的意符之𠂔而作𠂔

𠂔仍作𠂔

漢譯經曲借𠂔代尸，由于矢形的𠂔訛為𠂔，許遂誤作「東夷之人也」；

𠂔

甲見𠂔字

𠂔

象捕蛇之具

獵矢之義

既用繳矢，形之𠂔以代尸，又用此捕蛇之𠂔

𠂔以代𠂔，𠂔即改用捕蛇之𠂔以代𠂔，射飛鳥的繳矢

詳繳釋第卅六

𠂔

甲誤釋𠂔

𠂔

金

象鳥翼形，卜辭借為𠂔，日字書作𠂔，一般多作𠂔，呈

而

𠂔

形後

變為𠂔，臣……𠂔作𠂔，許誤以為𠂔字，人下已形大誤，本意失，乃以翼代臣字；

𠂔

甲釋

𠂔

象人拳四捕鳥省鳥而作𠂔

𠂔形變省而作𠂔

𠂔一方面為𠂔，又變為鳥飛而作𠂔

𠂔

𠂔

翼，目而翼既是異臨字，經傳作翼，臨，以及象捕鳥時心翼，的翼字，映金石後部作𠂔，也是用捕

鳥形才能表現的，因誤，希承芳意的「希翼」，其金字，用翼仍示捕鳥為鳥翅，只是臣的同音假借，遠非翼本

意，而且捕鳥之事，極平凡，也是无奇異之意，真正表示奇異的字是：

𠂔

𠂔

象翼而文，見前

象詭異的化裝，假面舞者，才有奇異之意，但後來除用為地名外，又借為以為希

莫 莫 字了。臣子莫、翼子莫、莫之間的同係找微妙複雜混亂。詳微釋 野莫、野莫。

穀

金料 象用斗 初 量 示 計量 史記 料氏 亦即統計之意 因而料是計量的字 金量 圖 未甚明 但无

計量意 則可知 但自秦人用方計量字 應是借量字 後世遂沿用 料仍有量意。

野

甲 詳 野 不 特 穀 金 街 象 拔 鞭 驅 馬 形 是 牧 圖 駕 馭 御 的 字 而

御

借 御 聲 為 馭 許 誤 合 二 為 一 近 世 學 者 仍 注 于 計 氏 際 說 而 釋 為 同 字 又 誤 解 為 馭 拔 鞭 驅 馬 之 形 迥 異 然 經 傳

借 御 聲 為 馭 許 誤 合 二 為 一 近 世 學 者 仍 注 于 計 氏 際 說 而 釋 為 同 字 又 誤 解 為 馭 拔 鞭 驅 馬 之 形 迥 異 然 經 傳

御

甲 金 赫 圖 象 插 有 矢 的 矢 面 後 稱 為 箭 形 箭 形 為 御 借 作 圖

御

象 人 臨 坑 穴 中 之 形 由 一 般 支 理 推 測 也 可 作 御 如 以 示 水 土 之 勢 而 御 作 御 變 圖 為 御 御 之 理 但 金 文 已

借 圖 為 御 釋 變 作 幽 白 二 字 如 弗 以 我 車 御 于 艱 即 幽 于 艱 二 字 古 聲 可 通 而 且 後 世 都 以 幽 幽 代 圖 如

信 幽 書 幽 而 履 幽 字 幽 芽 棘 變 也 作 幽

春

金 春 初 文 未 見 或 未 能 確 識 此 文 已 達 以 此 以 日 也 純 聲 象 文 同 此 漢 以 來 都 作 春 這 不 是 舊 字 的 隸 變 而 是 金 文

春 一 雙 手 持 杵 杵 米 形 的 隸 變 後 變 為 夫 與 泰 變 泰 同 曰 連 為 日 一 或 改 作 以 日 春 有 聲 的 新 形 聲 字

士

𠂔

甲部。象男根形。甲文多省作上。甲不祥。金文作士。取人只用上附加于高邊以示其為壯性。如𠂔壯

𠂔

𠂔

周。人始用士以代表男子。如士女。後竟發展為統治者的一個階層。卿士、士大夫了。

卿士在下。辟早金中多作。卿事。後經傳中多作。卿士。士或兼是事或史的代起字。詳《徵》釋士

𠂔

甲部。象人下。辟用為用牲法。即用戊斧。碑碎牲以為祭品。如歲牛。歲壯。甚至歲羌。戰俘。歲五臣。奴隸。周

時已用歲為大。祭之名。後史用歲代表年。與取人用。祀紀年同理。去歲字的初意很遠了。參《源流》

𠂔

金在土。土。容形。以中。中即𠂔。人髮形之變形。這里表示人。髮為斧所傷。與取聖于髮形的𠂔。取同

意。乃與之異文。周金文借聲以為。在于。字。甲文未見。殆周文字。後有作𠂔。改土為土。參《源流》在字

𠂔

甲部。用入頭着火之形以示危險之意。卜辭。今多作𠂔。即。今多作𠂔。是其初意。曰釋光。非。周人借形。轉為光。如。用光

父。文武取光。今人多誤解。𠂔為人執火形。与字形入頭上發火不符。詳拙《徵》釋光。光

𠂔

象取解被反剪的人形。戰俘。奴隸。先秦形訛為𠂔。借聲為如。表示相似之意。石鼓。原意反失。

𠂔

甲部。原象以銘截斷人之形。周金形訛作𠂔。銘形之。訛誤于𠂔。上。陵遂轉有登

陵字意。由此轉為陵谷之陵。孝意。參《源流》。陵字。詳《徵》。古文字形反映的階級壓迫一文中。釋陵

兵

年

冊

宜

孫

𠂔 甲兵 象手執斤鎗形。蓋象新木工作。猶現代動詞鎗。新木。蓋自東周始。轉指兵。軍品。又轉指戰事和

戰事：（斤本來是生產工具，並非武器。某學者以斤為典型兵器，恐不足信）；

𠂔 甲 𠂔 金並釋年 象穗大根長的成熟的穀作物之形。卜詞用以指豐收。如：「東土受年」……西周

中季改用年以紀歲（在商、西周初都以「祀」紀歲）；歲字的意的轉化已見上文

𠂔 甲 𠂔 金并釋之 原象初民崇拜的自然神「樹石」形。卜詞多有祭土之詞即後之所謂「石土」。周初已由祭祀

聖地引轉為「疆土」、「土田」之意。卜詞未詳。亦与田祭。冊之𠂔 𠂔 而轉為𠂔 𠂔 或域同理 參《源》五七

冊 中冊 金並釋冊 象列石之形。亦「靈石」之一。周漸轉為簡冊。參《源流》五八頁。詳《徵》釋示土冊……

𠂔 甲并訓 𠂔 金并訓 以刀割牲肉。附于土。且祖上以祭之形。動詞。用牲法。卜辭有：「宜父」宜宰「宜羊」「宜羌」

「宜百羌」……後者即割百名戰俘之意。後由此轉為致敬等意。如周金：「宜于王姜」姜賓令貝十物……後史轉

為「宜其室家」……去初意甚遠了。（近世學者常誤以宜為姐形） 參《源流》五八—六頁




𠂔 甲 孫 象手被縛的兒童。少年俘虜。即𠂔 𠂔 象的異稱。故後來孫——遜遜尚有通逃之意。周金文





才用以為「子孫」字。字意遂轉原來形意。早已不為人所知了。許強解作「……以子以系，系統也」；




荆刑


男

矢寅大

 荆，荆人身衣也。見前。後又加井為聲作  金荆。有本作  金荆。即刑罰字。聲轉而意隨之。本非以刀井聲。




篆訛作 ，又轉為 ，這法頗繁。 又分轉變形為  以創，傷也。說文分為數字；




 甲不耕。象人于解向田中豫物種子肥。形，後作  甲  金。本為美稱，尊稱。後用以示性別。代士字；







 金黑。象戴假面的期舞者之形。……概由東周人始用以表示顏色——卜辭中多用繼以示黑色，不稱黑。






兩 古文中的相似形，如混混。








在古文中有兩形本來就相近，或某形簡化之後才與另一形相近，後遂容易相混淆。而在近世的研究者眼中就更易引起不少的混亂和誤會，這樣的實例也頗不罕見，如：





 甲矢，矢形與  燕的簡化形之  甲文寅確極相近，難怪當世大師竟說，矢本射具而用為寅……

但金文雖說而不有作 ，所以這  只是甲文的特尚之形；  在金文中又偶有羽形作：











 遂易與人形的  相混，如  省為  夷，許誤解為帶弓之人；甲文  金訛作  訛作：







 金誤轉為  矢，合文；  訛作  篆作  矩从矢；象張弓形之  秦篆亦誤為  見疑字所以






 金文又與  亦近（甲文又作  與  有別），後金文  多改作  與  交已遠，不再相混。

甲午乃一杆形的廓化。在甲文中頗与象形的形相混。其義可分：然形之与象狐的雙耳之无異，



所以金文的錄篆文竟誤為——不過後者字形不多，所以並不多見；





以甲金皆正。盤形的盤由盤四聲轉為凡。金文中者為後漸与近而此為月舟如






此為股此誤為俞……許同誤解為旋舟，現代大師亦不察甲文之非舟。圓于許訓而誤

解舟之形的為舟了見微釋津：解（許解為，空中本為舟也……學者不信之不疑）



金見各足形，後發化作与舟之形的近，混。如西周金文亦誤為大亦誤為大篆史訛作：






許誤解此會意字為形聲，又誤作省省聲。在貴字下則亦誤作舟聲，清學者已指出其誤；

甲上釋金已象鉤形，与象蛇稍近。許誤釋已為蛇形，或与此有因，象龍已蛇表亦然。舟字偶

有甲文有刻形為舟与舟形大十，今學者多誤以舟為僅是由于大師們疏忽造成的人為的无

謂的混亂，似不能歸咎于古文象形之易混。參見《源流》五五頁，詳《微》釋于支已及于支小紀一文

象儀仗和刑斧斧頭鎮壓工具，時与生產工具的斧頭之工工相混，如

甲金文作恐：象用成斧，斧頭人形的偶亦作……

古文字學新論

三〇二

𠂔

甲不釋 酒奴見前 圖形中多誤作 𠂔 𠂔 甲 醜形相近 所以往傳中多以醜字代表奴素 如「執訊獲

醜」從其羣醜……《詩》「獲匪其醜」《易》「折其醜類」《左》「金四」……蓋皆由二形相混而來二声

古近 (𠂔) 為配 即 韶 韶之初文 所以這裏的「羣醜」「醜類」並非恣意 今人多誤用之

𠂔 金季 家子投少字 伴旁 與 𠂔 孫意同 其形與家二手奪一金 錯形的 𠂔 之偶作 𠂔 形者近 今人誤認 𠂔 形為

少 遂誤釋 𠂔 為 𠂔 似已成為今日金文家釋字的流行釋法

𠂔

用不釋 𠂔 中誤釋 家心臟形 一 與金文白形之 𠂔 略近而混 如 𠂔 金季 家執杆杵 穀亦誤作

𠂔 意 𠂔 金季 家大守 食 𠂔 中之委 𠂔 誤作 𠂔 白此為心……參見《源流》二七一頁

二 𠂔 甲文貝 即家海貝形的 𠂔 形之省 𠂔 形略近不混 今學者多誤釋 𠂔 形為貝 《甲文編》貝

共收六例 有四個為 𠂔 又誤釋 𠂔 𠂔 為貝 誤釋 𠂔 𠂔 甲 𠂔 示液滴 𠂔 𠂔 為 𠂔 仿佛故弄

玄虛 其實不過是由于看不懂 辨不清兩個鮮明的字形 物象而已 銅組



𠂔




甲不釋 家刀 組形 𠂔 圖形 𠂔 同不釋 𠂔 即銅組的正視 𠂔 之省 𠂔 誤作 組

𠂔 乃漏孔形 𠂔 誤移 𠂔 外 借且 祖 𠂔 代 𠂔 也是非非常明顯的 而



就是照搬許氏故智「行事率由舊章」即以左向者為人右向者爲己釋以𠂔爲从𠂔爲比並作出卜辭比从同字的花樣結論以致全誤；而對于刀匕之別似尤混沌如釋以刀爲字形之甲文

即物之省文为北。释以刀屠豕形之。甲文刻？亦为北。释以刀屠羊形之。





判(刖)又为北。把造西形完全混作一團。(此外还把和古来的省形之







混为一谈。把用刀磨牛的东西，牵强为“牛牵犁”，沾有牛血的屠刀，以刀为犁，犁头破土。

早期古文，多用为建築物某部，如基階的代形。日，用象入口形及器皿形，此外尚多。詳見李紱《集韻》。

釋古文中的日 日一文
晚期二形多混作日 (而日形又常讹为日……)

古文中田形的來源亦頗不少，其初文多有區別，後混同作田形，如：


 田形
 申
 初田變者力
 田
 再省為田如異
 田
 裴畢中所从之田皆田形之省異字



凡為典聖 蓋其初文 本作 象人 拳四捕鳥 省鳥作 再省作   一  ...

畱
𠂔
𠂔
寄假面形。後亦有作田。如中文里。即
𠂔
里
冀
之省。
栗
即栗
栗
黑

之省而男，鬼。𠙴，𠙴作田。皆狒獐可怖的。顯頭，假面之形的省文。詳《徵》。𠙴，黑。

然亦有方形鼎，其「算」似乎也可是方形的，作田也不違反真實！

代表「環華璋」等圓形玉品。見于卣金華。黃……

 亦作  象車輪形。見于甲。图形金車字。
 金雷字中的多  形。疑亦輪形。用車走之聲。以喻

雷声。清吳大澂猜作「鼙鼓」形。盖受後世释道画「雷公擊鼙鼓」的影响……古文中却未見以田代壺






















田 用以象俯視的車輿車箱形。見甲金。車字。其初文本作𠂔。由與後缺口處升降。後省作田。




田 是毒蛇 中它虫的頭 眼鏡蛇近 見于 果 金島…… 蘇作 異文作 魯迅先生已知二字古今一字。




這里還不止括田、中文田、和甲、見甲、禪、禪、田甲、和常見的田、田……古文字形的千變萬化也。

由此可見一斑了。田的妙用雖多，但唯不象人的頭形，因為人也不可能會生有這樣怪形頭。清人李

為拳手自翼散形。今世大師淺之。釋為「高拳雙手過頂似翼」……都不過是憑空的臆測而已。






























 甲山
 本象火上燒絲，薰絲之形。此被燒薰，自然全變焦黑色，所以不用此形以表




示黑色。如卜辭中的「𪔐牛」即黑牛……金文作尚可。又讹作篆作未說。但山與篆文山字

之山同形。所以許氏就誤以此山為山。解作「隱也。以山中線」。準此之例則篆文的未見諸甲。金文的


也極可能即古金文變的訛變。這裏的炙烤。灰等的火也變為山了。而炙、


兩声在古声中可通。說已見上文。後又加邑以示地名作詩有而古文中却一直未見其字。

仍是省文。其完文作金象執叉烤猪狀……金文中的、、殆即地名師。王。我

到了只見于經傳却不見古文辭的地。填補了這個空白。不過還未敢遽定。詳釋文




字形由出現文字以來。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在稍晚的甲。金文中尤其是周中葉以後的金文。已有很多

相混的迹象。如上舉周金文間借為昏。婚字。人頭竟與酒爵上部之形相混。人足形竟會誤

變為女字。成為二人倚相連的畸形怪胎。又能把象尾画成了蒙首的狐尾……都出了一般情理之

外。給我們這些三、四千年以後的研究者帶來了很多的迷惑和困難。也是很自然的。

社會上的事物五光十色。十分豐富。而字形却很简单。有限。所以常出現一形多象的現象。如上

舉的、、……如果我們不熟悉生活。執一的泥古或肆意臆斷。似乎都難摸到古文的邊際。

第三章 古文字研究的發展

第一節 古代的古文字研究



古人在創造古文字時期，不可能留下什麼說明、記載之類。編上一部古今字对照表，而且這種文字流行時間不長，也就不可能有什麼口口相傳，把當初造字之意傳到後代。實際上有不少的字形在晚期中，又已漸退化，周金文中就更甚了，可見彼時的文字筆劃對於部分字形來歷，已不甚了了。那麼史晚的人，又是怎樣來了解這些呢？既然那時沒有什麼《說文解字》那樣的字書，所以歷代人們也只能根據他們所見到的「古文」來作些分析推測——這大約即古人的「望形生意」法吧？

現在所知的最早的解釋文字的，開山人物，是春秋時期的楚莊王。他解釋過武字，說：「文武定功戢兵」，故為文止戈為武。許慎把這四字作為解「金意」字的典故。後來兩千年間都把它奉為金科玉律。

第二位名人則是儒家的「至聖先師」，信而好古的孔丘。他自己吹噓：「吾猶及史之闕文」，「殷禮吾能徵之」等大話，而且說常「夢見周公」。有降神見鬼，能藉神化，美化自己，而在解字方面也頗留下一些名言。

如：解字是「一貫三为王」……《書》鈔引並補九這三代表天地人……解字「推十合一為士」……解字是

「視文之字如面狗也」……釋狗字是「叩也，叩氣吹以字」……以上皆說文的引文，此外略略，而且他還經過銅品銘文、釋

湯盤銘是「苟日新，日新又日新」……而「一貫三」、「推十合一」、「面狗」……也不外是「望形生意」。

第三位是《春秋傳》——《左傳》的著者所引的「反正為走」、「四蟲為蠱」；

第四位是戰國末期的韓非，說「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公，背山者謂之公」……《五素》

此後到漢代經術大成，研究古文字者日多，鴻篇巨製則有鄭眾，據說他曾有釋字之作，後世不傳，

現在所能見到的就要算「五經文字」的許慎的《說文解字》了。這部大作據說在其後的漢人中已頗有影

响，如引用過。晉呂忱《類聚》，都在這影響下著作，補充。自唐李陽冰、宋徐鉉第九開始，研究者漸多，到清代

達到頂峯。研究者和研究著作之多，遠超前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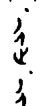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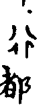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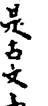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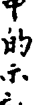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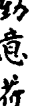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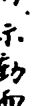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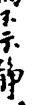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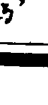


此外《爾雅》據說也作于周末漢初之際，它只談訓詁，不談形音，所以從略。自宋文開始了全文的研究……

這就是自古代、春秋時期直到宋代以及其後研究古文字的粗畧概況，

下面還可作稍詳一點的介紹和評論。

由前兩章里已經看到不少古文字在其流行過程中的激烈而迅速的變化情況，可以明了很多字形
的研究，只有由其原始狀態——初文，才易于洞察其明確的形体和造字的本意。這種初文的相對時
期是商殷最晚下限也須在西周中季以前，待到東周的楚莊王時期，早期古文字已流行了千年以上，已
接近古文字的末流，字形多已大變，我們試用孔氏所審定的文字以現在所能見的晉公盃、秦公敦等為範本
例與甲文早期金文相比，就可知其大概。何況銅銘字體還算最莊重認真和保守的，至於那時手寫
的書簡就更為潦草簡陋，如虢季子白盤書和虢季子白盤等，就較早的銅品，在當時已很少流傳，左傳記載戰敗國用
臣執事和主事具責重可知其重要，楚王之觀觀九鼎等，則尤為明顯，由此可見楚莊王時人
但沒有知道造字接觸領教，而且也沒有多見周初文字的機會，遑論更古的殷文了，即使偶見一二，也未必
便能辨識暢通，很有把「日」字「旦」字「讀」為「前」「新」「日」「新」的可能——如果不是他捏造的假古董的話，而湯
字尤不可信，因為卜辭、金文中都作唐而不作湯，他們都只能根據他們的時代距離並不很遠的「古」文字來
望形生意而已。我們由孔氏及其同代者對古代社會情況的缺乏了解來分析推測，也只能是這樣的。
元此種「元」元不受着嚴重的歷史的局限，即使是古之「聖人」，名王……又何能例外？

下面再來具體分析前舉那些字例，就會更進一步的證實這個論斷：

一、止戈為武。說，我們已全面證明。止，初作，，，，，，，，，，，，，

新的階層，称之为「士」……如果孔氏真曾解作「推十合一」，那就說明孔氏不知此字的底蘊如此，所以拆作「一个算術公式來解字」，是配和江湖拆字先生媲美。堂之至聖不識男根，知他的門徒許慎硬把毒蛇之形的「也」字視作「女陰」，真可謂无獨有偶，天然的一對，「德不孤必有隣」此之謂歟！至于說「狗」也，「之」美就不值得一談了。不過這些孔子之說，似未見于信而有微的《論語》等，所以其真實性也很可疑。

如果這些解釋，並非出于漢儒的无端捏造，真的出于孔子之口，那么，這些和他口頭提倡的「知之為知之……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多么不相稱？自己就偏要「強不知為知」，大言欺世。所以，懷疑前釋諸字都是漢人偽託，只有「湯盤」之說，似應可信，如此品非百分之百的腐爛，就是大聖人念了一大串別字，那老早有考考，殷代也根本不会有這套「脩身的戒規」。通觀上述，只有「視」之字，如「狗」算是說對了。那么口口声声大談三代如何美好，殷禮如何文明，先王之道，又如何仁義之言，苦，仿佛多么熟悉古代社會，實際上連古至今之意也不知，只知「文任人言知」又哪配大談古事？不過為了「托古改制」大開倒車而製造偶然，完全是信口開河，見神見鬼，是九一真的東西。而這些就是被許慎之流推崇為極致的「舊章標準」，拆穿來看，也不過是一个沿互而千多年的無聊政客の騙局。

三、左傳的「反心為之」……倒直接的見于左傳，不過此解也並不可信。因為篆文之「西」是古文的「𠂔」省之省。

「𠂔」篆文認為「西」，金文「𠂔」篆文認為「𠂔」，以「𠂔」代「𠂔」可證，轉為之「和」聲。眾所周知：古文中一般都沒有反心之別的。另一條，「𠂔」為「𠂔」的篆字，字形甚明，大約沒什麼問題，只是未明其初意云何？

四、韓非所謂公、山、私又是許氏的一張主牌，其實也靠不住：「公」字古文作「𠂔」，「山」字古文作「𠂔」，「私」字古文作「𠂔」，「𠂔」的最省形，也可視為「𠂔」，絲之省。篆文「𠂔」……

先秦時的諸字如「𠂔」，列等也，只是國立論譬喻之便，根本不談考據，也不標榜「倭古」和侈談古事的。

古人對古文的名稱，傳流到後世的大約只有上述的幾條，用今人的眼光知識衡量，都不太可信。

漢承秦制，在文字的使用方面，基本上也沿襲下來。例如漢初的官私印與秦完全一致，即可見一斑。漢王朝對於文字也還比較重視，為了文字問題還召開過兩次大會……說字未史廷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這些已見于史乘記載，並經近世學者多所介紹的資料，無庸贅引。這裏只談一點，個人的新的體會。

我由這些史料以及字書中分析，覺得漢代對於小學——文字學研究是多元的狀態，不免有些混亂的。近世的研究者對這些情況也常混為一談，頭緒混亂。所謂多元，即包括下列五種：

一、繼承秦的傳統。據說秦始皇統一後，李斯等作《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其目的仍是用秦篆為標準以達到書同文的目的。漢初人把這三篇合併，稱為《倉頡篇》。宣帝時徵齊人來心《倉頡篇》的俗讀。張敞從學，傳到杜林，作《倉頡故》、《倉頡訓纂》。其本是研究秦篆。這種秦篆是流行於晚周的秦國文字，它上距商、西周的古文已經很遠，也與先秦文如秦公毀、鐘、石鼓等文異；

二、傳統的古金文的研究。漢代王室，偶有古器物的收藏，如梁孝王藏一尊，值千金見《漢書·文三王傳》。帝室藏有齊桓公時有銘文的銅器見《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當作祥瑞，因是改為元鼎，其四年得鼎后土祠旁，又得大鼎于汾陰，但元款微，藏于帝廷見上書及《漢書·武帝紀》……

有文字研究性質的一點記載是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好古文字的張敞對此鼎作了些考證，并釋其銘為：「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不旂萬難，敬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天子玉頸休命。」見《漢書·郊祀志》

這大約是見于正史的最早的金文研究。除了孔子對湯鑒的釋文，他又提出了「不宜為宗廟」的建議……都很有些學者味道，十分難得。可惜他沒有什麼著作傳流下來，大名也不甚為人知，世俗只流傳着「畫眉的韻事」。

和帝時，匈奴……遣使還古鼎……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愚乃上之。見《後漢書·竇憲

傳》以後也還有幾次得古銅品的記載，但未言有元銘文，所以不再贅引。

那時傳世出土的古銅品數量有限，而且都見于祖廟，藏于帝廷，又元搨傳之術完全由帝王壟斷，所以許慎的說文中只引了一点秦刻石，而全不見周金文。因而清人吳大澂已發現并指出許氏雖說「郡國亦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而實未之見，大約正是事實。

由于資料少，又元緣得見，所以直接研究古文這條路走不通。偶然作一点成績如張畝未為主流；

三、晚周六國文字，漢人所謂古文的研究，六國文字是与秦篆異形，被秦所排斥，毀于秦火的，然而這種用暴力以求「書同文」的方法，也不完全成功，並未徹底的毀壞掉六國文化，人心不服，還有人甘冒生命危險，保存一點下來，在漢代被發現了的古文經，就是秦火的叔父。在漢代是件大事。據說當時

有《周易》、《毛詩》、《左氏傳》……已有八獻出，又有由孔子故宅牆中拆出來的《古文尚書》、《礼古經》、《古文論語》等現在學者大都公認這是六國末期的抄本，它並不是——今人所謂的「古文」。劉向父子發現了它的可

貴，劉歆因而創立了他的「古文經學」並建立了「六書」說。據說杜林、衛宏、鄭眾、許慎都是這派的後世的傳人……這些人包括許慎在內，都有一个大錯覺，這就是他們以為孔子鮮中書：（一）一定是孔子的手跡；

(二) 孔子所寫的一定是原始的古文，把這種字的時代性全弄錯了這樣的，古文在《三字石經》中還可見其彷彿。這種「古文」是戰國晚期魯地文字，既非孔子手書，更非原始古文——即使真出于孔子之筆，也不過是東周人的文字，象現在能見到的東周銅器銘文那樣也。距離原始文字太遙遠了。說孔子所寫的是原始古文，也和現代某些缺少文化常識的人說文字是孔子所造的……相去不遠。

四、俗文字學：如果說上述三種都屬學者、專家們之說，則這種才更是代表漢代比較流行的世俗的觀點。我們由說文序中得悉，漢代的大多數人和今文經學家對文字的看法更為混亂幼稚。形而上學，甚至可笑。他們認為秦漢隸書就是倉頡所造的原始文字，他們說文字是「父子相傳，何得改易？」是永遠沒有改變過的，因而不信另外還有什麼「古文」，所以他們就根據漢代流行的隸書來解釋文字的構成。說「八推十為木」，「虫者屈中也」，「人持十為斗」，「馬頭人為長」……《春秋緯》中很多。還說「幼子承詔」，其辭中有「神仙之術焉」……甚至建封還引這些杜撰的解字來，斷法，當然更為無知和可笑。無怪許慎斥責他們的解字是「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

以上所舉四種漢代人的文字研究，看法，都沒有較全面的、較多的記載或著作傳流下來。

許慎的學說是綜合，繼承了上述第一種秦文傳統和第三種古文經的兩種資料，和其它前輩的研究成果學說的^注。由於資料困難，貧乏，他根本無法走張敞曾從事的古金文研究道路。周金文資料，在說文十分罕見，而非常鄙夷上述第四種俗文字學。當然這里也反映着不少他自己的錯誤和缺點。有些思想也並不比漢世俗夫鄙儒們更高明。有些解字方法，如「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也和後者无分軒輊。同樣是巧說邪詞的野言，牽強的臆說……大約都是漢人的通病。但他的學說大作竟成為統治後來兩千年古文字研究的經典。

唐兰先生說：「這樣的文字學，先天上已經夠貧窮的了。因為它們的理論根據，只有六書，而六書的條例建立在西漢末年以後，那時所見的材料，只是殘缺的《史籀篇》，傳寫的古文經，和有些人改寫作隸書的三千三百個小篆的《倉頡篇》。材料既少，時代又晚，所得的結論，當然很靠不住。但是兩千年以後的學者，還只根據本身問題很多的《說文》裏所保留的一些材料，怎能有所進步呢？」《中國文字學》七

【注】許慎的說文據他說曾博訪通人，搜集衆說而成的，他曾引述了董仲舒、杜林、乃師賈逵、楊雄、

衛宏、尹山、譚長、官溥、周盛、王育、徐巡、等八人之說，皆當時的名宿、廷師的名言，所以說文也有

代表性，代表着漢人研究文字的大致情況和最高的水平，唯獨少引張敞之說。

本來文字的研究，並不一定是儒門所包辦的事，例如韓非也作些，但到這時，漢武罷黜百家，獨崇五經，小儒之流，儼若天驕，壟斷了一切學術研究領域——他們大吹「通天地人之謂儒」，古文字研究也不例外，劉向儒家的專利項目。這時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權威，我們由董仲舒「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以人，義字以我」，「一貫三为王，三者天地人也……」之說，也可見其釋字的主導思想，方法水平。

代表着漢儒的謹慎和他們的《說文解字》對於後世——直到現在，還在發揮着它的極大的影響，成了顛撲不破的偶像，回其如此，本編在下文中專闢一條，作較詳的剖析。如果我們把它當作歷史的產物——漢代人編的字典，它搜集記載了漢代的篆書資料，漢人的解釋，當作古文字學流中的一個過程，片段，對於今天理解古文，也是資參考——批判的利用，並非全部无用，這大約可以說是公允之論吧。

然而很奇怪這一部東西，不但能嚇唬欺騙漢宮中的小黃門、宦官、宮妾，以及呂氏、趙主、徐鉉等一十多年，間沒見過古文，也不明古事的人們，奉為研究的，而且在商周古文字和地下文獻情況，第一手資料已經大量積聚的現代，也還有不少學者被這固陋死板的漢儒的山靈障目的束縛着，在考釋古文時，只要一捧出這聖經，就足以昭信。

小學者，以制學者之口，不敢異議，成為鐵案。論不安事考驗，信浮淫之語，王元浩編古文文字書的也，依然要按這離亂九章的說文部首編排古文，名義上的古文文字研究學者，骨子裏仍依漢儒，似乎正是李贄所謂，儒先臆度而古之，又師沿襲而誦之，小勝勝而聽之，萬口一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至今日，雖有目，无所用矣。趙氏家……誰也不想甘冒不韙，被駁而昭乎中天，小學語，于是乎說文一書，就成為文字學發展中的精神枷鎖，前進路上的障礙物，伴腳石，基本上起着消極的作用，不把它打破，離開，就不能解放思想，擺脫桎梏，所以還必須條分縷析，審慎而深入的批判揭露，其目的也不外是通過批判，揭穿這位漢儒及其大作，來說明在古文文字研究中脫離實踐，沒有調查研究的唯心史觀，形而上學的破產，說明沒有真知灼見，只靠販賣孔孟之道，章句易，仙道，偽古說等垃圾，編造巧說邪詞，師心自用，裝腔作勢，詭名騙人是禁不起歷史的考驗的。而此同時也就可作出比較正確的重新估價，以便今後正確的恰如其分的利用這份漢代人的遺產。

既然說文是最古也是最集中的解釋字形的著作，它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至今未衰，片言不能解紛，有較詳的介紹，剖析的必要，在下文就用一節來專門介紹許氏以及他的著作，在由古文文字研究的角度出發，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來和大家商榷。

第二節 許慎和他的《說文解字》

許慎的生平不甚詳，大家都知道那一點：他專攻的《京房易》，由郡功曹舉孝廉，作過汝水長，入為太尉南園祭酒，嘗從賈逵受古學，又有《五經元笈》的大名，後來不知何故，放棄了這件清談的祭酒職務，入宮，去教起《小黃門》《孟生》等，和宦官打交道去了，此後不知何故，竟挂冠不野，退居林下，安于寂寞，寫成《說文解字》。《淮南鴻烈解詁》等著作。在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一三二年）把《說文》獻于安帝……

這裏費解的就是他和宦官的關係，這在東漢朝臣與宦官鬥爭激烈時期，潔身自好的人物，都拿此力恥諱莫如深的他却津津樂道……後來上書也順利的直達天聽，蒙優詔，賜布……也許頗藉口的高足《小黃門》這時的《小黃門》之力吧？這些有關的時代背景，而待熟悉東漢史的同人們去研究吧。

這裏集中剖析其大作《說文解字》。

現在平心而論，那時編輯這種字書是個首創的新工作，收入近萬字，又首創部首分部，也確非易事——也許前人鄭眾、賈逵等已草創過這類方法，又由許氏繼承來完成，工作量很大，一人之力有限，又要「博訪通人，長期堅持」，所以許氏不失為一個勤奮的有心人。這部字書集中記載，並反映了漢代一部分研究文字

學的成果。如果拋開他宣揚儒門教義、京氏易派荒誕唯心等弊端，只從這個歷史的角度來說也真難能可貴。比起那些只公漁而人民飽食終日優遊林下无所用心的致仕官僚，總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而有些消極的怠果，是由于歷史的局限客觀原因以及後世追隨者的胡吹亂捧造成的。千秋功過，評論起來都是比較複雜的。

這個結論也要以說文的主導思想、成就等為唯一標準，沒有把這前提的根據剖析清楚，也不可能作出較正確的人物評價。所以還是要先從說文入手。而我們的目的只是初步的評論說文，並不想全面的研究評價。

大家知道，研究古文字這門科學，最低要具備以下幾項主客觀方面的條件：

甲、較全面的精識古有大量準確的第一性的古文資料。這包括原始的初文、古階段的、中介……等。這是研究

古文字形體等的先決條件，沒有這些資料，其它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乙、一定的高度的辨識字形以及分析其意聲的能力，才能辨識、分析、調查研究這些資料從研究中逐步掌握古文字的構造、變化的某些規律；

丙、比較科學、正確的思想，從歷史角度來說也須要有象王充那樣的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指導

這項科研工作；

丁、考古、古器物、古民俗、人類學、等方面的常識；

戊、古文獻、記載等方面資料的搜集和運用；

己、比較科學的工作方法等……

以上這些只是從歷史的角度，觀點出發的最基本最低的要求，對於今人自然更高些。用這些簡要條件來檢查說文，就會非常清楚的發現它的不足了，這是因為上舉的六項基本條件中的：

甲、由上文中已知春秋時期的大人物已經未見古文，多不明字形來歷，何況更晚五百年的漢人？由於古文

字太古，對於他們那樣漢代的古人來說，却又是沒機會看到的新事物，他們都很不開眼，只多見漢代流行的篆書，不但沒見過甲骨文、殷金文，而且連周銅器也如同麒麟，由出土一件銅鼎，便視為祥瑞而大改其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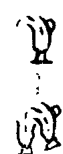





可知其大概。鼎、大名的姓字稍成，鄭玄竟連「犧尊為何物？」也無從想像，可見其一般水平。這一點情況

已為清人發現，吳大澂已指出許氏雖說「往于山川得鼎彝」，實際上他並未見見，也未能多識，所以說文中

只能引秦刻石，從未引金文一字，而他所謂的所謂「古文」最多也不過是「薛中書」——大約是戰國時期流行于齊、

魯一帶的區域性文字，它距離早期古文字已往很遠，面貌全非，何況晚周奇字的傳統性比篆文更少，誰也不

不可能由這些晚起的「古文」篆文等來流文字，來全部了解文字的來源，例如只見這時的「易」而不見

「易」 誰能懂得「易」為何物？只見篆文之「止」 而「止」 篆文「止」 而「止」 篆文「止」

「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篆文「僕」

「美」 篆文「美」 篆文「美」 篆文「美」 篆文「美」 篆文「美」 篆文「美」 篆文「美」 篆文「美」 篆文「美」 篆文「美」

誰也無法測知這些古怪的字形，到底算何形？何意？只見篆形，很容易誤會為「大」字，含意「這是

許氏所受的最明顯的歷史局限，幾乎無法克服的客觀限制，元來之故，巧婦難為，僅就這一點來說，出了

一些解形錯誤，並非許氏之咎。因為這是任何一個漢代人也不可能作好的，我們自然也不應厚責古人。

客觀條件如此，我們再來看他的主觀條件如何？這包括以下所舉的幾个方面：

乙、許氏的辨識理解字形等方面的能力水平，我們同樣不想脫離歷史，過高而不適當的要求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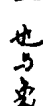

代的人，能正確的解释，只有見過古文，古物才能理解的字形，所以這里也就不就按簡單易解的，象漢代習見之物

形的一些篆文來考察他在文字與器物之間的聯系方面的理解水平，能力如何？這本來是很低而公允的考題吧？

【注】鄭玄解《易》而刻鳳皇于書，其形勢蓋然又謂，豫宜深如漢，王肅引出土樣尊宜物以辨之，見《詩·閟宮·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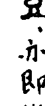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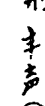

即使如此，他也經受不起，我們試舉幾個淺近之例，來看一看吧。

我們由漢画像磚、石刻、陶俑中常見漢代的「建鼓」之形，與殷周鼓形基本相同。參見《源流》「豆」字，詳

拙《徵》釋畫右圖。這本應該是許氏一生中都習見之物。篆文作也與象鼓形的古文相似，荀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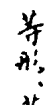

廣究然，字形鮮明直接。然而許氏却看不懂，不知道這是鼓名詞的本字，又誤解作「以豆以豆」——硬把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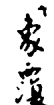
「豆」當作鼓來敲。把古造字人當作了十足的笨拙——「画」為鼓，而且也連累現世大師至今，仍誤為「豆」之原始為「豆」……

一直不得正釋。而篆文所以之「山豆」，亦即鼓形，等形，尤顯，蓋示鼓聲，借


以表示豐美之意。許氏誤以為「豆」解作「豆」之豐滿者，也同「豆」一樣的貽誤至今。

漢代人仍有一種穿過腰襖的長呈銳角形襟的古式上衣，見于陶形俑并見《源流》衣及徽袴衣圖，所以古文作：

    等形。篆亦作上象領袖，下出長襟之形，十分鮮明。許氏至少也是見慣的。然



而却硬解字是「衾」或「衾」之形……不但合字形，又作者，而且也不合生活現實中一般情理——誰見過「同




穿一件上衣的怪事？這也不合比同穿一條裤子容易……穿到什麼程度？這算「穿」麼？抑是「野言」？


鼎是漢代也還流行的炊具，許氏大約也靠牠吃飯，經常目睹，篆文也並未甚訛，還是作，仍存古




鼎形，向是作狀，魚象足側有飾，許却誤解作……其本于下者，象析木以炊也，那么鼎足就不見了，鼎


若失去了三足，哪里遂成其為鼎形呢？豈不成了甑釜？



道路是自古到漢並無二致的，古文作  卅八卅，即十字交叉的路口之形，何等簡明？篆仍作  未訛，但


許却誤解為，人之步趨也，以  為，以  為，小步也，象人胫三屬相連也，又擅改作  於……以自圓其

以胫三屬相連的誤說，此字漢篆一直未訛，都作  唯許篆訛；

倉，是古今都有，而形狀也都相若的建築，篆作  与古文  无別，A 象倉頂与  同，下有櫛柄不

門的  見《源流》倉圖，許氏不識此形，妄解作，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以食省，口象倉形，弄得「圍大

亂，篆文中   食，也有嚴格區別，許氏倉黃之際，連這也弄不清，又誤認其基代形之口為「倉形」；

為字，秦刻石作  許曾見之，漢篆亦皆未訛，象人手，象即象字与篆文象字本无異，金字

即象手牽象鼻之形，許却硬猜作：「母猴也。其為禽也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古文為，

象兩猴相對形……如果看不懂「闕疑」不解也不傷大雅，何必如此杜撰——不但猴，且是「母猴」，甲文初文画猴

甚肖，但亦能分清此壯……說的活龍活現……又把「双人手」的  形，居然也變作「对母猴」……這里順便再看：

尚


集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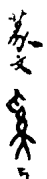

戈

門

鼎字篆作乃古文稍變。象毒蛇形。也是。之異文。金文之。此兩同

蓋象後手投毒蛇之形。以示凶武。見《綴》。釋蛇文為。而篆文形不甚顯。較難辨識。不過可以不亂加揣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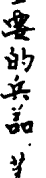
許又誤作。母猴為。頭似。以。拘。許氏之。母猴可謂一往情深。有些偏愛的。多麼荒唐可笑！

篆文。與古文。無異。分明象頸索被入掌的俘虜。奴隸之形。經傳中也多訓為奴隸。可謂「流傳


有自」的「旧燕」。許既不識此形。而又不尋「古訓」。硬解作「大腹也。以文。絲省聲」。

。乃倒戈字之變。即。之形。之變。本象矢着地之形。用以表示抵達之意。許解作「鳥飛高下至地。

不上去而下來也。誰見過自動倒栽下來。掉落地上的呆鳥呢？



戈也是漢代主要的兵器。篆作。即。之略。此字形與實物。本不難相對比較的。許却解作「以戈一

橫之象形。戈乃戈金非同素之品。戈即象戈耳。何必以一橫之？那又怎能象戈形？（戈象補蛇具。許誤為「摩也」）

篆作。象兩手後手相搏。猶如梅鼓之狀。這又是何時何地都有的事。無分戰。周。秦。漢的。許却解作「兩手相對。

狀。仗在後。把人的自軀之形。當作「兵仗」。參《源流》門字。

通過上述。顯然這些試題。對他來說。還是太高深了。因為他連最簡單的。本象牛頭之形。也

誤視為金牛，湯作「角頭三封尾之形」；又如羊，家羊頭字，之省，也被他看作有足、尾的金牛形；把「近取諸身」的「解」作「下基也，草木……」……何況比這些更複雜的問題？

從他所誤釋的這些鮮明淺近的字形來看，足可證明五經大經的大經師、南閣祭酒，的辨識字形的能力，幼稚到可憐的程度，很近似于國盲，也許還不如國盲，有這種看不懂國畫的人吧？他不但對字字已變形，其物又絕跡的

簡單字形、物象，如：齒、觥、甌、卣……之類，無法看懂，那是可原諒的，而且即便是把古文篆文，如此字所象的實物一起擺在他的眼前，他也依然是看不懂，不能把字形與實物聯系到一起，縱令這是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之物，如過自此物的字形，也還是如此茫然，儘管他是四十年來被信士們奉為文字學領域中的神明、教主！

《說文》中特有的此形舉例

說文中的篆書有很多獨特的假形——常，把漢篆，甚至漢分書，這又是許氏常，談話的俗言，以及更晚的楷書中未錯或少錯的字形，也給弄得不錯而將錯，這都是稍懂字形來歷變化的人所弄出的怪事，只能算是不懂裝懂，自作聰明的惡果，原注俱在，不得接此青子，林罕考陽冰……後人所以清未龔橙批評說文中的篆文，還不如漢隸較為近古，雖不免偏激，却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估計他的《說文叢理》稿中，一定要列舉若干實例為證，惜未能一見。

美 長 欠 果 無 行 章 康 幸

不過這裏實例，充斥于《說文》全書，信手拈來，也就不少，足以為證。試把漢篆、隸、傳統楷與說文說形對比一下：

美

見漢印漢字，其例甚多。即甲文「果」之稍變，唯《說文》說作「美」，又誤解作「結」也。以黃省，把被縛的人

形，果變為「上」，又把上擠上去混在「人」形中……漢代不知漢字，又寫錯字形……遑論其它？參《源》「美」

長

漢印文，其例甚多。與甲文「長」等尚近，又唯許說作「長」，又故作它語……以之，以化九者為遠也，久則變……

欠

漢印文，與周金文同。唯說文說作「欠」，誤以「口」形為「欠」，此誤。連李陽冰都已發現指出見說文……

果

漢，同母，與石同。周金文之稍訛，與「果」相去不遠，唯許說作「果」，失其原形。參《源》「果」

無

見漢印，與「無」等。與周金文同。唯許說作「無」，下又從「亡」。唐李陽冰已指出其誤，見說文，徐鉉的校定記

行

漢印，與「行」等。與古文同。唯許說作「行」，其說已見上文；

章

漢印，與「章」等。與周金文同。許說作「章」，又誤解作「章」……以音，以十，十數之終也……

康

漢印，多見。與周金文同。唯說文說作「康」，又誤解作「康」，穀皮也。以木，以米，庚聲……

幸

漢印，與「幸」等。與周金文同。唯說文說作「幸」，又誤解作「幸」，蓋有「大得羊」象，為幸意。古文未見，文理通暢，唯說文此

作「幸」，又強解作「幸」，以文，以幸，大死之事……迂曲穿鑿……何況「大死之事」，又何以算作是「幸」呢？

門

漢篆

門 楷

都与古文門相同。唯有說文篆說作門。日說作F。其却門前之形。

巾

漢印 姚承恩云十鐘

与古文巾近。以巾本蛇形。此有作巾。許說作巾。漢以巾代巾。又誤解为巾。

卓

漢篆

与古文卓同。手持肉形。許說作卓。以月又附会为。不宜有也。容庚先生早已指出其誤。

卓

漢篆

卓

与金文同。見于金文綽字。本不以巾甲。但許說作巾甲。

成

漢印

成

与古文成同。甲中有十。唯有說文仍作成。及与古文又不同。雖非說誤。亦乖于傳統。

凡

漢篆 凡

与古文凡同。許說作凡。又誤解作。以六以。古文及字。漢篆風亦勝于許篆之風。

斗

漢篆

与古文斗同。許說作斗。又誤解作。斗升。以量具之斗。以解古酒斗。長柄酒。宜其誤也。

升

漢篆

与古文升同。象斗中有物有升。升升。唯說文說作升。

非

二字石經

非

非。漢篆。又見石經。非。六朝楷。都与周金非同。唯許說作非。

升

升。見華山廟碑

與与古文升近。許說作升。又誤解作。人頭也。金文升。唐兰先生釋升。

已

漢印 已

都与周金同。說文說作已。又誤解作蛇形。

酒

漢篆 酒

与古文酒同。多表示由瓶中流出的酒而非水。許誤以水。又變漢代流行的隸書之酒为篆。

最

荆

毒

走

龍

児

邊

食






于

度





書之酒。變三酒為水。今學者仍守許說。不敢迭釋古文酒。為酒字。而譯酒。甲另有酒。水名。非酒字。

盟

漢金文見溫
与古文文
同。乃象牛耳的。之亦变形。中之人非人形。許誤以人为人形。變漢分为

篆作即誤變牛目为又強解作仁也。从皿以食因也。參《源流》

荆

古文井，井的讹繁，从井为附声。说文讹作井，井讹为干，又误作井，声，参《原》。

粵

漢分偏旁，礼部碑
类的略断，变尖为米
既文才讹作火，火入形的尖
讹裂为双火之火，遂误说为焮！

大

印文偏書
从犬与古文同。亦唯說文誤作太也。並解作「从夭……」顯非後世傳摹之誤。



非

龍 漢 皆古文 之變 秦篆 仍作 見刻石 龍 篆字 唯說文 訛繁作 已化為 与 漢 印

鬼

漢分
鬼楷
皆古文甲子變。从匕。示有尾。唯說文讹作鬼。解作「」从乙。乙乙私陰氣也。」

邊

漢禮品碑邊楷 与古今文同。从方，方乃声。唯说文讹作以代方，是誤；

अ

漢印 偏旁
与金文合同。合即初文。白之訛省，唯許篆史訛作合。又誤解为……以也。

フ

漢蘇印文 与金文于相同。唯说文讹作。又解作。象气之舒于，以一。一者，其气平之也。

2023

漢印「干」被《十鍾》以周金文「𠄎」同。說文則訛作「𠄎」，又誤解作「𠄎」，以「𠄎」爲省聲。」參《原》皮

皇 居 高 京 享 面 曷 夏 厚 野

古文字學新論

三三〇

皇

漢：礼器碑 与周金文皇、秦刻石、诏版等並同，唯說文讹作皇主，以自，自始也……；

居

漢官印：漢匈奴呼律居監成羣，封泥：居室丞印、私印：譚居……皆作居。漢分作居，楷作居，皆与

佔近，与晚周司文居等同，唯說文篆讹作居，亦不見于經傳，都居敬節之衍旧釋居，疑为家

高

漢印：高漢分，高傳統楷，都与古文高同。唯說文以及部分晚漢篆分讹作高，高；

京

漢印：古文京之略变，京漢分，京楷，皆与古文京近，唯說文讹作京，从口讹断；

享

漢官印：与古文同，京京城垣上有兩亭相對狀，唯說文讹作享，享，郭

面

漢印：壇 古文面倉廩形之省变，仍近京形，說文讹作面，完全共形，泰：源流：面，康

曷

漢印：揭字所从，曷漢分，福 与古文曷同，唯說文讹断作曷，泰：源流：揭

夏

漢印：獲 古文夏，夏之省形，唯說文讹作夏，

厚

漢分：厚楷，与古文厚近，象古代炊鼎形，煮水品，唯說文讹作厚，失形，讹断；

野

漢印：与古文野相同，說文讹作野，以上文字，許篆之誤，已为近世學者所知，並被公認。

野

漢分：与五代篆泰嶧山刻石野字同，說文讹作野，漢印文亦作野

德

德

漢分 德 六朝、唐初楷

与金文

德

同唯說文訛作德

直

訛繁作直

未明何據？

伐

伐

二字各體

与古文

伐

同

仍作以戈斬人，戈在人頭狀。

許篆訛裂作

伐

人戈分離

……

叢

叢

漢分

近于金文之

叢

即

叢

省聲，或視為从人心

衣

說文訛作

叢

誤以叢聲；

變

變

早漢印

与金文的

變

石鼓的

變

皆同，从史，金蓋

尚不誤，唯許訛作

變

史缺作

變

……

黑

黑

漢分

近于秦篆的

黑

見秦印，費默

始皇詔中黔所以，古墨，上官黑

……

唯說文訛作

黑

……

魚

魚

漢印

稍近于魚形，勝于說文的

魚

……

智

智

楷

近于周金文之

智

說文反而訛作

莫名其妙的

智

而且无法書寫……

良

良

漢印等偏旁

良

尚近于金文之

良

說文更訛作

良

誤變，豆散之形为

良

解为

良

……

克

克

漢分

稍近于金文之

克

說文更訛作

克

……

許氏對于當時流行的文字以及今文經派的釋字，頗有些取索之詞，指責人們「說史古文鄉僻虛造不可知之書，更亂常行以耀于世……現由上舉之例已可見有不少謬誤，都是許書所特有的，那么他不是在罵着自己？起碼自己也是被罵的對象之一，他所弄錯、解錯的這些字例，与被改低的漢人的「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生中也」……

「八推十为木」、「士力于乙者为地」……在伯仲之間，實堪媲美。如許之解長，士……不過是以五十步笑五十步。无
 疑的權威也不比別人高明，反而常把世俗弄錯之字也弄錯了。那么究竟誰才是他所謂的「俗儒鄙夫」？
 他又痛斥他的同代人：「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其本意不外是打出當時名流的招牌嚇
 人，藉以噉汁，同時又炫耀自己的多聞善問。不過我們却幸賴此書才一窺漢代名公是怎樣「觀字例」的。
 王育粹堯：「蒼頡出，見堯人伏木中，因以制字」。又說天是：「天居西北為无」……皆千古奇聞；
 官溥說東：「日在木中」……
 毛，註書說易字為：「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按即改篆文日彡为日月」……
 楊雄說疊：「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三日大威，改以三四」，又說拜為：「拜以兩手下」，
 歐陽禽說高：「猛獸也」……
 博士說心：「以為火藏」……
 尹彤：「中……讀者傲」……
 張林說：「平，讀若懲」……杜林：「以為敗指，敗」……徐巡說東：「木至西方戰栗慄」……以隸書之栗曲解
 看來大都是荒唐无稽之談，實在也不比許氏高明，却都被許氏當作名言來引用，實為此書之累。這樣的「通學」
 以及他們的「字例之條」，許氏如能「不見和，蔽所希聞」的話，倒也未嘗不是幸事吧。

丙、我們再來看看許氏的思想。

(一) 他不是一般只推銷孔孟之道、腐朽的政治倫理、道德……的經師，而且還是專治京氏易的。京房的《周易》流派，是今天學術界公認的最唯心最荒誕的流派，其最大特點是以大倡天人感應論而著名。這樣，就把原来的五行等說中的一些樸素的唯物因素也剷除出去了。所以，清代大思想家龔自珍全廢，曾對這種，以陰陽災變解周易，表示厭惡……這唯心互動的思潮到清末流計氏筆下，更變本加厲，可謂青出于藍。他常把「京氏易」和漢代流行的緯讖、騙人的方士的鬼話，又捏合在一起。今天從費玄著說文解字全書的思想來分析，他既直捷董仲舒等指斥貶責着孔門和緯，代表着腐朽的小儒，又繼承、推銷史唯心荒誕、迷信的「京房《易》」，還兼售史以迷信騙人為事的「緯讖之學」和方士的仙道思想。予不語的「怪力亂神」他兼收并蓄。因而他的主導思想是合儒、京氏《易》、方緯讖、仙道等迷信思想于一身的古怪的混血，比單純的儒道更為荒誕、唯心的迷信，互動，可算集其大成。在歷史觀方面他更混亂，無知反動，倒退，不遺餘力的美化「三代盛世」把黑暗血腥殺氣淋漓着的奴隸社會說成了光明的樂土，歌頌「王功聖德」，「英雄聖賢」創造歷史……他捏造了不少宣揚復古倒退的偽古史，又散布了大量神秘荒誕的各種腐朽、頑固、迷信的思想。實例見下文。

象他這種思想，腐庸腐朽，荒謬，迷信的人物，即使具備了上述甲、乙兩種條件——掌握多少第一性的

原始資料日見古文，又有極高的辨識古文的能力也。仍然無法正確理解由古代社會產生又反映當時真實的社會面貌的古代文字，何況他之未見過真正的古文，缺乏辨識力呢？

造三種致命傷，就決定了他的大作說文解字的整個性質，成就命運了。我們還是看：反映在《說文解字》中，他的世界觀的一些具體實例吧：

在這部大著中，開宗明義的第一個字，就是：

一、本來不過是用這一橫代表一這個數目而已，非常平凡直接，文約也和阿拉伯、羅馬的 I 同。許解作：「惟初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這是宣揚他，始一終亥，說的開始，這簡單的一，有多麼神奇！」

王 愚考乃



……七者 已見上文

原來商周初大奴隸主都以此這看獲人民的山岳自居，並不隱諱的，

後儒就多方掩飾這一點。許解作：「天下所歸往也，抄我《呂氏春秋》而來，董仲舒曰：『古之造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为王。』……看看這些文經師把這沾滿鮮

血的斧頭，美化神化到什么程度？奴才比主人更虛偽狡詐！實際上他們根本也無法由于王形，看出真象：

三、用三畫以表示三數，何善尚明？然而在許氏筆下自然也成了「天地人之道也，又三數，大約他們還不知道古文字中的四作三，不知他們又將何以解之！加上什麼東西，才能湊成「凡四數」呢？

示 今來作 **丁** **五** 甲 象一橫一豎的古代桌石，多不門之形，蓋即社的本字。作 **示** 示則象在人們祭社

時酒在 **丁** 上的祭品之形（甲文祓祭象形諸字中才作 **示** 示，單獨之社只作 **丁** **五** 不知小篆 祭之源流

示字 **丁** 是初民崇拜的對象——自然神，所以後來也多轉用 **示** 表示祭祀和神秘宗教等意。

許解作：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即 **示**，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除了敗

有遠達信屬朽的天人感應論以外，還能用什麼科學性的東西以「示人」？近年 **示** 又被一說解為生殖品以「示人」了

姓 某文只是形聲字，周金文作 **生**，借生為姓，不以女。許解：……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

敗實「王權神授」的際論。不少古人已懂得這感天生子，實即「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古代女權社會的

特點。而且直到西周中季（？）以後，才有「天子之名」，辭中未見此稱，可知其不古。總之，他在這裏只不過

借機兜售「王權神授論」，指出「天子」和「人所生」的甚為眾生的不同，後者命中注定，就應受「天子」的







屠殺和奴役的。在王充等時代，提出這樣的論點，我們說他反動，也不算違背歷史主義吧？

望 望 即 **目** 上有「東家」立「土」上，翹首仰望之形。周金加月形作 **望** 以表示月圓——「既望」……也可象

人仰望月形。許却解作：月滿与日，字形中无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王，王，朝廷也。多么巧妙的把

他們所宣揚的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主子和奴才間的倫理道德觀念，竟推廣到宇宙、日月、上去了。又把這種反射拉回來，藉以証明人間的「君臣」是「天經地義」，「万古不易」的真理……許氏不

目文：「誤解的系列目文如是：『臣、民、藏……』我們留待下文再介紹。








手執甲形。這裏的甲即等。有柄四，舉四的省變。本作。東。又。中。身。

執四捕外形之者，詳徵釋文事史許解作「又持中，中心也」，又是推銷晚起的儒門之說，以近律去，試想在那種，承廐狂，人們衣食不保的初民造字時期，哪有這種高貴的哲理思想？他們只熱中于數獵以謀生存而已。即依許說「中心」也應該是个形容詞，並非實有的某物，那又怎能手執？

这个中形，并非一中之字。自许氏胡謫以来，又被学者多方揣测了两千年。至今未得正解。

与古文「禾」无異。稷成熟的禾本科农作物。许解又很不平凡了。「嘉禾也。二月始生。八月得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木也。禾王旺，而生金玉而死。「借题發揮」大要儒家的「中和」以及京氏的五行相克。

高論。若照他的妙論，似乎上古人稱其農作物為木之時，就是根據儒家的「中和」的學說而定名的……



來 古文作  來 是行來的來之本字。後來，來二字互調，見前       來 即以此



示行來。來，多麼簡單？遠古人發明種麥，掌握了種麥技術知識，是勞動人民在漫長的史前歲



月，長期勞動中得到的智慧，許氏却大扯什麼「來疑之端」，又附會為「文時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誤以

名詞為動詞，解變為「秋種厚，經埋，故謂之麥」……金也，金王而生，荒誕而且忌毒，他篡奪了勞動


人民長期勞動中得來的果實，算作天賜給「天子」，用以養民之物……又是「王權神授」的進一步發揮……



 甲文，象以刀割牛，篆作  物，未為許解。「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故以牛，勿聲」也許又是京氏之說吧？

大經師上知天文，不知地理。省而作  篆作  与古文未遠，都象刀上沾有被割物的血，碎屑等

 即刀形，漢刀仍多作此形，許誤作  州里所建，其具柄有三游……所以趙氏……誤以刀為棋，按水縣木節

趙氏是其所長，居然用來解字，這社提出不務字來，實不過是信口雌黃而已。

士 是象男根的甲文  上的訛變，見前。後世另借「勢」字代之。不見初文，確亦難知，但可以存疑不解。

許氏却強解作「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又誤把由蛇形的  變來的  也

看作「女陰」……可謂無獨有偶的笑話。後者連清代人已知其非了，然而「女陰」論的最後一位衛道士

近世馬某先生却堅決擁護許說，說『𡗗』也，確象七陰之形……也算別具隻眼吧！

𡗗

甲 象扶耒以耕之形。我耕為耕的初文（周金加声符皆作𡗗，篆省作耜）由字形分析，自是

動詞，卜辭中多為動轉名詞，如：『觀耜……』然而許解作：『帝耜千畝也。』引陳說又補充說：『古者使民如借，

故謂之耜。』此字也是商代奴隸社會的產物，但你看文領主商王對待給他耕種的奴隸們的態度多麼克己，

客氣呀！然而這不過是神話而已。詳《微》釋勿、耒、耜耕。

𡗗

篆 古文文作𡗗。在『宜』邊疊置三個『𡗗』，圓形物，甲文未見，故未甚明。『宜』初文史作𡗗，由字形、卜

辭文義推測，即表示用刀割牲肉以貼附于『𡗗』，且祖上以為祭的形意。詳徵階門文釋宜，那么在『𡗗』邊

加『𡗗』，很可能也是堆積的祭品，說不定是人牲的頭顱之類，自然非田非日。許解作：『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

宜，乃行之……』你看，古代是多麼美好而有法治精神的文明社會？不過這和卜辭的『宜百美』即割百名

戰俘之內以為祭品，『宜……美三……』或五臣肢解五名奴隸為祭，『宜血淋』的奴隸社會真實情景相去太

遠了。他又引楊雄之說：『亡新王莽以為疊以三日大盛，改以三田……』都與原形意無關，且亦未必為史實；

𡗗

甲 象孔雀形，又加以凡声，商人概即呼孔雀為鳳，篆省作鳳。許不知古代中原炎熱，本有孔雀，

有「鳳凰」象，麟、龜……而偽作：神鳥也……出于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大寧，但常見此鳥的，又邑商，也并不寧，常有戰伐，且有牧野之變，而最後一代暴君的頭也被懸于木白之旗了。

許氏的訓傳，遠不止如此。如「馬」字注中文說：「鳥者日中之禽，鳥者知太歲之所在，燕者謂子之侯，作巢避戊己，所貴者故皆象形，為亦是也」；又如「駮」字下大說：「駮馬以壬申日死，乘鳥忌之」；和巫覡、方士、莽師之流的迷信職業者相比，真是無遜色。皆非儒者所宜言。不過，大約儒家本來也有此類本領，也曾把孔子和麒麟拉關係，演出「西狩獲麟」的鬧劇，來抬高孔子的身價，滑稽荒唐，開風氣之先。

「射」象，象射前中的之形。概由古代部落中選推善射者為軍事首領，中，獲鹿而為美稱，尊号，許等所謂「射侯」之說，未必即此字初意。因為當殷時已有周康等名，未必由射侯，箭靶所轉。許又杜撰一通：「天子射熊、虎、豹、豚，猛也，諸侯射熊、兔、鹿……其祝曰：毋若不安，侯不朝于王，所故仇而射也……」；有趣的偽古禮，最多也不過是東周人造出來的繁文縟禮，与古无涉，更与古文字形，風馬牛不相及也。

這比「解」字引的「周禮」的「六藝」，「解」字所引「周禮」有「六藝」等更是无稽，偽古禮，偽古說，「于古无徵，也未必合乎情理」；

曰 篆 象口中含物之形。是含的本字。一可視作代表食物的泛形。許解作「口含一」道也。誰知這神聖的「道」竟是可以放在嘴里品嘗的一種食品呢？

辟 篆 即甲文

辟 圖形

之少變。未訛。象以刑刀「辛」施殘酷的肉刑之形，「口」為被刑對象。——

口代表被割落的殘存——即鼻、目、耳、手足勢等，所以字代表着「法也」。亦許說。許氏解作「从尸，辛，節制其罪也，从口，用法者也」。就把嗜血成性，殺人如麻的大奴隸主或大農奴主，裝扮成悲天憫人的救世主，把血腥的黑暗慘景變作文明人道的有法治的夫天化日，有偷天換日的手段。（近世某公也頗承此衣鉢，據稍晚金文「辟」中之「口」割落部分殘存，解為玉辟之形……說辟即辟字初文，化救伐為玉帛，深得陋儒三昧，且有出于盜，更勝于許。）

𠂔

甲 象立手耳于盤中以盟之狀。已見上文。金作𠂔。𠂔說為𠂔。篆訛作𠂔。𠂔說為𠂔。又由盟聲。𠂔為

溫。許解作「仁也，以血以食囚也，官溥說，想得太仁了。殊不知此𠂔不過是一隻牛耳而已；

𠂔

金偏旁 象被斬斷脚的人形。即甲文「𠂔」誤作金文「𠂔」等。象一是斷落之形的省文，「𠂔」字也

此已佳也。即肢體之「人」牲以禁，此已之意。後用以示施刑、災禍之意。金文又加虎為「𠂔」，處。說文作

由商周古文字形中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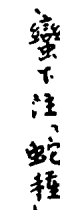
荆楚或鬼方之鬼

我教南方國

可知知當時大領主有敵視污穢其他

氏族部落的忌辭。許氏也更在解字中大肆宣揚大地主貴族的大漢族主義，挑撥民族矛盾，在說文中：

美字下說：「南方蠻閩人也。」

變下注：蛇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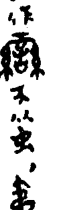


北方狄人也

狄，赤狄，赤犬種，狄之為言淫僻，

東方貉以身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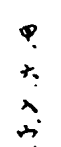
云：「孔子曰：貉為言忌也。」西方美，以羊……西南隸人，隸從人，蓋在地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以犬，犬人也

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東狩浮于海，有以也……一套為七雜八的荒謬反

動的怪論。按：美字先秦不從人，秦乃後借字，字本作，以犬，犬後省作，人亦非人形之

而且古文中的夷字本作，後始借夷字代，凡此大都是穿鑿附會，只反映了他的反動和无知；

介




甲六八

象屋、虛之形，或由字形及六，六聲析為虛的个字，借聲以示數目——六与九同理

治京氏《易》的大師，又把這平凡而簡單的字形解作：「《易》之數，陰變于六，正于八，以八……」


的玄妙的《易》理，這可以想見造字初民——他們遠沒有这么大的學問。許氏用晚起上千年的《易》以

解古文又怎能解通？大約也因許氏的作俑才給予華老蒼等近人以易解古文字以偉大的啟發；

真真甲文只作鼎形的






物文，四釋自

這也可能是小篆中常用的省文，也偶作，周金也作：




許解作：「梧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此与天同意。又誤視牛頭之小形与草木作介同。梓，白榆是

互相拊梧之具，所以引中而有梧逆之意。然而他並未辨認出梓形來，空發了一通玄妙的高論。然而牛頭

和箭鏃又怎能「同意」？（我們愧不明什麼「陰陽」，如以凸為陽，凹為陰的，那末理論來的話，梓應屬於陽）





   金文釋義：蟄，一類的昆蟲形，一般用以象被田害蟲如螭蟥、地蟲之類，蓋上古語，即以此

類昆蟲為辰。蟄，亦來也是害蟲，人們化害為利，變為益蟲，在十支中，右為蟄，它是人們畜牧取能糧食的

來源，与入生活有密切關係。詳《徵》：「梓，十支，辰，中文釋義作   ……胡厚宣釋義：在十支中有作  ……

形。許解此蟲為「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震民，林長時也。物皆生，从匕匕，象芒達，厂声也。辰，房

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化平凡為神奇，多方揣測，頭是道，說來說去，也仍不知辰竟是何物？

 申，漢篆仍有作  形的古文，見說文虹字注。（篆多誤作   目与爭形之目，誤混）本象

示閃電之光，蜿蜒伸展之形意，許也曾解為電，見虹字解，但在解十支時却解作「神也。七月陰氣成

條，自中東，从臼，自持也。吏臣舖時曉事，申旦改也……」可真的有点神了。而且他還把東漢時腐朽不

堪的官吏工作時間表也「神化」，用來解古文字了；

ㄅ ㄅ 金 ㄅ ㄅ 甲 曰 釋 義 象 形 必 在 前 足 加 一 點 以 別 于 亥 是 否 是 ㄅ ㄅ 一 ㄅ ㄅ 撇 豕 豕 之 有 豕 ？ 也

並非沒有可能！因亥、豕二声更近。直到晚周仍作ㄅ ㄅ 豕……未脫豕形。所以春秋人有誤讀己亥

渡河為「三豕渡河」的故事，王充在《論衡》中也說：「亥、豕也。」同樣的漢代人他未免太老實，無趣了，

許氏就能說得天花亂墜，解為「豕也」。十月微陽起接咸陰，以二、二古文上字，一男一女也，以乙。豕豕

豕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前段介紹了一張全家福照片，忽又變作「二首六身」，比廟天宮中

的太聖的「三頭六臂」還要好看。這就是「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學者……更重要的是下句：「古文亥

為豕，与豕同。亥而生子，復從一起」，即周而復始，重新循環，終亥又始子。也由于太過分的胡謔，所以

清末已有學者不願再作甘心受騙的「小黃門」，而指出其「不足信」。後來大師們紛紛創新解。（然某些


新說仍與許相伯仲，如說什麼「十二支中有二子」……而且還能由「豕」字形看出馬形來，似乎不亞于許氏。










(二) 故弄玄虛，把文字神秘化——宣揚文字神授論

大家由上舉一系列案例中，可以分明看出許氏的底蘊——實在是很低能，整脚的圈套，往往把鮮明直捷的字形，也鬧得錯誤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同時他又沒有見到真正古文的面運。那麼，他是怎樣來解釋這大量的文


字？而又取得兩千年來獨霸「文壇」的優勢，贏得人們的信仰和崇拜？原來除了對少數字作了較切實的解釋之外，無法应付，只有敷衍了，不過在敷衍之中却隱藏着他的高明的詭計，他巧妙的運用着：故弄玄虛，神乎其說，捏造古說弄手法，而其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有意地把文字神秘化，弄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程度，其人自然是許氏，因為除此以外，誰也不懂——這些方面他却是非凡的能手。因為他所解的九千多字中，象形、文，很少，不合達到什一，會意字更少，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晚起的形聲字——無須知其古文形体如何就可以解作：「某某聲，輕，帶過，事實上也不妨非形聲字，誤作形聲處理，見下節。這是他廣泛使用的敷衍方法，主要的長技，而更巧妙的妙處却是他把許多的已簡化的，有聲符，當作單純聲符，就是把那些由完整字形中割取的一部分，不能單獨成形的簡單筆畫，當作獨立的聲符。這些什麼也不像的抽象筆畫，又經過篆文等的訛化，面目全非，尤難理解——即使像原來的造字八再來看時，也辨不出何形，彷彿是天降的自然的聲符，乃「浩圖問書」一般，十分玄妙，只是神授給大儒師的秘錄，天書，那麼，能辨認，而又能解釋這天書的人，自然也，就應該是上帝聖旨的神秘人物了——塵世上的後生，凡夫只好心悅誠服，五體投地——在把文字神秘化的同時也就給自己罩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實際上他也一點看不懂，只是編造一些巧說來解釋來

敷衍騙人。只有某些聲符其聲相近，因為那些都是代表着“不省”的原聲之故，所以也能應付。這就格外能蒙蔽人們。上文一省聲中已有介紹。這裏再舉些實例，就更易揭穿他的這套巧妙的幻術：

了 篆字以了为声符。解号、考、致、巧、朽……等均为了声。谁能看懂这孤立的了字形为何物呢？鹤得他就
能认出了是气欲舒出与上碰于一也。实在太神奇。这样的内容不但简单的字形不能表现，就
连画家也束手无策。实际上了之古文亦作丁——丁是古文考，老八手中所执的手杖形。丁形
即丁之省，亦即考省声。上举巧、号……皆考省声，而并非什么了声。（说文又另列了，反了也，读若呵，
即了之反文，依然是考省声，因在古文中并无反了之别的）

乙 篆古文所无。篆文也并无独立的乙形。有了乙也不能识。只有许氏才能识此乙形。他解戔比钱是“从戈乙声”。按戔字古文作甲乙丙丁戊。象古代的一种特殊形无定的斧形。又作形。实物已不少出土。参《源》戔字篆中讹数为。圆形的斧。又讹为乙。豈是什么“乙声”？

古文字无「𠂔」，故此怪形为「舌」也。象舌，舌作「𠂔」，「𠂔」亦声。令人莫名其妙。实际上古面「𠂔」字作：



「𠂔」象前舌形，壺側有目，環以雙懸，佩這個環目形的「𠂔」，篆讹作「𠂔」，「𠂔」氏就誤以為「古」了……

𣎵

乙字形，許氏不計較這些解作「不順也」以干下中，「𣎵」文也，「誰也不知道這算什麼」天話？幸虧

見到古文的

𣎵

𣎵

形，大家才明白這原來不過象一個倒八形而已，由此引中為「不順」，「逆」……

𣎵

依此形而論，則分明象三隻手形。許解作「日初出東方湯谷登榑枝桑義木也」象形，「按桑

是漢俗通行的神話，不見經傳，許却引以解文說字，誰曾見神桑為何形？「以常桑怎樣排列？其實

都不過是古文

𣎵

形桑之訛

𣎵

訛省而為

𣎵

許反誤解桑以

𣎵

成字，顛倒其本末，弄神弄鬼

何補事實？這樣的訛形篆自不如漢分之桑，傳統楷之桑接近古文；

一

不成任何物形，十分抽象，許立為專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目，引而下行讀若還」

按古文中亦無此類引而上行的古怪寫法。何況卜辭的契刻，銅銘、鑄文，焉能分別其上行、下行？

部中還捏造一個解作「旗旗杆」的𣎵字為例。以古文作𣎵，自有旗杆杆在，何須另加旗杆？

這樣穿鑿附會濫解簡單抽象的筆劃之例，在《說文》中，還有很多，例如：

𠂇

許解作：「右虔也，象左引之形」後人標聲……

𠂇

「左虔也，以反」，讀與弗同……

𠂇

許解：「也，明也，象也引之形……」廣字以此「余制切」又把𠂇字算作由「𠂇」構成的字，

「許解作『流也』……讀若『移』」

乙 許解：「鈞識者……讀若……」


「許解作『遁也』……讀若隱」，


許解：「鈞逆者……讀者鑒」

フ 許解作「古文及」見飲字注 及古文作フ象手執匕以取取食品之形 茶々源流及、
フ形怎能表現？

说文用为部首，许解：「𠃉，飯器，以柳为之，象形。」按：古文中的「𠃉」形，并无独立之文，只見

于複作象形。如：以口象土坑形。可見于

 甲。不釋我釋為御字初文

 甲。承

以心象鳥巢穴，見于  甲舊；
又曰之省，見于甲文之  後省作  去

出……但未有用U形以象飯器的字。許文以為專部部中實无一字；

U 義說文部首說文除上舉的，飯茹，U 之外，又另列這一 U 部。解作：「張口也，象形。」亦為古文中所未

見——如僅見這下唇U形，又怎能看出張口之形？此部中也未見一字；

△ 義 許解：「三合也。从入……讀若集」。古文无獨立之△。古文中用△不少。內容不一。如：以△象：




屋蓋形。見于金 金 金
巾 中京
高 高
倉 ……
品蓋形。見于： 日 合
會

以△代人口形，見于甲文  飲又省作△  ……
一个简单、孤立的△形，怎能表现‘集也’

口

𠂔

篆 古文元獨主形 許解：「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口，象遠界也。」誰能有


懂呢？古文有「見于」「永」「方」「象用繩束縛的囊。」（？）

「帛 象繩縛的帛。」

等，都用「𠂔」象縛物的繩索形。又見于「𠂔」「束代表被銳品刺透的某物」；未見什麼「林」



才



才

篆 許：「艸木之初也。」——上貫一，特生枝葉，一地也……古文今作「象髮為女所斷，挂于其上」

形，用以示災禍之意「災」列構者作「中」「借戔災聲為「才」始字。許反解戔从才聲，

𠂔

篆 許：「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不算太誤，但非獨主之形。它只是「豕頭部」「豕」















頭，頭折血出之形，並已訛化失形。許解為豕頭也是由整個「豕」猜出的，單「𠂔」形什麼也不像，

尔

尔

篆 許：「詞之必然也。」以入「一」，「八」，「象氣之分散」。這「氣之分散」實不易用文字來表現——這樣

玄妙的「以入」「一」「八」也無人能領悟吧？既使看出「氣之分散」來，又怎能聯系到「詞之必然」呢？

尔不見古文。按古文「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于


于

說形許又解作象氣之舒于从下从一者其氣平之也多么奧妙？其實連古文于也是形之省，

許氏長技之一是把他所不識的一個完整的象形字拆開，又取出字形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作基文，聲符，這樣就


解其字為「...」，實不識的象形字為形聲，這本來也是一種權宜的敷衍塞責方法，其例甚多，如：


金

金象木穗熟落之形，見前篆說解轉位作，其形，許就此說形解作：「木也从金，金聲。」這樣就

把象形由穆中割出獨立成字，強解作「象，細文也」，完全顛倒其本末，單獨而又說轉的象形，唯他能識；



用



用沾墨于臂上的一根單絲形，以顯示這根絲的細微——幼之意。由微小引中為長幼，篆說解作

形意轉晦。許解作：「从么，从力」；而由這形分離出去的：



形







形說來也單獨成么字，其聲，意仍同于，即之省文，有聲。許解幼為「从么」，又是顛倒

本末。許解這形為「象于初生之形，太巧妙了，古文初生之子，也只作古，倒不見其，而元作此近于細胞分

裂形的之理，這新難象于初生。難道名儒許氏流的「天人，呱呱墜地之際便作形么？」

象

象人双臂被銘如流之形，金有說作者，去銘形，篆分為，二字有銘或有耳，為戈，

為象双臂的受刑者說為，許遂以為基文，聲符，以為，以為，顛之倒之，適得其反；

与牙

這單獨而又讹化的羽，古人能解，但許氏也解，鳥飛也。从羽，从彡。

𠂔

金稍晚，未見初文，就其形分析，似象衆手，与即牙，亦声。說文篆讹作𠂔，与牙讹为与，許誤解与

为「与」，另以为与字，解作「賜予也」，实乃與之省文遺意。誤解與为「从昇从与」，弄得讹亂顛倒，一掃胡涂。

𠂔

甲不釋，初文象衆手抬起并欄之形，并亦声。後稍變形作𠂔，改并為日，金文更加作𠂔，省日則成

𠂔

篆近如果單只一「日」形，很難說明什麼意圖，它只有在𠂔形中才能有同心合力之意。然許与此相反，

解此省文之𠂔为「合會也」，又以同為其文，解𠂔为「从昇，从同，同力也」，又是顛倒本末。單

一个簡單的𠂔形，又怎能表示「同力也」？與同二字古声亦通。近又得高景成同志由古文獻中補正：

𠂔

甲象皮衣形，衣襟露毛，金加又为附声作𠂔，晚周才省衣形，誤加毛于声符的又，字形上作𠂔，象形

已失，借声以为乞求字。說文讹作𠂔，乃𠂔之讹，許又誤以邊有說文之𠂔，求为具文，古文「直到

現在還有不少學者仍泥于許說，不考字形所象，以及各形出現的遲早……誤以𠂔为入林之正体，

𠂔

概借戴紳帶一類頭的假面舞者——冀形的側視以表示鬼，見前兼借冀声，甲文亦无單獨的田形鬼頭，



与田四字无別，金文偶有一𠂔形，从𠂔亦𠂔之省，不易獨立成文。許誤以𠂔为具文，立部解作「象鬼頭，

甲文有𠂔，金文有𠂔，長田蓋，都与定型的鬼字𠂔，之头有異与篆文𠂔偶合，當是另字，待考；

人

不知大注師在何處見鬼頭來？別人未得見鬼，自不知鬼頭為何狀耳；







甲說：象人俯首張口，或出舌飲之形。周金或他篆人形，作 ，或有人身，只作  甲

亦有作  許誤以此有文為正形，其文一為行遂解  為 ，以又，會聲；而會又該是以商金聲了


人



晚周金以水，以  愚考：即金文初文……在此為聲，意符古文見經字常與幫旁相連，寒亦以  得聲



又用金示冰凍為冰，與金銅冷而凝——由汁液凝固之理相似，篆說冰為  汗又由此  中分割出

人形，以為冰的正字，又解作：凍也。象水凝之形，又誤以冰為凝字……兩千年來曾引起很多學者的

疑惑和混亂。近世人才幸見晚周金以  為冰，冰月而非凝，才使這千載疑團一朝冰釋；

所



金說：我釋為鹿各  形字，象長頸鹿，壯鹿形  正象長頸鹿所特有的双菌形角，篆作

兩鹿，未甚訛。許解非常新穎可喜，他說「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以鹿，喻急」不知大注師的

靈感由何而來？真匪夷所思者，在此又把長頸鹿——鹿的双角錯下來，當作了鹿的角符使用了（近世

馬叙倫先生又巧將這對麟角的  形為侶字……）其實他不知看不懂罕見的麟角，鬼頭，連普通的

虎

古文——  篆文虎也看不大真切準確，因而曲解作，以虎，虎足象人足……這里且不说：虎

是象人之足，是多麼荒唐，和不近情理？只看這字本象虎形，而𧈧——𧈧只是虎頭而在它字中之都是虎有聲，那末在虎形中，又何必以虎聲？可見他根本看不懂𧈧形，也不知𧈧為何物？

所以才曲解它為「虎文也」。徐鍇還自作聰明，出來打圓場說：「象其文章屈曲也」，仍然不懂……

大家試想如果初民造虎字，上取虎文，下配人足，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白痴？

𧈧 篆 許解作：「𧈧是踰地也，象形，九聲……篆文以足，象聲，又是文却八塊的騙人戲法。篆文𧈧只是

象各種不同物形的古文的混變，不能獨立成文的。𧈧的古文來歷不一，如：

𧈧 篆 今篆有柄，數四畢四，今聲。先秦已訛作𧈧，石鼓四柄作𧈧，或是有手執𧈧的𧈧形之訛；

𧈧 篆 甲 離 象手執柄四形，同上禽字。篆 象手取鳥，篆變位，訛作𧈧，或又省佳作

𧈧 篆 實即甲文之𧈧，二手一𧈧（許氏猜作「山神獸也」，以禽頭，以公……概誤以為晚起之「𧈧」字）

𧈧 篆 甲 變作 𧈧 篆 金（手投？） 獸形，尤象獸尾，手之形，篆作𧈧，稍失形，許也解

作：「从𧈧，不知這獸蟲是又怎樣，踰地？」此外又如：

𧈧 篆 金 皆蛇形，金字象手投蛇之形，尤是蛇尾与手形之混，更不能画蛇添足，一再

來「蹂地」？由上舉幾例，可見字形原來各有所象——初四「手」，蟲蛇与手之形不能分割，獨

土成文，更不是「獸足蹂地」和「九声」，許說全屬子虛。他既誤解為「獸足」……遂再誤解為

「禹」為獸，解禹為「母族」，一誤再誤以訛傳訛，使古今很多學者上當，如郭璞、章太炎、沈兼士、

顧x、衛聚賢等，无不直捷，間接為其所愚，詳《徵》、《釋蛇文》、禹，禹，其實也和其它字形方面

一樣，誰過分的相信而想依賴他的話，都很難避免這樣的結局。

他不但善于拆解動物，也沒饒過无生物，如：

△

甲片會

△



金同


象把釜、算、蒸、鼎、蓋三件一套的炊具都完整的疊放在一起之狀。△形即

算的正視圖，篆作，非說用以表示會合、集……等意，篆作，未甚訛，亦不難知，但許解作：

「从人，从曾省，曾，益也，曾見下文」

△

省而作△△形，意皆近，同（或又如示動符「彳」而作

△）許又誤作「合口人，从人，从口」……拆作一堆莫名其妙的符號，除他以外，誰也看不懂；

△

金

△

篆

△

象釜、合而為蒸炊食品之獸，人表示炊氣上出之意。由此形，意推測，曾、蓋

即甑（或文是蒸）的初文。說文中既改△形為，遂又誤解為「詞之舒也，从八，从口，四声」；

丁 濫觴形意顛倒六書

(一) 他把很多他看不懂的象形、解為會意、牽強附會，往往遂藉此宣傳他的腐朽思想。例如：

近世學者已指出它象排簫之類的樂器——俞其上端作 𠂔 𠂔 形以示 𠂔 是有口可

吹的管，後變作A品^卅，上面加A——可能即吹奏者的A¹。二者有欽欽同，管數加多……³ 奏作A品^卅許解。

22

中誤釋見
這人形非常奇特！目向前_左而身手向後_右。即象扭頭回頭的人形。蓋即顧盼的冬字全

特變作  下以防誤為  見篆作  目仍相當于反見由此尚可悟原意但許解也很也。从匕从目匕目

猶日相不相下也。後見唐兰先生《中國文字學》。唐已教現此字回顧之形。但唐釋為眼字。遠須商榷。

平

入金堂曰長
象長貌老人長者扶杖而行之狀
禾与米考老形意俱近漢篆作
許安改作

齊以牽就其巧說元元也

亡聲。兀者，高遠意也，久而變化，斤者，倒亡也……故神具說，穿莖付


會。似乎比他所蔑視和譏笑的漢世俗解，馬頭人為長，有過之而不及。

新新

利
利
金
象以利刀割木，碎葉飛舞，以見刀之銛利。但許解：「以刀和然後知利。」

乳

以和者，其古文只以乳，以勿，並不从和。而和字也只是蓋的省文，从日，代品，後世才用以代酥，古无此用；

乳 篆 乃甲文  乳有，今家婦女哺乳幼兒之形。字形明快直捷，許解誤以婦身之有乳，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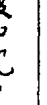
乙，因把乙與乳並一起：「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以象从乙乙者古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日祠于高禪，以請子。」故乳从乙，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者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為帝少昊司分之官也。看這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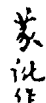
經師用多么淹博的知識來解釋這個簡單的字形？可惜這樣一解，反而把乙引入五里霧中去了；



篆 未見于甲金文，如僅就此形漢印作  而論，則字象人懷鈎之形，已与子无干，詳《微》於十支，于系

記許解：「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女……俱立于巳，為夫婦，裹妊


于巳，巳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如果說些「祠高禪」或尚含

一点古風……這里含什么呢？何況他在巳字下釋巳為「蛇」象形，則  入懷蛇矣，自相矛盾……

田 中釋為 象上釜下鼎的「𩚑」形，後加虎為声作  田 篆此作  許氏未見古𩚑，誤解

「釜屬」並非大誤 字又加大作  金 蓋示器可蒸火之意 大亦声 篆作  許不知來歷如此強解

為「宗廟之大名羹獻，大肥者以獻之……給這「神聖」的狗命名……完全是偽古礼，難見于古文獻的；





全
象屋室簷下之際的孔隙。用以表示孔穴。篆仍作未讹。许误作土室，六，八声。



甲子釋

象樹葉形。有作，篆改作。許誤作。楊也。葉薄也。从木，世聲。後更訛繁作。

葉許才認得是「艸木之葉」，這回當然可以解作「艸葉聲」——這才是他最擅場的拿手好戲；

實際上金文的世也都是金文世又作可证之有形，借声，並非「三十年」，许说又是顛倒本末。

॥

印

自「衣」字裸男像的側視形以示恥辱。許氏以「尸」聲，不知此「尸」為「詬」之形也。

今学者或释此
男身为男子……

福

周金篆

皆象双手捧尊、酌注酒于示以祭示的酒器形之省，舟省则为畺，许解：「以示，易声。」

不過凡事都不是絕對的，這也有不少相反之例，即如借字，或形聲字，他却又當作會意……曲解，如：

聞字不是从門。以声的朕起形，声字他却解作从兒。紀善訟者也。入入水借聲。聲他打解作象以上俱下也。

由上舉的少數字例中分析，如：東從因聲，取从又聲，能从山聲，豈从彡聲，无聲，甬从薰省聲，六从八聲……也。

多有訛誤。似乎這位大師，在字聲方面也不太高明。往往是敷衍了事最多，也不過用漢聲以解字而已。並尤古聲方面，的真知灼見，而且由不通具字形，也自影响他对声的理解。筆者素未留意于此，未作正式搜集。大約此類聲誤之例較

其它讹谬更多。因形声字最多，占文字的绝大部分，那些错误都留给研究声韵的学者去作专门性的探讨吧？

三 濫解不徹

本來下人的知識領域有限而文字甚多，浩如烟海，它牽涉到人類社會各方面，人豈能盡知？所以對一些字不知，蓋不鮮，亦不為病，病在強不知以為知，以一如充十用，不惜穿鑿附會，甚至裝腔作勢，信口開河……

在解釋文字來說，許氏是始作俑者，首開其端！如果拋開楚莊、孔氏的話，而且集其大成，承先啟後。





清人每說「許君重不妄作」，近世學者每喜稱讚許氏深得孔門「闢疑之旨」……似乎又是這方面的一個典範。

就實際點來看，不知他們這種吹捧，何所見而云然？有何根據？我們却只能把他作為反面的典範。其

信証據尤不著。《說文》全書，信手拈來，已不勝書，在上文中已附帶引過不少，這里只再舉幾個最簡單的字：

已 篆 本即尸之變，並不知如此。然許氏却把這起坐的普通、極的人形，當作神聖的「瑞信」，「節節大抵一通」。

「中國者用玉甲……使山邦者用庸尸，主邦者用八尸……」，「撫古礼」。又把許多字所引的尸，都釋為表示節制之意。

四 篆 是     …… 等古文字的變形，愚者皆牛耳之形。篆訛作四，若僅據四形已

不易測知初文形象，許強解此牛耳為意，說它是：「窗牖震虞闔明象形」，我愧不能斷句，誤連亂璞。

許說的很肯定，但是忽然又以四為人形了，如以齒為目……出尔反尔……近人或日襲其誤，如閭宵

⊗ 篆即甲金文的同形之⊗
 ⊗ 西 初文作⊗
 ⊗ 等形曰釋西 分明象一立鳥翎形

原意可能是用這二羽毛之形以示輕細等意 尚未能確知 借声以為東西指方向 則是可以肯定无疑

許誤解⊗為：頭會碰蓋也象形 不知他是怎能由這⊗形中辨出顛頂骨形的？同一个

⊗ 後說作⊗
 ⊗ 許又誤解這⊗形為鳥巢 解⊗為鳥在巢上 象形 日在西方而為棲 其結果

是西敗俱傷 一个也沒有猜中 其實見不到或見而不能辨識古文字 雖聖人閉門思之十日不能得也

西 篆 許解作：舌觀以谷有象形 竹上皮 讀者治 誰的古竟是這形狀的？古又与谷有何相干？怎

么又忽變成竹上皮了？自己也轉迷了方向 不知所云 全然沒有一定主意 其實此形 金文作⊗ 甲文作

⊗ 分明是一張席形 詳杜《微》釋西席 一直到近年仍有某權威堅信許說 力爭西為絲 或草

⊗ 篆 与稍晚金文⊗ 同 上溯即⊗
 ⊗ 等為葉形的甲文

許解臣為：「顛也」的顛字 變鳥的翼翅為人的下巴

⊗ 篆 是甲文⊗ 的訛繁 篆文 古图形作⊗
 ⊗ 等形 今象捕蛇吏弄獵具 甲文

⊗ 中可認 篆文⊗ 形已晦 但無論如何也不全象許說的「緊 概也 象折木表斜 銳 象物挂」

𠂇

美

古文与此近。象裁塊切割得方正。整齊的肉塊形。

四.

9

見于鼎易中

刀前

可得明心（上）

具声意近于戡

用肉或具它食物

塊示齊整之意。◆◆形顯非

而且漫无作「上平」之形者，故知许氏「禾麦吐穗上平也」之说误。（甲文𥽿𥽿𥽿𥽿从四穗）

٤

義

古文ハ

相去未遠。象折刀——刀頭乙失之形。

用以注示亡失。無等意。許氏不易則

具象文形。意。誤解作：逃也。从入，从心。他自然也无法解釋為什麼，从入，从心就能表現逃？

泉

美

支甲文

金之記，原象豆盛食品故出香之味之形，以示香意，即芬

文◎香之字。許氏解作：象嘉禾在囊中之形，也以扱之，……一粒也。

许家

是古文的隸變。訛化之後，又由隸而變篆，遂更訛作「从六」已見上文。字于文義原有晦暗。

幽昏之意，許遂巧解作……从日，从大口声，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曲也，把字形當作算術題了。

这也与许氏解卅一世为三十；解革之讹文卅亦为三十……同。为后世测字先生开山之祖；

𠂇

美

象某種小獸的側視形，見足，而无尾之形。按：實即古文𧈧，亦即花紋的



躍之狡兔之形，再省訛則成兔，省爪但見尾

這種变化的道理本極簡單

易
解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許誤解作「似兔・青色而大・頭乃兔同・足乃鹿同」不知地球上是否有此怪獸？詳《徵》釋象之

𧈧 象 即人的双足形的象 象形之稍誤 許氏看不懂這兩脚 誤作「對臥也・以身中相背」

𧈧 象 古文 𧈧 見于甲文 𧈧 𧈧 象手執之匙（由盤股中投取食品）形之稍誤 已形本作

𧈧 有而作 𧈧 象又誤為 𧈧 許遂以為人形 因又解作「以又从人」 現代甲文家多仍守許氏說 常誤釋甲文中的 𧈧 為及 參《源流》及 詳《徵》釋及

𧈧 象 今即 𧈧 的變形 已見文 參《源》無 詳《徵》釋 來歷較複雜 曲折變化亦大 固非漢人所能知 不

過 許氏所解却不離奇 一 象人兩袖舞形 与工同意 一 又怎能象人兩袖舞形 思考工乃斤 鎗

頭形 中作 𧈧 圓形作 𧈧 𧈧 許鑄頭 真是心為 又怎能同意？（而且同時許又解工為「巧飾也 与工同意」）




𧈧 象 即古文 𧈧 之訛 𧈧 象人被巨蛇所纏 感憂意 說文誤作 𧈧 蛇形 𧈧 𧈧 誤為 𧈧 遂

誤解為「人持弓 會歧禽 又誤以為弔字」 誤以千里 學者漫之 清末以來 學者多以此蛇形為「繳矢」

𧈧 象 即古文 𧈧 真 繳矢形 𧈧 省為人 象誤為人 許遂誤以此人為人形 以乙為弓 解作 𧈧 大

𧈧 東方之人也 實際上古文字中夷字都作 𧈧 並不作 𧈧 參《源流》夷

商

 震 与周金文相近。可能是周金文  之讹。  緊燕形之讹借声为第二称。许解作：震



猶靡麗也。从口从鼓。其孔鼓。尔声。与爽同意。以己之昏。使人昭之。他更不知爽为何形……

金

 華 与金文  ……同是甲文初文   ……或向点相遇、相接之形的讹变  渐讹

作   许误解作：象交積材。實浩濩的双点为木材塚……误考後学。

告

 告 篆与古文  无異。象宜牛牲于口上以祭之形。许解：牛觸人。角者横木。所以告人也……今人已多知其要

這樣的案例太多。不能列举。如上文所举的：宜、衣、鼎、行、倉、為、馬、象、至、支、州、人、弓、安、尔、互、

以、學、幼、公、乘、易、甲、已、午、戌、戌、辰、以及未、祭……之類。率皆妄解濫釋。


此外，問題也還很多，如：誤分一字為多字的問題。

古文一字，後常由形、声、義、聲乳為多字。许氏，不見通学。未嘗觀字例之條。不明分化之理。多把一字，不列

為數字。其例極多。充亦全書。舉不勝舉。這里只舉其尤 如：

 象人提象之形。有人則為  ……许誤以  為基文。分為  并  也。  悔、惕也。二字另列後造的  。

銘也。共為三字。

分... 籀文作 𠂔 (即八) 詁長; 𠂔 五部誤作𠂔也... 𠂔 亦五部 乃上形全同 有的版本作 𠂔 示

分头已断，误解作“分头也”，断头之家，如何能“变也”？误解作三字。

象一手執麦，一手执械打麦形。或省执麦之手作 **耒**。或又加里为声作 **耒**。 **耒** 金。说文误分作 **耒** 受校







完整，誤解作「引」也，从「彳」聲；
 判，誤解作「坪」也，从「斤」之性，从「未」聲；
 數塵，家福也，从「里」，「彳」聲，「三」字。

見前或又加手動意新作𢶏……全文也用以爲婚媾字、蘇又加女作𢶏；
加木作𢶏。許本作𢶏。

邊攝四字；

从夂以回反遂動。福省聲。或又加彳。彳示動。𠂔聲。說文祇作𠂔。合文。許誤作復、復字。

此等例甚多。如與与後、昇与得、息与憂、惡与愛……本來只有繁簡之列，許皆分为二字。

 家
 或又加彖作
 或又加形意符之文作
 篆文
 篆文加質符
 篆文加質符

瓦作
鬚說去誤分爲鬚
獻獻弄三字
終不能知獻爲何物

象捧傾盪水沫之形。已見上文。後世分化為多字。在說文中至少分列為：頰、頰、沫、沫、沫、頰、果。

(四) 分別部居上的錯誤：

如：爾、尚、公、曾、兆之入八部，步、干、朝、入乾，矢、入入、面、而、入弓。

办、入、及、魯、智……入白，美、入羊，爰、敢、入受，桑、桑、入姦，帛、入巾，丘、冀、入北，彥、入彰，弋、入尸。

繇、入系，索、囊、入索，麻、入蔕，禽、鳥、萬、鳥……之入均，得、之、入見，易、入勿，拳、入火……

所以「分別部居」這個功緒，也遠非古今學者如宋、徐鉉所收據的那種天衣無縫、天造地設絕對不能移易一字的神聖經典，只是一種不成熟的初試而已。本來還須待後世的徹底的改造、情訂的。

正是由於這種分部方面的不科學、不合理、不周密，以及嚴重的仿例不純、通指之缺乏，所以《說文解字》的翻檢之難，也是十分罕見而突出的，學者除非死記之外，幾乎無法找出其中的規律性，以理推知——這一點就連它的忠實的追隨者也感不便，所以近世才想出了多種補救方法——如改由韻部查字，仍不能有效，只好又偏《說文》便檢之《說文易檢》之類的索引，但還很少有人想徹底推翻它，改造它——重新試創些更新而合理一些的部首，排列等方法，而是一味的拿就目循，敷衍其事。如新版的《說文》後附檢字，本極方便，然同筆數之字，仍按《說文》部首排列；尤為突出的是編輯古文字書，仍按《說文》部首分部，就更有些似方枘圓凿，格格不入了。

對此我曾寫出「說文部首詮釋」，專門探求《說文解字》中的五百四十個部首的來歷，指出了許解

的得失，作出了扼要的評介。想通過它收到提經挈領、執簡馭繁之效。這是本編中的專門的一節。然而這節本文經刪節重寫已經在一九八〇年作為單行本提前出版了，現在就從本編中刪去，以免重複。

小結

上面所舉的一些明顯的錯誤案例，僅是說文中的一小部分，不過我們從這些案例中也頗可以看出清說文這部東西畢竟有多大的價值？我們怎樣來看待它，才是正確的科學的態度？

《說文解字》對於後來的文字學的影響太大了，自晉以來，唐、宋、四代，都有研究和追隨者。在宋代又開始印刷出版，傳流更廣。到清代乾隆、嘉慶時期，說文的聲價達到頂峯，被那些追隨者捧到九霄雲外，登高人的高度，說什麼「說文不作六載不逾五經，不得其解，乃不生仲尼，乃古如長夜，殆近什麼？許料重不妄作，什麼？萬世不祧之宗」……許氏成了萬古的權威。後來金文資料積聚漸多，甲骨又突然出世，人們的視野豁然開朗，說文的缺點也有不少暴露，學者中也有不同看法，寶書的身價稍落——不過這還是表面，如此乃受挫，形勢所迫不得已。然至骨上裏很多古文字學者，依然是許氏信徒，仍奉說文為圭臬，非拾食漢儒的唾餘不可。試看某些學者釋古文字，首先引說文，因為離開說文，自己不能直接研究古文，便寸步難行。六神九主了。

清末也曾有卓識者，反對並批判說文，如龔橙就曾作過「說文量理」，指出說文中的篆文還不如漢隸近古；
清近世如錢玄同也說過「說文是一部集偽古字，偽古義，偽古禮，偽古制，偽古說文大成的書」……都很有些道理……
不過當時在古文字研究的成就，是否能夠與卓絕的識見相配合？是否能夠批判，提供具體充分的堅實根據？可能是學不附識，力難從心——據說文襲據尚存，我都沒得一段內容亦未能知，不過有一點是比較清楚的，那就是他們都未能真正動搖根深蒂固的許氏宮座，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重視和信服，以致容許這漢儒的陰魂，依然暗中字的控制着「文壇」積重難返。直到現在，學者釋古文字仍必首引說文，還有人主張「古文字學」研究者終當以說文為基礎……某權威還捧說文是研究古代文字的一個鑰匙——即使將來……也還是有重要價值的，而學者所編古文字書亦必一遵說文分部，排列削足適履，自猶敷衍，謹慎成了漢儒中的不倒翁，幾千年人敢推，幾千年人也僅見一篇附帶批評的文章注「也無人能推倒，豈非咄咄怪事！」
我們要繼承那些有卓見的前輩們的未竟之業，在新的思想基礎上，用我們直接由古文探索的「些成果」，證據來作實事求是的分析，冷靜的衡量這兩十年的積威著作，看它達到什麼水平？所解又有多少是處？對古文字研究有多大價值？振的來說又是一種什麼「系統」？……值得今學者俯首帖耳，崇拜兩千年

之久，至今未衰，其原因何在？說文對後世字學研究的利弊？今後如何對待？等探討似乎都不是沒有必要的浪費吧？當然我們只能抽查其中的典型重點問題，以解剖麻雀而已，不可能也無必要「整理」漢儒這一個整個攤子！這個細緻工作只能留待以後覺醒了的學者送客去作吧。

我們對它應抱歷史主義態度，試想許氏這樣一個不開眼的漢儒，生平未見古文，又只有一双幾乎是盲目的眼，帶着一個充滿腐朽反動的道統思想，又夾雜着京房方士神仙道……為其八精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的頭腦，可謂「無心无目」，他又全編出一部怎樣的字典呢？如果我們要求他把文字的來歷、變化、源、流的解釋清楚，作為今天認識、解釋殷周古文字的寶書的話，那只能怪我們自己的幻想不切實際，又與許氏无干了。

我想，治古文字學者，只能精心的擇取其中的正確、有益的東西，而棄其糟粕，一分为二。

（注二）見周双利：《畧談儒法在名實問題的論爭》一文，載《考古》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第三節 漢代以後至近代的古文字研究的概況

東漢、晉研究文字的風氣較盛……自晉代以來的一千多年之間，有各種文字研究者，這裏只能着重於研究方面的字學研究情況略作介紹。晉到唐宋時期的字學，可大致分為四種類型，扼要分述如下：

文。李判說文早已被徐鉉各代替流行至今，還有徐鉉的《說文繫傳》也頗行于世，頗得許氏真傳，如解《自》、《及》、身、學、道之類，這里附帶談談。在徐判本中，徐鉉改許李陽冰，頗排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造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並把這圖進上表，依靠宋王朝的政治權勢，併刊行于世，是以見其學術人格，又不出李煜為然。以此同時玩弄了另一巧妙的手法，即大捧李陽冰的書法是「篆近珠鉤，獨冠古今，自《石鼓》之後，直至小生，為不妄矣」。今學者也常說：「唐人已不大公寫篆字……也都不可信，我們只要多見一些唐碑額和墓誌蓋，如現藏陝博五室的天寶七年張去逸《墓誌蓋》與李書的幾個名碑比較，就不難看出唐代有不少无名的篆書高手，遠出李氏，以及徐鉉臨的嶧山碑之上，僅以其名不彰，遂多埋沒耳。」李陽冰之後有林罕作《說文字原偏旁小說》，據說很有研究意味，而且又是第一個提出明確的，篆書之說的，後來的鄭樵以至清錢坫、王筠、章太炎……都沿襲其說。五代、宋初的徐鉉、徐鉉兄弟都研究說文，徐鉉校定了一本說文，就是現在的通行本，在字形方面，只是追隨許氏，毫無違樹。徐鉉作《說文繫傳》，都傳到現在；

第二類，推測說文的字字，著名的如：宋王安石，他跳出漢儒白案，不再由篆文看眼，作有《字說》二十卷，他只運用玄想巧說，自出機杼，由於他顯赫的政治地位，頗流行于一時，也有不少士大夫、文人競相趨奉，可惜為時不久，這部原作以

及大量的捧場著作都伴同王荊公的政治去勢而灰飛烟滅完全失傳了。現在能由宋人的筆記雜記中窺見一二：

「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東坡問荊公字

說：新成，數日，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以九為篤，亦有依據乎？坡云：詩曰：

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个。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謬也。見明王世貞編《調謔編》等

「王荊公晚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以西？荊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古數百不休。或曰：霸以雨，不以西，荊公

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即此圖見後錄）他似乎不知信「形聲是最有力的造字與解字的訣竅，所以才把形聲字硬當

作「會意」字來解釋，累死也解不清上萬個形聲字，結果是枉拋心力，留下不少笑話。如果其金書都如此，那可就

集巧說邪詞，牽強附會之文成，貌似博學的詭辯，在字字中的「典範」……不過也有他的文重退隨繫附者，

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卷二中就記載了這種熱鬧盛況：「《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紹，韓博士兼皆

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

一卷，又以類相送為《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悉用字說，時尤省。門下侍郎……作訪奏御，亦

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詩云：「雖貧未肯乞如膏，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宵字云：」

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胡後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目視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膠」據——不由使人想起前些年的一「寫作班子」之類……曾某何時便銷聲匿迹了。王氏在字學上的失敗，似乎比政治上的失敗更為徹底更淒慘些，它給後世以深刻的教訓：一、任憑多高明的天縱之才，如無客觀根據，不按科學規律辦事，只憑主觀臆斷，斷無不敗之理；二、倚靠權勢地位推行的「學說」，或能激偉盛行一時，但不能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終難逃脫失敗、消亡的命運，或竟身敗名裂，永遭後世的唾棄……

另一位推測說文研究字學的是鄭樵，他用《六書》來解釋《字說》，他的著作都已失傳，只有《通志》中的《六書略》傳下來，減說文部首，評許氏之失，不无意義。清代說文學者也受他的影響，他曾歸納《六書》重新分類，瑣屑而界限不清，不太成功。我們再看他的「起一成文圖」：「橫為一，縱為丨，斜為ノ，反ノ為乚，至乚而窮。折一為フ，反フ為「，轉「為「，反「為」，一為「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為人，轉入為√……至○則環轉无異勢，一之道盡矣。」大約還是許氏的「道生于一，造乎天地，化成万物」，「起一……說的繼續，穿鑿之極，靈活潑的文字為一種筆劃、符号的游戲，都是聰明人冥思苦想製

造出来的篆書法，後代仍有人做。他能由文字角度推斷石鼓為秦刻石，很有見地。

第三套 是利用較晚的所謂古文，以為依據。如五代的郭忠恕搜羅些這類晚周、六國古文，奇字，編成《汗簡》。只是編綴，談不上研究；後來夏竦又在他的影響下作了《古文四聲韻》……實際上這里所謂古文，大都是偽造的或來歷不明之物，或六國奇字之類，並非真古文。又廖正興翻摹更多訛化，到現代僅有很小的一点參攷之用，但仍受到某些人的推重。

第四套 是用古文為根據的。宋代金石之學發達，楊南仲、章友直、劉原父、歐陽修、蔡襄都好鐘鼎文字，由這時開始文字學才有了新的標幟。概以當時銅器的出土，積品已漸多，上層統治者就于它裏附庸風雅，開創一種搜集、歡弄古代器物的好古之風。自帝室至士大夫，上下翕然。一些文人學者自然更為熱心，而古銅品是主要的研究項目。他們品評、解釋，定名、續列一些銅品銘文、圖錄，如歐陽脩作《集古錄》，趙明誠作《金石錄》，王保孫作《鳴堂集古錄》，薛尚功作《鐘鼎款識》……劉原父、楊南仲以及畫家的李公麟等都喜弄古銅品。這是注意搜集、積品、傳播真古文、字資料的開始。——據說西方的化學研究導源于中古的鍊金術，中世紀的愚昧迷信舉動，也會引出一些科學研究的積極結果。而我國的古文字研究也可說是由有關階級的玩弄古董等引出來的。正宗人也有後來的清人、後來的科學結果作用。和如這些封建帝王、士大夫們的意圖大相逕庭，恰相反，成為研究揭示古代奴隸……社會的科學史料。

由于他們搜集傳播古金石文字使人們擴大了眼界，得到看見真正古文字的機會——雖然宋刻本已是經人臨摹，翻刻多已失真，後世翻刻本自然更以訛傳訛了，不過它總比說文之三字石經以及《汗簡》里的古文好得多了。

這時對古金文也作了一些解釋，翻譯作，不過這僅是開始，如：呂大臨作《考古圖》……除了把金文中和篆文極相似的





的易識之字，和由文義中易測知之字等作了一些翻譯，辨認出幾百个字——在漢，張敞釋美陽鼎之事已漸被人

們遺忘了，時又破大荒的直釋古文，為文字研究開了一條新路，這僅是開始，所以成績微乎其微，對字形的研究

更少，而且流行着一種很壞的習慣，就是把每件品銘，無論能識與否，一律硬釋出來。王國維先生對此作過簡練的批

評：……于古文之不可釋者，但如其字以隸今楷寫之……宋劉原父、楊南仲輩釋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

王休、薛尚功之書出，每品必有釋文，雖字之絕不可識者，亦必附會穿凿以釋之，甚失古人闕疑之旨，見《金文

編》序，非常中肯。他們對完全看不懂的圖形有些根本就不是文字也硬釋為字，如：『』為『子孫』，『』為『子孫』，『』為『子孫』，『』為『子孫』，『』為『子孫

元代的幾位字學家，多是推間說文，而用六書來研究字學，和上代的二類，却頗有一點相似，但他們又想利用古文作為根據。楊桓的《六書統》、戴侗的《六書故》都想利用古文資料以代替篆文。他們已感到篆文的不足，這種認識和精神都是正確和可取的。然而由於當時的古文資料太少，他們對於古文字的知識也還太低，學不附識，無法創建一種理想的系統。近代學者對他們的評價不一。唐兰先生對戴侗的評價很高，說他的書，綱領清楚，系統完密，遠在楊桓、鄭樵之上。他對文字的見解，是謹慎以後，惟一的值得在文字學史上推舉的。他能看出數字象聲數，壹字象鼓形，雖然不是什麼高深難知之事，但在當時實為難能，試看清代以至近人，多不敢引用，就更可見戴之卓越。拙釋以此冥合。當時尚未知戴之有此說，此外還有趙撝謙作《六書奇義》、周伯琦作《六書正譌》，以及魏校等，大都把六書獨立起來，脫離說文，承宋之緒而重古文，繁亦一代風氣。而且影響後代，明人也不太尊重說文，幾乎使說文絕版。據說連大學者顧炎武都未見過說文，真所謂，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也少有人研究文字。明王室還曾大規模的銷毀古代銅器，也算是史少前例的創舉，見《烈皇小識》等。

清乾隆之際，經學考據的風氣興旺空前，這主要的原因是，士大夫、學人，攝於清初的幾次文字獄，大受殺鎮

嚴的漢學學術思想萎靡不振，文人們對任何一點有民族思想問題也不敢牽涉，不但治字史有危險，甚至連尋章摘句的弄文也會遭不測之虞。除了為作「祿蠹」不得不弄乾巴己的四書五經，攻「時藝」八股文之外，很多人不能向故紙堆中鑽去……以逃避殘酷而枯燥的現實，於是少有民族气息的漢學考據乃应运而起了。為了配合經學，所以研究訓詁，說文也蔚然成風。人數之多，著作之盛都超過前代，所以這種尚古之風是在滿洲貴族血腥鎮壓人民統治學術思想等政治背景下的產物。它使很多聰明飽學之士在故紙堆中銷磨了生命，是「引八入彀」的第一種方法。以八股文則是第一種。這就是大清士大夫、遺老們常津津樂道的「我皇清經學考據之盛遠邁前代」。

等大量內麻的搜詞的真實原因。這一點也早已為清末以來的有識之士所揭露，不成為秘密了。

這時的字學研究之特點是一遵說文——汲古閣毛氏重刻宋本徐鉉本《說文》。汪啟淑在乾隆末年刻出徐鉉的《說文系傳》。學者們追隨許氏亦步亦趨，其目的手段，不過是以說文解經以經注說文，以致鉉為代表，不敢脫許氏及漢儒的窠臼。他們把說文吹捧得上了天，如段玉裁說：「无《說文》解字」，則倉頡造字之精意，周孔傳經之大旨，埋蘊不傳于終古矣。王鳴盛說：「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偏頗到何等程度？近世竟有及許氏而讀此語者，殊不

可解。只說明了當時治字學的學者們的偏見。他們對於說文的研究的規模之深，探究之深，確已遠超前代更遠，超過了徐鉉之流，已成為專門的學科，但它又偏重於訓詁學……方面去了，很少牽涉到真正的古文字。

那時的文字學和儒家經典的關係猶如西方過去科學和教會、聖經的關係——科學是教會的僕從。（在語言學、音韻學等方面的重視和研究，比形体的研究更有成效，這裏略而不談。）道光以後此風稍殺。

這時的碑版是上述宋人風氣的復活，宮廷和士大夫搜集古銅品之風再熾，如和歷乾隆帝又附庸風雅，欽命儒

臣輯刊銅品圖錄（《西清古鑑》乾隆十四年刻成，銅品文字久被人重視，士大夫之間也流行着同樣的風習，校

集傳布銅品，由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開始，也和宋人相仿，仍熱衷於科學研究，只是欣賞古董，發思古之幽

情……外，說……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之所未及者。阮元《積古》之序，他們以經傳和

說文為主，用金文不過只是補……而已，我們由阮元的《疇人傳》深識地動說也可見，端一國老對待科學的


的態度，他說……上下易位，動靜倒置，雖經背道，不可為訓。不如但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之終古無弊。既

固執而又圓滑的滿清大臣之神態，雖然紙上，而治說文的漢學家仍嚴守許訓，固不提金文……

由于古金文的傳播漸多，人們與真正的古文字資料接觸漸廣，眼界大開，漸有些比較用金文與說文的，古文、籀文、篆文相

比較思想也逐漸活潑起來。如莊述祖、吳大澂等所見金文漸多，開始有些新的啓示理解，發現對於許氏的絕對信仰，開始發生動搖。嚴可均作《說文翼》輯全文，未刊。莊述祖作《說文古籀疏證》，但不甚成功。比較有影響的是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他敢于指出許氏並未見過彝器文字……並且要用全文以糾正補訂許氏的疏失。這是兩千年來的未有之事。總算有很大的膽識，迴異流輩，雖可貴了，在古文字研究史上，值得大書特書。

他們最可貴的貢獻，就是面對真的古金文，直接望形思義，來反對假古文，反對古人的望假文之形而生義……有人評論說：這時的考文金文，幾要奪許氏的正統等，似乎過分了些。因為這時的傑出的大家，也不過想用全文為輔補，訂正一些許氏

的疏漏零粘碎補，並沒有徹底推翻許氏的意圖。這由莊述祖的著作名為《說文古籀疏證》，吳作名為《說文古籀補》，嚴可均的著作名為《說文翼》……等名也可見他們的基平態度，而且那時大家的水平也還未幼稚低下。如解甲為從角形， 為

子從角形， 為象人肩骨形，許漸火也，應以火為善交也。王筠解詁中之曰：象其腹，解家字，古者無主，庶人無廟，



祭于殿，陳於屋下也。吳大澂 為入雙眉形……粹品形為孫吳武等，仍粹大龜為子孫，壯少 為析子孫……

由此可見一般人們的解形，如同扣盤捫瓊般的瞎猜。

他們探討古文的目的也還是為了「解經」，「証經」，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命根子。也是士大夫的進身之階，死也不肯輕易

校間的會際只是曲解，甚至連傳統的曲解古文，捏造些偽古禮，偽古說，如王學吳氏解家室以及他解王字是「以二以火」火威，曰王德威，曰王……都散發着封建官僚屍骸的臭氣。這樣的主導思想和科學如同冰炭，不是學術問題。安陽甲骨的出土是考古學史上大事，考古以及古文研究工作注入了寶貴的新鮮血液。

所以在古文資料的完備來說，也是今勝於昔，後人比起東周以至漢……清人的條件優越多了，憑藉較多，使他們能從這些第一手的史料進窺殷周古代社會面貌。一洗兩千多年以來的「古人」等所編造的偽古史的花誕，自然也為掀蕩許多陳說創造了更多更好更成熟的條件。這樣的認識評價古文也是數經曲折，漸漸達到的，當然也還有至今不肯衷心承認，開始時期只有幾個人朦朧的覺察到它的可貴，如王懿榮、劉鹗、孫治讓、羅振玉……等後來孫、羅、王國維都開始作此研究，傳布而後來真正作出些實際成績又為大家所公認的是王國維，由於他的博學而且認真，所以有不少可貴的發現。不過，近人也評論他的著作收獲，偏重於史學方面，文字學方面收獲，似亦公認，他也覺得他在古文字形研究方面，似尚未深切全面，或也與他的早死有關，他們總算在古文研究上開闢了一條新站，「算站監樓之功，誠不可沒」郭說。其後研究者日多，甚至波及海外的東瀛、歐、成績顯著，隨着研究的深入開展，大家懂得這些古文字是研究古代社會、古史、古地理、文化，以及古語言、聲韻等各方面的主要根據，資料不再僅僅為了「証經」那樣狹隘而胡塗反動的目的而研究……這些也漸為學者所公認了。

這里第一個把科學的唯物史觀運用到古文字學領域來的是郭老。他首先把一向為遺老遺少、資產階級學者、某些海外漢學家們所壟斷的古文字學引上一條正路。這種大方向是正確的。具體的運用等方面當有出入（在古史方面尤顯）。然而也在非一帆風順。而是屢挫苦戰。終于經住時間考驗的。在辨識字形的方面，他的眼力也比較敏銳。準確如解《象》為鯉形，為人操舟形，為豎目……而閻一多先生等也有較深湛的字形研究……有則甲骨卜辭著述，研究情況已多有專書介紹，于此畧。

下面，我們還要回到我們探討的專題——古文字，字形方面上來。要就清末以來至于近代人的所稱的頭例略作介紹，前人在近百年的研究中所作的確粹很多，這里不能也無必要盡舉，只能舉其一隅，主要還着重于通過具體的，對於字形構成方面作出鮮粹的字例，來分析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總結經驗，接受教訓，以冀有助於今後的探討字形工作。對於那些只是把古文翻譯為後代某字，而于字形無說者，則盡量從畧，但難免免。

正確的理解字形，例如：



甲為為，象手拿象鼻，從象之形，這是早期甲文家的確粹。大破許氏的「毋猴形」說，是直捷明形生義的。

首戰之捷。此字形雖不算過分的難解，但在當時能看破其形，並敢于提出，都屬難能……



甲為毓，象產婦育子形，粹為毓文，育之初文。

四 甲 釋為齒

甲 甲為斤唐釋。但未甚明所象以及後變為斤之故

𠂔

全為保為𠂔之初文。原字之形極明。然非有膽識。不敢作此釋。甲文省作𠂔 孫氏等誤釋。

𠂔

甲 為齒。𠂔... 為齒之初文。𠂔等字的各字。字形的古今變化比較複雜。須有相當高明的眼力。思想才能弄清。

𠂔

甲 為疾。象人中大形。失亦聲。今人或誤釋病。 𠂔 甲 𠂔 全 為面。解形精確。遂勝許說。為古矣。

𠂔

甲 為射。 唐三又釋射。蓋李一字。亦相近。 𠂔 甲 為𠂔。象發矢貫心。以表示其為野豕之意。

𠂔

甲 為席王國維釋。甚確。(近人釋由。西字亦即席的。本字席字晚起。 唐釋草。 𠂔 𠂔 席。 西。

𠂔

甲 為謝。象雙手舉席之形。絲毫未誤。但羅氏釋為。受君賜不敢坐... 云云。見《殷虛文字類編》。乃杜撰的偽古。

礼。如气十足。迂腐可厭。成為字學中的笑柄。後人遂不敢從其釋形。而另譯為酸。猶不译。又釋尋。唐三

𠂔

甲 為離。羅 確為𠂔之初文。此字變化較大。非有灼見不能辨識。... 近人反而譯羅甲不釋。...

𠂔

甲 為僕。見前。王。羅作此釋不誤。但皆未引其字形變化過程。規律為證。近人釋以示審慎。適足以暴露其字形

文化規律方面的認識不足。故而後退。 唐三先生指此釋為誤。又另釋𠂔。𠂔。𠂔。𠂔。𠂔。見《源流》。僕。𠂔。𠂔。釋僕

𠂔

全 為鼻。 釋為象雙手執鵝。以祭。 吳說。 鵝亦不。雖未詳考。但基本不誤。今學者或尚不敢從之。

𠂔

金力說。吳大澂說。係由執紼文句比較而得。予今形元說。曰乃曰之有……參《源流》之義。部

𠂔

甲 金力說。倒形大破許氏的以于以……之誤說。然元字意未能盡明。參《源流》之

𠂔

甲為執紼形亦確。

𠂔

甲力幸。本不誤。然而下辭多用金代執紼以帛代婦

𠂔

甲眾。象目有身旁動之形。郭說。大意。𠂔 甲幸。象剖解形。郭說。近也……

𠂔

甲臣。象目形。郭說。此形本極簡明。然一向不得確解。眾口紛紜。見下文。惟人首俯則目豎之說。未安。

𠂔

金民。有及物插入目中。這是郭說。按象目睛流下之形。其異文作 𠂔。始同郭說。力時之晚。

𠂔

金庶。象于屋下。金為地之形。郭說。又釋為厨宇。似亦可通。

𠂔

甲為陵。但誤釋為登梯升島形。見前。近年胡厚宣先生特別……

𠂔

甲為浴。羅說。實以 𠂔 永一泳。永亦声。孫漢璋益不釋。介介象人挂甲介之形。旁能浴于盆內。

𠂔

甲為冢。郭說。唐兰先生釋卜辭的 𠂔 是旅。為「旅旅」都很正確。不解形。

𠂔

金為降。足跡。下降意。近。吳大澂說。

𠂔

金為陟。足跡。升島。亦吳大澂說。

𠂔

金為莊。由文義而定。非動文不解形。

聞多釋豕。陳夢家又特豕為崇，陳家康釋豕為咎……大家却又不求解其形，究為何物……

𧢲

為脰，亦由金文，脰脰受大命，推測而來，往傳作脰，故亦釋脰……于形无說，參《源流》脰

𧢲

甲為，為野牛，山羊之屬，郭說可大破許氏所編造的「金匭不直」的神數……偽古說；參《源流》脰

𧢲

金，崔吳大徵以為即觀字，頗有見地。近年知見之觀字最早見于中山王譽墓出土之品，亦篆同。

𧢲

為農，于省吾說，于字形无說；

𧢲

甲，解，双手拔脫牛角，商承祚發現篆文之乃，乃有

𧢲

甲為，于省吾先生釋，此外諸家釋赫母……解字形皆不確切，孫海波譯吹……詳參編附錄釋爽

𧢲

晚周金，為夏，係由「夏」……考知之不解形（按：𧢲，𧢲之省文）……詳《徽》釋夏

𧢲

甲為，近聞于省吾先生有幾種較合情理的推測，其頭上以羊角的原因……名家或誤解此形為狗……

𧢲

甲，有祐意，由卜辭文義而斷，未明其形意，參《源流》叙，肆，詳《徽》釋叙文叙……

𧢲

甲為，解形亦確；

𧢲

甲為，

𧢲

甲為，由文義而斷，羅曾誤釋之。

𧢲

甲為，由文義而斷，羅曾誤釋之。

𧢲


金為，由文義比較而來；

𧢲

金為，

(4) 爲通。並辨明乃通在古文辭的用途，性質各異，用法也並不相混……

發現，說文的「長羽爲鳥，短羽爲隹」之說，不確。已見上文第一章「象形、鳥形」。

發現，古文「子」作，已見上文……但結論有誤，見下文「詳徵」于「子」之「子」。

有些簡單直接與古文相似之字，就更多了，只能以略。這些正確的釋文，可作人們更準確的「解」，解釋「字」，解釋「義」，探討其內容，爲進一步的了解古代社會的未來面貌，作出了貢獻。而有些字形今身的解釋也能反映出重要的歷史面貌，甚至能反映當時的階級壓迫情況，例如「邪」釋「民衆」，「等」字就揭開了這個秘密的序幕，作出了卓越的前例，予後學很大的啟發。前人取得了這些成績的原因，簡單來說不外以下幾種，首先是：

(一) 直接準確的觀察，分析字形，基本「上」與今形所象，所表現的內容相符合，它可證明今人所釋遠勝於臆說，因而這也是「揚棄」舊解，直接「望形生義」新方法的偉大的首戰之捷，值得重視；


(二) 一般多由于掌握其初文，物象鮮明，文理明確，故解形無誤；






(三) 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景、風俗、習慣，當然這也須由原文問，地下情況、文獻，其它字形等探索而知；








(四) 可以把漢今的發展歷史各個階段連結起來；

(五) 所釋字的形、意、音、原、辭、專銘的原文義含指，而不相顧詰：

(六) 有意識的或自發、無意的使用着一些摸索的科學方法，觀點、獨立思考、擺脫性、陳說的羈絆。

當然這些確釋也會有缺點，甚至錯誤，例如很多字並非對字形有深刻的透徹的理解，而是賴由原文詞、文義以及字徑傳比較而推斷出來的，如：與字，意是由卜辭多見用與，以示匹配而明，，若也是由卜辭中多見的「帝若」、「不若」而知。

鷹是由金文的「降受天命」而釋，是由折首，與「降」中，執訊達，執訊獲醜，比較而釋，非

是由或部取述，命文義而推為聞，又由形比較而釋聞，是由卜辭中的與「易」之「無尤」相同而釋尤，是由二詞而釋莊……如若等則由字形比較而來……並不知其字形所象為何物？甚至還有

相當多的誤釋字形，如釋為，為，有誤順之意，為，誤為登階梯之形……見下文

不過他們還是奠定了新的、望形生意的基礎，後學得到，很大的啟發，如果沒有他們的披荊斬棘，也不易達到現在的程度，我們應用新的觀點、方法、新的水平來批判接受他們的成績，取其精棄粗，存真去偽，主要的是繼承、發揚他們敢於探索陳說、解放思想，且接納新觀念古文、獨立思考的精神，再攀高峯。

凡事都應一分为二的看待，古文字研究著作自不例外，在新釋之中，與收穫成績相伴而來的則是相當多的誤釋、疏失。

爭

這里也要舉出一些頭例以見一般：

𠂔 甲羅粹義解作「臣手執璣以引君子之形」見《殷虛文字類編》是奴性十足的遺老遺少造的仿古札散教有腐

朽的惡臭然而學者沿襲至今未悟其非。甲金文中自有源流清楚的不牛！誤譯家才支金粹義在《金源》爰：

詳《徵》粹爰：前舉的 𠂔 謝亦然學者已知其非成為笑柄却又連正確的解形一併推翻，過猶不及……

𠂔 甲非初文初文見前，學者至今未明其形仍囿于許氏謬說而誤釋為「執朴驅馬」今人又釋其異文御禦

為「御除災殃之祭」予字形文義都不符，都在為商王等大奴隸主的慘殺人性掩蓋血跡而不自知……

𠂔 金 家用戌斧斷人奴足形以示服解在下辭中也是錢皓用牲人牛法上辭多「歲牛」且有「歲州羌」「歲五臣」即又

解斬碎「三牛停旁」五名奴隸為祭牲之意形顯意明本不隱晦，後今意始轉至今未為學者所明或誤按中有文

之「𠂔」形為據如解作「象斧有透孔之形」或又引《逸周書》：《墨子》等而釋為「祭也」皆非初意且下辭抵牾：

𠂔 甲中文字家誤釋為「歲牛」二字合文按「𠂔」乃牛字古文文中多用此例人形以示被殺害者故此字乃象示以斧斲人之意誤以

𠂔 為「牛」誤以千里； 詳《徵》古文字形中反映的商代階級壓迫一文中釋步

𠂔 示以刀割肉粘附且祖上以祭之形是用牲法之一如下辭：「宜牛」「宜犬」……亦施之于人性有「宜主羌」「𠂔百羌」

蓋即割三以至百名戰俘之肉以爲祭之意。學者們不察其形，每誤沿沿說而解爲：「宜有奇意」，古宜，組同字，或誤釋

爲「組」……蓋自「古」之混同於「創」，「目」與「目」爲一誤，於是竟變野蠻的屠殺苦虐爲組豆文明之事了；

𠄎 𠄎 現代甲文家誤視 𠄎 爲 𠄎 因誤釋爲朋，按 𠄎 𠄎 皆金文 𠄎 𠄎 等之郭化有文亦即 𠄎 𠄎 王之初文，乃

成斧頭之形，而甲文 𠄎 乃家置斧于婦女之首，又以此杖之的慘狀，但甲文家亦誤譯爲 𠄎 這就受被害的

婦女爲挂朋貝的貴婦……甲文 𠄎 𠄎 蓋家斧傷人手之形（今又有作 𠄎 𠄎 亦誤釋棚，變爲手執朋貝形……

𠄎 蓋即 𠄎 之省，家系前以靜的停寧，如隸形，與 𠄎 𠄎 形大異。以前的學者們皆誤釋此等形爲女；

𠄎 𠄎 𠄎 家不以刑刀，車施兩刑刀人，口家被割舌的肢體，近人或誤以此形之變形○爲玉鉞形，謂解爲解之字，化

殺伐爲玉帛。以上諸例以及不察自文的誤釋，基本上都是有同于階段本質性的錯誤，是今天不應發生和繼續下去的；

𠄎 𠄎 家頭之文燃形，用以示先險，近人誤釋爲先，遠非初意，也與之無多，王病冒先」的文義不合，後來在周金中才由先

聲上轉爲先，先古聲可通，參《源流》先先，詳《微》釋先先

𠄎 𠄎 前人或誤釋爲家牛羣羣，蓋土土粘羣之形，前此又曾解爲牛之毛色……完全是一個大誤會，誤以爲刀爲犁，

所以「爰乃冒鞍」了，也當博得不少行內外學者的信仰，古文中本自有明顯的 𠄎 耒耜之形在這裏的 𠄎 却只

王

𠄎

辟

光先

物

夏

夏




部

部

象以刀省牛之形。動詞。用牲法。而且卜辭不惟物牛，且有刀羊，刀馬，甚至還有刀牛……文詞依前人犁耕之釋，与

卜辭大義不合。而且依此釋則商代已有牛耕，實少考證。未免把商代農業生產水平提得過高……

象以刀省牛之形。動詞。用牲法。而且卜辭不惟物牛，且有刀羊，刀馬，甚至還有刀牛……文詞依前人犁耕之釋，与

甲、金文家又誤釋為牛家猴形的。夏——如郭沫若為腰——或釋甲文之為夏……

象以刀省牛之形。動詞。用牲法。而且卜辭不惟物牛，且有刀羊，刀馬，甚至還有刀牛……文詞依前人犁耕之釋，与


陳夢家據漢書以及古文四声韻之而釋為龜生南的龜字……未辨察其金文所象。龜而生南，生翅，實不珍奇，且

為動物生理構造，創造罕見之例。這個奇異的龜以及熊，皆為字是連好奇的許氏都未有收入說文之中的；

象以刀省牛之形。動詞。用牲法。而且卜辭不惟物牛，且有刀羊，刀馬，甚至還有刀牛……文詞依前人犁耕之釋，与

解字形，家雖射之徽（矢）唐氏又承羅氏誤說而解作，射令射者……象人身帶徽矢之形了。所謂徽矢之

象以刀省牛之形。動詞。用牲法。而且卜辭不惟物牛，且有刀羊，刀馬，甚至還有刀牛……文詞依前人犁耕之釋，与

形意都未甚明。不知何故。近年學者，多釋此字為僕……它与傳統的僕像甚遠；

甲文中明確象奴隸戰俘等被壓迫者的字形，多不勝舉，然而却向未為學者們注意。倘，釋此字

臣

金 許臣字。這是由于古文与篆文十分近似。至于其形如何？讓我們看：古今大師，為什麼來解釋這

个簡捷明快，可以一望而知的字形，也就不難叫我們這些後學小子，摸到這茫學海的際涯了。如：

許慎解作：「章也，章君也。象屈服之形。」他不見古文，也還情有可原。我們還是看：常見古文字的近人名釋吧！

王幼：「象人跪拜之形。」

章太炎：「臣者，本家俘虜及諸罪人給事為奴，故象屈服之形。」

梁啟超：「這一代大師，但對古文字形，本是不行也來湊趣，說文、解字：「象其稽顙內視之形。」

葉玉森：「象人坐地之狀。」

馬叙倫：「指一个被縛的……○是繩形。」

聞宥：「臣同于首。」曰若干臣，猶曰若干首也。凡甲文中言臣者皆當以此解之……

其，章、張附會，實在驚人。我懷疑這是大師們在「友邦一劫」，盲人摸象」的鬧劇。故意和我們開个玩笑，非要待郭

沫若同志指出家，豎目之形，才算廓清迷霧。但，首仰則目豎，說是不確。然而學者們並不甚相信。他們寧願「屈

服」于許氏以來的胡謔的大師脚下，也不肯相信真說。而且遂全以「單文孤證」不足為憑，尋理由來反攻的——他們對字

形雖無灼見，但頗有這美令鎖。對此，我曾釋出一系列表現同一內容的「目文」字例，也可為郭說補證：

目

目，非 並非是九內容的裝飾圖形……而是表用錐，率則刀，等刺入目之形的裝飾化——目而

特意採用日月之形，以求左右對稱。凡出而目之間，非偶然也。這個圖形，在文字則簡化作：

𠄎

𠄎象手執錐以刺入目睛之形。現世學者釋為許氏解作「舉目使之」的見字。他們看不懂或裝作看不懂這

字所反映的血腥慘酷景象。如果嫌這還太複雜難懂，那可以再來看更直接簡明的：

𠄎

𠄎 金

省去錐形之一。只作以手指刺入目睛，手指插入眼眶中之形。古嗜血成性的奴才志目之中，即以善

手作這類血淋淋的當者為「賢」。字形意何等鮮明！然而學者却作「不見」或「熟視無睹」。西歐鼎鼎大名的

漢學家高本漢提衣子，以及古人的許說而解作「以手持臣」，補作必堅……間有又引補其說，云有「堅意」……

中西大師，密切配合，求為商王朝的刽子手們掩蓋血跡……前述的「𠄎」字也有可能即「𠄎」形之省文。臣

𠄎賢言言近。故目形堅立，同時也為了區別于一般的「目」形，所以不能橫置。𠄎即表示一目已被刺盲之奴才……

𠄎

𠄎象以刀刺殺人之目之形。可有目共觀，也立即後世一直保持有奴才之意的「𠄎」字初文。後又加月為「𠄎」然而孫

詒讓釋為「日本漢學家林泰輔釋為「間有民也」自漢林氏之說……連首「目」，「𠄎」形都未能明辨。𠄎金

文作「𠄎」近「𠄎」賦。近「𠄎」索興譯作「或」不釋。又有「解作」，「執武器護衛王和貴族的親信奴才」。見范文瀾：《通史》引

文之釋，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作此解者才可謂「親信」吧？

甲遂須商中的字其顯明不似解粹以有為幅讀者如有詳知此趣可參閱《源流》有同字形或再同拙撰的《後徵》中的有同諸字的詳粹再作比較知商權。

誤粹舉例

戊



中人執戈。緊即戊之有誤粹誤；

戊



中誤粹風承許說；

閏



金。清人誤粹閏。今同；

七



中誤粹每字與字每相混；

火



圖。皆誤粹山——甲文中尚罕見山。

雞



中誤粹為或之粹雞。學者不敢漫之

鼎



中誤粹去。去炎之有。誤混于出。出炎誤。中誤粹之有異。亦誤粹也。又誤粹為。已如已。今文

力



中。羅誤粹珍。丁山誤粹助。郭誤粹蟻。……按乃回之初文。

鯨



中。釣魚形。誤粹漁。又有身作



中



金

仍象釣魚形。中。金文家皆誤粹魚。

羞



中。羞。有。孫氏誤粹羊

夫



金

誤粹豕。

口



中。象眼眙形。誤粹面。

象



金

吳大澂誤粹熊。今人或仍沿其說。

狐



金


清人不粹。郭老粹貂。……以旁為的。分解形構成的。……清人誤粹熊造。今人或誤粹貂。


沐






金



清人誤粹眉。今人或仍誤漫之。金文編粹沐。甲文作。……家以手掬水洗髮形。據海波誤粹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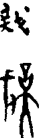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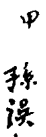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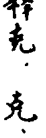
勞  晚周金 勞之省，係在殷，朝音諸侯，近人釋音，朝音諸侯，似頗費解……

夏  家人提斧而立，形，杜林為夏，為之夏，今字，而誤釋代，為今形，文義俱非…… 參《源流》：伐，夏。

弛  家，及物斷弓，形，蓋即  之有文，有弛，非意。《甲文編》：誤釋為，彈父的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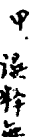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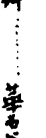
弓  反張弓，強斷之形，疑即下，同用為舌，字間的，之，初文。《甲文編》：又誤釋彈。

奈  誤釋沐，又釋奈，甲文編，自亂其例。何  誤釋為，可字，列作。


戕  孫誤釋克，克，金文作  与此无關。疾  疾之異文，誤釋孫。

甲  誤釋母，貫，參《源流》：甲。丰  誤釋玉，郭釋丰。

第  第之異文，誤釋，母它，合文。不過可喜的是，居然能由此認出  乃它蛇而非第中，繳失……

無  誤釋舞…… 華音之說，今學者多從之。始  始  誤釋小母，合文。

斷  以斤割耳，誤釋斷，以牛耳為日…… 生  誤釋之。

絲  手提絲，學者釋系，系乃傳人的繩索，非絲。父  依溫楚大，釋止，值得深考……



佻  佻，古文， 佻，佻，非佻，郭誤釋為，大龜。間一多先生曾詳辨之，並釋為奄……



圖 家字上載有舞人的載歌舞之象形。金文家釋華 或本非文字一不見于甲文；



圖 家以音標人之形。—— 家 圖 中 著 有 文 金文家誤分釋為「二」字；



圖 家進羊牲于 占 前之形。与甲文 占 同。金文家誤分釋為「高、羊」二字；



圖 家以人牲祭 占 或殺殉于墓形。或本非文字 學者常分釋為「亞、考」二字；



圖 家大為張雙翼廣幼幼形。今考為周人圖騰。本非文字 或誤釋為「子、婦」二字 及不如客氏之不釋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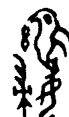


圖 家一婦取鳥所銜物而食之之形。學者 誤分釋為「古、婦」二字。 詳《微》商周兩王族之圖騰；



圖 家易上蓋的徽形。蓋即 圖 家 之 訛異文 而孫治讓釋四易字；

誤解字形：

近世學者解形字形，遠勝前代。如上文所舉的那些确切認真之釋都十之可貴。然而由于辨識字形的水平之局限，以及疏忽大意，不加詳考，所以還有很多誤解。這里只能舉些明顯的曲，列為例：



圖 中，不釋 早期中文學者嘗解為「鳥頭」，「猴頭」之人，「負手倚杖」足踽踽之狀……此神止生一足……吳其昌等

或又誤解「晚期的異文」訛有文之 圖 素 殿 手 足 戴 拉 格 的 人 形 以「夏楚施威」為解……詳《微》釋其

阜



家城郭。早期甲文家曾以周礼解之。說：「明堂之制，方古代宮室，通制四堂四室，而對峙，其中有廣庭焉。」

宗廟：燕寢亦如是。馬敘論更以象北京的四合院為解頗奇，反不如許說為近。見《源流》：塢、郭。

齊



中或誤解此為中字。馬氏：「以輒習義。」羅說：參《源流》：數字。

呂



中許依義文解：「未麥以穗上平也。」今人仍承襲其說而解為象四穗形。參《源流》：齊。

艸



中誤從許說仍誤解為堆。為家也。字形不合，亦缺之詳考。參《源流》：詳微釋曰。

豆



中誤解為八執牛尾而舞。又誤釋舞字。華石斧首倡其說乃據最省甲文形而釋。近世已成為流行之說……

異



唐先生說：「惟豈字以豆」和即象豆上加中。中形。直至近年仍主此說。似乎一直為許氏旧解……以中……

翼



豆所誤。拙說見《源流》：豈。又《社会科学戰線》七九三期，古義及古文「豈」一文。詳《微》：釋豈……

翼



清吳大澂解作：「舉手自翼蔽形。」唐先生似承吳說。說：「象人高舉雙手過頂似翼。」參《源流》：異。詳《微》：異。

翼



唐先生解作：「象人頭上頂了人形。」唐解出為「厚唇品」。參《源流》：翼。詳《微》：釋翼黑……

翼



唐先生解作：「既為翼又為能」。按：能熊。翼有翅昆蟲。二形本連，相及。參《源》：能翼。

翼



中皆有說形，更省則作人。唐據此最有形而釋為「翼」本失形。或「雙手奉矢形」不領二形之……

出

求

示王

彝

東

敢

史

僕

身

遠不相及…… 蔡《源流》矢与寅，詳《徵》梓于亥寅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子部家小孩，《中國文字學》六六以求合于許說，即史作出，十二支中有二子，結論 蔡《源》子，出 詳《徵》于亥小兒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王

金

郭老解此形中的

一

以及

下

圖示

等

都是男性生殖品形

並解下二

口為

外腎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𡗗

金

唐先生解為

𡗗

形為反縛雙足

的形

見《中國文字學》

按此形仍未甚明

然非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𡗗

甲

唐先生解為象索形

見唐著《中國文字學》

按此形仍未甚明

然非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𡗗

金

唐先生解此

𡗗

為數手之形

見《導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𡗗

金

唐先生解此

𡗗

為數手之形

見《導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𡗗

金

唐先生解此

𡗗

為數手之形

見《導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𡗗

金

唐先生解此

𡗗

為數手之形

見《導論》

𠂔 金 郭解此形之字為「拘」形，為誤解。𠂔 不為「美」，美以「𠂔」…… 參《源流》𠂔與美二字。

𠂔 金 變作極多，學者揣測極多。如羅以𠂔之變形為「𠂔」，郭說：「象人形而精其具乳，即母之別字……其初當係主母之」

意……終未能明 詳《微》於與𠂔，已附于今編末，可參閱。

𠂔 中 申 十 金 郭老據《不雅》：「魚鱗謂之中，而解為魚鱗……」學者或又釋𠂔 申 申之有形的：

𠂔 中 申 申 有 力，上中之中，象石函形…… 參《源流》中，詳《微》釋于五，中。

𠂔 中 申 郭據《不雅》釋為「魚尾」形，丁山以似偏釋為「兩個十二銖泉布形」 參《源流》而 詳《微》釋于五，而。

𠂔 中 申 王羅邊許說釋為「羅」也，他們又誤分「𠂔」為異字，說「十」字為「𠂔」 參《源流》辛 詳《微》釋辛。

𠂔 中 郭解為「象一錢而連二物，有重意……」此許氏的旧解更後退很多了 拙說參《源》中，詳《微》釋中。

𠂔 中 王 郭解為「石解」，郭又解為「象割衣具」形，學者又解為「大」字，織城……等形 參《源》衣。

𠂔 金 羅氏誤解中「三銖」形，郭老讀其說為「確不可易」……

𠂔 金 有些學者解為「汲水形」 參《源流》泉。

𠂔 中 羅氏仍沿襲許氏的旧誤解為「史指形」也。


去來

街聚賢先生解為雙魚、雙龍形……雙鰲形……見《古史研究》。

拙說參《源流》禹禹

甲以

前學者或以為獅形

……或以其晚文稍訛之
……为人形……



困不特

學者每持此形家肩擔朋友之形。一字之微。即變渾明的商王爪身為倖勞勤者——擔夫了…… 蔡（德）朋

3

甲勿 人 甲 弓 二字各非同字。

自郭老等鮮以爲家以來翻土粒著手及工……土色碧黑故勿物訓雜色……

家勢形而上有題錄皆事說
無人可証商代已有後世之勞
勞亦不可能屈折如入形
詳徵之粹物勿勿

७८

有人解月为牛蹄形。见范迪公所引。未知出家。亦未知何据？未有牛耕。何来牛蹄？

庚午
金一見

乃

𠂔



金形之偶訛字敗出

郭據此形而釋晉為魚苗。

茶《源流》魯詳《徵》梓《南文》魯

醫

名家誤解為「南門時自稱其名」，誤以「形」為「口」形之「日」……

杜說詳徵粹口……乙附今編之末

金

自许氏误为编^本简形。董作宾误解为编^中甲^中形……

故參差不一……

✠

甲有文

或疑为蒂形。郭重由此而有详细阐释——以为植物的生殖崇拜……或解为“束木形”……参《西南学报》二五

五

II


學者多解為牀 本家全以 又解此 為左右玉几

王以濟


□


四

凡骨之具、為骨、或為血中脂、今人已多知為卜骨形、














早期初文。唐兰先生云：“古光字上面像桐枝形，两斜笔……相对……渐变为止。”《中国文字学》








 甲 金
 唐：「象人举再形」
 同方一七頁，再又算是何形呢？

扶杖臨馬孫。象人跪而迎迎。聞賓。進食也。享也。吳具昌。御必有為尸之意。董作賓。

唐兰先生考释为龜生角形。誤以為龜。陳夢家亦主此說。特糾……郭以為螳形。





 甲、龜
 《甲文編》：依許氏「灼龜不兆」之說而特為「龜」，亦不顧此「龜」之「角」与否。





 畏
 鬼執卜一有？
 以示可畏。
 羅云：鬼而執卜，可畏孰甚？
 乙見上文


甲己
今學者多以𠄎形。按愚考為𠄎。糸之省。參《源流》辯。詳《徵》釋。

金 甲 学者或误视为 来形，遂以手解为来形，加上 𠂇 形，共有三个 𠂇 形。

乃^叶之省形。叶^叶省为^叶。叶^叶玉玉林。近费秋处有示穿孔的戚戚。郭也沿此说……

 甲 鳥翼形 愚考为  羽 一臣之初文 後世借翼字代之
 羽 學者多誤为  羽 乃 冠毛之專形 以翼異

 甲
 金
 清人誤解為人執火矩形；
 伐
 甲
 學者或解為「干舞」形……
 乙見上文

圓 許曰解為家長所以率教者。从又斧聲。唐兰以為石斧形……石斧正作王形

「隸定變」方面的失誤——簡稱「誤譯」

有些古文字一時未能辨識遂轉為後來的某字，而按其時的某文一部首、筆劃、隸定或隸定簡稱，譯為今楷以使其書寫簡便，這種稍宜之計，亦非天用，然而前人不此也，常有疏失，如常有誤釋其文偏旁，其結果是犯不識的古文變為一些更加離奇古怪，不合文理的怪字，如許慎為「繆」，甚至還常把本未能釋之字，也譯作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如「入」等，也是由於把其某文或位置弄錯的原因，這里只舉些顯例，不詳為剖析：

𠂔 中 學者誤依漢俗書譯為「唐」字近是，又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羊」或誤釋為「羊」 𠂔 中 亦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或「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𠂔 中 誤譯為「𠂔」為「𠂔」

鈴
甲
誤譯

駭
甲
誤譯

誤作，亦形旁以索結偏角之形，非冊——故稱誤。余以為即西魏《心經》之初文。參《源流》。

即員之異省文誤譯矣

會 合 甲 誤譯會


四
誤譯渣

浴  甲田釋浴、余不釋

孫芳謨譯

誤譯稿

志
心
誤以心為
誤相

 甲
 誤字 其異文作 誤
 甲 誤字 衛
 (《甲骨文編》又說二字意同作不誤)

誤譯釀——以人形之夏为獠族之夏

卯
 巳
 申
 誤譯印

學者或誤譯却

津
歷
一
凡
金
誤譯壽、批華櫓舟

酒 卽此篆文 酒 之物文 誤譯為酈 甲文之 酒 乃水名 非後世酒漿字

凡此特殊的与祭有关的象形，多被误为束。形确难明，但绝非束。

誤讀庚。考与𠂔𠂔等。𠂔庚同。又誤讀𠂔月。父𠂔庚。为「父庚」。見《甲骨文編》。

誤译、不佳、合文

祐
洲
金
誤譯被

繁 蕪 復 復 彭 縣 乍 釀 如 代 酒 □ 般 庚 易 兌











分一字为多字

由于不知文字的功能，以及其演变的规律过程，泥于汉世已定形的古文等，所以往往把每一字的历史割碎，即把二字分裂为若干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字来罗列。其中有译有释，如：

手
 中
 双手拳戈，義同。許誤為擊，深。今人沿許說而釋，
 手不省作，手省身。今人自釋成，手為二字。

甲文：𠂔，𠂔手執油斗灌祭于示。《甲文編》譯耕。久猶訓省𠂔手而作𠂔。甲又譯耕。或有示作：

𠂔 甲又译井。又𠂔井作𠂔。金释初……或又省去手。示作𠂔。甲释井。并禁在乙分作五字。甲又有讹作𠂔。

斤 凡 甲不釋，另列為字。字數更多了。實皆漢之各種異文。篆作 又作 籀 籀 籀 籀 籀 籀 籀 籀 籀

甲
双手执杆推埋人柱状。省去土坎一手，作不释又作
甲
固不释一般则多有双手作

御 或譯知不特 金加作 御 釋御 或又加示表示環境作 御 中釋御 又中又編之本作五字

甲译：学者或释为什么，步武之夸字，又作
 步武。学者或释为什么，步武之夸字，又作
 步武。学者或释为什么，步武之夸字，又作



甲 译衡；最省则作 𠄎。甲 译武，只从 𠄎。甲 𠄎 为四字，实皆一武。详《衡》之释。示勤意存；乙附今本。

身中狀 甲不釋 史事初文、已見上文者作 身中狀 甲不釋 異文顛倒作 身中狀 甲不釋 作 身中狀 甲不釋 省於

數形或字相混

夏人形 蔓 蟲 臭 瘰 形 三 舟 相 混 , ㄣ ㄣ ㄣ 二 舟 相 混 , 宜 組 相 混 , 菲 王 菲 朋 相

混，宜熟者同互相混，如蛇形与素徽互相混，公莫与女相混……此外也还有不少明确的实例。

王代

 不幹
 近人誤釋戌鉞
 紀王戌

 山相混于室物尤混亂
 都誤稱戌大斧為戌鉞
 已成積誤

羊 羴

 甲 羊首形省作

 …… 中文家多誤与象鼻 羴 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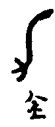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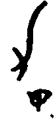


 …… 相混，羅氏曾誤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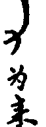
为羊。郭老早年已指出其误，《甲文编》又把这全然不同的两种动物混为一谈。统译为羊。

炎 即金文 **炎** 有象登山凌厲汗津津滴的人 **孫** 等誤釋為炎 **与** **出** 炎相混又誤讀為注

只祝
只甲乃
形之混連
借虎声为兄弟字
甲文家每誤与
視之有
示文
相混
又誤造出

「古以凡為祝」，一字異說……等結論 參《源流》兄、祝、 詳《徵》釋光……祝

力、未  全  甲 釋力 象一隻人的手解形，与  圓 部，不釋  甲 等古來形相近，而力

未二声亦近，因而某些學者竟誤以手解之  為未聲了，其實二形迥異，絕不相通，只是人為混淆……

子 已 甲 象 祿 祿 中 的 兒 形，与 象 鈎 形 之 已 怎 能 相 同 相 混？ 然 而 近 世 學 者 皆 誤 相 混， 詳 徵 于 文 記。

子 片 甲 子 子 金 子， 同 上， 与 象 鼎 形， 或 下 有 火 炊 之 形 的 鼎 出……等 形 絕 異， 斷 非 同 形， 然 學 者 皆 混……

夂 犬 夂 一 夂 一 夂 甲 夂 多 作 碩 腹 垂 尾 之 狀， 後 也 有 作 夂 尾 短 而 仍 下 垂， 不 失 夂 形； 而 犬 字 初 作

也 夂 甲 腰 微 曲， 而 尾 皆 長， 或 向 左 捲 曲， 兩 形 无 論 繁 簡， 都 自 迥 異， 明 眼 人 不 難 立 辨， 然 日 釋 毫 混， 如







《甲文編》以夂為犬……字下誤為夂， 誤作 夂 夂 為 夂， 廿 例， 与 夂 夂 象 相 混 詳 夂 為 夂， 与 夂 混 同。







龜 龜 龜 龜 龜 甲 象 蛙 形， 即 龜 字， 无 尾， 後 足 長 坐， 甲 誤 為 為 龜， 郭 老 誤 以 圓 形 之 龜 為 龜。




龜 龜 龜 龜 龜 甲 象 龜 視 面 的 龜， 特 點 鮮 明： 有 尾， 足 短， 然 而 甲 金 文 家 皆 誤 釋 為 龜；





龜 龜 龜 龜 龜 龜 之 列， 主 要 相 背， 龜 中 平 而 龜 背 隆 起， 故 作 為 文 字 之 龜， 皆 取 其 側 視 作 龜 龜……形 以 別 于 龜。 然 而 這 与

龜 龜 龜 龜 龜 龜 有 觸 須， 翅 的 昆 蟲 形 的 虞 相 混。 近 世 各 學 者 每 釋 此 形 為 龜……





心貝   甲 象心狀 即  心字 甲文  与  形略近 近形多誤相混 誤釋  為貝 釋

 甲 為誤 詳    為根 詳  甲 為數 詳  甲 為賒……

乎手  金 象向手象 金 手形与  偶近 遂誤釋 与 象手投子形的  不 手相混 金 不見于甲文




伊彼  甲 象以針刺象人 曰釋伊 然而又誤釋伊 伊不以外之  為彼  甲文編中連上而訓之 彼 古金文作  伊




象以針刺象人 與同字 後省作  省為  伊  二形迥異 參  伊 彼 詳  伊 詳  伊 針是文



歸師   甲 歸 以帚掃象 以示戰 獵後歸來 孫又誤釋   甲 為歸 豈非帚 乃人足形

蓋示弓 蓋矢射 刺及人踵之意 一疑即  師 師之古文 孫誤混于  歸

姜羌  甲 姜 以女羊声 金始作  姜  甲文編中 与  姜 姜象被修之羌入形相混……



牧致  甲 牧 執鞭牧牛為牧 牛象字 甲文家門 又釋牧羊形  甲 中 為牧……  似致 養字

羞牧  甲 執索金提羊形 疑  羞 之古文 甲文編中誤釋為牧 (又誤釋其有手文之  為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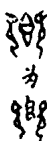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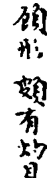
牡祥  甲 牡 以牛从士 蓋牡牛之專称 專字 与  牡 為牡羊專称 祥 牡 為牡鹿專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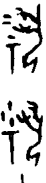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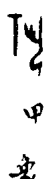
等同理 甲文編中統釋為牡 僅依古漢語 牡為公牡 牡羊曰祥……等例推之 已可知統釋為牡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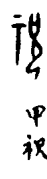
以及正為別。誤釋以爲從，在《甲骨文編》的以字共四十五例，其中混雜着二十个比字，而古僅餘的比字，二例中又有一例為以字，這樣就完全混亂了。以漢人之說來解釋古文，宜其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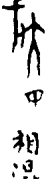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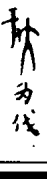
見艮  甲見 向南平視的人形。它与回顧的  甲見 一類的眼視方向恰相反，但學者


多不知二形有別，每誤視同一作，統釋為見。金作  以別于見見……此其失誤，与誤視  為女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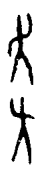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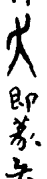
視為  等性質相同，都由于分辨不清入字方向所致。近知唐兰先生曾發現  象回顧形，頗有灼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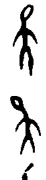

和視   甲 象人双手捧酒祭品于示社上以祭之狀。甲文家多誤釋為視，《金文編》誤釋為見



這樣就把它与示人張口視于社前的  甲視相混；

伐或  甲 象用戈殺入形  者，但前人或誤為人批戈之形的  甲相混，羅氏即誤釋  為伐

于是把被殺害者与殺人者也混為一談了。故蓋  伐之省文

失矢  甲 象人走馳姿，馬致倫釋走，很確。金文作  走，拙釋  即象失之初文，失音亦通

但前人多釋大与，倘類形的  甲  金……不遑詳的，真心大字相混，釋

大  為失，完全將兩字顛倒。（金文吳字作  本以失音亦近。孫氏《中文編》又誤釋中文

𠂔 (失，走，為吳) 其始作俑者仍是許氏。今人不察字形，溺于許說，仍沿其誤。參《源流》大·失。

凡舟 𠂔 𠂔 𠂔 象豎四盤之形。船，俞……字皆以之作。𠂔 𠂔 𠂔 在稍後的周金文中，以形多說為

月舟。字說作 𠂔 𠂔 許氏以迄現世大師，乃誤釋為舟，船，舟，船，舟……而不識以為盤形……

能·免 𠂔 𠂔 象免蹲象上之形。吳大澂誤釋熊……今人則或混 𠂔 能·熊 𠂔 氣 蜂類為同形。見上文

字形方面的錯誤結論

由于對字形方面的理解不足和錯誤，和在原文義方面的疏忽，以及對古代情形的隔膜……種種原因，而作了不少有同字形上的控率錯誤的結論，因而又由此導致出一系列的更為廣泛的誤釋，這類結論，影響很大，其顯例如：

卜辭中比从同字。 參《源流》比，从字，下同此。

卜詞中「元祝」，以元為祝，凡一字異說。 詳《徵》釋祝。

古文「以」，以子為已。 十二支中有「子」，以子為字，卜辭皆以已。 詳《徵》于支小紀。

古文中母，每不分。

卜辭「女」，母通用。



古文「考」与「孝」为一字

「姜」与「羌」通用 三

按「羌」乃「姜」之異文誤釋姜

在某些字中如「牡」與「牝」牛、羊、豕、犬、馬、虎、鹿……不分，遂中「犬」與「豕」可任作「

古文「宜」，組為一字

力 禾 為一字









承、丞、拯 為一字

能既為熊又為肱

其餘如「日」與「普」相通，「古」與「叔」為一，「尚書」五古翼日皆唐人改……更不勝舉了

幾種可議的字風

由于對字形的不甚瞭解，有些則顯然是任數付和有意的臆揣。例如「犯」與「其」，象形，金文「犯」作「方」，「其」作「方」，「地」作「水」，「祭」作「其」，就算完成了釋字的任務。萬事大吉，似乎這些字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含意可言。其實古文字除了某些極少數專用的水名、地名、卜人名、形聲字如「水」、「加」……外，大都各有其本意，本用，作為地名、人名……都非後來造字之

意——為人、地名而造字，只是稍晚才取借其字，以為方地……名。其例之例如：釋家以手指狀八目之形的，，，，，，，，，

象內容，並不抽象，進文字有簡化，然而多只指出其為人、名、祭名……而不言其形。作為文字研究是很不足的。





















以此同理，釋大部所不識的各種彝銘圖形為「圖騰」或「族徽」，儘管所求極明，也不欲深究——彷彿圖騰全

無內容，只是為圖騰而圖騰而已，其實這些並不是圖騰，是的，也與世界發源始地流行之圖騰並不一致……

更為嚴重一些的是，一種浮誇的風氣，如「釋金」，「釋」，「某」，「不」，「識」，「字」，「本」，「是」，「九」，「可」，「非」，「議」，「權」，「宜」，「計」，「便」，「手」，「書」，「寫」，「知」，「檢」，「字」……

不過，這些字，往並未明其構造之理——本來的形意，以及它在原文辭中的性質、用法……如何？這自然不能算

是已經辨識和解釋清楚的字，然而學者却常，把這樣硬按偏旁，筆畫翻轉過來的字——有時是誰也莫名其妙的

怪形怪字如，，，，，，，，，，，，，，，，，，，

字形越怪，越顯得抹金者的學問高深，例如《甲骨文編》說在四百五十個左右，亦不確，理由見上文的甲文中，辨

釋了九百餘字，其實這九百餘字之中就包括了不少這類，花賬項目，埋伏着为数可觀的未知形意內容的，「釋定

字在內」如「舉」以及「祀」，「無」，「善」，「壽」，「辟」等……這和「釋」有何區別？何況這更難着很多誤釋已見上舉例（九百餘字如果除去

這些「隸變」和錯誤的「隸變」誤釋和誤不異者又為多字等數目以外，所餘就更少了。有些「虛張聲勢，華而不實吧？」單純的追求數量，濫竽充數，不負責任的偽眾取寵，是真正謹嚴的治學者所白玉之玷，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而須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努力克服，建立一種更為謹嚴、踏實、正派的學風。

所有以上的種種錯誤和疏失，大概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

(一) 辨識圖形——文字的能力降低。有些大名鼎鼎、學者的辨形水平，簡直驚人的幼稚，根本看不懂古人所畫的最簡單明快的圖形，有些面對字形直接觀察，如同「扣盤初燭」……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缺乏實踐，缺乏對社會生活實踐的感性認識（這裏不可能出現「天啟其衷之美的奇跡」）古文字來源於初民們的社會生活實踐，造字作書的人們，是十分熟悉當時各種生活的，因而今人認識古文字的能力來源也不是今書——聖經，而是實踐。但是無論是漢代大儒師，或是宋以至清代的士大夫以及近世的學者，名流、權威、國學家却恰恰缺乏這一點東西，他們大都是四作不動，不辨秋毫，養尊處優完全脫離各項實踐的貴人，或文人，只公認諸書術，翻宋說文，索隱……僅僅藉纂治之「近世又如王念孫、王引之一切經音義」等書等，對古今的社會實踐如白頭生髮為很少直接的體驗和感受，對古代的生活情形更為渺茫，隔閡……不但缺乏古代造、寫文字人那樣高明的雙手，而且也缺少起碼的辨識字形物象的眼力——更不必說什麼敏感了。因而往往「近于

固自狀態，對那些簡化的畫面表現着什麼？如何表現的？常茫然莫辨，瞠目相對，除却由書中重古圖比較之外，都不易作出確識。這樣古文字學者，如果迷信解人，直轄古文，仿造字形的話，自然不出古字，離形萬里；

(二) 不明義例。由於理解字形水平有限，對於文字構成及其變化的方法，規律義例的了解也無多而膚淺，這里所謂的義例，絕非六書以及許氏所解釋的六書所能囊括，所以這方面大都還未真正的發現，揭示，只能靠今人直接從古文

字形中摸索，分析，綜合比較，逐漸的發現，利用，在任何書中都沒有記載，所以談破說文，不難，經傳以及什麼古文四聲韻之類，也依然無濟于事，只能，求諸己的；

(三) 含源取流。由於不懂字形的源流正變，心中無數，所以也經常分辨不出究竟哪些字形才是同字的初文——原始形態？而古文皆簡的現狀，至今遠在某些學者腦中作怪，常以晚出的省改文稍近于篆文為正，自然很難理解古文來歷——這就等於把自己置於與許氏相似的很不利的歷史條件之下，割斷攪亂每字歷史；

(四) 不知史實，缺乏科學的歷史觀的指導，受孔氏以至漢儒托古改制美化三代偽造古史的流毒至深，以孔家編造的對三代，盛世的神話幻想，來冒充歷史的真實面貌，繼續粉飾美化，不敢正視古文，群中所反映的奴隶社會的殘酷野蠻的現實。這也是由於封建士大夫，遺老，以及資產階級的腐敗反動的世界觀所決定的，他們既不懂也不承認人類社會的一般的發展規律。

知商代的奴隶社会……又怎能正确的解释由奴隶社会产生的文字？自汉郭老运用些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以来，才有所把握，但由于受到理解字形的水平所限，仍然有很多问题反映各种线酷的阶级压迫字形，自然又牵涉到文义……未能得到确切重视，且有不少误释，以致古文字研究的进展缓慢，并且嚴重影响了甲骨学、金文研究的进展。

(五) 溺于所闻。由于对古文字研究水平的限制，不能直接观察古文，独立思考，又受许氏等旧说羁縻，只能乞灵于说文等旧籍，以不开眼的迷信之目，如心为自己的目，——实际不过是在故纸堆中拾些陈腐的假古董，伪古说，青其瞎目，被满满的幽室越迷越深，更加看不懂古文字——这第一手资料，解放以后，渐有好转，仍不彻底；

(六) 以讹传讹，缺少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人类的相应阶段的生活、风俗、习惯……无知，或无法理解，常用很晚出的儒家等宣扬或竟是捏造的伪古礼、周礼、《仪礼》之类，来解释比较原始、野蛮的商代社会，当然格格不入。他们津津乐道之事，又往往为殷代所未有，字形、小篆、时纪之变，如人往，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七) 以古推近，与上条相近，近世学人又往往任意引入人类学、由某些原始民族，却落荒淘查得来的成果，以说“殷礼”，往犯史东姑、史落溪的民族社会等弊习，硬套在商代人的头上，而不顾商周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不识字形、文辞以及出土情况与实际情况研究，因而也得出不少错误结论，如大搞殷人的“生殖崇拜”、“殷周图腾崇拜”……皆属此類；

(一) 思想僵化。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表現在研究工作上，如把文字形當作是不變的，又如以人為的獨立分類，把甲文與金文割開，因形文字又與甲金文割開，一字與其它有同字形割開……不能正確分析文字的本質與共性，混淆文字的分類與現象，必然性與偶然性，特殊性與一般性，等關係，因而常也無法作必要的驗證；

(九) 態度上的輕率疏忽。郭老曾指出，現在有些釋字，太隨便了，十分中肯，而有些名家更由于位顯望重，輕率驕慢，疏忽大意，往往只看到一點，就捕風捉影，以憑靈感，大作文章，濫作各種結論，不作驗證，不負責任。

凡此種種，都是不按科學態度辦事的工作方法，這種脫離各種實踐形而上學唯心的研究，不可避免要出現一系列的錯誤。在這裡我遠不能過多的牽涉到馬某先生的釋字方法及成果，因為他的釋字更為輕率而滑稽，有時簡直「匪夷所思」，如釋老，東周說文與秦篆的長者把酒盃項在頭上，釋曰秦京刻服裝的厚底靴，釋也未見古文，象，一人在二人肩之上，釋多都象毛形……更奇怪的是他不信商周時期有青銅，能鑄銅器，他認為舉凡青銅，造船匠，產婆，算命官，僕人等，也无不鑄造青銅品，銅品，並利用銅品圖形以為他們所從事的事的職業的廣告……種種荒謬論都出人意表，使人啼笑皆非，又濫用古文的通假，以及「轉注」之說，能把任何互不相關的字都扯作通博或轉注字，又肆吹捧「大書」是妙用九宮格的金科玉律，他指責任何人都未深通「大書」，揮斥八極，不可一世，仿佛許說和「大書」都是他獨得之秘的寶。

和品。古文不慚荒渺化倫，可以知《易》八卦以解古文的華某曉美，貽誤後學，又過于華氏，後世亦類不乏人。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信口開河，集杜撰臆測之大成，以詐說為信，以古文為用，把古文字研究攪得烏煙瘴氣，混亂一團。正好給那些抱殘守缺的、保守的學者以可乘之機，為他們更肆意攻訐詆毀，望形思義，製造口實，彷彿直解古文遠不如他們死抱着腐朽的說文、背文生義之說以解古文字更為可靠些。古文字資料的大量出土對他們幾乎是無作用，章太炎先生竟指甲骨為偽，說甲骨文是「速朽易埋之品，作偽者有須臾之便，得之非負信之人」可能也。與他對遺老們的歧視等方面的蔑視有間。後來在客觀事實面前才不得不承認其真，其人是多，使那些有志立新而又昧于字形，無法判斷今中是非曲直的老實學者們迷惘徘徊，无所適從，不敢相信，最後只好對「新釋」一律深閤固拒，寧守旧訓。有此文字學者則漸變成古文字不可知論者……很明顯，在這種人為製造的混淆的疑霧之中，即使有人偶作出一些正確的解释，也會埋沒其中，無聲無臭，不能昭信于眾，愈多疑的學者，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不能撥雲霧而見青天，無法判別其真偽是非。

這就是「謬尤定見，閉目瞎猜」，唐兰評宋人語，肆意「射覆」的結果，「是非尤正，使天下學者疑」。

現在每解一字，所費力氣未必很大，但卻要耗很大氣力來斬斷萬籟——廓清那些古今人為的阻礙、混亂、巧說妄詞、文破文立，尤其是要打破那些高聲望的大師們的名稱，「信字」，費力更要大些。當然，為了真理的追求，費多

大方向也是必要而且值得的。因為這是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的一些場，不可避免的戰鬥。這樣一點來說它是向好的。漢儒去古遠矣，個別名學者著及科學的保護進軍。這也遠不過是開始。大戰還在將來，總會有人覺醒奮起。

過去由于這支壇的太專門而冷僻，研究者太少，有些人又借故裝腔作勢，把它故意神秘化，借以吓人，使人望而生畏，不敢問津。王國維先生早已指出的，「以古文所記者高，知之者鮮，利荊棘之未開，謂鬼魅之易面，遂乃肆其私臆，无所忌憚，一針見血，揭穿偽學。那時的遺老學閥者流，自然莫不如此。高路之上，問題門來，稱孤道寡，不料現在也常全聽到民間說：『只有××才認識甲骨文』，也算達到了封閉這一門，絕學的目的。不過這是和究的『百家爭鳴』背道而馳的。廿年前有人以一本淺近的小冊子為資本，自封為古文字的新的体系的化身，可惜那本書里並沒有高深的創見和成為系統的堪稱為理論的東西，而且有此之為陳跡……現在也有人想重造禹像，不知其效果又將如何？

舊的甲金文圖錄書籍現已稀如鳳毛，傳世不多了。解放後三十年來出土的資料，尤其是金文方面的也很少集中發表——其中原因很多，一言難盡，似乎也有個別人心城家，不願公開發表以防外人染指……的因素在內，甚至機構之間也互相新固這一點在內行人來說已司空見慣是公開的秘密。這樣一來除了本單位的研究者之外一般人很少研究的可能，這大約是連近世以來也少有的現象，很不正常，它嚴重的妨礙着研究工作的進展。

如果我們能克服種種困難，把這門科學作些科學化、通俗、大眾化的介紹，就可以把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再送給現在有文化的勞動者，使懂得的人相對的多起來。參加這場戰鬥的人就會日多，不久的新來必然要充實這個虛弱的陣地，集思廣益，作出一些更卓越的成绩。

當然，解放以後更有很多人，一直是在正直而嚴肅認真的工作和學習着，作出了不少正確而顯著的成績。眾所周知，所以我們對待前人所持的態度也應該是二分之一的。我們既要批判的接受他們的辛勤勞動的成果，感謝他們作出的有益的開端和啟發；同時也要冷靜審慎的甄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指出并批判前輩們的一些缺點、疏失和錯誤。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鑒，用以改進今後的工作。對於那些個別人物的粗濫、武斷、急公之風，自然深惡痛絕，不能不努力作適當的揭露，以流毒，使後輩們，昭雪來者，這也是難以迴避的。實際的經驗教訓使得我不相信科學，相信真理，而不相信什麼冠冕堂皇的頭銜、稱號、煊赫的學位……任憑他們是什麼古代的君王、聖王、宏儒、經師、五經九經……近代的什麼文師、學者、名流、權威……家、長，也不能束縛我們的思想，阻擋我們的前進。只要我們能解放思想，用科學的態度、思想方法、實事求是、腳踏實地、深入全面、認真的研究，就能逐漸作出符合于古文字本身的正確解釋。

一位偉人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

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於是他們在最舊的東西中，驚奇地發現了最新的東西。……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終於驚奇地發現了以前連傑出的人物也沒有看出的新事物。好像是專門針對我們的工作情況而發的。

不過當有了新發現，我到確切的想得到大家的承認時，考驗才真正的臨頭。最平常的是被「深閉固拒」而不肯試……這主要是因此學冷僻，外行不敢過問，內行也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字形的三昧，很難明辨你所釋的是非，很難明確的表態。何況也許新釋又會觸及某些人的利益……那就更為微妙、複雜了……當此際公遇到各種意外的反應，如：開始時他們會以「異端邪說」、「野狐禪」……譏諷你的新說，在不得不承認新說之際，他們也還會以「沒有什麼新的突破，新的東西……」來抹殺，取消你的新說，出來反駁甚至還會弄點造謠污蔑……總之，錯誤、粗疏……的旧釋也仍然不肯輕易退出文壇，而新釋只能在門戶中曲折的發展。其實也並不奇怪，連奇古死的學說出現時還公遭到「左舞臺」說：「你們看，這個傻子想要顛倒整個天文學呢！」……的嘲諷，也許我們不需顛倒整個的文字學，只作顛倒其中一部分的傻子就够了，要甘心負重和「忍辱」。世界上能作些認真的事，不苦功，費力的人，大概多是「傻子」和「不幸者」，那些幸運兒何必要用艱苦來折磨自己呢？所以我們就希望有更多的肯吃苦的「傻子」和「不幸者」來從事于此。

第四章 今後的古文字研究的方法



在前章里，已初步的總結了前人長期的研究工作的得失，……經驗教訓，從而使我們有可能摸索出一套比較完善的新的要求和方法，以便才把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這的不必說了，只就近世而論，如：王國維、容庚、間、郭沫若……諸家，釋字不少，而且頗有精闢之論。

如魯達先生釋牛為耕，禹同字，間、多先生釋大龜，奄等，都遠超一些專業的研究者，然而就方法而論，他們自己並未舉出一套方法來，我們只能由他們的釋字中心領神會，來參悟學習「注」。

近世談工作方法，又較著名的，我們只舉兩例，略作介紹和剖析，這對我們今後的工作也不無裨益。

一、是一位老先生提出的較有系統的方法，即：對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歷史的考證。詳：《中國文字學導論》。

多過老書，不能詳引。誠然，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幾條起碼的方法，簡明扼要，條理清楚，自有肯定，可惜，大匠授人以規矩，不肯授人以巧，這就是說，如何來直接辨識古文字形？如何提高辨識能力，水平？等，比較難談清的事，他沒談及，只提出了一個方案，即偏校羣書一字書——包括《古文四聲韻》、《一切經音義》之類在內，這

是學者的縝密的工作方法和習慣。無疑，不過我們只好望之興歎。因為那是事倍功半的方法。我們無力照辦。老實說，我也不相信有什麼直接記載和解釋真正古文甲、金文的晚起的字書在。連較早成書的《說文解字》都負擔不起這樣的任務。何況等而下之的其他字書。這些字書最多也只有參考的價值而已。多不足為據。如果我們這類劇談，校勘這些汗牛充棟，又並無多大用處的字書，就非在故紙堆中鑽白了頭髮不可。等於「索我于枯魚之肆」費這么大的氣力，但卻依然懂得不了多少古文字形。因而這是南擗北轍，勞而無功的方法！實際上，連他老先生自己也弄不出多少由這里收效的實例來作証。實際上，過去大家在這方面作得已經很不少了，但大都是不太成功的經驗教訓。除了作為文獻的文字學研究以外，向他老先生自己所作的這種文獻方面的辛勤的功夫，學得很少——我們都十分欽佩，但直到近年，他還不能幫助這末字書，把異、第、查、目、西、癰、最、即、……之美、簡明字形，所象之形，辨識、解釋清楚，也不能由字書中查到什麼。……
至于前面所介紹的幾種基本方法，自然不錯，不過也不是一般的、起碼的方法，而且也並非都是最珍貴之物。在幾十年前，
〔注〕王國維先生曾堅括的指出：……為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況，考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而推乙……則其不可知者……言簡意

明雖主要論重於古文義之探討，非對古文字而發。却是資參攷。末句尤見其謹嚴。普遍適用。

也曾有人企圖把這些称之为研究古文字的「体系」，却未免有一些「溢美」之嫌——近年來聽說又有人提出「推崇這些旧說」。郭老說得好：「甲文字到現在也還是一門新學問，方興未艾」，其實全文亦然，毫不例外。不但有大部分文字未能辨識，而且連很多簡單的基文的來歷，也還未知。對文字的構成和演變的義例規律也多茫然莫解，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古文字研究仍處在「必然王國」的階段，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還是虛心一點，安寧水是埋頭苦幹，共同努力的探討為妙。我們只能集思廣益的定幹上書，所獲成果日多一日，也許會不期而然的形成一種体系，才算水到渠成，我們也不必過早的人為的再樹立什麼害人的偶象來崇拜，吸墨，或自我陶醉吧？許氏這個「偶象」直到今天也並沒有徹底推翻，還在繼續束縛着人們的思想，是工作道路上的障礙，難道這樣不足么？

二、楊樹達先生也提出過十四條工作方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據說文釋字」，其次才是：

(二) 據甲文。

(三) 據甲文偏旁。

(四) 據銘文。

(五) 據形作。

(六) 據文義。

(七) 據古禮俗。

(八) 義近形旁任作。

(九) 音近聲旁任作。

(十) 古文形繁。

(十一) 古文形簡。

(十二) 古文象。公意加聲旁。

(十三) 古文位置與篆文不同。

(十四) 二字形近混用……

具體內容概未詳知，唯就十四條字面而論，未免有些雜亂，而且我們認為第一性的「古文形體」在這裏反居第五位，我們力求擺脫的《說文》，却又被楊先生推居首位。他的著作也大概是「文獻多，釋字形較少」，真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必妄加評議，以節省大家的寶貴時間，還是「知道揚鑣」走我們自己的路吧。此外如馬氏勸以六書為神聖的規矩更不待言。

這些年來，我們在實際探討工作中，有些淺陋的体会，漸次摸到，懂得了一些方法。有些是以前人所用方法基本契合，殊途同歸，或又加以提高、改進，但是最主要的方面，却大抵是前人所未獲。幾年來我在使用着這些方法，已取得了點滴收穫，衝破了主客觀條件上的種種困難和障礙，所以我以為它是較有成效的。在上文中已經多少談過一些，在這裏還要再作比較系統的大而的不擇其煩的詳介，和大家商榷，也許對今後的研究有一些參攷之用吧。

這些提議，簡單的說，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直接就古文字形上著，直接觀察研究，分析古文字的形、意、和聲，即「顧形思義」，擺脫許氏以來旧說的羈絆，解放思想，甄別一切旧釋的是非，批判的接受，去偽存真；

二、在各種有益的實踐中提高我們辨識古文字形的能力、水平。這包括：

(一) 直接的實踐，親自參加熟悉些篆、籀、隸、手、篆等各項生產，在生產過程中加深感性認識，鍛

練，培養自己的辨形能力；學習繪畫，記錄生活中的種、景象、古器物等，鍛鍊表現和辨識物象、字形的能力；

(二) 間接的實踐，結合古代遺址、墓葬等發掘所得古民俗學、人類學等常識、古器物學、語言學、古音……古地理、生物學……常識，擴展知識領域，可提高辨古文字形的水平；

三、用辯證法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指導我們的分析、研究、思考、工作，以及驗證研究結果等；

四、全面的技集、觀察、分析、比較古文字，逐步深入，探索古文字的構成，以及後來演變的一般和某些具體的規律，再利用這些規律，繼續深入，擴大戰果；

五、竭盡全力，察清每一個字的原始形態——初文，就初文觀察、分析字形構造，並與後文對比，以探討其變化的規律；

六、盡量察清所考之字的全部發展過程——歷史，包括構成、異化、變化、分化等，縱橫的關係；

七、盡量由古文字等第一手資料研究，用初古音，並利用掌握的這種古音知識，深入探討；

八、用原、辭、彙、韻等原文辭，文義作為探討古文字形、音、義的線索和根據，以及驗證的根據；

九、用經傳為參考；

十、用字書為參考。

很明顯，這種方法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特別重視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和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為指導直接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下面還要逐項的作些詳細深入的介紹：

一、直接就古文，領形思義……在古文、前古中都已闡明這個主要論點——道理十分簡單明了，就是說，古文字的產生、發展等情況，只有就第一手資料——古文字形本身和原文義，才能作出最可信的、直接的說明，而後來的人們不論走孔丘，也不論是漢儒們誰也根本沒有見到聽到初民如何造字的機會，他們的解釋，也只能是根據他們各人所能接觸到的晚出字形、資料來「望形思義」而已。此外難道還能有什麼「神授」呢？而他們所掌握的古文資料以及他們對古文的知識、眼力……却又受着嚴重的歷史局限，又怎能和今文的學者相提並論呢？既然古今人同樣是「望形思義」，那麼，畢竟是誰的「望」和「思」，更為可靠一些？是「古勝于今」？抑是「今勝于古」？這已明顯了：這個道理是常人都容易理解的，只有某些學者專家們却不能理解，堅閉固拒，他們總是覺得漢儒苦人的眼力比他們自己要高明些，這是由於先心无目而產生的自卑感和情性，然而同時有些人却又在用唯有他們才懂得漢儒們如何解字來炫耀學問掩飾自己的空虚，這是十分矛盾而滑稽的，頗有些阿Q精神，可憐亦復可笑。

所以，我們只能用今人的心目、知識，來嚴格甄別、衡量一切舊釋、批判的接受，自然也有些遠近完全重新作起，我們

也只能用直接的「望文思義」的方法來作研究，比較分析。我們的條件比古人好，方法也應該比古人鎮密些——我相信聰明的朋友們，不會懷疑我是在提倡任意的胡猜亂測的。因為我的主張並不是這樣的簡單片面的意見。我還主張除上述的「直覺」外，也還要經過一系列的客觀的驗證；這些內容已多次提到，下面還要詳解，於此從略；

二、由各項生活實踐中提高我們辨識古文字形的能力。既然不能依靠「顧文」、「望形」的方法，別求它法，那麼首先就須要有高度靈敏的辨別能力。這猶如說我們生活中觀察任何事物首先須要有好眼力，唱歌要有條好喉嚨，二種的簡單，這極善于辨識古文字形的眼力，不盡是「天賦」，「天啟」具象，而主要的是依靠勤奮的實踐才能得來的。其中也包括繼承前人的實踐。所以漢儒以至近世個別的文師辨識古文字形的能力不高的主要原因，並非由於他們讀「校字書」和「傳本」太少，而恰好相反，是由於過多的讀死書，過分的脫離，缺少各項實踐之故。我這樣說也許太過分些吧？不過是自有其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根據的。因為古文字本身就是古代人的社會生活實踐的產物，只有生活才是它的源泉。造字的初民和早期的書手都是十分熟悉當時社會生活的專家，他們用最簡捷明快的方法創造出反映豐富的生活情景的文字，那麼，至於他們幾千年之後的人們，如果想着懂他們的這樣作品，却是無以乘生活經驗的話，就會成為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除非也置身于實踐中去熟悉有同的生活以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能

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反映當時人們生活情景的文字？當然也許會有聰明人提出非難的問題——我們現代人怎樣到殷代去實踐……等？我的全部想法是：

(一) 例如：人形、自然界、動植物等古今之變不大，自不待言。即以生產而論，由於過去幾千年間，生產的發展緩慢，所以近代的某些偏僻地區，還依然保留着較原始、落後的生產方法——手工操作，還和殷周人的生產有某些相近、相連，甚至還有相同之處。例如：民間通用木版築牆，用土概紡織，用皮鎗製革，以鎗斫木……用刀耨柱，用手拔除害蟲在南方還用拌、白春穀，加工米食品……不但漁、獵、牧等所有空程度的古代痕跡，而且在多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業等操作之中還依稀可見古代人們某些生活片段的影子。

這些方面都要多看，最好是親自參加一段時期，那麼就會有最親切、深刻、熟悉、感受。這種感性認識極有益於辨識古文字形。我的這種主張大約會被某些學者斥為異端嗤之以鼻的，其實王利公早就提出過類似的說法，由於他的《古字說》的失敗，而沒引起人們的重視。對於自然界大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小到昆蟲等小動物，尤其對於各種吉祥的人形、動態，正當與它異的都要做長期的觀察、研究，以熟悉其外形、特點。這些生活感受的知識越多，越廣泛、深入越好，越有助於對那些表現着生活中五光十色的情景的古文字理解，所以如果說

辨別古文字形的能力也來源于實踐，那是最正確的認識。



我想僅在生活實踐中熟悉物象，似乎也不夠，還應該有「手到」的功夫，才會更理想些。因為上文已多次提到了古代造字、寫字的物氏，不僅是熟悉生活的人，而且還是擅長才表現、反映生活的畫家——遠古不是我們今天某些大師心目之中所想象的那種：画「象无牙」，畫猴為人，畫鉤子已鼎，形為幼兒之兒，以豆代鼓，用人，高舉手過頂」之形以擬鳥翼，以龜為龜，十分蹩腳的笨伯——他們的繪畫的技巧高明，純熟，表現力豐富，又極善用象，畫羊，刻龜，表現出相當複雜的內容來——有些商画文字，能贏得現代一流畫家的讚歎，傾倒，而近世幾位能精確的辨識一些古文字形的學者，也多是有很高深繪畫素養的，例如聞一多先生，本來曾專攻繪画，現在也還可見其精美的作品，魯迅先生的一手都和繪画結不解之緣……與此相反，一些文理都不通的學者，在辨識字形時，就非常困惑，動輒發生錯誤，上文已舉出很多了，不再在此贅述。

基于上述，我們也應該具有初步的繪畫素養，至少也要有簡單方法表現簡單事物，基本形體……的水平，能力，要求並不很高的素描速寫水平，能記起、動作的人形、生產工具、古代器物等，只要畫出來就算可以了，無須達到畫家的水平，因為這只是一種手段，只想使學人通過繪画以鍛鍊眼力，熟悉物形，只有達到一定的熟練

的時候，才能如古代的畫家——造字人，悠然神會，有共通的語言，縮短時代上的行業上的隔膜，才能對字形有定的敏感，易于辨識和理解。所以我認為這應是研究古文文字專業者的必備的基本功課之一。我想在高等院校古文文字專業科系中，應該開設一定分量的繪畫——主要是素描速寫——課程——當然這是古文研究專用的簡畫課，與專攻美術者不同。這比死背說文序，校讀《一切經音義》之類重要多多了。關於這類意見，已在上、下文中的說得太多了。正反面之例，都作了不少介紹。這里就不再舉一般實例，只介紹一點個人的狹隘經驗。

自己不敢又非專業，見聞固陋。如果和前輩學者們比書本知識的話，實在惭愧。讀得太少太生，不配談古文。只是偶然東頭側足其間，幾年未，如果說居然還小有收穫的話，主要也不過是依靠對字形，物象觀察上的一點敏感而已。而且有些向使學者們感到困惑、迷惘、深念、漫无定論、聚訟紛紜的字形，在我來說，實在沒費多大的氣力，就看得了。

例如：

繁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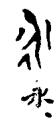
𠂔


𠂔

𠂔


各種刺目文、橫車、復車之形、各種人形等；有些特別迴過體力却往之支由于「溺于日間」不能自拔之故，如：


 美，象戴羽人形而美之羊。

 永，乃人泳于水而非流水之形。

 良，乃

 乃之變形而非雄雞。

 乃之變形而非雄雞。

 乃之變形而非雄雞。


（賜）之形而非以肉、辛、声……

這甲文中變化最難使人眼花撩亂猜測終結，莫象是的是與頭字，我也沒費多大力

先就弄清了那二十枚轉變後的綴統關係——內在的聯系，同出一源見本編末所釋與頭

在這里也絕不是什麼

天啟其衷，不過依賴自己長期的生活實踐——包括寫生繪畫的職業本能，對於字形有多少敏感，所以容易理解

字形——容易把這些字形與它們所象的實物互相關聯起來，這樣才能豁然開朗揭穿字形的密碼，如  取

象蠶、蜻、蟄、蠃之類害蟲，創利家以刀刈木，都是在農田勞動中發現的



中一撇小点，是它的呼吸孔蒙一學生見教

相反，我不相信什麼經傳字書，包括什麼一切經音義，古文四声韻等，在內對於這些字形，圓形、圓勝，有真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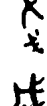

台字形原意的直接解釋，主張靠翻讀、校字書來釋古文的學者，自不妨再去翻校上二十年，看看有無成效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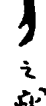
于間接的反映等，或許有之，讓客觀的效果來檢驗我們大家提出的各種方法中，哪一種正確和有致吧。

晚起的經傳字書並非完全無用，不過，只能在已經辨清字形弄內涵之後才能作為輔助性的證據，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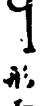
是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如果我們自己沒有辨識字形——物象的眼力，又不肯設法鍛煉培養，提高



非常熟諳《詩經》而且能引用自如。一次一個婢女被鄭罰跪。另一位婢女就引用《詩》句：「胡為乎泥中？」來嘲笑她。跪者也用《詩》句：「薄言往愆，逢彼之怒」來回答她……傳為千古美談。由此可見鄭玄的學問、影響之大且深。儘管如此，因鄭先生沒見過「犧尊」為物，所以無法解釋「犧尊，曲喻百端，越北越錯，留下一個笑話……已見上文。這還不如一般稍通古器物的人。謹慎，但不知商、周……為何物何形？而且連易、獻等古物也不知為何物？由此可見鼎、彝、之名的怪神、儒宗的一點知識也完全離不開實踐，徒見聞，生而知之的「天才」那樣的怪物。古所未有，今亦罕見。先驗論在古文字研究工作中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至于我輩凡人，如果沒見過盤、鬲、斚、盃、豆、壺、觚、尊、斗、戈、戈、戈……實物，僅靠《三禮圖》之類，的介紹以及篆文的變態，          戊戌 戊戌 戊戌……等字形來推測，那是永遠也不能猜出這些商車象形字所象之物畢竟為何狀的，我們假如沒見過商代的



 形青銅？就很難明了。中文之   之，瘦看，既看不懂  自然更無法明了象斷刀、

形的  中文之  以及象割刀物之力的      (不過也不一定能把  猜作「犁頭啟主」那樣的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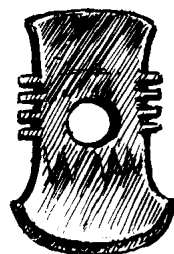
我在見到出土的  形西周銅錢之後，才恍然大悟悟圖形、甲文中戊、鉞都作   形而不作

「」形象中「也作」那樣的原因，因為成字來就是空心的圓及大斧以及成鉞與成，成的真正區





別所在，學者多誤以成斧為成鉞，唐先生近仍稱成成，為一字，都脫離了實物的根據




我也只有見到人面紋大成斧頭，各處都出土之後，才有懂圓形之，，中文之
















……皆至字初文，近年又看到大黑石斧頭如圖等，又使我對杜林加強了信心








大黑石斧
安陽博物館藏

（因不辨而誤釋為，近人又誤釋為成鉞，而此形品則一直被稱為大鉞，都是不察實物的疏忽）


不熟古鉞之形，商銅鉞，漢畫象等漢鉞，就不易辨識象古代，建鉞之形的，，，自然也就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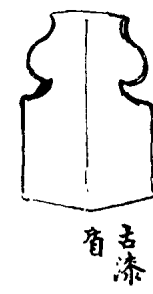
可能有怪象，敗鉞之形的，，，，，，，，，，，，，，，，，




知古有  形（柱石）才能斷定   土之所來，都非學者以及國內大師們所倡的「殷人崇拜生殖之形」了；

胸有全車，熟悉古車的結構，才能很容易發現甲文中的「漢車」之形 ，新錄之車的 ……才明白前車

甲文家把這些異常的損壞的車形，統釋為一般的車字，是對字形的疏忽失察；

看過春秋、戰國的漆棺，漢陶甗之形，就不難辨識圖形之  的形象……



看過  形古銅鏹，就應該不難看出  是手執鏹製革之形的皮字初文， 以鏹為物，


這樣的訓例太多了。在本編中多次談到，所以不必多舉了吧。本來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很容易明白。


總之，古器物方面的常識，對於釋古文是很必要的。它是客觀之物，稍有缺陷疏忽，流于主觀臆斷，違反了客

觀的現實，就會出現紕繆。這樣的教訓也很多。前文中談了不少，這里再舉幾個：

出土的古兵器，戈很多，戈後來又發展，在前端加刺而為戟。秦人稱為「鉞」，這是大家所熟知的。最怪異的

也不過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三戈戟，但却從未發現過所謂「三鋒矛」的戟，那樣的笨兵器，據以則可知羅氏

釋古金文的  本為漢甗所謂的戟，那老早年又感憤以說之「不可易」，而釋為戟……更不是信。

大家都知道銅鑄貨幣——「泉布」都出現于商品經濟已很發達的東周。西周尚無其物，然而丁山却解  甲文而

「象两个十二針的泉布之形」，馬叙倫先生又感讀此說……姑不論字形如何？僅就文物而言，也可見其荒謬。

大家知道「盥」字為品，也較晚出，殷初周九盤，「盥」字也自然應該是更晚些才出現的形聲字，而且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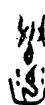
咸食品，也並非供洗髮須的盥洗品，所以字並非象形字，然而孫海波先生竟釋象人沐髮之狀的 甲文沐

為「即盥之字」，姑且不論他誤視人髮為須，僅就文物本身而言，也可証其必誤了。何況「字」形古而制，並未

鏡出現更晚些（近年知商墓有一二圓形銅片出土，是否為鏡，尚難遽定），至于鏡之有架，更不知始于何代，

然馬氏却用《世說新語》中的有架鏡形以解古圓形之「中」……這是一例也，當出「中」形，元須多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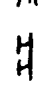
古文化遺址發掘之于古文字研究的關係，也極為密切，明顯之例很多，如：

拙釋御字初文作 等形，象有人以手執持擊人腦——埋人牲之形，幾年後知江蘇銅山五雲發現

祭壇遺址，在四塊，巨石周圍埋有人骨架十九具，頭骨多破碎，可為拙釋之實証，此即御字之本意，說詳拙《微》

釋字，御，禦，這四塊密排的巨石又啟發拙釋古文冊，冊字，初意亦象此，列石？之形，後始轉指簡冊……

之說（而上舉示上等例亦然）由于有了遺址實物初字形互相印証，往可以確知，詳拙《微》釋示，冊……





我先由字形分析 象葉插時的版幹之形，《詩·大雅·縣》中有「動」記載，但未知版葉始于何




補充：郭老曾斷定周人文化落後，只在滅商後繼承商文化……近年《利簋》以及周原甲骨的出土，以事實否定了郭老的
推斷——實際上尚有大量的早周銅器在，不過都被學者誤認為商器了……詳拙《微》商周兩王族的族徽一文

時其後才注意到城子崖的大規模板築遺址，而商遺址尤多，皆可為左證：

拙粹分家被反接的人形，而商墓以及其它文化遺址中，頗有作此形的人骨架出土……以錢的事實，證實，拙說。


我相信伴隨着考古發掘工作的日新月異的發展，由地下博物館所揭示的情況，出土文物日多，必極有利于古文字的研究工作，可拭目以待。不過，這里也有個條件，就是古文字研究者的認真態度，與辨識字形、思維……的水平，也必須隨之提高，否則任憑出土文物如山，字形如鏡，仍無素研究者何。這種例子已多，這里只舉兩個生動的實例：

五十年代曾出土一件獸形「尊」，作明顯的驢形，見《淺說》二二三頁附圖，而且銘中自稱為「」，，，，即驢

形，音義、品形與字形吻合無間，這是多么明顯的，愚考，，，即驢，驢字的本字，殆可確證無疑。品字俱在，可互相印證，何等簡單！然而，可惜的是當時多派學者撰文介紹時，竟無人識此驢形和驢字，仍乞靈汗氏

「駱黑鬚尾（之馬）」的誤解為說，以考此驢形品形為「黑鬚尾」的馬……未免有些驢唇不對馬嘴，很使「駱

想到果子買鞋，寧信度力自信也」的老父話來，不過，這還不算稀奇，更有甚于此者，有位大帥竟稱此品為「犧

牛尊」，或又釋為駱字，豈馬牛驢，駱都不相及，混為一談，令人啼笑皆非，比鄭玄更「玄」了，然而三十年


來也未聞有人提出異議。此外，此品又自銘為「雷豐」，那公自宋以來，以此類鳥獸形酒器為「尊」，亦誤，應正名為「雷

(二) 間接實踐：世界上古今中外的萬事，絕不可能樣樣都靠自己一人的親身實踐去認識，勢必要依靠很多人協力去作即「社會實踐」，研究古文字也不能例外。

首先必須要依賴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普遍的規律來作指導，用民俗學、人類學等方面學者的調查、研究成果以為參攷，就古文字群來作具體的分析探討，考察它所反映的我國商周時期（及其稍前時期）的某些情況。與世界其他地區民族等相比合有其共通性，也會有特殊性——我們可以通過借鑑其共通性來探討我國古代社會情況的具體的特殊性，只有這些特殊性才是更重要更有意義，對於全部人類歷史發展的研究中，最有價值的史料。才能更有說服力的豐富而整個人類社會史的研究成果。

我由這幾年探討古文的實際作中，得到了一些啟示、教訓，這主要是使我認識到探討古文字古代社會面貌，必須尊重客觀的古文字形的實際、思想，必須適應這種客觀實際才能把它置於一定的歷史環境、時代背景之中，即用歷史主義的客觀冷靜的態度來作科學研究。劉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去普遍真理。我們必須把商代當作是早已脫離了野蠻狀態，但仍保留着一定的野蠻風俗習慣的古代社會——由文字群等反映的大用大性、愚考、歲美、創美等，都是用

斧、刀把、挂剝碎，作為人肉筵席，貢獻于受祭者的，而不是當作地下的被奴役對象）等情況來看，他們普遍的脫離吃人狀態，似乎並不很遠。這與儒家的捏造的文明盛世……相去卻很遠了。後代以至近代人當作天經地義的東西，如：道德、人道觀念、歷史記載……等，他們却未必有。即使有，內容上也有不同；而我們看來不免離奇古怪，是毫無意義的胡鬧般的事。他們却一本正經的、認真的作着，例如商王那樣的重視祭祀：帝、示、土、高祖、先妣、王、公，但不祭死……花樣繁多的極為殘酷的人祭，屠殺、宰割俘虜奴隸，以祭于幾塊頑石（示社土冊、亞、一、草包——帝；不但懸坐不雨、狩獵、出行……要下，甚至于連作什麼夢也要下，以及流行的化裝舞、假面舞……等，都當作頭等大事來做，不憚其煩，直到東周人還在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還流行着「儺」的「古礼」，不過已經「近于戲」……其實這裏的「巨石崇拜」、假面舞……等都是古人普遍流行過的東西——巨石遺址，由西北歐到朝鮮、日本、印度等地都有發現，僅在形式等方面稍有所差別，如我國遼寧、四川所發現的「示」和商代「官式」示字形相同，都作「下」形，與其他各地古國的「桌石」、「屋式石」等形不同，有些差別。而假面舞直到近世印地安人等仍在流行着，不過化裝方法等也會有些不同。而人祭情況，也許越古越烈，更是把這些愚昧殘暴的原始風習，化為祖王事的，文明古礼，嚮往三代盛世大同歷史的儒師們，封建士大夫遺老……等，無法理解，也不敢正視的東西，其實東周人已

不大知道商周初大量使用人牲的情況。他們說：「平子伐莒，取郛，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左傳》十九傳）以及「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子魚曰：『古者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左傳》昭十）對大量人殉之事也頗茫然。這由《詩·秦風》載秦人痛惜「三良為殉」以及《左傳》的「宋文公始厚葬始用殉」等記載可知一二。其實那不過是商代古風的一點餘緒而已。（連現代的資產階級學者也同樣大量迴避掩飾林林總總古代的階級鬥爭。）所以晚儒強以偽古說，偽古禮，偽古史知之于殷周，往者其真實的史料斷絕，枯木入，相及後視為極重要的當然之事。天理地義的寶貝，却為古所無！或至少在文字中並無所反映。例如孔門所拚命鼓吹的道德觀——忠、孝、仁、禮、地、君、恕、道、倫、理、信、愛等彷彿應該先于天地、宇宙而存在的這些字卻都不見于甲骨文，而且除孝道君以外也不見于西周金文。又如「王字」古文作，象成斧頭之形，大奴隸主即以此斧殺，鎮壓廣大勞動人民的夾品恬然自居而不涕。這和陋儒所憧憬的「先王」「王道」……相去有多么遙遠啊！又如自古以來的識古之士，大都以為從上古似乎就有歷史，有史官掌史……似乎史之為物比於民賴以生存的任何

注：西歐的布列塔尼的摩澤爾有大形之「多門」，西方學者以為係古代墓地，大約也是據其周圍有人骨出土而作出的推測。旁邊无書，不能詳知，不過如真有大量人骨出土的話，則也將是入葬之証。我國古墳遺址相若，而自古墓葬，果然則墓地之說也是西方學者的疏失，或竟是有意的歪曲掩飾。

生產大事更重要。他們企圖造成自古即有「神農」等印象用以提高文人的地位。因而近世的學者都曾圍繞古文「𠂔」字多方臆測。千方百計的想把這裏的「𠂔」形說成與記載上具有側的「𦰩」、「𦰪」、「𦰫」等字之形。不過結果是枉費心力。任憑什麼巧說「𠂔」也不像「𦰩」等字之形。若依拙見就使大家掃興之至了。我以為「𠂔」不過是表現初民賴以生活漁獵。雙手使四指伸開的「𠂔」形。……之省文（「𠂔」不過是長柄四形的「𠂔」也作「𠂔」之省形）這件平凡的事對不易果腹的初民來說却比「史」書重要得多了。

大約古代的「史」本是狩獵手或組織者到後來才漸轉變為史官……那已經是較晚的事了。又如大家多相信《尚書》記載：「殷人有典有冊」之說。認為商代會有典籍等。實際上中文「冊」等形所象的，却是初民所崇拜的一種「靈石」。列石之形，目係自然形石塊。故長短參差。如紅漆所發現的那樣……並非善長的編簡之冊。後來才借聲為簡冊字。所以殷人有典有冊之說。還須等待地下的進一步証實。

不同階段的古文字形也常反映着當時人們的意識。如商代人以得食或精製的食品為幸福可見于「𦰩」、「𦰪」、「𦰫」等字。有些字形後來隨時而變。如「𦰩」字在周金文中也作「𦰩」。又偶作「𦰩」。變作「𦰩」。以「𦰩」為「𦰩」。反映着生產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人們的幸福標準也提高了。詳徵商周人的幸福觀一文。





我們自己也經常由于時代限制，缺乏知識，又為前人等捏造的偽古說、偽古制、孔……等說所愚，因而對於古代的了解，就更為困難，更為隔膜。應該盡量保持客觀冷靜的頭腦，警惕，克服種種脫離實際的、反歷史的主觀性、片面性，也很須向古史俗學、人類學等學者著作求教，提高認識，擴大知識領域。

在這種學習中，當然絕不應該是濫竽充數，硬套，生吞活剝，常作洋教條。我們只能由我們的實際出發，而不能機械的以外國學者在國外調查研究成果來代替我們的古文字研究，算作我們的古史料。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事實上這類的教嚴重的錯誤，已屢見不鮮。應該從中吸取很多教訓了，只提出幾個頭例：

近世的幾位有名學者懂得國外的學者們由某些原始、落後的地區弄了解到那些部族等由流行動物圖騰……的情況，於是，我們的古文字學者也動輒把自己所看不懂其內容的銅器圖形銘文，解作「圖騰」或「族徽」了。事，幾乎成為一時的時髦風尚，至今未衰……他們很少考慮那些普遍的流行圖騰的民族、部族實在何種社會發展階段？其物質基礎如何？他們是否已自力進入青銅器時代的奴隸社會？與我國的商和周時代相似？……大家都知道，圖騰大多流行于較原始的氏族社會，但學者把這某些風硬套在「虞夏」「文明」的奴隸社會的商、周上，是否能否？即使商周也依然流行「族徽」……是否也是以簡單的某種動物為族徽？

与美洲的那些史原始的部族等所流行的方式完全一模一樣？只管這樣生搬硬套，倒不共為一種省力气而時髦的研究？方法既无須動腦子，也不必負責任……然而這難道也算是科学的考释態度？據我粗略的分析了三百多个古銅品銘文的初步結論，即：一、商周時期只有古圖騰的殘餘；二、我國古代圖騰和他們只以某種動物為圖騰的方法不同，比較複雜；三、很多商、早周的銅品銘文，多含它意，根本就不是圖騰。見拙《徵》古銅品銘文初探。至于引古已比倫黃道十二宮以解十二支等，似乎已无須多談了。

又如也許有人曾由公推古說上古初民曾有崇拜生殖品之風吧……筆者見聞固陋，深愧不能詳知，不過有一點是應該能由常理推定的，即這類古風，如果有的話，也只能出現于荒渺的遠古愚昧原始的時代，未必繼續流行到有銅器文興，並已有成熟的文字的文明時代吧？這該是每個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懂的，但瑞典漢学家高本漢却據某些偶然跡象而作出，殷代流行生殖品崇拜，的武斷的驚人，而其動機頗似獵奇——有意的犯我們的商代勘寫得史為原始、愚昧和可笑些，雖不能說此公也与其他帝國主義分子之流為他們的侵略製造輿論，如出一轍，但其居心叵測，不能令人無疑。试想，若在我国商代如此流行原始崇拜，則与此相若的古希臘等也會有相似的崇拜，才是，但未聞西方學者有提倡古希臘流行這套崇拜……

之說，唯有東方的教人之風習特別愚昧落後，可笑。實際上，至少在古文字形中，根本未見這類的反映或暗示，則可以完全肯定。古文字中曾出現過「男根」之形，「中」文有   等，不過那並非表現「崇拜」，而是表示商王先王的殘害被壓迫者的酷刑——宮刑，割男根——這些却又恰是那些洋人先生們諱莫如深避而不談的問題，他們不對「崇拜」有濃厚興趣，其用心難道不值得懷疑嗎？然而比這更奇怪的是我國的大師們也頗有人有的還是最進步的權威人士竟甘心追隨高氏推波助瀾大肆鼓吹代銷其「崇拜」之說，甚為慶幸。還要大費口舌，變本加厲，又釋引古文字形，為高氏的「崇拜」之說尋求佐證，如「術聚賢」特劃勢之形的  為「男」性生殖品的古文，以刀為匕，某權威則釋「丁」市 示 為「生殖品之倒懸」，「宗教實起源于生殖品性之崇拜」一切神祇均稱「示」……又釋  亦生殖品形……更在釋「帝」時把高說「發揚光大」由人的器官推廣到植物的生殖品，元不崇拜「誠高氏的忠實信徒」更有出于藍了。其動機性質，原目……畢竟如何？是真的看不慣字形，以此誤譯，抑是別有用心？或出于某種心理變態？也都值得推敲，而待將來再作光采的結論吧。這里我只能當作不顧具體實際，濫搬洋教條……的失敗教訓之一例而已。詳拙《微》釋示五冊……古代的巨石崇拜以及古文字形反映的階級壓迫西文

三、用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指導我們的整個古文字研究工作，避免形而上學。



辯證法是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它是古今思想家的智慧的結晶，使人們能正確觀察、理解宇宙萬物的發展規律。我們由這一點，實際工作中逐漸發現我們如能有意識的自覺而廣泛經常的運用這個方法，就會收事半功倍之效。因為它能使人「有目有心」。僅由於我們學習得不好，理解的膚淺，所以還不能自如的運用，也不易正確透徹的理解和總結。只能就力之所及，作膚淺的介紹。

古文字今年的發生、發展，就充滿着矛盾，也正是這些矛盾的因素推動着它的發生和變化。例如：象形字與所表的事物的矛盾，造字者與識字者的矛盾，造字者與其後來書手的矛盾……而在研究方面的矛盾就更多了。如：新舊之間，正確與錯誤之間，片面與全面之間，矛盾着，矛盾着，它推動着研究工作向前進步，任何「終極真理」、絕對正確、全面的「不易之論」等，大約都不甚可靠，沒有矛盾就不會有進步，不會有真理的發見。對某些「絕對權威」來說也是「千古之謬」，不如一士之獨言。試想如果多有幾人對許說提出些懷疑、辯難，也不致容許這酒儒之說，流毒兩千年而不衰了。

這里也在充分認識到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轉化。例如：許氏之說，在沒有古文字資料之前，曾佔被人捧到九霄雲外

燦然主極，但古文資料日多，研究日深入，它便不先動搖，最終將一落千丈，感極而衰，由新說代替，這就是客觀的規律，任何人也逃脫不了的。近世某些大師之說，如果並非科學根據，雖風靡一時，其結果也可想而知。某些人的研究條件或差，但由於有某些方面的長處，解放思想，腳踏實地，实事求是的艱苦鑽研，掌握比較科學的方法，專心致志，鍥而不舍，也一定會由弱轉強，變不利為有利，轉敗為勝……由少及多，由淺入深，由此及彼，化險為夷，逐步深入，最終也未必不能以精湛的新成果代替顯赫一時的，但却是似是而非的名聲。蓋科學的歷史不外如此。認識「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這對於古文字學，以及古文字研究認識工作來說也十分重要，我們多少懂得，掌握一點，就受益很多。當然，它只是抽象、概括性的道理，永遠也不可能代替具體的古文字研究的實際工作的。在這裏，着重介紹在工作中具體運用辯證法的一些基本原理的方法、实例，作為參攷，也許會有些用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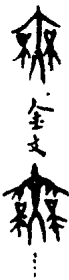
(一)、全面的占有有關古文字的第一性的資料，縱觀全面，探索其內部的有機聯繫，盡量避免分割、孤立。

古文字資料的積累，雖比秦漢以來的古代要少，也還是很宏富的，而過去的研究者，往往把這僅有的資料再加以人為的分割。例如把甲骨文和金文分開，各為專業，專攻，在全文中又把早期的金文——圖形，其中有很多已成為文字了

別除去，再分割。把研究的資料範圍越縮越窄，各自孤立，同時他們也往往把字形和它所象的物象，形作更加大力的分割，字形乃原義分割，由于昧于字形經常不自覺的把同字的物文與造文，古文與變體分割……割來割去，剩下的，往是些較晚的文字，已無法由此探索其中的內在聯系，只好開中藥鋪，羅列一些現象，這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典型方法之一。然而也是最流行的方法，四平八穩，無疵可擊，不過也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的要求，則恰與此相反，要盡量把有關的古文資料，全面搜羅集中起來，以便綜合、聯系——而每種字，盡量把同一字的各種已能辨認的初、進、正、異、繁……之文都集中，聯系起來觀察、分析、比較，研究其內在的聯系，以便進一步探討其構成、變化的規律等。很多時候，都是由常用字形中逐漸發現某些線索，以此作為「中介」，才能逐步的追溯到其字源。形象一點說，它和偵查小說故事展開的過程頗為相似，當然這種「破案」的幸運也不很容易獲得，要發現、掌握各條線索，殫精竭思，用盡心氣，才會得到它。

然而，這裏沒有什麼奧妙，舉實例來說也許更易理解些，例如無字，我就是由通用的甲文

 金文

字形中分析，比較其中的關鍵——只目之形

由若干字形的旁證推知











是象形動物的省，代形，而上溯到



這裏的「只」已分明是獸畜之形，再溯到國形之



象人牽兩馬又有一分之形，已不難測知無的

再由「來」形向下追查到家文「來」「來」以及無「來」字之字聲上的聯系，和金文中「大無」即「大正」的文義等綜合起來分析，才算基本上弄清了它的來龍去脈——初步懂得了無字的原形、原意如此，若是不能作上述的聯系比較，只就通行的「來」最有形的「來」來分析比較，恐怕永遠也看不懂它原象何形，只好滿足於「人執兩牛尾而舞」……如身尋找不到它的後身之「來」「來」也還會使人難明這原始图形的真正含義。像這樣須要上下求索上溯到图形早期甲金，下追其後來的變形縱橫聯系起來研究之例極多，這裏僅舉此一端，以見其餘。此外又如同樣的日形在古文字的構成中，卻代表着二十種左右的內容，見本編末所附「日」形的內容，如僅孤立的研究，只解為「口」，就不免要鬧出「釋尸」口啟為「開門時」自稱其名「之」类的笑話了。又如相近的「夕」「川」之形，各有其象——象人頰、然、水，代表鼓聲見鼓和光世見形等字，詳《微》釋，如僅解作「毛」形，或「飾」紋，自然都失之片面；同樣相近的「田」「田」却來源於多種物形，如田、算、獸中的燕、龜、鯉、鱗、車輿、車輪、玉璋……田畦、圓、圓等近十種內容，已見上文，怎能執一而釋字？

在實際工作中日益体会到科學真理的普遍性和正確性，馬克思指出：「研究必須詳細的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態，並探尋出這些形態的內部聯系，只有在完成這種工作之後，實際的運動方才能够適當的敘述出

來：《書本論》二版跋。劉寧也指出：「要真正的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

介。我們決不可能完全地作到這一點，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再論金目前局勢……》。他們的概括性指示，好象是專為指導我們的古文字研究工作而發的一樣適用。我們能感到學習到

這樣的全面而系統的理论性指示，把它應用於具體工作，是我們的幸運，它能使我們少走很多弯路。

(二) 把文字當作時時變化之物，由其變化中分析研究它的構成和變化的規律，以及其本質、內容；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的变化，不斷的新陳代謝，都不是僵化的、一成不變的事物。

文字漫出世之時就開始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後人的研究也一直在變化，正確與錯誤、全面與片面……的鬥爭，不會完結……然而人們的認識却往往都不是這樣，而是錯誤的把文字當作僵化的凝固的不變之物，彷彿古文字一造出來就定形為我們所認識的知識的義文相同、相近的樣子例如：御字，大家認定只應作御

最多也不過作御，才與說文相近……而不應作更完整鮮明的御，御字，大家認定只應作御

期的完文都列為不識字，或分為另字；而乍作字則不能作也，不可能曾作御，御等形……他們很難理

解前者是後者簡化的結果，除了思想上的僵化以外，也由於不能看懂字形。這類的實例，不勝枚舉。

至少在理論上，我們應該懂得字形在產生之後，一直在不斷的变化，而其初文必然是詳盡明確，形究竟是的完文——因為只有那樣才容易使初用文字的人理解，傳達至相同的思想感情，心心相印，才能逐漸流行起來。這已流行之後，為了使用上的便利，才逐步簡化，約定俗成。這道理本來十分簡單，然而以前總有人却偏，大倡「古文皆簡」的荒謬片面之論，直到現在仍為某些學者們信受奉行，還未悟其非……我們今天也只能以晚期的較簡化的造文為線索，循此規律上溯，以尋其源——初文，才能明了其字的原委形意，以及其種「变化」。若只是孤立、僵死的分析其違者文，視為不變之物，很難明其底蘊，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由這些實踐中，逐步体会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如恩格斯指出的：「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腦中的反映時，本質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來考察。」^{注一}，「物體和運動是不可分割的，各種物體的形態和性質只有通過運動才能認識。在運動之外，在對其他物體的一切關係之外，就談不到什麼物體。」^{注二}，「都應該書之座右時刻不忘。」

與此同樣，對待人們的研究的態度上也應如此，從它的運動上着眼，應該是不停的前進，逐漸深入。

注一：《社會主義與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注二：《致馬克思書信選》

新金母一解釋都是永恆的、終極真理、不易之論、萬古不易……然而事實上却常相左，某些字，一經某名流輸出，往往成為「定讞」，不易更動，即使新釋無誤，錢訛如山，也經常遭到某些學者們的深閉固執，這種僵死、頑固的態度就是形而上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它能把活人的靈活頭腦變作陰沉木或花岡石……




(三) 注意分析古文字形中的特殊形——特殊與一般的區別。



古文字中有不少的特殊形——當然，這只是就今人的看法而言，在古代流行這些文字時，却未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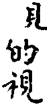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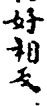
古文字來源於生活現實，而世上事物本來就存在着千差萬別，所以早期文字字形也常反映着一些差別，不過這些差別在事物中雖然十分明顯有目共觀，不易產生誤會，但在文字形——最簡單的繪畫中，自然不會那樣清楚，容易令人疏忽、錯覺，而且有些特殊形文字又不便書寫……所以後來就逐漸改用某些接近的一般形，或形聲字代替，所以在這文中這種特殊形多歸于淘汰。（使我們不易辨別形以釋古文）淺顯之例如：



  見于金文 相當于  甲文 異形之省，象以手被反剪于背後的人，或俘或來形，篆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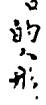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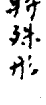
已無此形，所以今人多誤視這特殊形的  為  女而誤視為女字；又誤譯  為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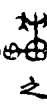
  中，相當于斬了頭的  象形，即象被斬的，身首異處的被害者之形，見于甲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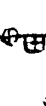
 姑釋哉(?) 我疑是篆文的  之古文。參《源流》載：殺、殺、詳《徵》階壓一文粹就


 象迴顧的人形，与一般的表示向前方看的  見  的視向恰好相反，是  的特殊形，然



而學者不察此形之異，誤視同  多誤釋見  下釋長見限字篆作  近年始知唐兰先生已有此說

 見于甲文既  象扭頭向後，張  的形是  的特殊形，篆文中仍保留此字，分楷書也保持此形未變：

 象車振折斷的特殊之車，是正常車形的  之變形，金文中无學者皆誤釋為一般的車字



 象漢車之形——此車與翻在軸下，与正常車形大異，學者皆釋車，无視其特殊之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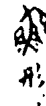

 金見駘字 是馬的特殊形，它特別強調此馬形的双目之長，即頗似馬而耳長之驃——圖形中尤為過肖。

周金中已作  加舌聲，篆作  以馬——般形，或改作以馬，象蛇舌的驃，後俗通作驃；

 象頭帶套索的特殊之羊形，它應是象手執索金擒羊形的  之省，与一般的 

形迥異，然甲文家誤釋為羊，而不注意索套之形；見《甲骨文編》羊字

 象口帶釣魚的魚，也可算是魚形的特殊形，實乃象一手執釣魚引魚之形的  形之省

与一般的魚形不同，然而前人多釋為一般的魚。周金改作  形以系代釣魚之形，篆更作  改為金意

重要手段

如上所述，我們基本上還是在憑直覺——眼力，來觀察、辨識字形，望形生意，當然主觀感性的東西多些。如果完全這樣釋字，不但容易流于過分的主觀——嚴重些還習于濫臆測所謂，如射覆然……漫无客觀標準，是非无正，使天下學者疑……因而不經過客觀全面的比較科學的驗證也還不能最後肯定，尤其對於某些過簡而晦澀之形，更須作些客觀的驗證。其實前人早已發現並應用過這套方法，如由文義比較而釋字也是利用某字在這些文句中的某些共性，來作驗證的，在字形方面如唐兰先生之釋甲文「斤」見《導論》。儘管他並未甚明「斤」為物等，都曾利用共性，歸納得到些成功。在筆者開始試用此法時，不過是一種自發摸索，後來才把它逐漸深入和系統一些。主要是：對於某一種構成兩個字形以上的因素——基文，如果連不能確知其形時，可由利用此形構成的數字乃至多字中之共通性能中，分析研究其個性——從其個性中分析其個性性質用途……只要能突破其中的一點，就可以找出線索，以及其餘，探索其共通性。如果大部分字都可解通無礙，就可以反回頭來用已知的共性以解未明的難雜之字的個性。這樣往，就能由個性到共性，再由共性到個性……首先盡力打開缺口，由点到面，由少及多，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反覆推勘，反覆提高和深入，解決一些直接難明的基文之形和某

為証就很容易明了。如：



甲割

象用刀割絲斷索。



象以刀割木。



甲割宜之古文。

象以刀割牲肉祭且禮之形。



象以刀割肉。



金杜林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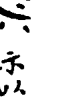


示以刀切肉入鼎。



中煮煮之意……

都用以刀以示切割而。



物。

則示以刀屠牛卜問之。物字……實即屠牛。

物字即屠牛。都詳微釋物字。

那么上舉割絲割木割肉割而……

自然都非刀篆辨。不可能以聲或聲頭

來代替刀的。即使是商代已經有「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來代替刀的。即使是商代已經有「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來代替刀的。即使是商代已經有「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據許氏另說解為「眾也」……學者多信之不疑。我不相信古代造字人有什么魔法。竟能用如此簡單的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形以表現出「眾也」的複雜內容？由其初文分析才算悟通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再向其共性中一查：則如甲文之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引申。泛示修治理。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甲文

象執殳之類以解手弦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解上舉諸例為以帚掃眾

或堆

以卒削眾堆

雙手引眾堆

和堆

執殳解眾堆

以共性驗之

日解皆不可通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說而解辛為「罪也」……我們既知「辛」為小刀，刑刀之形，郭已有「劓剕」之說，但少含義。又如其受文之「辛」乃「辛」。




力之混合形 加力以示幸力之意 再由以力構成的諸字中以查析的其性如何：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象以辛小刀治多形

 中辟
 表示以辛刑刀施南刑初文又作

 以辛

 中辟
 象以辛治點亦作

新
……
𠂔 甲 榜則象以年斬草木與𠂔折同意、
𠂔 乙 表示以年斬草木與以戈斬

第七條 裁同意、
 甲辭 示以辛_レ施刑于人口部 畫函 割舌
 乙 甲斷 象以辛_レ割取牛耳

(爲盟?)之形。可見弔之爲用。而罪也之意。不過是由刑刀一意轉來的一点暗示……非其本意……



 弋……见于弋字中的
 弋形，许误解为人带弓……
 雁振玉误解为缴矢形，不少名家

至今仍坚持罗说。这里的蛇形太明，今天须再来赘述。仅为了昭信于学者，不得不由其共性中完成验证的例行。






手續而已（类似的无谓麻烦，都会遇到，十分累赘，烦琐，而且也会使明眼的读者感到厌倦，无法



但(却)不得不然)可以以因由

金、高、以及、山、中、故、以及、中、、、、、、、、、、、、、、、、、、、、、

非双手張古……看來解古之說不易成立了。唐兰先生看出了這席形，但反對王氏釋席，說另有席字……依

許一說而後為導，以為即簞字……我們不妨再用同法以驗古文之聲。金文字即形上，又加由






僅以為形符，以簞象聲……古有弓私之說，不合用席來象徵聲的。又金文世字亦作世世世，也加由

聲可見與世近，即與席亦近。又謝亦兼為聲符，即合聲象形……可知由之古聲近于席而遠于簞

金文却另有簞字注一，其實許氏旧解中實有可臥之處，他也說「讀若簞」，倘字以此，則與席近，席只是映起

聲字，而且說文又在席字下列古文作，也正是這形之有訛，可惜這些却為唐兰先生所忽略或不臥

即依許說而論，王靜安先生釋席，也有充分的形、聲根據，遠勝諸家之說。

此外，我曾由技文量的字例中，求證了，八，，，，口形，小点以及古文字形

中的，，，，，，，，，，，，，，，，，，，，

由此可見利用共性的探索和驗証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妙方法之一，不能不盡量利用，它既能幫助我們由古文字本身存在

着的內涵方面找出有力的證據來抵禦那些大師說，望形生意，是「漫無標準」的攻擊；同時似乎也可以使某些名公

大師們的胡天胡帝肆意濫作結論的那種輕率、武斷的作風稍為收斂一些，有些領悟之心，多作些老實的有益的探討。

而我們自己却也在談這他們的工作中沒取有益的教訓，勿蹈覆轍，每解一字都應盡量細微，認真嚴密審慎，腳踏實地的作些堅實功夫。大事固不必論，即使在這小小領域之內，也不可能依靠傲倖投機來取勝的。

(五) 通過表面現象掌握本質。

這些大道理衆所周知，無須贅解，在古文字研究中也常遇到現象與本質發生某些混亂的問題，例如：

甲、古文字往往用某些直接易肖的形象以表現更廣、更深、更普遍的含意，即意在形外，字的真意往往與直接的字形表面現象並不相同。其例甚多如：

至于前六日特為光明字，與初文的字形本意相去更遠，這現象也非借了誤以火焚頭為「𠂔」手舉火，「𠂔」中焚（𠂔）象執

杖打表之形，用得表而食以示幸福之意，與「𠂔」義，用法吻合，並非僅「表現打表」，又如


象鵠頭鷹的頭，目形用視力最銳利的鵠頭目以表示觀看之意，前八研究古文借鵠首聲以為禱祭字，並非只象鵠頭




人象人手持魚形以表示提舉……又引中而為稱謂說……等意，而非指補魚……「𠂔」本象崖邊石磴之形，而又

轉為表示物依運動——升降之意的意符，并非直接的形符，只有部分形符


〔注〕「𠂔」金作「𠂔」，「𠂔」舊釋「𠂔」蓋專家復蓋品皿的用竹編製的蓋，與席異形，異用，并不相混。

乙、古文中有些字形在現象上或與另外的某形相似，但本質有些遠差，很重要的內容，則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我們必須通過現象，揭示其本質，才能不致于象過云那樣昧于字形，往迷惑。或滿足于捕捉到的一點表面的假象，而弄錯其本質，其結果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種失誤，亦頗不乏其例：

 中文家以解反驚的被殘害者之形。他們的身分是戰俘、奴隸……這是其鮮明的本質，然因其形


一、般女字的  有些相近，所以就一直被學者們誤視為女，並誤釋  為嬰， 為嫗……

丑  即象戍首頭形，乃  之省文，也是王等王字之初文。戍頭王是鎮壓殘害勞動人民的工具。




先品……這才是其本質，然而在字形上  与象大奴隸主集團中的頭貴的佩用以表示權勢、榮華的貝串

形之  朋 稍微相近，因而學者失察，誤釋所有的  非 形，甲文為朋，及从朋，朋字如：釋斧折火焚婦

女之形的甲文  為挂朋的貴族婦女之嬰，又遭大焚，釋斧在人的上方行將落下的  甲為棚頭挂朋

的音扶。釋斧斬人手的  為棚掛朋目的人手。這些都是由于昧于字形，同時又迷惑于一些表面現

象，而顛倒其階級本質，受被教者者為教人凶手。在古文研究工作中，這不能不算最嚴重的疏忽和失誤吧。

 形的有異，家用錐狀斷人的足之形。因  我係後有作  晚因



乙说作勝——銘形与隹 事渐混义更讹作隸……羅氏等不識隸 本銘形的隸 有省……而

誤釋為「象人登梯升高」之形，完全解錯了陵字的本質。近見胡厚宣先生也發現此誤，然又以曰釋陵為非，而












改釋明見《源流》。陵字，詳《徵》。古文字形所反映的階級壓迫（一文中的釋陵

象兩人掉頭不顧面前食物之狀。示已經吃完。引申為已盡……之意。應即

文人數雖然倍增，但各皆無異。然而中文家每不顧其人性迴首不食之。所以的奉質。不注意其人之形有。

二在現象上與象二人相向而食的鄉相似而誤釋為同字。又誤以形在表面上與晚出的

秦篆 鄉 相似，遂一併誤釋為鄉，一誤再誤了。
此外還有很多，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与 𠂔 混
 𠂔 能 与 𠂔 混
 𠂔 与 𠂔
 𠂔 与 𠂔
 𠂔 三形相混
 𠂔 𠂔 𠂔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者們的誤釋。把本質不同的字混為一談。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歸根結柢一句話主要還是由于辨識字形能

力低些，不善於觀察。以及在研究中的粗畧疏忽所致。都是根本不應該發生。可以避免的。

古文字的材料雖然也來源於客觀實際，但有的比較全面，有的比較片面，有的反映了事物的本質，有的僅是表面現象——甚至是假象……而以前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這樣。這就須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這些材料、成果，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以求抓住客觀實際的整體、本質，以及其內在的規律性。

(六) 一般和个别偶然性和必然性、个别的和普遍的

這里主要指的是應注意認識古今文字形中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個別與全体的問題。例如相當準確的初文後來就常有多少省化變化。尤其是東周書手對於字形來歷更已不甚了了。常有發生些意外的變形。假借混亂乃至錯誤……大抵都是偶然。個別的現象。我們如果只着眼於這些偶然或個別現象。以偶然為必然。以個別為全体。就全、舍正路而不由。難免導致出各種各樣的錯誤結果。這與實例也出現過不少。

出，又木，甲文，有尤，小篆中習見，語出「出」形至今未明，然而由于「出」与晚漢印文中的「出」字相似，「木」又与篆文「木」相似，皆出偶然。早期甲文家遂誤釋二字为「之」求，依小篆文義晦澀，不得其解，後來有的學者才由文義斷字，而釋为「有」尤，但又有不少人以「木」形与晚周金文「蔡」字相近而釋「蔡」，至今无定釋……「尤」字見拙著《釋古文「尤」

考字「𡇗」源射今金文家多釋為「𡇗」集韻中解為「𡇗」的雙字，雙大約是晚起的形聲字，與古文「𡇗」相合，只是一種偶合而已，未足為釋古文之據。這樣的典型字例也頗不少，又例如：

𡇗 甲以我女，𡇗即銘形，疑有表示此女是「刀銘之民」一奴隸等之意。與「𡇗」者，女頭上之「𡇗」垂為女奴，文

字構成之理相若，內容蓋亦相近。如後世表示「美也」之意的形聲字，內容恐怕根本不同，今釋娥。

𡇗 金宿 周金文中有一品借宿為風 風甲作 𡇗 與宿不同，亦偶然假聲為之。甲文家遂釋為臥席之「𡇗」為風。

𡇗 甲家有酒流出，樽外卜辭為「𡇗」，概即酒字初文。漢人據「𡇗」書之酒變為「𡇗」，誤以為水，依例變訛為「酒」。

字不見于古文，且亦非于古文造字的文理。然自許氏以來皆以「𡇗」為「酒」，而近世甲文家亦以「𡇗」為酒，多譯配

此外，甲文有「𡇗」，以「𡇗」概古水名，絕非酒食字，然字形與「酒」偶合，甲文家遂遂釋為「酒」字。

𡇗 周金 周金才出現的文字，用「𡇗」字，據仿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主作是「𡇗」，未見于甲文，說明殷人還未能把

這種道德觀念反映到字形中來。由字形所象內容產生的年代，歷史著者析「𡇗」字都如象杖杖的

老人之形的考，老字有異，必非同字，但以東周金中偶然借考為考，如周金中的習見語「追孝」，余義鐘

作「追孝」，「享孝」一語，連連連作「享孝」而已，其例不多，可能因考考之形近，音近，因而偶然相假或錯

以分別為普遍了。而且由思想上來說大約也不會認識必然性與偶然的區分。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辨证的關係……以及如何重視其必然性的重要性等。

四、全面觀察分析古文字，直接深入探索文字的構成變化規律性，並利用它繼續深入……

古文字之能辨識理解的文字中，分析比較，梳爬抉剔，逐步深入，全面探索，總結文字構造精神，方法，習慣……以及其後來演變的規律性，掌握這些規律，以探討那些未識之字，用一般性的基本的規律，指導其作分析，反覆循環，不斷提高擴大研究的成果。

如果說，望形生意，只是直覺主觀的一些感性認識的話，那麼我們如能發現認識一些規律，進一步把這些認識提高到接近于理論性的水平，它就将轉為比較客觀，科學的理性認識，如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就會極有利於我們的進一步探討，不斷深入，以致把古文字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

不過這在目前來說，當然還大都是一種理想，並未真正的實現。過去在這方面作的很少，淺嘗輒止，每談到文字構成的規律學者就舉出「六」或「我」書作為檔前牌，護身符，彷彿它就是包羅萬象的法寶，只要有它就可以解決一切疑難，其實「六」「我」書不過指出了最基本的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實在連這也並不十分精確，所

以引起无穷異說，並不能代替更深入的精確，比較其冷的規律，所以在真正探討研究中，沒有多大用處，而且人們往往由於滿足才適古董，而滯碍，更新的進步，或又由此引起些無關緊要的空心心的糾纏，如在「轉注」……都阻礙着研究的開展。所以我們非常需要這方面的真正的知識，但現在所作所知實在太少，沒有什麼規律性的東西，可資應用，而在字形方面的似乎尤少，沒有多大的突破，我們自己方面的工作，還僅是開始，往往不能走熟中一字一形或一組非字形的具體探討，精力分散，各種條件很不成熟，不能隨時充分的思索、搜集、歸納、提煉有關這方面的較高水平的問題，我只希望在這方面的專門性研究，提供一些在古文字字形研究方面的新獲，以為參攷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這裡我們只能提出以下幾點，勉強的管見這方面的探討成果之例：

甲、幾種意符的發現和研究，例如：示動和示動方向的意符：𠂔、𠂕、𠂖、𠂗、𠂘、𠂙、𠂚、𠂛、𠂜、𠂝、𠂞、𠂟、𠂠、𠂡、𠂢、𠂣、𠂤、𠂥、𠂦、𠂧、𠂨、𠂩、𠂪、𠂫、𠂬、𠂭、𠂮、𠂯、𠂰、𠂱、𠂲、𠂳、𠂴、𠂵、𠂶、𠂷、𠂸、𠂹、𠂺、𠂻、𠂼、𠂽、𠂾、𠂿、𠃀、𠃁、𠃂、𠃃、𠃄、𠃅、𠃆、𠃇、𠃈、𠃉、𠃊、𠃋、𠃌、𠃍、𠃎、𠃏、𠃐、𠃑、𠃒、𠃓、𠃔、𠃕、𠃖、𠃗、𠃘、𠃙、𠃚、𠃛、𠃜、𠃝、𠃞、𠃟、𠃠、𠃡、𠃢、𠃣、𠃤、𠃥、𠃦、𠃧、𠃨、𠃩、𠃪、𠃫、𠃬、𠃭、𠃮、𠃯、𠃰、𠃱、𠃲、𠃳、𠃴、𠃵、𠃶、𠃷、𠃸、𠃹、𠃺、𠃻、𠃼、𠃽、𠃾、𠃿、𠄀、𠄁、𠄂、𠄃、𠄄、𠄅、𠄆、𠄇、𠄈、𠄉、𠄊、𠄋、𠄌、𠄍、𠄎、𠄏、𠄐、𠄑、𠄒、𠄓、𠄔、𠄕、𠄖、𠄗、𠄘、𠄙、𠄚、𠄛、𠄜、𠄝、𠄞、𠄟、𠄠、𠄡、𠄢、𠄣、𠄤、𠄥、𠄦、𠄧、𠄨、𠄩、𠄪、𠄫、𠄬、𠄭、𠄮、𠄯、𠄰、𠄱、𠄲、𠄳、𠄴、𠄵、𠄶、𠄷、𠄸、𠄹、𠄺、𠄻、𠄼、𠄽、𠄾、𠄿、𠅀、𠅁、𠅂、𠅃、𠅄、𠅅、𠅆、𠅇、𠅈、𠅉、𠅊、𠅋、𠅌、𠅍、𠅎、𠅏、𠅐、𠅑、𠅒、𠅓、𠅔、𠅕、𠅖、𠅗、𠅘、𠅙、𠅚、𠅛、𠅜、𠅝、𠅞、𠅟、𠅠、𠅡、𠅢、𠅣、𠅤、𠅥、𠅦、𠅧、𠅨、𠅩、𠅪、𠅫、𠅬、𠅭、𠅮、𠅯、𠅰、𠅱、𠅲、𠅳、𠅴、𠅵、𠅶、𠅷、𠅸、𠅹、𠅺、𠅻、𠅼、𠅽、𠅾、𠅿、𠆀、𠆁、𠆂、𠆃、𠆄、𠆅、𠆆、𠆇、𠆈、𠆉、𠆊、𠆋、𠆌、𠆍、𠆎、𠆏、𠆐、𠆑、𠆒、𠆓、𠆔、𠆕、𠆖、𠆗、𠆘、𠆙、𠆚、𠆛、𠆜、𠆝、𠆞、𠆟、𠆠、𠆡、𠆢、𠆣、𠆤、𠆥、𠆦、𠆧、𠆨、𠆩、𠆪、𠆫、𠆬、𠆭、𠆮、𠆯、𠆰、𠆱、𠆲、𠆳、𠆴、𠆵、𠆶、𠆷、𠆸、𠆹、𠆺、𠆻、𠆼、𠆽、𠆾、𠆿、𠇀、𠇁、𠇂、𠇃、𠇄、𠇅、𠇆、𠇇、𠇈、𠇉、𠇊、𠇋、𠇌、𠇍、𠇎、𠇏、𠇐、𠇑、𠇒、𠇓、𠇔、𠇕、𠇖、𠇗、𠇘、𠇙、𠇚、𠇛、𠇜、𠇝、𠇞、𠇟、𠇠、𠇡、𠇢、𠇣、𠇤、𠇥、𠇦、𠇧、𠇨、𠇩、𠇪、𠇫、𠇬、𠇭、𠇮、𠇯、𠇰、𠇱、𠇲、𠇳、𠇴、𠇵、𠇶、𠇷、𠇸、𠇹、𠇺、𠇻、𠇼、𠇽、𠇾、𠇿、𠈀、𠈁、𠈂、𠈃、𠈄、𠈅、𠈆、𠈇、𠈈、𠈉、𠈊、𠈋、𠈌、𠈍、𠈎、𠈏、𠈐、𠈑、𠈒、𠈓、𠈔、𠈕、𠈖、𠈗、𠈘、𠈙、𠈚、𠈛、𠈜、𠈝、𠈞、𠈟、𠈠、𠈡、𠈢、𠈣、𠈤、𠈥、𠈦、𠈧、𠈨、𠈩、𠈪、𠈫、𠈬、𠈭、𠈮、𠈯、𠈰、𠈱、𠈲、𠈳、𠈴、𠈵、𠈶、𠈷、𠈸、𠈹、𠈺、𠈻、𠈼、𠈽、𠈾、𠈿、𠉀、𠉁、𠉂、𠉃、𠉄、𠉅、𠉆、𠉇、𠉈、𠉉、𠉊、𠉋、𠉌、𠉍、𠉎、𠉏、𠉐、𠉑、𠉒、𠉓、𠉔、𠉕、𠉖、𠉗、𠉘、𠉙、𠉚、𠉛、𠉜、𠉝、𠉞、𠉟、𠉠、𠉡、𠉢、𠉣、𠉤、𠉥、𠉦、𠉧、𠉨、𠉩、𠉪、𠉫、𠉬、𠉭、𠉮、𠉯、𠉰、𠉱、𠉲、𠉳、𠉴、𠉵、𠉶、𠉷、𠉸、𠉹、𠉺、𠉻、𠉼、𠉽、𠉾、𠉿、𠊀、𠊁、𠊂、𠊃、𠊄、𠊅、𠊆、𠊇、𠊈、𠊉、𠊊、𠊋、𠊌、𠊍、𠊎、𠊏、𠊐、𠊑、𠊒、𠊓、𠊔、𠊕、𠊖、𠊗、𠊘、𠊙、𠊚、𠊛、𠊜、𠊝、𠊞、𠊟、𠊠、𠊡、𠊢、𠊣、𠊤、𠊥、𠊦、𠊧、𠊨、𠊩、𠊪、𠊫、𠊬、𠊭、𠊮、𠊯、𠊰、𠊱、𠊲、𠊳、𠊴、𠊵、𠊶、𠊷、𠊸、𠊹、𠊺、𠊻、𠊼、𠊽、𠊾、𠊿、𠋀、𠋁、𠋂、𠋃、𠋄、𠋅、𠋆、𠋇、𠋈、𠋉、𠋊、𠋋、𠋌、𠋍、𠋎、𠋏、𠋐、𠋑、𠋒、𠋓、𠋔、𠋕、𠋖、𠋗、𠋘、𠋙、𠋚、𠋛、𠋜、𠋝、𠋞、𠋟、𠋠、𠋡、𠋢、𠋣、𠋤、𠋥、𠋦、𠋧、𠋨、𠋩、𠋪、𠋫、𠋬、𠋭、𠋮、𠋯、𠋰、𠋱、𠋲、𠋳、𠋴、𠋵、𠋶、𠋷、𠋸、𠋹、𠋺、𠋻、𠋼、𠋽、𠋾、𠋿、𠌀、𠌁、𠌂、𠌃、𠌄、𠌅、𠌆、𠌇、𠌈、𠌉、𠌊、𠌋、𠌌、𠌍、𠌎、𠌏、𠌐、𠌑、𠌒、𠌓、𠌔、𠌕、𠌖、𠌗、𠌘、𠌙、𠌚、𠌛、𠌜、𠌝、𠌞、𠌟、𠌠、𠌡、𠌢、𠌣、𠌤、𠌥、𠌦、𠌧、𠌨、𠌩、𠌪、𠌫、𠌬、𠌭、𠌮、𠌯、𠌰、𠌱、𠌲、𠌳、𠌴、𠌵、𠌶、𠌷、𠌸、𠌹、𠌺、𠌻、𠌼、𠌽、𠌾、𠌿、𠍀、𠍁、𠍂、𠍃、𠍄、𠍅、𠍆、𠍇、𠍈、𠍉、𠍊、𠍋、𠍌、𠍍、𠍎、𠍏、𠍐、𠍑、𠍒、𠍓、𠍔、𠍕、𠍖、𠍗、𠍘、𠍙、𠍚、𠍛、𠍜、𠍝、𠍞、𠍟、𠍠、𠍡、𠍢、𠍣、𠍤、𠍥、𠍦、𠍧、𠍨、𠍩、𠍪、𠍫、𠍬、𠍭、𠍮、𠍯、𠍰、𠍱、𠍲、𠍳、𠍴、𠍵、𠍶、𠍷、𠍸、𠍹、𠍺、𠍻、𠍼、𠍽、𠍾、𠍿、𠎀、𠎁、𠎂、𠎃、𠎄、𠎅、𠎆、𠎇、𠎈、𠎉、𠎊、𠎋、𠎌、𠎍、𠎎、𠎏、𠎐、𠎑、𠎒、𠎓、𠎔、𠎕、𠎖、𠎗、𠎘、𠎙、𠎚、𠎛、𠎜、𠎝、𠎞、𠎟、𠎠、𠎡、𠎢、𠎣、𠎤、𠎥、𠎦、𠎧、𠎨、𠎩、𠎪、𠎫、𠎬、𠎭、𠎮、𠎯、𠎰、𠎱、𠎲、𠎳、𠎴、𠎵、𠎶、𠎷、𠎸、𠎹、𠎺、𠎻、𠎼、𠎽、𠎾、𠎿、𠏀、𠏁、𠏂、𠏃、𠏄、𠏅、𠏆、𠏇、𠏈、𠏉、𠏊、𠏋、𠏌、𠏍、𠏎、𠏏、𠏐、𠏑、𠏒、𠏓、𠏔、𠏕、𠏖、𠏗、𠏘、𠏙、𠏚、𠏛、𠏜、𠏝、𠏞、𠏟、𠏠、𠏡、𠏢、𠏣、𠏤、𠏥、𠏦、𠏧、𠏨、𠏩、𠏪、𠏫、𠏬、𠏭、𠏮、𠏯、𠏰、𠏱、𠏲、𠏳、𠏴、𠏵、𠏶、𠏷、𠏸、𠏹、𠏺、𠏻、𠏼、𠏽、𠏾、𠏿、𠐀、𠐁、𠐂、𠐃、𠐄、𠐅、𠐆、𠐇、𠐈、𠐉、𠐊、𠐋、𠐌、𠐍、𠐎、𠐏、𠐐、𠐑、𠐒、𠐓、𠐔、𠐕、𠐖、𠐗、𠐘、𠐙、𠐚、𠐛、𠐜、𠐝、𠐞、𠐟、𠐠、𠐡、𠐢、𠐣、𠐤、𠐥、𠐦、𠐧、𠐨、𠐩、𠐪、𠐫、𠐬、𠐭、𠐮、𠐯、𠐰、𠐱、𠐲、𠐳、𠐴、𠐵、𠐶、𠐷、𠐸、𠐹、𠐺、𠐻、𠐼、𠐽、𠐾、𠐿、𠑀、𠑁、𠑂、𠑃、𠑄、𠑅、𠑆、𠑇、𠑈、𠑉、𠑊、𠑋、𠑌、𠑍、𠑎、𠑏、𠑐、𠑑、𠑒、𠑓、𠑔、𠑕、𠑖、𠑗、𠑘、𠑙、𠑚、𠑛、𠑜、𠑝、𠑞、𠑟、𠑠、𠑡、𠑢、𠑣、𠑤、𠑥、𠑦、𠑧、𠑨、𠑩、𠑪、𠑫、𠑬、𠑭、𠑮、𠑯、𠑰、𠑱、𠑲、𠑳、𠑴、𠑵、𠑶、𠑷、𠑸、𠑹、𠑺、𠑻、𠑼、𠑽、𠑾、𠑿、𠒀、𠒁、𠒂、𠒃、𠒄、𠒅、𠒆、𠒇、𠒈、𠒉、𠒊、𠒋、𠒌、𠒍、𠒎、𠒏、𠒐、𠒑、𠒒、𠒓、𠒔、𠒕、𠒖、𠒗、𠒘、𠒙、𠒚、𠒛、𠒜、𠒝、𠒞、𠒟、𠒠、𠒡、𠒢、𠒣、𠒤、𠒥、𠒦、𠒧、𠒨、𠒩、𠒪、𠒫、𠒬、𠒭、𠒮、𠒯、𠒰、𠒱、𠒲、𠒳、𠒴、𠒵、𠒶、𠒷、𠒸、𠒹、𠒺、𠒻、𠒼、𠒽、𠒾、𠒿、𠓀、𠓁、𠓂、𠓃、𠓄、𠓅、𠓆、𠓇、𠓈、𠓉、𠓊、𠓋、𠓌、𠓍、𠓎、𠓏、𠓐、𠓑、𠓒、𠓓、𠓔、𠓕、𠓖、𠓗、𠓘、𠓙、𠓚、𠓛、𠓜、𠓝、𠓞、𠓟、𠓠、𠓡、𠓢、𠓣、𠓤、𠓥、𠓦、𠓧、𠓨、𠓩、𠓪、𠓫、𠓬、𠓭、𠓮、𠓯、𠓰、𠓱、𠓲、𠓳、𠓴、𠓵、𠓶、𠓷、𠓸、𠓹、𠓺、𠓻、𠓼、𠓽、𠓾、𠓿、𠔀、𠔁、𠔂、𠔃、𠔄、𠔅、𠔆、𠔇、𠔈、𠔉、𠔊、𠔋、𠔌、𠔍、𠔎、𠔏、𠔐、𠔑、𠔒、𠔓、𠔔、𠔕、𠔖、𠔗、𠔘、𠔙、𠔚、𠔛、𠔜、𠔝、𠔞、𠔟、𠔠、𠔡、𠔢、𠔣、𠔤、𠔥、𠔦、𠔧、𠔨、𠔩、𠔪、𠔫、𠔬、𠔭、𠔮、𠔯、𠔰、𠔱、𠔲、𠔳、𠔴、𠔵、𠔶、𠔷、𠔸、𠔹、𠔺、𠔻、𠔼、𠔽、𠔾、𠔿、𠕀、𠕁、𠕂、𠕃、𠕄、𠕅、𠕆、𠕇、𠕈、𠕉、𠕊、𠕋、𠕌、𠕍、𠕎、𠕏、𠕐、𠕑、𠕒、𠕓、𠕔、𠕕、𠕖、𠕗、𠕘、𠕙、𠕚、𠕛、𠕜、𠕝、𠕞、𠕟、𠕠、𠕡、𠕢、𠕣、𠕤、𠕥、𠕦、𠕧、𠕨、𠕩、𠕪、𠕫、𠕬、𠕭、𠕮、𠕯、𠕰、𠕱、𠕲、𠕳、𠕴、𠕵、𠕶、𠕷、𠕸、𠕹、𠕺、𠕻、𠕼、𠕽、𠕾、𠕿、𠖀、𠖁、𠖂、𠖃、𠖄、𠖅、𠖆、𠖇、𠖈、𠖉、𠖊、𠖋、𠖌、𠖍、𠖎、𠖏、𠖐、𠖑、𠖒、𠖓、𠖔、𠖕、𠖖、𠖗、𠖘、𠖙、𠖚、𠖛、𠖜、𠖝、𠖞、𠖟、𠖠、𠖡、𠖢、𠖣、𠖤、𠖥、𠖦、𠖧、𠖨、𠖩、𠖪、𠖫、𠖬、𠖭、𠖮、𠖯、𠖰、𠖱、𠖲、𠖳、𠖴、𠖵、𠖶、𠖷、𠖸、𠖹、𠖺、𠖻、𠖼、𠖽、𠖾、𠖿、𠗀、𠗁、𠗂、𠗃、𠗄、𠗅、𠗆、𠗇、𠗈、𠗉、𠗊、𠗋、𠗌、𠗍、𠗎、𠗏、𠗐、𠗑、𠗒、𠗓、𠗔、𠗕、𠗖、𠗗、𠗘、𠗙、𠗚、𠗛、𠗜、𠗝、𠗞、𠗟、𠗠、𠗡、𠗢、𠗣、𠗤、𠗥、𠗦、𠗧、𠗨、𠗩、𠗪、𠗫、𠗬、𠗭、𠗮、𠗯、𠗰、𠗱、𠗲、𠗳、𠗴、𠗵、𠗶、𠗷、𠗸、𠗹、𠗺、𠗻、𠗼、𠗽、𠗾、𠗿、𠘀、𠘁、𠘂、𠘃、𠘄、𠘅、𠘆、𠘇、𠘈、𠘉、𠘊、𠘋、𠘌、𠘍、𠘎、𠘏、𠘐、𠘑、𠘒、𠘓、𠘔、𠘕、𠘖、𠘗、𠘘、𠘙、𠘚、𠘛、𠘜、𠘝、𠘞、𠘟、𠘠、𠘡、𠘢、𠘣、𠘤、𠘥、𠘦、𠘧、𠘨、𠘩、𠘪、𠘫、𠘬、𠘭、𠘮、𠘯、𠘰、𠘱、𠘲、𠘳、𠘴、𠘵、𠘶、𠘷、𠘸、𠘹、𠘺、𠘻、𠘼、𠘽、𠘾、𠘿、𠙀、𠙁、𠙂、𠙃、𠙄、𠙅、𠙆、𠙇、𠙈、𠙉、𠙊、𠙋、𠙌、𠙍、𠙎、𠙏、𠙐、𠙑、𠙒、𠙓、𠙔、𠙕、𠙖、𠙗、𠙘、𠙙、𠙚、𠙛、𠙜、𠙝、𠙞、𠙟、𠙠、𠙡、𠙢、𠙣、𠙤、𠙥、𠙦、𠙧、𠙨、𠙩、𠙪、𠙫、𠙬、𠙭、𠙮、𠙯、𠙰、𠙱、𠙲、𠙳、𠙴、𠙵、𠙶、𠙷、𠙸、𠙹、𠙺、𠙻、𠙼、𠙽、𠙾、𠙿、𠚀、𠚁、𠚂、𠚃、𠚄、𠚅、𠚆、𠚇、𠚈、𠚉、𠚊、𠚋、𠚌、𠚍、𠚎、𠚏、𠚐、𠚑、𠚒、𠚓、𠚔、𠚕、𠚖、𠚗、𠚘、𠚙、𠚚、𠚛、𠚜、𠚝、𠚞、𠚟、𠚠、𠚡、𠚢、𠚣、𠚤、𠚥、𠚦、𠚧、𠚨、𠚩、𠚪、𠚫、𠚬、𠚭、𠚮、𠚯、𠚰、𠚱、𠚲、𠚳、𠚴、𠚵、𠚶、𠚷、𠚸、𠚹、𠚺、𠚻、𠚼、𠚽、𠚾、𠚿、𠛀、𠛁、𠛂、𠛃、𠛄、𠛅、𠛆、𠛇、𠛈、𠛉、𠛊、𠛋、𠛌、𠛍、𠛎、𠛏、𠛐、𠛑、𠛒、𠛓、𠛔、𠛕、𠛖、𠛗、𠛘、𠛙、𠛚、𠛛、𠛜、𠛝、𠛞、𠛟、𠛠、𠛡、𠛢、𠛣、𠛤、𠛥、𠛦、𠛧、𠛨、𠛩、𠛪、𠛫、𠛬、𠛭、𠛮、𠛯、𠛰、𠛱、𠛲、𠛳、𠛴、𠛵、𠛶、𠛷、𠛸、𠛹、𠛺、𠛻、𠛼、𠛽、𠛾、𠛿、𠜀、𠜁、𠜂、𠜃、𠜄、𠜅、𠜆、𠜇、𠜈、𠜉、𠜊、𠜋、𠜌、𠜍、𠜎、𠜏、𠜐、𠜑、𠜒、𠜓、𠜔、𠜕、𠜖、𠜗、𠜘、𠜙、𠜚、𠜛、𠜜、𠜝、𠜞、𠜟、𠜠、𠜡、𠜢、𠜣、𠜤、𠜥、𠜦、𠜧、𠜨、𠜩、𠜪、𠜫、𠜬、𠜭、𠜮、𠜯、𠜰、𠜱、𠜲、𠜳、𠜴、𠜵、𠜶、𠜷、𠜸、𠜹、𠜺、𠜻、𠜼、𠜽、𠜾、𠜿、𠝀、𠝁、𠝂、𠝃、𠝄、𠝅、𠝆、𠝇、𠝈、𠝉、𠝊、𠝋、𠝌、𠝍、𠝎、𠝏、𠝐、𠝑、𠝒、𠝓、𠝔、𠝕、𠝖、𠝗、𠝘、𠝙、𠝚、𠝛、𠝜、𠝝、𠝞、𠝟、𠝠、𠝡、𠝢、𠝣、𠝤、𠝥、𠝦、𠝧、𠝨、𠝩、𠝪、𠝫、𠝬、𠝭、𠝮、𠝯、𠝰、𠝱、𠝲、𠝳、𠝴、𠝵、𠝶、𠝷、𠝸、𠝹、𠝺、𠝻、𠝼、𠝽、𠝾、𠝿、𠞀、𠞁、𠞂、𠞃、𠞄、𠞅、𠞆、𠞇、𠞈、𠞉、𠞊、𠞋、𠞌、𠞍、𠞎、𠞏、𠞐、𠞑、𠞒、𠞓、𠞔、𠞕、𠞖、𠞗、𠞘、𠞙、𠞚、𠞛、𠞜、𠞝、𠞞、𠞟、𠞠、𠞡、𠞢、𠞣、𠞤、𠞥、𠞦、𠞧、𠞨、𠞩、𠞪、𠞫、𠞬、𠞭、𠞮、𠞯、𠞰、𠞱、𠞲、𠞳、𠞴、𠞵、𠞶、𠞷、𠞸、𠞹、𠞺、𠞻、𠞼、𠞽、𠞾、𠞿、𠟀、𠟁、𠟂、𠟃、𠟄、𠟅、𠟆、𠟇、𠟈、𠟉、𠟊、𠟋、𠟌、𠟍、𠟎、𠟏、𠟐、𠟑、𠟒、𠟓、𠟔、𠟕、𠟖、𠟗、𠟘、𠟙、𠟚、𠟛、𠟜、𠟝、𠟞、𠟟、𠟠、𠟡、𠟢、𠟣、𠟤、𠟥、𠟦、𠟧、𠟨、𠟩、𠟪、𠟫、𠟬、𠟭、𠟮、𠟯、𠟰、𠟱、𠟲、𠟳、𠟴、𠟵、𠟶、𠟷、𠟸、𠟹、𠟺、𠟻、𠟼、𠟽、𠟾、𠟿、𠠀、𠠁、𠠂、𠠃、𠠄、𠠅、𠠆、𠠇、𠠈、𠠉、𠠊、𠠋、𠠌、𠠍、𠠎、𠠏、𠠐、𠠑、𠠒、𠠓、𠠔、𠠕、𠠖、𠠗、𠠘、𠠙、𠠚、𠠛、𠠜、𠠝、𠠞、𠠟、𠠠、𠠡、𠠢、𠠣、𠠤、𠠥、𠠦、𠠧、𠠨、𠠩、𠠪、𠠫、𠠬、𠠭、𠠮、𠠯、𠠰、𠠱、𠠲、𠠳、𠠴、𠠵、𠠶、𠠷、𠠸、𠠹、𠠺、𠠻、𠠼、𠠽、𠠾、𠠿、𠡀、𠡁、𠡂、𠡃、𠡄、𠡅、𠡆、𠡇、𠡈、𠡉、𠡊、𠡋、𠡌、𠡍、𠡎、𠡏、𠡐、𠡑、𠡒、𠡓、𠡔、𠡕、𠡖、𠡗、𠡘、𠡙、𠡚、𠡛、𠡜、𠡝、𠡞、𠡟、𠡠、𠡡、𠡢、𠡣、𠡤、𠡥、𠡦、𠡧、𠡨、𠡩、𠡪、𠡫、𠡬、𠡭、𠡮、𠡯、𠡰、𠡱、𠡲、𠡳、𠡴、𠡵、𠡶、𠡷、𠡸、𠡹、𠡺、𠡻、𠡼、𠡽、𠡾、𠡿、𠢀、𠢁、𠢂、𠢃、𠢄、𠢅、𠢆、𠢇、𠢈、𠢉、𠢊、𠢋、𠢌、𠢍、𠢎、𠢏、𠢐、𠢑、𠢒、𠢓、𠢔、𠢕、𠢖、𠢗、𠢘、𠢙、𠢚、𠢛、𠢜、𠢝、𠢞、𠢟、𠢠、𠢡、𠢢、𠢣、𠢤、𠢥、𠢦、𠢧、𠢨、𠢩、𠢪、𠢫、𠢬、𠢭、𠢮、𠢯、𠢰、𠢱、𠢲、𠢳、𠢴、𠢵、𠢶、𠢷、𠢸、𠢹、𠢺、𠢻、𠢼、𠢽、𠢾、𠢿、𠣀、𠣁、𠣂、𠣃、𠣄、𠣅、𠣆、𠣇、𠣈、𠣉、𠣊、𠣋、𠣌、𠣍、𠣎、𠣏、𠣐、𠣑、𠣒、𠣓、𠣔、𠣕、𠣖、𠣗、𠣘、𠣙、𠣚、𠣛、𠣜、𠣝、𠣞、𠣟、𠣠、𠣡、𠣢、𠣣、𠣤、𠣥、𠣦、𠣧、𠣨、𠣩、𠣪、𠣫、𠣬、𠣭、𠣮、𠣯、𠣰、𠣱、𠣲、𠣳、𠣴、𠣵、𠣶、𠣷、𠣸、𠣹、𠣺、𠣻、𠣼、𠣽、𠣾、𠣿、𠤀、𠤁、𠤂、𠤃、𠤄、𠤅、𠤆、𠤇、𠤈、𠤉、𠤊、𠤋、𠤌、𠤍、𠤎、𠤏、𠤐、𠤑、𠤒、𠤓、𠤔、𠤕、𠤖、𠤗、𠤘、𠤙、𠤚、𠤛、𠤜、𠤝、𠤞、𠤟、𠤠、𠤡、𠤢、𠤣、𠤤、𠤥、𠤦、𠤧、𠤨、𠤩、𠤪、𠤫、𠤬、𠤭、𠤮、𠤯、𠤰、𠤱、𠤲、𠤳、𠤴、𠤵、𠤶、𠤷、𠤸、𠤹、𠤺、𠤻、𠤼、𠤽、𠤾、𠤿、𠥀、𠥁、𠥂、𠥃、𠥄、𠥅、𠥆、𠥇、𠥈、𠥉、𠥊、𠥋、𠥌、𠥍、𠥎、𠥏、𠥐、𠥑、𠥒、𠥓、𠥔、𠥕、𠥖、𠥗、𠥘、𠥙、𠥚、𠥛、𠥜、𠥝、𠥞、𠥟、𠥠、𠥡、𠥢、𠥣、𠥤、𠥥、𠥦、𠥧、𠥨、𠥩、𠥪、𠥫、𠥬、𠥭、𠥮、𠥯、𠥰、𠥱、𠥲、𠥳、𠥴、𠥵、𠥶、𠥷、𠥸、𠥹、𠥺、𠥻、𠥼、𠥽、𠥾、𠥿、𠦀、𠦁、𠦂、𠦃、𠦄、𠦅、𠦆、𠦇、𠦈、𠦉、𠦊、𠦋、𠦌、𠦍、𠦎、𠦏、𠦐、𠦑、𠦒、𠦓、𠦔、𠦕、𠦖、𠦗、𠦘、𠦙、𠦚、𠦛、𠦜、𠦝、𠦞、𠦟、𠦠、𠦡、𠦢、𠦣、𠦤、𠦥、𠦦、𠦧、𠦨、𠦩、𠦪、𠦫、𠦬、𠦭、𠦮、𠦯、𠦰、𠦱、𠦲、𠦳、𠦴、𠦵、𠦶、𠦷、𠦸、𠦹、𠦺、𠦻、𠦼、𠦽、𠦾、𠦿、𠧀、𠧁、𠧂、𠧃、𠧄、𠧅、𠧆、𠧇、𠧈、𠧉、𠧊、𠧋、𠧌、𠧍、𠧎、𠧏、𠧐、𠧑、𠧒、𠧓、𠧔、𠧕、𠧖、𠧗、𠧘、𠧙、𠧚、𠧛、𠧜、𠧝、𠧞、𠧟、𠧠、𠧡、𠧢、𠧣、𠧤、𠧥、𠧦、𠧧、𠧨、𠧩、𠧪、𠧫、𠧬、𠧭、𠧮、𠧯、𠧰、𠧱、𠧲、𠧳、

乙、若十字形構造方面的精神、方法、習慣等的初步發現——有些是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頗有助於對很多未識之字的理解，其內容較多，詳見本編第一章第二節——于此從畧；

丙、若干字形變化的規律的發現。共有幾十條。詳第二章。可解開不少字謎。例如：我們由于懂得了初文

福
又
非
明
凡
指
凡
津
都正是其初文的
𠂔
旧误释为
𧀮
旧误释为……
𧀮
的


省文。它們只有古近，繁省之差；又如：我們既掌握了古文字中的初文省化，有分解、轉向、變位的規律。

就能是无困惑的证实
 偷 为 偷 之有讹
 僕 为 僕 之有讹
 伴 为 伴 之有讹……掌握字形演

变的规律，才能循流溯源，披蓬文以附藏，初文或明源寻流，自由的「上下而求索」，把那些源流纠缠已经中断的各阶段的字形，初文、籀文、古文、篆文、隶文、楷书，都有批的串联起来，成为一字的有头有尾，脉络清楚，完整的文字。

丁、廣義的說在字形方面，正確的辨識出基文，也可算尋求規律性的因襲。因為這些基文乃文字之基礎，如果把這些都大致弄清楚了，就容易明瞭一系列利用基文構成的字形內容，可收抵簡駁繁，提挈挈領之

由于以前对很多基文都不甚了了，也少有人作認真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一些并非简单的基文

往，最難辨識如 𠂔 𠂕……因此我們特別注意于用以構成字的基文，多是最高的單體象形的研

究。幾年來大致已掌握了二百種左右，作了一些專題考釋，如收在《發微》中的釋𠂔、臣、𠂕、𠂖、它、𠂗、 等。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 𠧧 𠧨 𠧩 𠧪 𠧫 𠧬 𠧭 𠧮 𠧯 𠧰 𠧱 𠧲 𠧳 𠧴 𠧵 𠧶 𠧷 𠧸 𠧹 𠧺 𠧻

此外提出了古聲中見溪母與幫音母的密切關係，而經中常有相連之字，見之古聲，以及古聲韻學研究者缺少真心古文資料，只據說文之文，有些大約是前輩們所未充分注意的問題。

總之，我們願意為探討這些規律而竭盡力量，但由於我們的水平不高，所以我們所得到的一點成果中想找出堪稱為規律性的東西畢竟不少，僅有的那些是否都正確無誤？為大家承認也都須經過長期的考驗。這規律性的探索，在古文字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而個人的力量畢竟太微薄了，所以進一步深入廣泛的探討都有待于文家的共勉。只有真正的謹嚴不苟的研究者們羣策羣力把大家的研究成果積疊起來，才能使它日益完全。

五、盡量全面的調查研究，祭出每字的初文、完文、異構。

古文和其它事物一樣，一直在變化中，即使是古文，也往往只是它的初期的原始形態中才是最完整、清晰的，才能反映出原造字的意圖構造的方法等。此後就迅速的簡化、變易——尤其是最常用的字和較繁的字，更快的脫離了物象，越走越遠，到西周時期，象形的特點多消失殆盡，或已成為不能象形的象形字。漢篆和隸篆更不待言。所以要想明瞭一個字的來歷，構造，字來的形、意時，就必須盡可能的尋索它的原始形態——初文。這是關鍵，否則如果只根據後省文之形冥思苦想的話，往往會製造出一些不切字形實際

的奇想臆断。踏踏了「望形思意」新法。幾乎没有不失败的。漢代人未見古文不必說了。即使今人只看沙易

易

東

史記

4.

之後才算

大徹大悟

看破世






與中的奧

秘。又如

刑殷而

子俞子

41
42
43

以卩即形的胫立，金字即象以銳口割製鐵穿盤形；般的初文作般因般也从卩四象

手执匕匙由盤中投取食品之形。然而在稍晚的人生文中，两个字形即讹作𠂔𠂔。形中的匕皿盤都讹为月舟。

了茅也。說文解作△。△說文解作△。△中木為舟也。現代學者每喜放棄初文，只依遲文之形以釋字，雖根據古文之

舟由盤中投食品的舟 舟为旋舟详《微》释津

女精女字之昭昭女史也字是家主祭的老把酒壺頂





卷之六




人子不孝 違和 違和 違和 形 七








白下








于是就在這邊紙上打主意，居然猜測此形为手是戴械的人形，又竟以此「戴械」人形为夏禹、華夏的本字，或更以這個戴铐的人形为夏民族的族徽代表，似已出情理之外了——比魯迅先生在《理水》小說中所讥笑的說：「禹是一條蟲」等，更為滑稽可笑些……這樣的笑话也鬧了不少，大約直到今天也還有人在說，在相信着吧？

只有就其初文才易知其字的本來形意，這道理十分淺顯易察，一般常人也不難理解，大約只有某些學者才反而不懂。因為他們大都昧于字形心中無數，又迷信前人的「古文皆簡」的謬說，再囿于許氏以降字書的記載多，是違文極少初文不能自拔，所以往往顛倒本末，偏愛把違文，批着文當作正字，在這上面兜圈子，多方揣測，反而放棄其初文。次初文、早期異文等——把它們列入不識之字，或譯作些莫名其妙的怪字。試看《甲骨文編》中的事，史之例：以



最違文为正字，列其初文等形为不識之字，又譯其次初文为四家，不釋

有異文不釋，不釋，为，另列不釋……把這一字竟分列八處以上，作为八个以上的字，而

其中的七形都比形早些，也完全些，說詳《微》釋文大事，史又如：對上舉的易字，以为正字，釋易，另列其初文之而不釋，其次初文之不釋，異文之，說詳《微》釋易，又如：作字則以為最違文之为正

作，而誤譯其初文为，初文異釋为，次初文之为……又皆誤以为玉，把同一字的初異




文字為多字，列多處，羅列這種現象……使甲骨文的字數也无法計算。如果還要審慎，恪守，開竅之旨，當作道詞，用審觀，謹啟，來作藉口等，恐怕也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能說明自己的缺少眼力，真知而已。





為了追索初文，就必須盡量擴大範圍，不再限于中文，而牽涉到彝銘圖形。因為中文是日常屢用的刻字，格外須要簡化、直化……以便於較快速的鑄刻，而圖形是應用略少，施之于鑄範的鄭重，從容自由的書作，在面積等方面所受的局限較少，寫起來稍為自由，不妨細緻複雜一些，所以它有時更適宜於形，儘管它的時代較早期中文為遲，却注：還保存初形較多，近世學者彷彿賞識圖形較中文早，想不為然。有些學者雖然也承認文字來源於繪畫，但又覺得這些圖形只是圖畫，不肯承認其中大部分已經是文字，甚至也反對別人這樣作——彷彿誰也不該畫破渾沌……頗為葉公好龍，相似。魯迅先生很重視這些圖形，魯先生也曾謹嚴的求證，為查字初文，唐先生早年已舉出些圖形與同形中文相對照之例，以証其為文字，頗有見地見：導論……不過，大家所釋的圖形寥寥無幾，他們只把魚、龍、旅、象、虎……簡單圖形釋作文字，在大量圖形中所占的比重顯然太小，也過分的膚淺和簡陋，對某些圖形的解釋也還有些錯釋，不足說明這工作也僅僅是開始，有待大家進一步的努力開發。



這些圖形，曾給我以很多的啟發，幫助它揭示了不少古文字的奧秘，打開了不少缺口，使我受益非淺。




十幾年來我皆由圖形象徵現象，少初文，与中文互相印证，不少比中文更為完整、明確。這里所指的，不局限于简单的單字象形如魚、虎、象、美，而且早已推廣到十分複雜豐富的複字象形。這里只舉幾個淺顯之例：





甲文的  列，圖形作  原形橫列 甲文  圖形作  不僅是一砍一刀，一羊一刀，而且

使我們看到了執刀屠殺豕、羊的人手：甲文  物圖形作  乃牛頭  之訛省，明確畫清




刀之「瘦省」並非什麼「犛頭」…… 甲文  伐 圖形作  甲文之  圖形作  都畫出了執戈、







鈎之手，可見有些圖形比甲文更適宜物形。又如：甲文  氏 圖形作  抱龍之狀甚明，甲文  圖形作 

蜻蜓之狀尤顯 耶老耒并觀圖形，故解甲文  酷似魚脊骨，而釋為耒 甲文  圖形作  象人捧鼎之

形益真 甲文  愚釋為具字初文， 甲文  圖形作  象置羊于殿堂下以祭享， 甲文 

圖形作  象兔在洞上，杜林測洋微釋數，洞， 甲文  圖形作  以象刀組，  形極明愚試釋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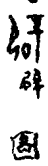

由之可証前人釋  宜為組之不足信， 甲文  圖形作  兩戈士相戰之意尤顯，不特愚釋義，戰之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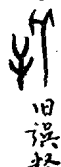

甲文  圖形作  象 甲文  圖形作  保 甲文  圖形作  何象人荷戈形，

甲文  圖形作  象執戈揚盾的武士 愚釋成，形象都格外真切清楚， 甲文  圖形作 


或 日不釋 愚釋數 甲文之 圖形作 不釋 愚釋第 這里的大同蛇捕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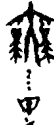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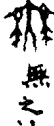
弋形都更分明 令人一望而知 無須猶豫 甲文之 圖形作 象以刑刀拖肉刑之狀 亦可供參証

甲文之 日誤釋 歲牛 圖形作 更清楚完整的画出了人持戍斧投磔人之狀 可謂明白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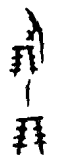
画形完意足……凡此皆賴由圖形与甲文互相印証 對照 才能更清晰明確 肯定 毫無疑義。



更重要的是 有些圖形又是甲文一定形文字中已經看不到的初文 完文 如 只有圖形 才能徹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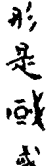

揭示甲文的 五 五 五 之形 確為何物 幸賴有圖形中最複雜的一組生動的形象

這是任何定形文字中絕對無法書写的——才能循序漸進察明金文 甲文 無之初形和



初意 而不失 抵牛尾而舞之說所蔽 賴有 之形 才知甲文 拜 朋 的完整的面貌 賴有

圖形 象像東三才才得甲文 東之源 此外也有些事物为甲文中所未見 唯幸存于圖形 如

形是 或 城 之初文 由此才能窺測古人疆域觀的形成与原始宗教的關係 圖形 愚








粹兵亦未見于甲文 這里更須說 也唯有系列的表現數 因而族祖先來源傳說的圖繪 才使我們發現





了這兩族的王族的族徽 又由此為殷周銅器分圖 斷代提供了確切的標準 可稱鐵証 見下文 詳《徽》商族徽





這些更是不能由甲文反映之物。至于很多字形等資料，比起這些有意義的圖形來，似乎却是次要的了。



有些圖形或以其年代略晚之故，已失初文之形，但恰巧可以作為甲文與後來的周金文之間的「中介」，它把已脫節的

兩個階段重新聯結起來，成為較完整的「字史」，如：賴有圖形的  才把甲文的  和周金文的  聯

以及更晚的  建，解津等聯系起來，又賴以得知服虔的本意和來歷，幸賴有圖形的  才弄清篆文

的  溫 來源于  溫 後更借為分轉為溫 賴有圖金的  溫 才能找到怪異的甲文之  一

 的後身，把甲文之  ……和後來的數字 後又從  聯接起來並窺測  的古音應接近于戲。

此外  大約又是篆文  豈 字的古文……這樣的實例也頗可觀。



過去已身盛名的大家，對圖形十分謹慎，除了他們以為十分拿九準的魚、象、虎……以外，都存而不釋，以示審慎性，




也以列人多解釋此套圖形為輕率不慎，但審慎与否，其關鍵取決于是否真的看懂，理解某些圖形的內容


真象，而不在圖形之繁簡，解釋之多少？即使盡量少解，也未必能真審慎。過去學者的解釋確也

不多，然而常，由于辨識不清圖形內容，究為何形何意？所以也難免誤釋，不慎，例如他們所釋的魚、象、鳥之


類，大約也並非真正的文字，而仍是圖形。又如他們常習慣于誤分一組圖形，或一字為二，如：將用人牲祭，亞之形


的  分釋為「亞」字，把象以斧斲人形之  分釋為「工」字，把象直熱羊子殿堂

前以祭車之形的  象字為「喜」字，把象矢傷幻兒一子的甲文  之省形  疾誤分

釋為「大太子」二字合文等不一而足，都還是宋人釋  為「析子孫」的繼續。對上述簡單圖形尚

且如此，何況對於更複雜的圖形？于是把最珍貴的史料——記載商王族祖先來源——大命玄鳥降而生商，商

狄吞鳥卵而生契……的商國騰  並非文字，却誤依春秋時期才出世的「鳥篆」之例，而釋為「玄婦」二

字合文，又釋其異形為「鳥婦」和「守婦」字；又誤釋另一個重要史料的周人族徽  大馬張翅

以爲蓋嬰兒一后稷之圖，也非文字為「子」字等。把最難得的寶貴史料，都白白埋沒了，又算什麼謹慎呢？

上舉的各種現象都充分說明，這裏須要的先決條件還是對字形——圖形的真知灼見而已，舍此无由——

如果辨識不出字形，心中無數的話，不論如何內心謹慎，也未必真的能避免誤。至于那些不分是非曲直，盲目責怪人

引辭圖形是「膽大妄為」，「不懂」，「離經叛道」……等的保守學者，其結果也適足以暴露出自己的虛弱，曾恐怕也很

難用「審慎」和「闡疑」指來作為巧妙的遁詞，掩飾自己的吧？

初文既如此重要，那麼又怎樣辨識，尋找它？姑提出一些線索，供大家參考：

(一) 初文的特点是表現物象內容或兩種以上形體鮮明完整、清晰、細緻準勁、結構謹嚴、位置處理適當……

我概括為「形完意足」四字。總之是符合生活的真實的描寫。遼文則往簡化、訛化、形象欠明、与此相反；





(二) 初文一般形體較繁，但非絕對的，而不亂，無累贅无用的冗筆。或筆簡而意足，毫不含糊敷衍；

(三) 金文劃分時代，可由其篆制紋飾、銘文上的時代特點等，作全面鑑別。而既早則其文字自然亦早（不

過少數經後人補刻、增刻作偽者，自然屬於例外）；

(四) 理解文字形體等方面的演變規律，頗有利於尋察初文。（例如上文所舉的，我們知遼文多有省去手形

的慣例之後，就很容易發現  為  初文  為  初文  為  初文

 為  福  為  易之初文等。在第二章裏已經初步揭示出來一些此類初

文遼文變化的通例，可資利用。請參閱；）

(五) 由甲骨出土地、坑位、卜辭分期斷代等方法，亦可推知其時代的遼早，但非絕對的可靠。目前問題仍有分歧



(六) 由一些金文、單形象形的表現方法上判別遼早，而後即用此已明時代之金文為準以推測那些由此文構成之字


的遼早（這些金文的遼早比較明顯易察，例如  早而  長遼  早于  早于  早于



以多為勝的機械而簡單的選擇方法。如早期甲文家粹某一甲文字形時喜歡擇取在甲文中最多見、最流行的一種寫法，以為標準，作出種種猜測。其擇形結果，大抵都以失敗而告終。這是幾位大師也難逃的厄運。



其失敗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佚存出土的甲骨，早期者極少，中後期極多，而早晚之間，卜辭文字的变化激烈，古文也只存在早期甲骨中。如果我們取其最多最常見的一種，勢必恰好是其晚期的逸文——省訛文了。顯例如王靜安粹辰字，就選取了今天最多見的甲文「𠂔」形，這是「直線方折」的省刻，遂誤釋「𠂔」為石製器具；郭老承其說而釋為石犁，到現在居然成為流行的「確釋」，被很多人引用。雖然後來郭氏又援「𠂔」等形而改釋為蜃殼製器具（見雪堂集·導論）。略勝于前釋仍不確，但已不能扭轉既誤之全局了。這僅是極少的实例中的一个典型而已。




上面所介紹的尋找初文方法，也多是輔助性的「規距」，多偏重於理性的認識，更重要的却是「巧」，是辨識字形方面的能力和敏感。只有它才是真知灼見。這須由長期實踐作會中鍛鍊出來的感性認識。只有依靠它，配合理性認識才真，有心有目，依靠它才能上溯其源，下探其流，上下求索，縱橫捭闔，左右逢源，或使千古之疑逐漸明朗，剝開層層外殼，釐清混沌。如果只憑邊批之形來摸索、猜測，或只是在故紙堆中翻尋舊解，大約都是徒勞之舉，一切都元從談起，一切都將落空。幸運兒或能馳騁一時，但卻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被節，著，變得複雜迂曲，往了也便後人不能詳知，如  古作  今象盤曲形，也即盤的篆字，但由於後世出現了曲折加繁的形，字，盤，盤，……它各字



又變為  此亦切古多聲母母與明母近同，一此亦文形又與明形相混而誤為每，其變化就不再單純了，如用表解，即：

又如一個魚形由於簡化，變異，竟有二十種左右，變形，又為   ……兩千年來一直都被入誤認，見下文表

一條蛇形的   也有二十多種變形，異稱，不同姿態等，其化相當微妙，詳微辨蛇文，不少被人誤解，這里從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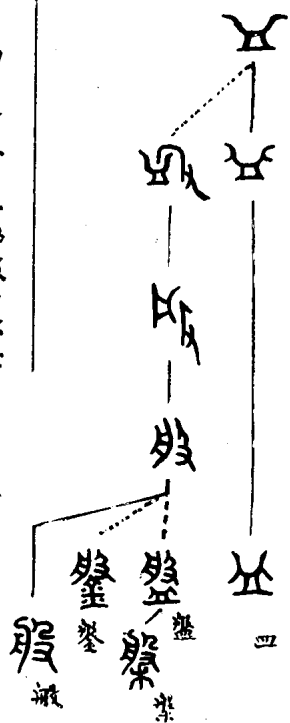
又如刀形之  亦極簡單，即刀形  七種者，然而稍微一變，在刀邊加上些被切削的碎屑之形，小點，作 

時，就被人們誤認此刀形為禾，穞之形了，連早已定形之  王，變化也非同小可，有二十多種變作，從初文

 王，到後來的  王，相差不小，詳  釋王，又豈象華神鈔之流所解的「一貫三」那樣的簡單？

凡此種，變化，並不奇怪，都是古文字流行，一千五百年以上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

至于今來就複雜難認的字形，如各種複合象形等，其變化就更為複雜了，例如一個愛，亦即愛字，變作達，亦餘種，使學者目眩神迷，猜測紛起……我們介紹了六十多種不同的變作之例，才算基本弄清其同出一源，及其變化之故，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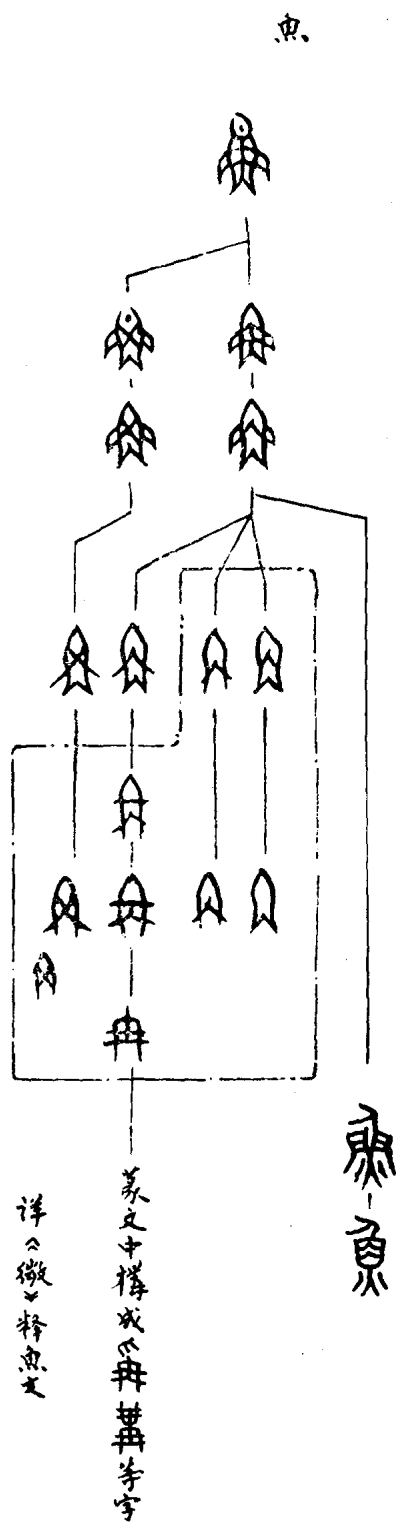
們已無法詳知了，估計也許他就沒有見過完整而清晰的充分說明問題的表解？也許他已滿足於自己粗疏、淺陋的釋字習慣，以什麼「自然」和「要言不煩」為藉口，因而又視別人的細緻嚴慎的作法為累贅，說上幾句不自責任的風涼話？顯示自己的粗疏荒率更為高明，更够權威的漲頭……都不可知，不過有一點却可以肯定，即他不懂這種表解是一種科學方法，一個正確簡潔的表解，正反映着釋者的水平，和思想上的條理性，以及它可以作為驗證的重要方法等。這種「不愛江海之珠而愛己之鈎」重「靈感」而仇視科學方法的論調，似乎也不是為訓吧？

當然，提倡表解，並不等于承認，贊同那些不負責任，肆意臆測，粗製濫造，無中生有的一切表解！這樣的表也同這樣的文字解釋一樣，都曾有過。對古文字研究，毫無積極意義，似不待言。

考察，揭示每個字的全部過程，歷史之重要性大約是比較公認的。唐兰先生也提出過類似這樣的主張，十分正確和必要的，不過過去在這方面作的較少，並不理想。往往出現相反的割斷歷史的情況——受主客觀局限而把每個字的歷史弄得支離破碎，具體的說大約有三種割斷歷史的形式：




(一) 切頭斷尾的歷史。而無頭史尤為普遍多見，其原因就是由於放棄初文，只能依稀的舉出這字史的後半段，于是成了「无源之水，无首的，神龍」，這只能說是某字的殘史、斷史，而不見其全貌。這種情況我在上節

學者皆知  之為子， 之為昌，而不知  亦子之訛變，許誤為「阜」，後遂誤為堆……為眾也……



學者皆知   ……  之為魚，而不知   ……  等亦為魚形之訛——還在相信古人解

的什麼「舉也」……這樣例很多。此外如把後世尚有具字的古文另譯為新字，不能把古近之同形能接起來，自然也屬

此類。其所以如此的原因，還不外是未辨    𩺷 之類，變形基文的本來面目和來歷以及不甚了解



字形變化的一般法則之故。所以大家都應該重頭開始，一个字一个字的深入探討下去。


(二) 中斷歷史：每个部各有其一脉相承的變化歷史，除非中間發生一些特殊的曲折變化，如与它字相混，或改作

形声……之外，字形的變化都是通過內在聯系貫穿上下，自始至終不能截斷的。如果我們對某字的解釋不合它



粹以爲爰，未悟其非。既承于字形，又爲爰字的歷史、脈絡，拮入——以爰形與上表，絕難揉合在一條綫上的（爰字形極鮮明，即象雙手爭一／形，也即夕爰爭之初文，何等簡單，參《源流》）


上舉二例，皆簡單易知的，在林粹字中所遇到以爲難題，又比上舉諸例繁雜、曲折多了。例如：甲文的：





  羽，明象鳥翅翼形，似乎曾被個別前輩看破……然而不少人粹羽，但古文中另有羽：形羽字







篆仍作羽，古今無異，自成系統，簡單而一致，絕難把這  形也雜側其間。按羽字爲美冠冕之專形，專稱羽非象

翼二字有別。我開始就據此翼形和《尚書》的翼，而粹翼，後知前人也頗有此粹，但乏解形詳說，而且敢于肯

定無疑，就輕率的說：說文的  翬，都是同音的假借字……但翬與  的直接的字形變化不






合，而這種  形，又憂然而止。在漢代文字中完全絕迹，無影无踪，使我納悶。五、六年之久，找不到答案。後來才

偶由中文母字的  金文  中發現了  的變形……母字後又作  才恍然悟原來這

    才真是  的正式後身，嫡裔。多年搜尋才把這個絕嗣的  形接續


起來，成爲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歷史。而臣的令聲仍與翼同。但自古人已不明臣字的本來形意，許氏更誤




當作象人下已——頭的本字，越發使人迷惘。現在勉強能由字形，經傳參考古文義以及該字歷史等各方





探清甲文之  之變轉此為    迴轉以及甲文  多諸形……許

多的字都是這些年來苦心焦思，逐漸把很多斷線的碎片又重新組合在一起，復其全貌，誠非易事，一言難盡。弄清一個字，很有些象一些驚險偵探故事中破案者千方百計尋找線索……最後才使真象大白那樣的費力。其間的曲折辛苦，常出人意料。不過我想作這種探討，大約也只有披荊斬棘，筆路繼縷，經歷層的艱難險阻，闖過難關，探出索隱，最後得到些成果，亦在其中。否則僅一輕而易舉的撫拾些陳說或任意臆測，在木板的最薄處鑽很多孔，雖然省力，或竟能僥倖成名，但却不可能嘗到真正的勝利的喜悅。

我們要向學術要向歷史負責，我們如能把更大量的文字，都能按每字的演變，原原本本的作出其史表，廓清迷霧，把幾千年前遺留下的一些疑難，剖析清楚，也就能為後來識解古文奠下堅實的基礎。

儘管我們費盡心力，能嘗辛苦，然而個人力量太小，心有餘而力不足，有很多難題，不得其解，例如：有些古文，已能確知其形、意，甚至原文義，但仍不知其變為後代的何字，有頭无尾，不能聯接，如：甲文的  確家

履車 原詳其義，喻合具形  家其車轉折其義未明  象靖庭  為一般中性的罪犯和奴隸



 甲象大辟之刑  家以刀割男，勢之，宮刑  甲家埋物之形  甲家以辛

刑刀鑿人齒刑。判牙。中象以鉅解性伶。巽。國家三坐于單下。或今註文字。甚多。都難知具。

突為後代的何事？而尚未成熟的、盤桓腦際的疑問就更多了。

(三) 支解字史。爾列史料，由于不辨字形，不明字形的變化規律，所以經常把同一字的前、後、各種變形異文誤

中译棋不特象以手执有柄酒斗、灌流酒浆等液体于示上之形。有不少省变形。前人分为多字如(中骨

文編
後有双斗形而作  中諱耕。不耕周金中後又犯斗形旋轉斗柄向上而誤作  旧耕初禴此外遂據其它商

此例而省主工作對象——示而作子則甲洋裝不特或再省去主則作及金分或甲袴升或只在下詞與能

仍示禁意未变。可证与斗意相同。只有在其後很久，斗量方法发明之後，疑始于战国？才借此斗，并徐之声以为斗。

升之字這就是我們文疑不解的：為何空斗為斗，而斗中有物時，反而是升？的解答誤作戔，全批實際上舉

诸形原都是升之字，漢文作初，
發辰脉结并然不素，但至少被前入分为互不相同的五个以上的字，又如：

甲振聲祝象跪于示前的人用右手油祭品于示上以祭示之形(与象人張口祝禱于示前形之

禮……內容迥然不同）後省人形只以手代人形作𠂇 甲不釋或𠂇 金諱祇不釋又省去一手作𠂇 甲不釋

或又加祭品作𠂇 甲不釋又作𠂇 甲不釋或人加口作𠂇 甲不釋 禮後人有示只作𠂇之文一周年

借祜聲以為朋友字、商王則注卜問的只是戰事、風雨祭祀、田獵、不全卜問也、亦必有朋友這一倫、而且也只是借祜之聲、

並非獨立成字——僅一双手形、斷難表示友或敵人的許、……以二又相交、友也、純為穿畫、變省作𠂇 金右最省則作

𠂇 又只餘一手之形、卜詞用為有祜祭名……後來作為左右字、概亦𠂇之省形省聲、否則、僅用一手形很難分

別左右——這須由視點而定、正視為右、反則為左、視點无定、如何能分？定𠂇 又為右、才能定𠂇為左！以上諸形、十

字以上、互不相屬、……其實這種一字形都是由𠂇一形所孳乳分化出來的。這個字史是可以也應該弄清楚的。

據之、目下所能知者尚少、我們堅信伴隨着古文字資料的發現、積疊的增多、辨識研究的日益深入、就將克服

你補以上所舉的三種殘缺、逐漸尋找、整理考釋出每個字的較完整的字史來。

馬克思說：「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

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的敘述出來。」馬恩選二、二七頁 對於我們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來

說、也是完全適用的。

七、商周古聲的探索：用古聲來作考釋古文字的線索，啟發和驗證的根據。

文字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和語言的關係自然極為密切。所以聲是古文字構成的三大要素之一。就造字來說，主要是形、聲這兩大因素，在「意」的方面，除了有限的意符之外，它與造字無關，只是造字所表達的目的——用形、聲造出表現某種含意的字來。所以聲的重要性，僅亞於形。我們在研究古文字時如能充分利用聲這個內在的重要因素，並把它與 密切的聯繫起來，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發，而且還是很重要的、可信的驗證所考釋結果的方法之一。

不過真正的商周初階段的上古音的情況如何？即使對專門研究古音韻的學者來說，恐怕也還不甚了了，有很多問題也還在研究中，而且比較方便的只是韻的方面，但學者所憑藉的最古依據只是較晚的《詩經》和更晚的楚辭，所據的古文字方面資料，最多也只傳世在說文所載的篆文、籀文等字之類。這會為心還很少超出這個範圍。這也就表明，古文字研究者為音韻家提供的更古老的資料不多，大約也由於古文字多先定釋為學者疑，不敢引用吧？至少是這兩個關係密切的研究專業，並未很好的照接，配合起來，這對兩方都不利，亟須扭轉。由於今人對古音方面缺乏素養，常識貧乏，就更難充分利用古音這重要而有利的因

素。只能在无系统、无專業理論指導的情況下，零星的使用着自己由分析古文字形等工作中，摸索到一些心得，以為字形研究方面的輔佐，而這些心得自然也是二般而淺近的東西。例如：

上面所說的「聲」在造字中的重要性，並非指形聲字而言。雖同意這「曰說同形聲字的出現為時稍晚而是由於我發現，在較早期的製造象形字、指事、象形等時，已經有了大量的「含聲象形」——並非一般的「兼聲」。聲在這些早期字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初民造這些字時，已經充分的積極發揮着「聲」的作用。此後隨之而起的是「附聲象形」，它們都在早期形聲字很多，都是後來形聲字的濫觴。可見用「聲」符構造字之早。過去大家只說「聲」符稍字始於形聲字的構成實在太晚了，現在看來就是不太確切的了。此外在假借字聲以為他用的「假借」字，也可見「聲」的重要性。再有就是古音紐間的關係的一些新的發現，或闡述對於字形的探索也有一定的幫助。

這裏只着重介紹我利用古音為線索，以探討分析考釋古文字，並用古音以驗證所考的结果……的实例。




𠂔

𠂔

甲、乙是前羅氏釋謝說是在玉的面前揚席以謝……早成為一時笑柄，後來唐兰先生

等反對羅說而作𠂔，或釋𠂔為不知何據……我詳証其釋謝為雙手張席形之誤，只誤在捏造「古礼」应予唾棄，自不待言。除此双手張席……之形分析外，字聲在這裏也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使我也可兼由字聲為証。

這里並不拘泥于頭之傾左、傾右，但絕不作跨步、盜臂之形的。這傾頭之入，構成口入，傾頭以扛口，夫亦聲，故夫有屈意，夫與聲近。由聲可測入，後轉為与，与聲近之矣。由吳聲可測入為与，吳聲相近的夫。說文把兩形弄錯，嚴重顛倒。容庚前輩已有所覺察，但未徹底糾正……蓋未由字聲方面考慮……參《源》走

 金  甲  乙 見前。我們既由字形及篆字形中考知辰、齊、蟻、地、蟻、類、害、蟻之形，已



元可疑，但是否收入十二支中的也是害蟻？曾頗感困惑，因為我們已基本探明古十十、十二支字多是以人們生活上有關之物或有益之物，品如：已、十、未、田、成、亥……是否也收這害蟻形之字？今年才藉助于字聲，漸

有所悟，蓋辰形今不限于蟻蟻……大約初民即統統以蟻之類為辰——蟻，參《本草》：「蟻，蟻一名地蟻。」至今



冀東方言猶稱似蟻蟻之蟲為「地蟻」……這里又要藉助于字聲了。辰、蟻二聲至今日猶近古聲始同，字書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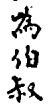
說辰又讀時連切音禪，韓愈詩：「吾懸日月，吾繫星与辰。」叶光韵。而辰形蓋亦 甲胡聲宜釋蟻形之


者……蟻亦非之害蟲……八個之吐絲却又成了古人最著的來源，十二支之辰乃蟻也。此解似更近情理。詳《微》

 捕 因不釋 甲文省作 即「弋」之蛇形，象以弋獵捕蛇形。由形而言，只有這

捕蛇之形才能引中出為死者「既禽」……以助禪射，以保護死者遺體之意；由聲而論：則弋弋聲極近古始同

但許氏誤以巾為帛，誤為「人」揭弓形……至今學者仍從其說，後展為人帶，綴其形，古文作  甲  巾

金多釋巾，就形而言，此形象人為蛇纏而示憂愁惶懼之意，其人命在頃刻，方自顧之不暇，不能身助死者，揮射，就聲而言，則古金文中即借  巾 聲以為伯叔字，漢  等才改借叔字代之，可知其聲同于叔，而

帛叔乃帛二聲，即使可轉也，故帛二聲為遠，所以現世學者釋  巾 為帛，不但乃字形意永背，而且在此字方面來說，也嫌太勉強而難通，无足為證據，可以證實周人公呼其叔為帛或巾父的。這只是學者的一種滑稽的揣測。

五 丁 甲 示 已 據其字形為象上古所崇拜的自然神——「東石」一橫一豎的巨石之形，西人稱為「多不門」，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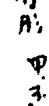


而言如此，由聲分析，這示才与社聲尤近……「緊」即「社」的本字，此外還有象「環石」或「列石」的「冊」，其聲也与社

近，近世學者以凡句，古文獻為據，力証土字為社……即由聲而言，尚隔一間。土乃後，石乃先，象「柱石」形，非社。

象 象淋沐形，金文家釋沐——沐，良確，因金文，象鼻，壽，「壽」中借眉代之作，眉壽，可証其聲如眉，但非眉

字，我藉此眉，沐……之聲，以及水流不已之形，意又察到了它的另外一些晚出的變形字，如：「盥」——「盥」和異構的「洗

字」也察出其未變洗形之變象的晚聲之化及其在文獻中之古意，詳《徵》釋象。





人 甲 商 其初文史作    等形，甲 子 釋，象人，社，粗款足，的，甲，後有作   者

多種異構，如觀、雀、瞿、睪、𠂔、𠂔、𠂔、𠂔……然而儘管變化萬殊，其字聲部都与雀相近同在見、溪母和羣、匣母。詳《微》。狝觀；又如：由狐形的𤝵變化的幻、化、匕、鉏、貨、騙等，其声都仍近狝。詳《微》。狝狝；後表示針療的𡗗、𡗗、醫、𡗗變化的異，有文、𡗗、伊、𡗗、尹、後來的改構——形声字醫、𡗗（以及与此同出一語源的劇、倨……）其声都相同、相通。詳《微》。古文字形反映的針……療法一文



字聲較形，意更少變的原因，大約是由于人們的語言，語音變化不很大，而字聲、口口相傳，不僅賴于文人的書面，反而少變，或只隨同語音的變化，而一同的變化，並不單獨的訛轉，似乎那些為一般人仍所少用，而只由文人相傳的冷僻字，加工學的聲……

脫離了羣衆的語言，更時常以此傳訛吧？這個看法並不成熟，有待深考。

字聲的變化較少，對於釋古文字，是一個極有利的條件。常為研究古文字，提供了方便的線索。和驗證上的音證。所以釋古文字絕對不能輕視或脫離字聲這個重要的因素，例如，凡求證二字，多字為同文時，不但在字形所象所示內容必須相同或相連，而且在字聲上也必須相同或相連轉，而且不得牽強。否則，缺乏這一重要的字聲方面的證據，則往往流于片面或誤誤，例如某權威學者說：「𠂔既為矢，又為寅，不但与字形源不合，而且矢、寅二聲也似難有相連之理。愚以為𠂔乃燕形之訛省，寅、燕二聲也相連；又如𠂔說，能既為熊，又為𠂔，

其實古文中新元既象熊，又能象象，贏——黃蜂之屬的有趣昆蟲的萬能象形寶字，他未考慮古籍中某些相混，主要是因二字字聲可通，而另一位更大的權威人士，長期把象以刀磨牛之形的物，釋作是牛牽犁而耕之形（以為犁故也，為犁形）因而釋物，為犁，這一名釋，不但形、意皆非，又不知在犁、勿二聲方面如何解釋，以証其相通？他們却都避而不談——這里恐怕不易以「一音之轉」敷衍過去吧？然而這小荒率的臆說却成為風行四十年的時髦信字，被很多史學者引用而不疑，一字之差竟把對商代的農業水平估計，完全弄錯了——如果商代就已流行牛耕那樣的先進生產方法的話，大約後來的歷史都須改寫了吧？這應該是——一個拋開字聲也不深察字形，釋字而遭到失敗的典型之例吧。

以此相及，也有的學者喜歡玩弄「古聲」的手法，把許多字形上不同，字聲也並不容易相通的字，不惜千方百計在聲母、韻部上轉來轉去，必証其相通而後快。這樣，似乎古音无所不通，无不可通，使天下學者疑，這種「重視」字聲的釋法，由於其過分的牽強，所以早已遭到大多數學者如唐兰先生的反對。

更難分別的是有些字，字形上、聲上都有某点近似，更易引起學者們的迷惑、混亂，如上舉的能與贏，此外如象手解的與耕來的形聲相近似是而非，因而學者或釋力為耒形，其例甚多，

不能列舉。

凡此種，都不是正確利用字聲的方法，不足為訓，值得我們引為戒鑒的。

八、用卜辭、彝銘文義作為啟發和考核、驗證的根據——最重要的第一手的文獻方面的根據

由於我們現在考釋古文字所用的方法主要是直接的、預想生意，並沒有傳流有目的文獻記載可資依據，這樣直接的根據就只有字形——如能正確的辨識其字形，就不難明其大致內容。然而字形的構成畢竟受着很大的局限，它只能表現那些直接的、枝節的內容，而且又常有許多曲折，如借形示意，如卜辭中的「𠂔」教，就是借治肉打麥之形以示禱慶，又如借聲為字，「𠂔」都與「𠂔」形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又有些距離，非由其原文義中鉤稽不能明其指歸，所以我們應該盡量結合原文義而避免脫離它來孤立的解釋字形。

原文義是驗證所釋文字的手段，所以我們現在所釋之字，除與字形相符合之外，也必須經過原文義驗證才算是更為全面和精確的解釋；它既符合字形所表示的內容，又須與文義一致而不相抵牾，左右逢源。這是大家早已明白、公認的道理和信條。不過在具體研究中，是否恪守、履行這些信條？却須由事實上作具體分析：

𠂔

中歲 我在開始時期就發現它是象用戌斧斬斷了人的足之形，段是用此形以示支解人以及牛牲之意。

然以缺乏卜辭資料，所以只知卜詞有「歲」的用牲法，未聞有「歲人」之詞，字形中却又分明的画出了兩隻人足形……使我迷惑不解，只能依字形而釋——這是冒着些風險的。兩年之後，才知卜辭中果有「歲」

于帝五臣，著記載着「解美」，「臣」家內叔來以為祭牲之詞，与字形所示密合无間。只是後來才由用牲法按為祭名。見《逸周書》、《墨子》……大師仍未明字形，只憑晚說，遂釋「歲」為祭，以周制說殷禮，自無法按通「歲牛」、「歲羌」……較早的卜辭——若解上詞為「祭牛」、「祭母美」、「祭五臣」……未免太費解吧！于是他們拋開文義不談，只孤立的猜測其字——又以晚期卜辭中的有說文「𠂔」形，「𠂔」字為「𠂔」，解為「象有兩透孔的斧形」……文意若依此解則「歲」只應為名詞，不是文意，「𠂔」動詞有幾個透孔的斧，也很難和用牲法、祭祀拉上任何關係的。

𠂔

中物

我由字形中知象以刀屠牛之形，用示屠意。在卜辭中也是用牲法，常有「物」或「力」字，「勿宰」、「其宰物」

等之辭，都是卜問其牛牲的用法——是否要用屠殺的方法？以別于沈埋、煮、歲、御……法。此外還有「勿羊」

「勿馬」、「勿二十人」……王、罪諸之辭，解卜詞，曾引古人說《詩》：「三十惟物，不牲則具」是「分清其毛色為三十也」而

解物為「雜色」或「雜色牛」，顯然与字形及卜辭文義落「雜合」……近世權威忽運神來之筆，解為「牛羊犛」……啟士……

又遷就旧訓，解作「土色祭黑，故物訓雜色」……更為巧妙圓通，可惜仍然不合于字形，也不合于卜詞文義。試想如

解上述諸詞為「雜色」的牛、羊、馬……甚至「雜也二十人」……豈非夢囈，若解為「犛牛」、「犛羊」、「犛馬」、「犛牛

二十人」……天知道，加算的話！但他們彼時只顧快意，所以不釋其字，從不引用卜辭文義，恐怕如不改變

多借其声用以代亡，非其本意。但在齊康公中却可明見其本意。壹銘中的「大無」神名即「大巫」郭老亦有此釋此外卜辭中無字甚多，都得對証。詳考。如「乎無出而」緊即呼巫以乞雨之意，而非「呼舞」……

田 中 是明顯的覆車，而這條卜辭又正記載「有尤」有失、小災之事。說「乃在亦有尤若侮」……王車田子亦小隊

它分明記載這次「王往逐兇」發生車禍的始末。由卜占直到發生事故的「驗辭」為止，有始有終，非常完整。所以胎裏人口談商文學者也常用……然而田文家八十多年來一直無視其翻車之形而視為一般的正常車形，釋為普通的車字，不知又怎樣來理解。分析這一條有名的卜辭內容？詳《微》釋損車形。



𠙴 𠙴 中 我由字形得知為人字鼓高之形。由卜詞「有尤有來𠙴……口方侵我東鄙」……等內容分析

知商代有以鼓聲傳邊警之制（又《史記·周本紀》：此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等以為旁証）前人每解此形為倭為奴求……不知何以解此幾十分多見的卜辭？詳《微》釋𠙴。近又釋為艱，來艱二詞亦頗費解……

𠙴 中 我由其形意中理解為蛇來為害之意。与卜詞：「祖辛亡我？」「祖辛不我亡？」「南皮不亡」……以及有尤？」

亡是等文義亦合。蓋不動轉義名詞，後轉為動詞。回……我由此而試釋為禍為害。前人依許說而釋它

蛇名詞。雖可解有尤，亡尤……而不可解以亡字為動詞的一切卜詞。至于与字形意不合，更不待言。

 一  一 只 中 我解為人頭上 燃亦即光字之析文 似与卜同的「王病光」之此三夕也「光」的文義相合
 餘詞未明待考。前「解光」用以解卜辭 恐怕也落難合。（四）後來在周金中才分「解」為「光」與「𠄎」詳之徵之「解光」光

金象，夏人形提酒尊形。夏亦声。愚梓酌。酌，字初文。孟鼎銘：有𩚑彝記無敢酌。其意說

在举行期舞 狂歡紀典之際也不敢酌酒……清代學者不識夏形 猜作醪 全飲的醪 近代學者多許釀……使詞義隱晦 無法解通……要家族形 已為大家公認 許釀即等于特字形 為猴飲酒……這又怎樣能用以解此詞？

象頭插飾羽的美女 並承母 美為同字異構，由此形意，可解文豈殷的稍識省形之

就可辨別。比較出《易大義》的：「易大義中『揚王休』也是『每揚王休』，其字結構畧變，用此形乃之省。」

此加于女肩之上……又由此可知其金銘之
 此乃 女西殷
 此乃 召尊……賜召白馬。每黃……即……美衡璜。

以及縣比殷之「縣」形，「縣」比「縣」形，亦即……每物屏文休……由此義比較及解形，可以把握一系列的百年來積疑的「世」形，迎刃而解，真是不費力。前人未釋之由，蓋即泥于「古文每母一字」之說，不明其字形意，誤以

稍晚的周金文**𠩺**为正体亦未察其文義之故歟？

𠄎 中或作𠄎 我力 𠄎 象 且 祖 上貼所有肉 旁有沾滿鮮血的骨刀 結合了卜辭的「宜」、「宜宰」、「宜于

祭」義三、「宜百義」……之詞分析 可推知「宜」之初義 原為用牲法 蓋即刀割牲 包括牲肉 貼附于 且 祖上

以祭 從而泛指此類残酷的用牲法以祭之意 後來或由祭而轉為「致敬」之意 如周金文的「宜于王姜王姜」

字者乃為 𠄎 宜 今人多用此違意以解「宜」字 用以解周金可通 若用以解卜詞時 豈不成了商王致敬于

父「宰」一圖 三右或一百个 該死的 兩脚羊——戰俘之「美」了 難道商王太奴隸主癡了不成？個別文師

們的手法就是完全迴避着卜詞文義不談 却「顧左右而言它」 只談周金文 各取所需 所以難免片面非誤；

文字形意聲知原文詞文義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由上舉之例可見一般了 我們必須把它們嚴密的聯結起來 不

能分割孤立只談字形……而不顧及其原文詞文義。

凡事不宜絕對化 真理再向前進一步 就會變為謬誤 的確是辯證的名言 由于強調了古文詞文義于是

也有些學者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如近年就有人說：「只有由文義比較推測出的古文字 才多無誤 而由字形分析

釋字時則往往錯誤……如古文詞文義難合……大意如此 就代表了這種極端化的傾向 誠然 依形而釋詞

有些字發生過某些誤失 這主要由于學者們輕率而孤立的胡猜字形 如上舉的物勿老羽……解形既誤 又

怎能与文義相合？有些古文詞中用的是今字的曲折引中假借……如「𠂔」象人双手捧艮之形，然所表示的內容却非直接的捧艮之意，而是通過此形以示相比相配之意……這樣的實例比之皆是有很多字比這更複雜曲折，如僅依字形解來自然与文義還有很大的距離，不可能直接挂上鉤的……此一端攻擊，望形生義的釋字方法，也仍然是徒勞的。

九 經傳文義的參考

經傳比起說文時代要早得多了，但比起卜辭和早期銅器銘文來說都不晚了，有些名為夏商之作，實多出自後人手筆，前已多言之，又經過些更晚的人們屢次的遺澤、傳抄和竄改……不過有些經傳中仍保留着一些古代傳說和史料……尤其是《詩》中，確實保留着不少寶貴的古說，大約都是由人們口頭代代相傳下來的和希臘史詩相仿，很有參考價值，可與卜辭、金文互相印證，有啟發、驗證的重要作用；同時清代以來古文字古文詞的研究結果，更是考據判斷這些經，或其中某篇的遲早、真偽，以及被後人改易的程度等的最可信的根據和標準。這些早已為大家理解並且作出了很多成績，僅就根據經傳釋字而言，例如：由《尚書·周書》的「罔敢渝于濶」而釋毛公鼎的「毋敢渝于濶」，用《說文》「濶」和《詩·大雅》的「桑扈能暵」以釋《詩·大雅》的「桑扈能暵」，用《詩·中》多見的「眉壽」以解金文中習見的「吉壽」，「舉壽」……

用《詩》中的批註……以釋金文、批讀、用經傳的數字以釋《詩》、用《土田附庸》以釋金文的「僕、魯、土田」以及有「魯」……即有「勞」……「魯、甘、再」即「增、增、再」……又「再、友」即「朋友」……凡不能辨識其形的字、數字都是賴這種比較對照而釋出的。這樣就能勉強讀通全文、明其大意、也為後來釋字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提供了不少線索。當然這種賴經傳比較而釋字也有很大的局限和缺點，因為很多不見於經傳的古文詞就無法比較，能比較者就沒有多少（而不少真實的古語古說也須由憑真的古文文字研究來解決，很多都非後代經師們所能知、和能注解的）這樣僅賴比較而釋字——實在是不不得已時的猜測、推斷、對於字的形、意也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嚴格來說它是猜測字、而不算釋字，這是一種不能直釋其字時的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只是釋字的輔助性的膚淺、取巧的方法，不可能代替以釋形為主的全部研究方法。對古文字形、音研究而言，就更是如此，不可不喻，我們如幻想僅依靠這方法，而排斥一切形、意的研究，不但在事實上絕不可能，而在理論上更分析，不過僅暴露出自己的懶惰和無能，所以才安於過關字先生的生涯而已。

今人不敏，疏于經傳，腹笥空空，手邊又缺乏最起碼資料，缺乏參考書、工具書，翻檢不便，所以無法多談，僅傳，只能以「望形生意」方法研究字形為主，很少引經據典，援用舊籍，那可以請熟悉典籍的學者之作，只是偶然

的引用一鱗半爪也偶從經傳中得到一點啟發也受到過一定的益處但仍以釋形為主 例如：





甲、臣、翼 象鳥翼翅形。篆以作臣形而不用。改借翼字以代之。卜辭借聲以為「翼」日之用。後代

多改作翼。是。惟有《尚書》中。仍作「翼」日。可算釋「翼」為臣的「中介」線索。甲文家由卜辭文義而知「翼

為翼」日之翼。不太認識「翼」形。所以羅氏竟作出「凡經傳子史翼」日字……其作翼者。誤也」的荒唐結論。未免

寡識而武斷。才真的是「誤也」。近人也仍在引。尚書五言「翼」日。天寶間冬。改為「翼」。……他是無稽之談。詳《徵》



周金 象傾水淋漓之形。蓋周人。西周中葉以後。才借此水流不已而形容某事物之長久……之意。多見於「豐」壽

的古語。但仍有「沐盥」之銘。前人識破此字係與《詩》之「眉壽」比較。對照而來。予字形並不了。所以清人常連釋為

眉。不知《詩》中。亦不過借聲而已。而眉。沐兩字形。意。皆不可通。我們却可由眉聲推知「盥」。「豐」……等一


系列字都是雙聲的訛轉。分化。而《詩》文雅文士的「盥」和「穆」。《易》繫傳之的「成天下之亹」。「公」禮。禮記之

「大時雨澤。君子遠亹」……的「亹」。都是水流不已之意。同解為「不傳」。並非初意。而且。由春秋時期才出現

「穆」。「豐」。一語的祭庭殿的時代性推測。《大雅》文士之文章。如《易》之《禮》的時代。全都是春秋時期。語未見於

西周初期。到西周中晚期。始才見「穆」。而「亹」。亦未見四字連用。而《齊語》之「三亹」。《周禮》春官


勞，竟有三字之訛，而此語又是不見于早期銅銘，只見于西周末的毛公鼎，而參氏等形勞字尚未見于甲文，那么《盤庚》之
 篇又是何時的產物？今世學者多以為殷人之作，看來還值得認真研究…… 詳《微》釋爵、勞

勞 毛公鼎 清人釋讀无據，文義亦不通，今人釋勞…… 按字乃甲文  勞，推之訛，並由此（掩面之形，知鼻声）

勞為羞恥字，其文曰：我弗作先王羞，我以為這極句或結構，与《左傳·襄公》的「无作三祖羞」，尚書武成「以及

《左傳·襄公》的「無作神羞」相同，又与《左·僖公》等之「遺文子羞」，參諸語，以為天子羞，意同…… 古文中的「我

字作以手提羊狀，金文中「羞」通于西……都无羞愧之意……蓋後世借羞以代西……詳《徵》夏……


 𧈧 金、𧈧、𧈧、𧈧、清入吳大澂誤視此鬼形為熊，又引《山海經》其尤熊之法，熊尤尤或相混

胡、規、未解鐘銘，既而顧字形不合，也不確鐘非鼎之缺其方，尤尤尤尤尤尤……僅憑此无問的一語而

釋為「熊熊」，粗疏極，根本談不上考釋。（然而直到今天，也頗為个别學者所承道，金文編不替為得）

大家知道《詩》形容鼓聲常用「𧈧」一詞，如《采芣》的「伐鼓淵淵」，《商頌》的「𧈧鼓鼓鼓」，《書頌》則

作「鼓咽咽」，又選注作「𧈧」……但无作「熊」者，這些都給我提供了線索，由此而注意觀察𧈧形，又由此金文而工

溯其源，即圓形的，象兔踣深淵之狀，亦即淵字之初文，金文𧈧𧈧形，淵字似晚出此變又用「淵」以形容

鐘聲，都是圓形容樂器之替的習慣用語。又由此字的發現而繼續探明「善」字之通「𧈧」，「𧈧」，「降」，「𧈧」，又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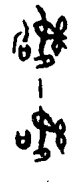
《周頌》「降福簡簡」同，「𧈧」簡簡與「𧈧」晚金文𧈧字之類形近而混混，吳大澂已發現，而《商頌》的「秦鼓南南」又正

是……鼓淵淵的說文。又從而知金文𧈧形，止即「淵」，這大約又和《詩》「𧈧」混混脫矣，說文引其作「𧈧」有

同，蓋𧈧不易混，而𧈧音字又極可能即古圓音的，昆吾的方文……衡聚賢曾有此說……而與𧈧有同的

𧈧字也，一直未得確解，𧈧字乃以𧈧名詞鼓字字，加文作𧈧，等字以𧈧，仍有擊鼓意，故「𧈧」乃狀

鼓声之字与彭相近。自许氏误解豐以豆为、豆之豐滿者以来、学者皆循其说、遂不能得真解。详《微》释鼓



金說 初文之駟为象被及剪二解之入形、又如句为辅声、句後省为日、清人已由《诗》中的、執駟、比较而知

为駟字、于字形声符无说、我们由蓋尊和貽壘的、王駟駒于厥的文義揣測、盖又用駟为駟字、駟駒、殆即

駟駒、駟、駟皆晚起字、近世学人粹駟雖云、名象一足胜上系一结、误以双解为足胜、似仍未甚了了、又

掇住傳粹为絢、云、《尔雅》、粹品、絢、謂之教、注、教、然、以、為、絢、疏、饅頭飾、《儀礼》、士冠礼、青紒總、純、注

、絢、之、古、拘、也、而粹此銘文、王絢駒厥、謂王拘駒于厥也、曲引多端、似亦无補于一字之實際。

給我最大而有用的啟發的還是《詩》中記載商、周兩王族始祖來源的傳說、《詩》、大雅、生民、它有声有色的記

述了周族始祖后稷、誕生後被棄、誕真子、寒水、鳥覆翼、它們幫助我發現并证实了：




等一系列的表現這巨鳥張翅以覆幼兒、后稷的周王族族徽、圖騰、以生動的形象表現出這

一古傳說。這些周王族徽又是早周銅品的銘文、為早周銅品的鑑定提供了最可信的標準。因為

商周銅品一直沒有明確的界綫、過去皆誤以此類品為商物、此固一定、就可分清注渭。又以事實駁倒了武王以

前、周元銅品、文化落後等荒唐无稽的結論。同時也可证实了《生民》以及《楚詞》、天問、的可信、打破胡適等

對楚辭的疑團。而文見于銅銘的，却又表現上述傳說的另一幕的情景。即：延賓之臨卷。的詩画一月即牆。則此即西牆之間一臨卷。它又出現于西周中葉的銅品。說明它至少是周人標誌。絕非商文。這是千年的懸案。

与此相傍而來的是《詩·商頌》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書·商·高宗彤日》的「有城方將，立子生商」，《史記·殷本紀》：「商族玄鳥卵而生契……有國商族始祖契的來源傳說，又助我發現了另一批重要的銘文這些內容的銘文：



以及更早些的



等一系列的表現「玄鳥」，「降卵」，卵物「有一婦在下臥而食之」的圖形。与《商頌》

所記的內容吻合。即商王族之徽。圖騰由此察明了商人銅品的特有的標識。而且由這些表現複雜傳說內容為圖騰的兩個明確实例，也使我輩今天大致明瞭商周時期所流行的圖騰之般情況。似已異于史系始的以單純某種動物為圖騰的習慣着。這要學者所謂的太平洋沿岸民族多有鳥系祖先的傳說的論斷……詳《徽》

商周兩族的族徽。這從首古詩以及楚詞，文問及其他史傳中所記的這千古傳說都是自古以來，長期膾炙人口的故事

古今文人、史學家以及稍有文學常識的國人都很熟悉的。僅是未能由銅銘等古遺物中發現它更直接的反映而已。而反觀着它的寶貴的史料。銘文却又為學者等所視之。不解或又加不少的曲解……又把它們埋沒于无用之處，輔有任傳的記載。使我微傳的把它們發掘出來而，整被混泥，幸何如之？






由以上諸例可見，雖有經傳文義作佐證，也須要在能解決其形義的基礎上才能互相結合，取得些進展突破。


過去的經學，小學家研究古文字的目的只是為了証經、讀經，為五經作注腳……為尊經復古，疲勞我們則相反——要用五經為我們作注腳，用來解古文（又用古文字的研究以驗証羣經的真偽，違背……以及關止等）其目的的是為了探明古代社會的本來面目，摸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古為今用，所以古人的「窮經」有本質上的不同。


十、以字書為參考


如果商周人就編出字書，那才是最理想的……可惜這只是幻想，而傳世的字書出現的太晚了，最早也只是在漢代的前後，如《說文解字》……前由已經談過不少，我們現在在如何正確的對待它們？是值得深究的，如仍奉之為神明亦步亦趨把他們的話當作考釋古文的主要根據，那只能怪我們胡塗，保守和缺乏科學思想，如想用點古文資料來零粘碎補它，像吳大澂以及近世部分學者那樣……只是改良的折衷派的圓滑敷衍，因為這是基礎不固朽殘缺，而且先天不足，只是義之端補不勝補，无可救藥，非另起爐灶從頭作起不可了。兩種老方法到現在來看都早已過時，就研究古文字而言，早就應該拆除重造；但如果說把它們完全當作廢物棄之如敝屣，又未免偏激浪費，幽莽蕪裂，根本也不是我們的主張，我們總還是要充分的尽可能的利用它們！



因為它們畢竟也還記載着很多漢代及其稍前段人們的看法和資料……對於我們釋古文字雖不能免作主要依據，但也常可作為參考，有時甚至還要引為依據，不過也有个先決條件，即現在已經基本上直接由古文字中明其大概，並經過原文義等重要驗證之後，才能審慎地披沙揀金般的選擇，利用它們來作旁證或參考資料。這是有先決條件的，有限度的利用。字書對於釋古文的價值，大致來說，不過如此，過高過低都不公允。對於訓詁等研究來說，自然又當別論。它們對古文字研究的作用，個人也有些體會，例如：

我在釋金文的 囙，囙字時，已經基本掌握了，形 和由 形構成的 錄 入的以




及其變省的代 等字的形、意、性質之後，才由說文中得到一條很有用的線索——它記載着囙的初形作

 且解作：率鳥者象生鳥以來之，名曰囙。這是漢人的語言，沒有故弄什麼玄虛，所以簡直樣素些




這却恰好保存着古代的形、意、聲——讀者諒。而《集韻》作 以九切……與現代音仍同，也與現在古音相


通，由此使我明白了 囙，囙是後代誘的本字，形、音、皆合，再由原文義金銘驗證，用金銘 與傳比較對


照……也無抵牾之處，如釋《毛公鼎》的 在廼服 為 用 囙誘與保我邦、我冢、



文義可差通，此語與《尚書·大誥》的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之語相近，遠勝清人釋 造，令人釋 名詞


此外又由說文查到幾个反映：狐——化——為……的變化音譯等關係的字形解釋也都對考釋。驗此狐族一
些字有利。由此也可知說文雖然記載這些字形和某些解釋，但許氏却絲毫也不懂狐与化、狐与隸、狐
与國、化与為的某些偶混等關係如何？只是无意中的保存而已，對我們却是有用的。詳《微》釋狐……

早 甲誤譯起。象文傷幼兒之形，子亦声也。即  甲金文。疾字初文。的異構。我由其字形所示內容，以及与  字
的關係而釋为疾字。後來才發現古金文作  智  誤釋「天子」即  形之訛轉。早誤为早。加日示借声。




早形疫省即誤为干 金文訛作  如智……而說文中在疾字下引「拙文作  正亦此形之訛，可見古人即借疾——好

声以為知。智字這是无法以象形表現的可証拙釋  者作  为疾，不誤。詳起已誤。而許氏只記彼時疾、智兩字之相迫而已。

他未見古文的  並不知字形的來歷如何。詳《微》釋月——疾。早期中文家曾釋  为疾。解說亦精。後始被否定……

凡五 金、石不釋。或譯壽。象手執萬指。指船形（我由古文形變化的通例——以手代人的規律得知即甲文  形的

省文）考極明顯易察。因而拙釋为津和建。這僅是「望文生義」而釋的。因而大約不足為昭信于學者的。後來才偶見

《集韻》載：津字的異文作  津即  形之訛……頗勝于秦篆之  見秦《宜津陽》。我如獲數星——算是得到

「書考根據」庶可免「師心自用」之譏了。其實這解字，只不過仍是个訛形而已。誰見過用華率當高米撐船

的怪事嗎？老實說，這裏「根據」雖然也可貴，但它的作用也只能如此，它不可能比「望形生義」更為可靠，因而也不可能代替直接對古文字的「望形生義」，何況為數也不少了。這裏之例還有一些如「集韻」載古野字作林，與

周金文的林相合，遂將說文之林之「玉」而「若」字作林，相當于周金文的隸變，也勝于說文之林。又如說文等字書中也保存了很多的異體，如「假面」，「假」，「假」等字的各種異文，變形，不過已變形，分散，大意已失，若隱若現，除非我們已充分掌握其本形初意，以及其後的變遷的規律，胸有成竹之後，才能由這些字書中被羅剔，鉤沉索隱，或時有所獲，否則不能為功。因此我們不能過高的，存有不適當的要求和幻想。

在受到歷史局限很深的古代編輯字書的學者們，從算不愧為竭盡了他們之力的，有心之士，在他們的努力之下保存了一定的資料，未可厚非。就我而論，由于並非專業，伏案功淺，暇豫太少，字書生疏，何況又僅一偏重于古文字形方面的探討，所以若与通校羣書的大師們相比深感愧怍，他們在這方面的收穫，都一定豐厚得多了，若能互相配合，補充，集思廣益，或許能把這種工作作得更完整徹底些。



小 結

以上是我幾年來摸索到的一些方法，結合把前人的方法也吸收進來，不過有些條件，本質的改變，這些方法，並非各自孤立的羅列，而是互相密切關聯的。我們分析、解釋、驗證，一字一息，可能的都要使用各種方法，才算完善。不過在這里，首先又是以辨識字形、辨別能力為主，為先決條件。如果完全缺少這個最基本的條件，其餘就都將大部落空，都無法談起。這種釋字方法，就其本質而言，是落實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在古文字研究工作的具體運用和試驗。由於我們的水平低，用的還不夠好，也還僅是開始，所以很不理想。象某些前輩那樣把「六書」吹噓為萬古不磨的真理，顛撲不破的「圭臬」，以說文為解釋商周文的聖經……我都不敢相信！經過過去幾年來的實踐，越發證實此點！我們卻只能以科學的認識論、思想方法為信條，終生服膺，這也是由這些年的實踐中，不斷有所體會，又逐漸加深、加強的信仰。


看來，望形生意，也並不多，孔子乃至許氏、考古近人之所望，所思，那樣簡單容易，那樣隨心所欲的猜謎射覆，而是歷久艱辛縝密的觀察、思索，才能求得一點，真知，十分不易，但也有個別學者，抱隨意臆測，我們是「望形生意」、「漫無標準」、「師心自用」、「如射覆然」……種種罪名和忌諱，我們也無須介意，不必氣餒，只應用

確鑿的證據。周詳的研究，來對抗他們的青耳賤目，以及神秘的不可知論等，孰是？孰非？都還要等待歷史的嚴峻的考驗。這水落石出之日，不會很遠。誰笑在最後，誰就笑得最好。

這里切忌主觀盲目性，片面性，迷惑於表面現象，放棄本質，以個別為一般，把偶然當必然，捨本逐末，簡單粗疏，信口開河，不肯下一點苦功，也強作一點不起碼的驗證，把前人或自己的胡亂猜測，無稽之談，動輒當作，不可移易的絕對真理……吹捧，甚至把自己的一點簡單平常的發現，和我條冬人皆知的簡單方法，吹噓為「體系」，自己也便儼然以「體系」的化身，開山之祖自居，大言欺世……更嚴重的是，只看到一點點現象，假象，偶然情況，如晚期的省批甲文，金文……就迫不及待的大作其關係重大的全面性論斷，如以晚甲文「𠂔」之形，為石犁，就斷，商代農業十分原始幼稚，同時卻又猜「𠂔」物為「牛犁」，而為「証服」代已用牛耕……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此外如說：商人文化落後，武王以前無銅器之作，「商代流行生殖品崇拜，商周流行動物圖騰」，「琴瑟等樂器都非我國所固有，係自西方舶來……」等，荒謬草率的結論，都是缺乏各方面根據的臆斷，也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和機會主義思想的反映，流毒甚廣，或比許氏的腐論更為有害！有些結論不僅反科學，貽害後學，而且也貽誤，甚至害視，也為某些帝國所製造的中國文化西來論張目，逞捏造過時野蠻可笑的祖先，以媚……都令人駭指，這些大問

題也都須由歷史作出澄清和真切的裁判！如果我們能設法提高一些人的水平能力，則這一天就會提前到來。

前人釋字形，常以過分的簡單，如某權威人士只用五個字，就算結束了古文甲字的研究——而姑謂之甲，引《象雅》只

用九个字就完成了古文異字的探討，說是：「人，鳥，拳，雙手，過頂似翼。」實為泛泛而清，人與大鵬氏何說可謂「一言九鼎」

多么簡單省力？不過這種簡單的釋字法在「九五之尊」的文壇「泰斗」則可在其輩後學則不可我們却須費大

力氣，尋找堅實的字形根據（寫四千多字，才能說清古文甲字的源流，用两千多字才能說明異字的來

龍去脈，如直釋字形，不過是「象眉」、「象人拳四」（捕鳥形之省）而已，可比大師更簡單，而且在釋後隨時還有新的發現

不斷的推敲補充，修訂，慘澹經營，使它更完整，並非一言既出，就會成為無比正確的「終極真理」。我對於某些

信心不太是的試釋，也主動的經常立於對立的角度設想，尋找各種反證，試圖推翻自己的前說……如果推不翻，也只

算暫時成立，仍把它當作是相對的不完全和不深入的管窺，表雖開窗有補充，修訂和未來的靜慮，歸潔……相似

詳考字形，不料又曾被某大師譏為繁瑣，不自然……他們的粗率反而正確——試想古文字至少產生于四、五千年之前，又

流行于兩三千年之久，形、意、聲、筆、乳、轉化，其間要有多少錯綜複雜，迴迂曲折的變化，發展，都易在短時間內了解

得清楚徹底，只用三言兩語就能解釋完備的，何況還有两千多年來人造的互里迷中務，都須撥清盪盪呢？

我們所能探索的也遠只是古文字寶藏中的一小部分。即使所解不誤，也不可能完全，還須繼續努力，不斷的補訂，向它的廣度和深度，不斷進攻，才能日益接近於完整深入全面的科學的結論。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艱險……

我們和前人所持以及他們的態度、方法等都有分歧、爭論和矛盾；對於自己所持和工作方法，也並非「快然自足」，十分滿意；任憑我們怎樣努力，也必然會有錯誤和不足之处，那就只好由前人和後之來者解決了。這樣的新陳代謝推動着古文字研究的進展，我堅決相信，後來者居上。我們的錯誤和不足，不怕，而且還歡迎他們來指正和補充，甚至於徹底的推翻。否定，重新作起。老實說，怕也是無用處，而製造阻力，則更是愚蠢的行為，都阻擋不住科學的歷史車輪的前進。歷史上的假經已經太多了。我引用幾句名言：結束這本不太成熟的東西：

「我們還差不多，在人類歷史的開端，而將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的後代，大概比我們有可能經常以極輕視的態度糾正其認識錯誤的前代要多得多。」





後序

對於古文字，我一直只是個外行的愛好者。從少年時代就接近並且愛好書法，尤其愛好篆書，愛好古銅品銘文、甲骨文字。這主要是被它們造型上的沉鬱渾厚、活潑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美所吸引。對於字形所表的内容，則多茫然不解，那時我有着很強烈的求知欲，多么渴望知道它，但苦于無處求教，也無書可讀，找不到什麼門徑。據書友說，要想懂得它，就得從《說文解字》入手……家裏窮鄉，我到一部段注《說文》，便同暴富，只好硬啃下去，遂作了不少的筆記，懂得了一些篆文的來歷，構造，對許以及其追隨者的淹博和神秘的說教都十分傾倒。後來發現這裏並不能解決很多古文上的疑難，又漸涉獵一些近人談甲、金文的著作，依然困惑，不得要領，也無力辨別一些事論的是非。這樣拖了多年，始終無法找到一本直捷了當介紹古文字形構造來歷等的書……












覺得古文字是神秘奧妙，高不可攀的學問，學者們大約已經都懂得，只是自己不學無術，才不懂，也不配懂，好在只是臨摹一點而已，能根據前人的粹識，一些也就罷了，知難而退，死了這棵心，不敢再行進取的妄想。

此後專攻美術，對古文字興趣雖然未衰，但已不能兼顧，所以解放後作了些年文物工作，很多學習、研究

古文字的機會，而且曾長期與幾位為我素所景仰的前輩學者遊，然而由于自己已視此事為畏途，不敢問津，所以把這些極方便的研究機會都白白錯過了。此後，由于逐漸篆刻，揣摩古文字等，所以對古文字依然不能忘情，後來又費了十幾年時間編排《古印字樣》、《古印字編》，但仍盡量迴避着古文字研究問題，以免發生錯誤，節外生枝。

時光荏苒，在坎坷輾轉之間，早生華髮，有些對古文字有興趣的年青人向我探詢古文字……也常被問到有什麼入門之書的淺近讀物？我很慚愧——除了舉出魯述先生的《門外文談》之外，苦于應對——我已經不想再用《說文》引導年青一代重走老路了。浩劫臨頭風流雲散，我幸存一息，百事難為，後來又被提到一個陌生的苦村，插隊，在難以想像的生活中掙扎。不過，鬚眉雖殘，心未死，我絕不相信中華民族和它的文化就這樣的被毀滅，總想作些什麼有益處的事。在農田勞動中接觸到某些景物，彷彿心有所會，覺得有些古文字形正是描寫這些景物而成的，這些生活才正是古文字的泉源，例如在收割中我聯想到古文  利字，犁耕時聯想到  耜，耕字，比這更深一些的是我在破土捉蟲時忽然發現螞蟥，才正是古文  虫 的來源……很受啟發，一次重溫《門外文談》，見獵心喜，忽萌續貂之念，打算利用這點暇

務，引前人的研究成果，配合自己的玩索所得，介紹以象形为主的五百个左右的文字为例，試寫一種通俗的文字源流，以供初學啟蒙之用，你補這個空白——這是專家們所不肯作外行又不太好作的事，自己不妨一試，於是帶着這種樂觀的思想開始寫這本自信不很難作的通俗東西。這是一九七一年春大的事。

凡事就怕認真，乍想時何等容易？仿佛滿有把握，真的作起來時把一些最简单的单体象形如：禾、木、鼎、人、大、立、豆、比、耒、華、火、夂、虎、鹿、鳥、龍、魚、易、亥、矢之類任人皆知的字形——總共也不到一百个字寫完之後，就難乎為繼，寫不下去了，因為我想既然要寫，就得把一些常見的象形文字，與它物對比原、本、的介紹清楚——每个字象什麼形？怎樣象的？後來又是怎樣變化的？等等，不能再引些言言腐語和巧說來勉強敷衍，以己之昏昏使人昭々。但這樣認真仔細推敲起來，困難和疑惑就源源而來，連極平常的字形：、、、、、、、、、、

召、囙、中、史、所以、习、内、求、易、至……又是何物之形？鳥隹之別畢竟何在？一系列的難題，都不能解決，平時覺得自己似乎懂得不少，沾沾自喜，這時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空虛和貧乏……而且九書可以查考也沒有什麼，通人可以請教——這是長期以來整個古文字研究的情況，緊親，又比我這個外行的无知

就更嚴重了。至于解衣字爲「象覆衣之形」的寶書說文，只能越看越胡塗，只能和它分道揚鑣，道不同不相爲謀，更不待言，我們只能研究第一手資料古文字，甲骨文、金文。近世學者釋古文字不少，而談字形不多，還有不少奇談如說：「象執紼驅馬」，「象的異文」，「象人帶徽」形，又誤釋而據晚周文字說：「老人主祭時把酒盃頂在頭上」，「因兩象两个十二銖最布形」……不但古今形不合，而且也有乖情理違背生活的真實……這時感到日暮途窮，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直接觀察分析古文字形，從頭探索，苦幹下去，現在回想那時正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我幸虧沒有被吓倒。

《殷墟文字類編》一直被我束之高閣，自己以為看不懂，直到這時才從頭到尾的翻兩遍，當時找不到《甲骨文編》，忽然奇跡出現了，我發現有很多甲文字形非常鮮明生動，直接而準確的描寫物象，並不很難於索悟理解，稍微翻，就常有心領神會之處，也有些還是前人所未悟之謎——這使我恍然大悟，原來甲骨文並非玄妙的天書，以前看不懂也未必都由字難，而是被古今的「天話」嚇倒，所以才不敢放膽放眼觀察古文，認真深入分析思索，常常「困」于許氏以來的種種「日說」，「溺」于時間，不敢自拔之故，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一切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看來我的愚魯，主要是在于過分的迷信古人，名流說，我懂了，偉人們之所以看起來偉大，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在跪着，站起來吧！」的偉大道理。

直接觀察分析古文，又正是大遭某些學者攻擊的。望形生意的的方法，不過這時我也已開點竅，明白了古今大師解釋古文字的奧妙：原來古文字根本沒有什麼「法乳相承」的傳統之說，所以也根本不存在所謂「舊藝」與「野言」之別，許氏的「即主入不空作」……如果不是無知，那就難免是欺世。試看由春秋時期的楚莊王、孔丘戰國末的韓非乃至漢代許慎和他所傳訪的「通人」所釋諸字形，又有哪一個不是望形生意？詳參編第三章他們又何曾受到過上古造字人的親炙？不過，相形之下他們的條件，比現代人更差些而已，因為他們並未「望」着真正的古文。西周初以上的古文，初文，所「望」之形，既已不甚明確，則所生之意，自然也就不會可靠，相反，我們幸生古人之後，地下貯存的資料，不斷的出土，憑藉較多，眼界開擴，遠勝于楚莊、孔子……漢儒等，所以既然都是在「望形生意」，就應令勝于昔，而清末以前的前輩，已用不少實例証實了這一點。那麼究竟誰才是許氏所謂的「識其所自」，敬時希圖，不見通學未觀字例之條的，信儒書本？哪些是「師心」的臆說？不是十分明顯的么？而某些人包括過去的我一心依傍這些「古人之說」，戰戰兢兢地清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來解釋上古的古文字，亦不啻問道于盲，似乎只能怪問者的不智吧？

近世學者已為「望形生意」作出了表率，雖然數量不多，其精確程度却多非漢儒所能夢見，已充分說明

望的勝利成功。自然也應一分为二，也有不確的誤釋，甚至連有人混水摸魚，借望形生意，來穿鑿附會胡攪蠻纏。他們今來望，不懂形也根本不認真去望，只是買空賣空，肆意猜測……這（點）早已被王國維先生看穿指出……輒以古文所托者易，知之者鮮，判荊棘之未開，謂鬼魅之易画，乃肆其私臆，无所忌憚……不過，所有這些，都不是望形生意的方法本身的過去。而且除此之外實在沒有什麼更高明、可靠的方法——誰能起古人于地下而問之？望形生意不對，難道人們背形造意才對么？

近世學者釋古文的底蘊也。茲被我摸到，其中確有不少字是幾位卓越的前輩直就古文望形生意，又曾經多方驗證而作的確釋，給我以很大的啟發；此外有很多字則是根據它和篆文對照，或由其文義推測而定為某字，予字形所象來歷，却未作深究，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有很多字遠沿襲着許訓陳、相因，並無新釋，以漢說說殷文，常翻詰難合；有些則失于含混敷衍。而由于釋者辨識字形能力的有限，把不少反映着重要的古代社會情景的重要字形，忽略或弄錯，如反映農業生產的耜耨等類，有些解釋則顯然與字形漠不相聞，甚至適得其反，更有甚者就是穿鑿附會，以己私信口開河，的无稽之談，他們某些長篇大論文章往往與字形意本身毫无瓜葛，只靠考徵博引，巧說邪詞，馳騁筆墨來

勉強裝門面，藉以嚇人。使門外者徒驚其浩瀚。郭老語：唐兰先生也有同感。實際上在字形的辨識上，往
連極易辨認，幾乎可以一目了然的簡單字形如： 氏 臣 取 臧 個……也茫然莫辨。
熟視無睹，如同扣盤初燭一樣的可憐。此外如釋豕豉山豆，以毒蛇為鰍夫，以刀屠牛為牛拉犁，以鈎和鼎形為
兒童子，以蟲為龜，以蜂為熊，混入猴、蟲三物為同形；羊頭、貓頭鷹頭為一形， 旁為一形……都是多年的積
誤，而且還由此更作出不少錯誤的文信論來，如由屠牛形的而大論商代已有牛耕那樣發達的農業技術詳《微》
粹物……等出人意義的怪現象層出不窮，使我這長期迷信權威的後學萬分驚訝。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們怎敢相信鼎鼎有名的權威大師居然會是這樣幼稚的文因？嚴酷的客觀事實終於使我猛省過
來，使我重新體驗魯迅先生常說出的不要迷信名流教授國學家……的諄諄苦誠的真諦，可惜已往晚些。
而初步摸到的這個底蘊，也未說明：除未見真正古文的許氏，只就研究古文字形而言，自宋人開始研究金文至
今約有千年，甲骨被發現以來甲骨文的研究也有七八十年，在金文、甲骨學、古文獻等方面的研究，收獲
很大，不過文字形研究方面，長期以來膠柱鼓瑟，實際力量薄弱，並沒有多少人認真地作些缜密深入科學確
實堅實的功夫。某些震世的著名標誌的學位、鴻篇巨冊的大著……都是另外一回事與實際的古文字形研

究並沒有多深的直接關係。這樣淺顯的真理，使我摸索了四十年之久，直到頭白，才有些大徹大悟，可見一點真知來之不易——由於我的魯鈍不敏，竟被古今的名論迷惑，滯礙了多半生，醒來之後，回顧這段歷程，時對於某些肆意濫測字形，著書立說，大言欺世，蒙蔽後學的人物，懷着什麼心情？可想而知，也是很難隱藏——似乎也沒有必要隱藏起來的。我要利用餘生把我探討古文字的結果，往後也都是些受蒙的過程，一併剖析，現身說法，供後來者借鑑，免得重蹈覆轍，順便也為濫梓古文者敲一警鐘，爭取在古文字研究中建立一種謹嚴正派的學風……對於研究工作的迅速、正常的發展也許不是沒有用處的，這又不只是個人的恩怨，或個人的心胃、氣度的宏隘問題了——由此我悟通了一條淺近的道理，那就是：

與其相信某些盲人摸象式的「望形生意」和沿襲漢人之說以解、駁，何如自己張眼去望古文，求古意？

這時我的眼界漸開，思想漸放，已經略有些發現，突破了缺口。例如已發現了專象被壓迫者的象形，象以斧斷人足以示肢解的威形，象以刀屠牛的物字，象覆車之形的田，象猴形的𧢲，象止……是示動意符……

而且還發現了

𠂔

是周人的族徽等百來種，有些或是數四十年來學者未發之秘，心中有數了，而識既漸開

腦亦稍壯，思想也更解放了，有些固形，在這里如源流之中都無法贅述，有些常用字如止、𠂔、無、𠂔

衣 也 步 易 志 最 中 史 所 很多却依然未能看懂，无法解释……所以只好改变原定计划，把這

个通俗化的工作暫停下来，索興继续，望形生意……能望懂什么，就望什么，不敢再先定什么框子了。

我本没有研究古文字学的雄心大志，這種不自量力的工作，不過是在這樣偶然的情形之下，才被迫使起來的。

後來的一些結果，出乎自己的原來的意料。但我更相信，對真理的追求，比對真理的占有更為可貴，這句名言。

二

這工作很平常，然而就字形研究來說，我所花費的氣力，大約是最大的，因為這全部過程是一個大破大立的過程。

思想解放了，跳出了漢儒前人的白案，解除了障目的一葉，就可以看到泰山，眼界逐漸開闊，漸漸摸索到一些

古文字形方面的奧秘，然而並不神秘，更重要的是由此体会到一條真理，即實踐在古文字研究中的關鍵性作用和

辯證法在這里的具體運用的重要性，這就是說，如果脫離了實踐，自然就無法辯證由實踐中產生並反映着古

代實踐的古文字形。而某些脫離實踐的冥思苦想，往，合把字形弄錯，引入魔道；但除了一些簡明直接的字形，

可以一望而知的以外，也還有不少在構造變化上都比較曲折、複雜隱晦的字，非經過科學的思考、推理、察明某些

內在規律，利用各種方法分析、歸納、推勘，不能夠沈索隱，而對於這些具體問題，大而至于整個古文字學的研究

工作，如果沒有科學的辯證性的思想方法來指導，就必然要陷入形而上學的泥坑里去。總結前人以及個人的二段工作，經驗，無不如此：凡基本上符合于這個真理的——科學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思想方法的就成功，違反的就失敗。在本文第四章工作方法中已作詳介。和其它各方面的科研一樣，一點也不例外。我能初步認識運用這條真理，覺得豁然開朗，心明眼亮，使我在工作上產生了小小的飛躍。陸續發現了幾百個前人所未知或知之不深的古文字形及其構成來歷，又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反映着殷王朝殘酷的階級壓迫的一系列字形，以及各項生產的字形——更加強了我的繼續探討的信心和決心，而且從這時起，我才認識到這個工作的真正的意義——古為今用的現實意義。這是富有戰鬥性的科學，似又不僅，是一般的純學術性的探討，自然更不是像，為了年輕時那種膚淺、簡單的愛美，而不顧內容的個人興趣和好奇心，求知慾的滿足。過去的認識往往只停留在一般理論上。

這種真正意義的發現，與發起努力探討研究的決心和以這工作為己任的沉重的責任感，而欲罷不能。所以雖屢蒙一位好心的老前輩學者，指出我工作條件上的種種不利，勸我停止這個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對此，我都當作忠告，衷心感激，但又不能不謝絕他的厚意而，我行我素，繼續堅持下來。

誠然正如他所指出，後來沒有任何一個研究者比我的條件更差的了：資料極度貧乏，個人疏于經典，又難辟索

唇目目固陋，無師友同道的切磋，生活上不只飲食不繼，顛沛流離而且在精神上也很緊張，朝不保夕，擔心隨時都會有無妄之災的光臨……都非常不利，哪里有條件作這種細緻的工作？但有利之中也有有利之處，那就是：

我在多半生生活中，歷盡坎坷，多能辦事，如：對農業以及一些手工業……等，雜技百工之事，都不太生疏，有此事自己也沒少動手去作過，有一定的生活體驗，對古代文物也注意觀察和記錄了幾十年……比這更切近的实践，還是我有近四十年作畫生的实践，養成了多觀察物形的職業本能，在觀察古文字形時也有一定敏感——和造字的初民，本在同行，容易有行業上的共同語言，心心相印，同行間的默契有時跨越了時代的隔閡，這些來自實踐的知識——主要是辨識字形的能力，眼力可算，寸有所長吧？這大抵又是學者們的又短：

其次，是除了大家都所共知的那點簡單的文字構成方面的常識，我也大致懂得之外，又在這段探索中獨自發現，積累，總結了一些新的東西——這些大都是未為人所知的文字構成和演化的規律，它對我的釋字很有幫助，藉這些使我取得不少成果，在本書第一章中和第二章已作較詳介紹。

其三，我所受旧說的束縛，也比老輩們要少得多……思想比較容易解放。

那麼我就憑仗我的多能辦事和「飲之流」等實踐體驗，辨識字形的眼力等和五行熟嫻而四傳不動教

表不多，缺乏實踐，感性認識，往，是固執，僅靠「書」的高貴的古經師，以及近世的書齋學者，道揚無，各行其是好了，也許可以寸長，來補，尺短吧？實踐證明，如果自己先自大心，只靠從那些成書已晚的故紙堆中揀取字形知識，古意，任憑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在无情的古文字面前，也只有瞠目相對，而无用，文，地地，一晚周人和漢儒的「亡室」在這方面都帮不了什么大忙的。

其四，雖然我學習馬列太少，水平不够格，但畢竟還算是受過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等科學常識的薰陶，多少也懂得一點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過程……這些是古文字研究中不能離開的思想武器，我們還可以有意識的主動的運用這些武器……即使我們用的如何幼稚，不能自如很不理想，但比起孔門高弟的漢儒，封建士大夫近世的遺老，某些資產階級學者所操的反科學的唯心史觀，形而上學也還不能同日而語。我們的研究方向目的方法是對的，我們可以叨時代之功——可謂得「天」獨厚……

把這些有利條件正確的利用起來，就可以使，十載之下，有心有目……王船山語，灼見一部古文字形以及它所反映的一部分古代社會之情。有這一点点寸長的小人物現在不來作，就只好等待將來的同類人物來作，而未必能由某

「注」清熊自珍戒子詩有：「五經熟爛家常飯，不似梁朝飲九流」之句

些位高望重的大師、權威來完成，與其等待未來的「無妄之人」，那就不如由我來開始吧！資料貧乏，好在我只作字形研究，把卜辭、金銘方面的引證，留待以後再作。竊自把這點私考當作是對祖國歷史、民族文化……不容辭的貢獻，責無旁貸。這樣的責任感和信心，隨着不斷的一些發現而加強，它推動這個私考工作。

在這期間雖然生活上飢寒顛沛，但一念至堅，所以寒暑不輟，夜以繼日，寢食咸忘，夢寐思之，摒棄了一切私念，甚至手也放棄了筆業，以及可賴以改善一些生活狀況的工作機會，集中精力，用志不分。六年來如一日，為此事全牛如若，以苦為樂，常在「盡煤油下」寫到天明，逐漸由淺及深，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由直覺的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分析，反復探索，當然也日有所獲，初步弄清了大約七百個以上古文字形的來歷，照學者們的抱不識的各種異字，字都以為另字的計算方法來算，則近十字，以及幾十條有關文字構成及其後來的變化等規律，也摸索出一套比較有系統深度、有效的工作方法。這對於一個外行的愛好者來說，完全是開始工作時所預料不到的。

三

這近十個字形，反映着殷周初的社会生活實踐——豐富多樣的生產鬥爭，令人怵目驚心的階級壓迫，和種々生活情景以及上古的某些傳說和重要史料，甚至還包括反映着初民征服大自然的某些幻想的字形。

這些字形本身也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認識殷周的社会面貌，進而把某些概念性的認識充實深入，具體化，也初步解決了一些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若干重要的歷史、文字方面的疑難和爭論，有些問題的解決尚須點說可算當破混沌，我把這些（寫成了六十篇左右的論文，輯成《古文字形徵》四冊。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若干項的內容，這里試作一點提要：

一、甲文、殷、夏、周、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民、國、各朝的文字的發現。初步證實了夏王朝的曾經存在，也為夏、商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研究線索。初步證明前人如郭沫若的「即是夏代的有元？」在《辭》中也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見《十批判書》四頁的懷疑是沒有必要的。詳《古文字形徵》下簡稱《徵》卷一釋夏……

二、商周兩王族的族徽的發現。證實了《詩》中有「周族始祖來源的古傳說，可用這族徽察出早周的標準銅品，據此又度可作劃清商與早周銅品的準繩界線，解決了商周銅品的混淆……一洗早周武王以前無銅品……文化落後等說之誤，見《徵》卷一商周……國勝

三、反映商周獵、漁、牧、稼、各種手工業、交通等社會生產情況的一系列古文字的繼續發現，前人已有發現與整理。散見于《徵》中有割諸字以及《文字原流說》第二章可對商周各項生產有較全面的印象；

四、反映商殷人裝束而消除害蟲的兩個字形的發現。有助於對殷人裝束以及蠶絲之發展水平的正確估價和認識；見《徵》粹夏：蠶絲、粹十五：辰、裝

五、反映商代殘酷的階級壓迫的一系列字形的數量發現——共百餘字——前人已有些發現，匯集、解釋。為進一步認識奴隸社會的本質，提供了比較全面系統深刻的新資料和證據。可大破孔、儒等後人篡改歷史肆意美化三代的種種謬說；見《徵》反映商代階級壓迫字形初釋

六、反映商周初人祭祀的一系列字形的發現。初步察明商代及其以前的宗教、原始的自然神——多種「靈石」崇拜，以及祭祀「靈石」的各種方法——包括殘害野獸的使用人牲的情況；以及其後代「靈石」而起的「帝」祖、宗的崇拜；從而由古文字研究的角度，重新探討商代有無所謂「生殖品崇拜」……

由反映祭祀「靈石」之土冊、族長而為「或城」後來的國「韋土」等字形分析，可見商周人的疆域，以及其後的國家觀念的來歷與形成之大致過程。見《徵》粹示、土冊……帝、畧論商周之原始拜物教

七、反映古代化妝、假面舞的一系列字形的發現、分析。使我們對當時流行的此類原始風習，有較全面、詳細的理解。見《徵》粹蕤、黑、鬼、畏、美……試論古文字形所反映的古代假面舞

十九、近二百種形母，多單像象形——常用以作為構成複雜字形的基本之原形，意、声、来源的发现。

（這些基本，尤其是那簡單的基文，常由于過簡而共形，一向少被人認真研究，又多遭古今學者誤解，我們為

這些基文費尽心血，通過綜合分析比較，驗證……種過程，探賾索隱，才算大致弄清了，大批

基文的來歷和變化過程，也只有當掌握此類構成多字的基文因素之後，才能批簡馭繁，開拓圖奧，

創造條例。察則一系列利用這些基文為形意、存構成的許多字形。所以它值得我們今天細察認真的考

察推敲，不能憚煩的。） 具於字例，以畧，部分已收入拙撰《說文部首詮釋》。

二、一些古代造字的方法習慣……規律，以及其後在字形方面的簡化、讹化等規律的探索，掌握，有助於今後對

未識之字的推斷了解。見今編第一、二兩章。而附声象形、含声象形的發現，或明確的提出，可証古代初造

字時對声的重視，及形声字正式出現前的醞釀過程，也將有助於對未識之字、字声方面的擬測……

此外如對古文、且、祖、孫、子、兄、弟、第、叔、伯、孟、芳、字、形、意、未、源、的、發、現，有助於對商、周、人、家、族、親

念的推測；甲文樂、琴字形的分析，發現琴字初文了商代的鐘樂為的琴，這種傳統樂器字字，而某權威的

琴瑟是舶來品，似可不攻自破，甲文所見的動物——熱帶、亞熱帶的動物字形的初步分析，可有助推証三十多年以

來中原氣候的變遷的情形又不獨植物化石可證。見淺說第二章等。由古文字中初步發現商周古音如見溪紐與幫滂紐常有相通的關係等似乎亦不可不探討古音韻的學者提供些古文字方面的線索……

以此同時由對字形意的探討中也就不可避免的否定了一些古近新舊各式古樣與古文字形等不合的元鑑之說。清理流行多年荒率粗疏的積誤。這種情況不少。這裏只能舉出幾個顯例。以見其一斑。


一、前人或由个别字形中又取字違文而判斷殷代農業幼稚……學者多相承。但又由一物字而力證殷人已用牛耕……自相矛盾。今由字形、辭義義確證此而說皆誤：殷人農業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只是並無牛耕之事。一、二字形之誤解。影響于整個殷代生產力的推斷。牛耕之說多為學者誤。影響甚大。以為據此對商代史勢必作出錯誤的結論。此說在古文字研究中的錯誤也是十分嚴重的。亟待澄清。見金微之釋牛支。衣裝釋燕燕。釋物。釋耒耜。





二、以往皆誤以早周的有圖形銘文銅器為商品。現在由于一系列周圍勝的發現可證部分銅器為先周品。即可證周人在滅商之前已有大量精美的銅器製作。應多就實物考證。一所以前人的三武王以前周無銅器之作。文化落後等說。皆係臆測。元須再駁了——由一般理論來衡量也近于唯心史觀形而上學。近年利簋之出土更為鐵證……


三、近世國外漢學家易學漢曾大倡我國殷代還在流行生殖品崇拜之說。其証據薄弱。理論上亦難通。時代不合而

動機則多可疑。至少是獵奇。而國內名學者竟有推波助瀾者。亦頗要解古文字形以迎合高論如術數賢

曲解甲文   為「男根」北壯合形。某權威更曲解  下示為男性生殖品。采為植物生殖品。甚

為塵土。宋皆實黃附會。亦頑青銅器時代是否流行此象徵其原始的「古風」？現在由甲文字形分析 

 分明象以刀割勢的「宮刑」。  確象男勢。即上初文。但  乃刀形而非匕。而  上象樹石。今人又

誤釋社  示象「桌石」。多不門。即社字。字形中的共性以及全國各地的遺址、實物、皆堪印證。新羅附會際

指。而甲文中只見此幾種醜陋的獸形（以及「靈石崇拜」的情況）並未見任何「崇拜生殖品」之類的痕跡或暗示。

我們用確證的字形根據初步揭穿這些居心叵測的謬誤欺騙的欺世之談。見《徵》商代階層，釋示，上冊……

四、近世名學者們每喜歡引世界上較原始的民族部落所流行的動物、圖騰說以解殷周銅銘中所不能識的圖形。

現以今人所能辨識的三百多個銅品圖形為據。證明這種搬用洋教條的荒唐。且要見《徵》銅信圖形的內容。

五、孔儒大力鼓吹的三代「以及其道德倫理如忠、恕、仁、愛、信、禮、理、倫、地、君……連這些字在殷文中都不見

踪影。旧釋甲文仁字非誤即偽刻相及。那些先王皆以家成孝順即鎮壓勞動者的兇品為名。居之而不澤。形家不義。何等

鮮明坦率！西周初期出現「作」形的道字。家用手置藏。入首于衣中之形。頗涉推理為甚。殺人越貨之



嫌……似非善意。甲文中不見「義」字見于甲文，而且還見于人頭骨刻辭。周金文中也只見于「威義儀」……這本身就是對

儒家美化三代、託古改制學說的莫大諷刺……

見《微》、釋王、釋我……

六、由帝、皇的字形本身，以及它在卜辭、彝銘和《詩》中的文義來推勘，分析，可証，帝、都非指主人，周金文中之皇，皆形容詞而非名詞……是見古代商、早周概奉元、黃帝、炎帝……以及三皇五帝……之名，則他們的

事蹟就更不足信。大約都是春秋以至戰國人的偽託捏造。顧頡剛先生曾倡此說，惜當時未得此古文方面實証。《微》、釋皇、帝

七、甲文不為「義」字，代形，而甲文思由「義」而試轉為「義」字初文，可証「義」為我國傳統來品，並非自外方

傳入……拙說如元誤，則某公的「琴瑟皆舶來品」之說，至少在客觀上彼為某些帝國主義分子的文化西來論張目

八、在古文字方面的某些片面武斷的錯誤結論，如：清人的「古文皆簡」論等，今人的「牧、逐、北、牡……字從从

牛、羊、馬、豕……」卜辭中「子」已為一字，「比」以為一字，「每、母」為一字，「日、首」為一字，「甬」有之說，「御」取為一

字，今人繫許氏說，考考「孝」字，「義、姜」為一字……以及古文「子」形的不可知論等，由實踐証明，都不是為訓。

此外剖析了不少一般內容的字形，也補充証實了一些前人旧釋，也頗有些字是，我手裁之遺，決聚訟之疑，正

沿襲之誤的，這些「文破」也許對今後古文字研究中的「文立」有些好處吧？

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這裏的一得之愚，比起某些旧釋來說，自己以為已經有所前進和突破，但就整個古文字寶藏來說，只是滄海中的一粟，目前尚不能識釋之字，腦中的疑難問題，都遠超過這些。何況即使已釋之字，也仍然不過是「稚輪大略」，粗具規模，往「還欠深入全面，不細緻，澈底」。遂有不少字形由于缺少卜辭、彝銘方面的專書資料，而不能由文義上驗證和進一步探索……所以，既不全有，也不可能達到「止境」。但即使如此微末、粗疏膚淺的所獲，已遠不是幾年前開始工作時自己所敢于想象的。而這一些，又映着商周初社會真實面貌的東西，恐怕也遠非自謂「信而好古」，猶及史之聞文，懂得「殷禮」的東家，以及其應代門徒、徒師士大夫，滿清遺老、漢學家……們所能夢見的。

它同時使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教育，因為我自己明白這絕不是什麼「天啟其衷」，或個人有什麼特異之處，而是在羣衆的成績——如考古工作者……的艱辛勞動的基礎上，一些古文字的前輩的啟發下，依賴實踐，依賴一點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指導而取得的，加強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思想的信仰，加強了羣衆觀點。

四

我所以要「悼其煩」，詳細敘述以上這些過程，也就是為了說明解放思想，由實踐出發，望文生意，獨立思考，

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對於古文字研究的主要意義。個人的一點收穫也是以它為指導思想取得的。相信它必然要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戰勝舊有的腐朽沒落的唯心史觀。形而上學的觀點和方法。因而我想通過具體的敘述以引起有志於此道的研究者以及後來者的興趣和信心。當然也要為求得真知而付出勤奮艱苦的努力。

我們是在前輩們的工作基礎上工作的。前人在應用科學的思想、方法上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並且也給予我一定的有益的啟發。不過他們應用科學方法不很多，而且不經常，不明確，沒有系統的，自發性的。而且他們的一些準確的解釋也常一被淹沒在由輕率粗濫的誤釋所匯成的濁流之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在那里而黯然失色。所以很多研究成果直到現在，在學者的心目中往往還是筆糊塗賬。莫衷一是。真的是，是非無心，使天下學者疑，造成新的人為的混沌迷離狀態。這又給其它有關方面學者的徵引應用，製造了不少困難和混亂！如《通史·簡編》：在古史部分所引的若干古文字幾乎全部都是文字學家的誤解成果——由這些誤解推斷出的古史其準確性、可信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例甚多，所以開得連審慎如余見的古文字學者亦內也。視釋古文字形為畏途。對於近世大家所釋也一律不敢輕信和引用，以求深誤和糾纏。也有人發出古文字形不可知的哀嘆，他們寧可依傍陳腐陳腐的說文之類，的舊釋來回顛數衍……至于稍外行學者，更不敢問津了，因而無形之

中就把這些最寶貴可信的第一手史料，打入冷宮。由於這門新學問的時髦，大家一哄而起……把它攪得烏烟瘴氣，令人无所適從……結果就是大家都爭着拿碗討飯吃，或扔掉珍羞，甘心拾古人吃剩的殘羹冷飯吃。這樣的局面是由於什麼原因造成的？有人把它歸咎於這世學者的「望形生意」……果然如此嗎？我以為嫁禍于「望形生意」是不真實如不公平的。據我的分析，作出如此相左的幾點解釋：

一、根本關鍵在於學者過於缺乏直接辨識字形、物象能力，有的人熟視無睹，完全看不懂字形所象——根本「望」不着「形」，自然也就生不出正確的「意」來。這「能算」背形造意，向壁虛造，妄造，與「望形」無干，其所以如此缺乏眼力，主要是由於脫離實踐，物形生疏，缺乏這種基礎。先決條件，如缺乏双目相似自然，一切都無從談起；

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把古文字分割，孤立起來，把它和它的研究成果視為僵死物，觀察、分析上主觀片面、膚淺，分不清其中的本質與現象，必然與偶然之間的關係；不懂文字的產生、構成、變化的規律，不睹字例之條，僅滿足于「六書」，不能循這些規律再作深入的探討；

三、自己既無直接辨識古文字形能力，所以更無力擺脫淺陋以來——主要是許氏諸旧說的枷鎖，多為「望形」，實際仍然是貴目賤目，變相的沿襲陳說；

四、缺乏對社會發展過程的一般性常識。受孔儒復古改制、竄改歷史的種、謬說影響太深，迷信「五禮」、「古說」，或又走另一極端，濫引洋教條。如殷人流行生殖品崇拜，殷—周遂流行以動物為圖騰等。

五、甚至有的人位高望重而年老事繁，不可能多下一點苦功，往、只粗、一看，不暇詳考，就信口開河，寧錯毋空。捕風捉影，如「形不通，則由轉注、多紐韵部上胡構」——幾乎無不可構之字之聲，東拉西扯，往、只靠「靈機一動」就束縛未之筆作出很大題目的結論……輕率的發表，沒幾天又輕率的訂正，他的文著彷彿是西方股票交易所的價目牌，朝三暮四，時價不同……已經不是學者治學的態度了——不過由此還博得虛心改訂的美名……

六、這些「一元眼力」二「頭腦」三「不講科學的工作方法」只是學術的吸汁、投機、心存微幸……與「生息意」無同。類似的情況，並不都是我的發現，早在半個世紀前，王國維先生就已經覺察並指出一些怪現象是「肆其私臆，无所忌憚……」已見上文。近年，鄭玄也說「近人釋字，太隨便了……」唐兰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反對由字聲上任意牽強，「无可通……」其它學者也指出「猜謎射覆……都初中時弊，一針見血。」

總的來說，這些都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和新老教條主義的研究——師心、泥古、殊途同歸。凡此種種，都與嚴肅認真的、以形思意、毫厘不苟——只能說是背道而馳。它除了給古文字研究製造一場新的混亂、把水攪混

混淆是非之外，也糟踏了「望形生意」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括他們自己的个别的確釋文字，玉石俱焚，沒有起什麼有益的積極作用，十分可惜……在本文第四章中已作些具体介紹，在具体釋例中也扼要的摘引過一些。

我們現在對於前輩們正確的釋字比較簡單，懷着感激之心接受下來，繼續深入補充就是；對於古近的確釋，以及他們所持的態度、研究方法中的根本性問題、缺點，也不能保持沈默，為賢者諱，不能不作實事求是的剖析揭示，盡量使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因為我們還要從這里吸取教訓，以為殷鑒，這些疏失錯誤的旧釋不確定的新釋也無法可立。這是一門科學是要求得真知，只能是是非非，非此即彼，沒有折衷、調和、迴旋、敷衍的餘地，它不是藝術，也不能用「見仁見智」之類，模稜兩可的老話來掩蓋分歧和矛盾。真理是要在辯論中確立的，唐兰先生說「治學向而不敢明是非，遂成什麼學問？學問今只是求真理，我們找出自己過去的不是，指摘別人的不是，同樣也願意別人指摘我們的不是」見《導論》是非常正確的。

我把自己探索的結果直率的提出，也不可避免的將和不少的學者旧釋發生分歧——並非有意的冒犯和挑戰，我懇切地盼望得到大家的研究和指正，以及今後的合作，因為只有集思廣益，才能作好這件工作。不過我心裏明白，如果我只是據實陳言，博采各家之說，寫出些平淡的東西，會一帆風順……大家都相安無事，不致冒風險，遭反

對……可惜沒有這樣作，而是和傳統「保守」的思想以及近世某些大師的名說決裂……這將注定了多舛的命運，所以，我早已作好了，在鬥爭中曲折發展的準備，大家知道，大凡新主的东西，總得經歷很多鬥爭、挫折、考驗，最後才能得到確定的結論。我的這一點私考工作，十分渺小，算不了什麼大事，但實際上，也居然獲得了這種榮譽。在四人幫橫行之際，受盡揶揄、諷刺、白眼，乃至恫嚇、威脅……自不必再說，即使其後，我的遭遇也很不平常，如有人利用他們不大的職權和地位，在發表方面，橫加阻撓，在通俗的《源流》、《說文部首》面世之後，也還受到個別人物、學者的詆毀中傷，說：「沒有什麼突破……有的則引用陳說否定我的部分新粹之後，再反過來指責我沒有新說，沒有什麼理論性，甚至還誣我抄襲了日本人的旧著……」（花樣不少，只是缺少由古文字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有水平、真心的批評）但不易使我這種飽經風雨……相信真理的人，氣餒退却。同時我也受到了個別的领导，不少學術界前輩、和廣文的朋友、讀者們的鼓勵和热情的支持，這使我不只是感激而是受到了一場深刻的教育。對以上兩方面的人士，我都將用同一種方法來報告，就是加倍努力、嚴肅的工作。歡迎批評、指正……并和上舉的人士一起來接受歷史的考驗。

五

古語說：「山川而能語，華師良尤所，肺腑而能語，醫師曲如土。」生動而形象化的比喻，似乎也頗適用於文壇。古今

的某些个别人任意猜測，正是欺古文字本身，不能語，外行不能知，敢如此肆其忌憚，其信口雌黃，大言欺世，亦不亞于江湖的醫師、醫師的，然而那不過一時得計而已，因為古文字形、文義俱在，很多字形鮮明肯定，有目共觀，明眼人一看就懂，如再經過原文義字形結構變化的規律，其文的共通性，每字的歷史等各方面的推勘，驗證，經典、字書等文獻的參攷，它就會變成不啻于「能語」之物——和今天用X光等科學器械檢查肺腑一般，得到真相大白之際，那些有良心的醫師，就難免要面如土了，明眼人觀察某些字形，也不會比X光透視肺腑有何遜色。為了免于將來处于「面如土」的窘境，我們在這進行將「能語」的古文字面前，只能老實，安分，安分求是的觀察、分析、下苦功，費大力，作謹嚴細緻的探討，以求得一點真知，所以既不能黑，亦陳說，隨聲是非，拾古人牙惠，也不願故意排斥故常，藐視陳說，標新立異，嘩眾取寵，謀成一家之言，樹門戶之見，只相信「管」字「謀牙食」故「九敵」的名訓，凡是由字形、原文義等內証能理解而又經過某些驗證的，我才敢于肯定和堅持；字形和原文義遠有些不甚了了的，只能舉出擬測，作為攷說；一時還不能領會，沒有把握的字形，意，只好一概「闕如存疑」，或只提出線索，以供來者不敏，強不知以為知，存僥倖之心，作「射覆」般的恣意揣測，輕率妄斷……不過這是在試解三千多年前的文字，鄭玄燕說必難免免，我衷心盼望大家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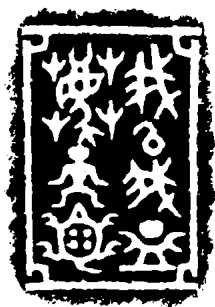
此外就是要把自己在探索方面的一點心得、經驗、教訓以及前人的得失、和今後的工作方法都介紹給大家。所以在寫出「發微」和「源流淺說」之後，又寫出了這本新論，以償夙願。回到普及上來。其目的就是要把幾十年前的古文字是怎樣產生、構成的？後來又是怎樣演化的某些規律性——主要是未經前人看破說穿的、未宣之秘，揭示出來。把這門一向被人們視為玄妙、奧深莫測、只有那么一兩位名流才懂的「絕學」，變作比較通俗、可解、科學而又生動活潑的知識，讓那些希望懂得它的人稍費力氣就能入門，不再象幾百年時期那樣被老師們嚇倒。進而把一向由少數人才有條件研究，因而弄得一片沉寂、冷、清、；鬼鬼祟祟的古文字研究，解放出來，變作比較大眾化的學科——起碼打開這座經院的錢門，放進陽光和新鮮空氣，也使大家看清內幕，懂得深淺，以後會變成大家同心，大家可以評議，也可以參加和干預，後進有人……的生動活潑的、開放的工作。相信在黨的百家爭鳴方針的真心落實，隨着大家的文化水平、要求的普遍、提高，我們的古文字研究……也將會打破萬馬齊喑的沉寂，而出現一種羣星燦爛的新氣象。

這本相當艱巨、細密的工作，當然絕非我這種固陋無知的人所能作好。我的專業知識和思想水平太低，工作條件太壞，人自為戰，拳鼎折脛，也不過僅——作到這一點拋磚引玉的開端而已。更遑論更深入的研究發現，都

有待於今後大家羣策羣力，集中各方面的人才，各盡所能，取長補短，集思廣益，共同的努力，大家共勉，奮起追逐，其它科研一日十里的飛躍步伐，改變古文字研究的過分的落後狀態。

偉大的導師恩格斯說：「科學的歷史，就是這種荒謬思想漸：被排除的歷史，是它被新的荒謬性日愈減少着的荒謬思想所代替的歷史。」我們要把它書之座右，為了把自己擺在荒謬性日愈減少的位置上而努力。但願「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斷的進步。

一九七五年歲暮初景脫于唐山，一九八一年暮暑作脩訂于京都



【附錄】一 釋 良

良

金 乙種由此形辨識其所象為何物，後更偽作良許篆更訛作良形尤隱晦難知。許氏強作

解入解作「嘉穀在裏中之形」之所以致之。或說良一粒也……不過是由良卿等字而生的臆測為十多年前以來

更無信釋。幸賴有甲文的初文之良見甲文即……才令人看懂它原來是象盛在口良中的食品之形上部

露出豆口……這還不够鮮明完整，其完整的單獨的初文則更作：

良

良

良

甲良 更在良上加些小点以表示由這一豆食物散發出來的香味意如左圖

這才是真正的本來形意，藉此形以表示其氣味之香——是古文字中巧妙的

狀味字此外還有收聲字……是我的杜撰名稱由此形所象內容及字聲推之它應是

馨香的本字 許說「穀之馨香也」却有些近是 王注「象刻家以良為香」雖未明

字形只是假聲却也合于

古文初意。漢代才出現

繁而且笨的良 或來自六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國文字？後有未悉。豆有說作。豆，篆作。漢中許篆更誤作。變化如左表：




















豆的異文還有一個作。是豆形的分解，表明豆中所藏的是。白米飯之類。

豆形既明，這就不難進一步探討以構成的一些字形了：

     中祚告  即 之省文。金字則象陳置放散香气的美食于。神座階等的代形。上

用以表示有吉慶之事。這大約是商代的風習。陳食告神或相燕賀。這是不難推測和理解的。

後省而作。豆散廢化。金化再廢省而作。然而周早金却另有一種來歷。因為其字形已改作：

食

飢

殊階魯的士，在那時還遠，沒有形成產

出這樣的士，是東周時期開始漸形成出

現于政治舞臺的，這一點却是後世士大夫

不情願明了的史實——在他們心目中，似乎人類社會一形成之時，就會有「史官」和「士」……的。古字的變化如右表：

食之意同然而商代的食无盖，食字在下，辟，食麥，中又是動詞，所以此釋也不甚妥，懷疑A食是象人俯身張口，

就食于豆的A食考形的省文——省去人身只餘一A，与飲字之A同省作A，同理，馬叙倫先生云甲文

有A食未見，同于A食由此省而為A食，此外又省作A食，即A食之省。甲文又作：

有A食未見，同于A食由此省而為A食，此外又省作A食，即A食之省。甲文又作：

有A食未見，同于A食由此省而為A食，此外又省作A食，即A食之省。甲文又作：

有A食未見，同于A食由此省而為A食，此外又省作A食，即A食之省。甲文又作：

有A食未見，同于A食由此省而為A食，此外又省作A食，即A食之省。甲文又作：

有A食未見，同于A食由此省而為A食，此外又省作A食，即A食之省。甲文又作：

鄉饗鄉

甲粹卿

鄉饗鄉

國部金文作鄉饗鄉金八八頁不粹

東西人相向進食之狀

人形本作張口之𠂔，或作𠂔，伸手取食即鄉饗饗的初文。用這種坐食之人以表示統治階級的，鄉土國金作

鄉事，前八又有𠂔，後八以鄉為饗之說似不足信。概秦八才有鄉字，以二邑，最多只能算是在古文鄉字的基础上

造出的新字而已，與鄉的本意无干。

鄉饗鄉

甲粹粹卿 恰與上形的鄉相反——雖然這里也有兩人相對而坐，中間也

擺有𠂔，與鄉有些相似，然而稍為認真諦視一下，就會發現這里

的食者却是把頭扭向後方的𠂔，與鄉中之𠂔恰相反，不是表現二人就食，而是表

現二人掉首不食擺在面前的食品，如圖表示已經食過食盡——因而而不食之意，引中而為己也，盡也，卒也，善意。

這種𠂔形，本來非常鮮明易察，即如圖，這是古代造字人創造的用入口表示面部方向的說明方法，而定人的方向

標準則是以膝手為前：臂，踵為後。詳見拙著《源流》二六頁。這只是辨識象人形古文的一般常識，是不難明，只

是由于前輩們昧于物形，又有点粗心疏忽，所以不分𠂔與𠂔二形，甲文編中竟把七個鄉形都誤視為鄉，誤粹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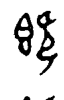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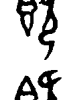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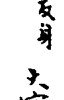


卿了。這是在研究字形中只看表面現象，不重視內在的本質之結果。也是不應有的錯誤。不過製造卿卿二字的


方法畢竟也有些缺憾，即字形太繁而易混（？）所以才改變卿卿省頭形而只作卿卿；又改卿卿形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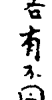

    甲即 只用一個扭頭人形來表現，或索與用二背對立的形象來表現這一內容，這


就可以使容易把卿和卿分開，不再混淆了。形簡而易明是一大進步。金文中未見初文的卿，只作：

    反身 大家都可以放心大膽的釋作卿，而不會出錯了。

釋 爽·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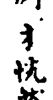

甲文中有一個常見的 諸形字，其字義方面已經學者由卜辭文義推測而初步弄清，也按一致，但

在字形的構造方面則各有不同的猜測，各執一辭。例如羅振玉據其 之 而釋赫，說：古文赫與為一字，唐兰

釋爽于省吾釋爽，有人釋爽又說 形是王母而特大其乳……又以為「即規模字，母模音近，用為母」使人

眼花撩亂，十分有趣。大師們的慧眼，都曾注視于此，爭論了半個多世紀，成為一個不可解的疑案。迄今毫無結果，不了了之。

孫海波先生也被鬧得無所適從，在《甲骨文編》中譯作爽，以示謹慎和不偏不倚，敬守中立。是否真的如此難知呢？

釋者綜觀六十幾個字例，才恍然大悟，茲介紹于下，所有的字形都从 構成， 是正面立人形，衆所周知，无庸贅言，但

非身也。其關鍵只在「人」的雙手所持提或置于兩腋下的兩件怪物件究是何物之形？我們就不妨暫時拋開「人」形不提，集中精力于此二物之形，倘能徵倖弄清，那就不難掌握關鍵，執簡馭繁的來排難解紛了。

這里把《商書文編》中所收的六十八个字形，集中分析歸納為以下種：

又以金文四例為附：

𠂔 十例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五

𠂔 三

𠂔 三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四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三

𠂔 三

𠂔 一

𠂔 八

𠂔 五

𠂔 二

𠂔 五

𠂔 一

𠂔 六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二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以上共得二十五形，變作繁多，彷彿很紊亂，然而其中却有其內容上的同一性在互相聯繫着，大都並非偶然之形：

一、𠂔

豆形，𠂔中之一，示豆中盛有食物，与𠂔同意。

𠂔 象双豆形，省去食物，豆形極明確。

𠂔

豆省作𠂔，用人象豆中盛的食物，与𠂔同意。

𠂔

𠂔即𠂔之省，去豆散者，非𠂔，更絕非乳形。

𠂔

省口线及食物形，𠂔即𠂔之省。

𠂔

𠂔即𠂔或𠂔之省，刻。

𠂔

即 𠂔 之省 省去豆腹底廓线

𠂔

即 𠂔 之省 省去豆下的廓线

𠂔

即 𠂔 之讹省 八为食物 𠂔 乃 𠂔 形 与 𠂔 之省 𠂔 同 以上形明接近初文

𠂔

即 𠂔 之讹省 八为食物 𠂔 乃 𠂔 形

𠂔

又是 𠂔 之讹省 省去豆底线 故晚

𠂔

又即 𠂔 双豆之省 变曲线为直线交叉

𠂔

又 𠂔 之省

𠂔

即 𠂔 形的讹省 省去豆下圈之底线

𠂔

𠂔 即 𠂔 之讹省

𠂔

即 𠂔 之稍讹连形 一食品 连于 𠂔

𠂔

又是 𠂔 的有刻

𠂔

又是 𠂔 之省 以上诸形 𠂔 𠂔 𠂔 豆等豆或食品之形 实皆 𠂔 之讹变

二 𠂔

即 𠂔 之省 省去豆最省 字作 𠂔 出连于 𠂔

𠂔

又 𠂔 之省 金字作 𠂔

𠂔

又 𠂔 之省 𠂔 又讹连于 𠂔

二

即 𠂔 或 𠂔 𠂔 之漏刻 竖者 𠂔 形本在古文中

也是各种食品 或品之形的最简化形 近代各种食品 如 豆 盂 ……

三 𠂔

变化 𠂔 𠂔 即 𠂔 製尖底瓶形的简化 八象露出瓶口的食品 实与 𠂔 形同意 非八鼻之 𠂔 字作

𠂔 象八双手提四罐食品 也可视 𠂔 为 𠂔 形之讹变 篆讹作 𠂔

四 𣎵 變作 𣎵 即 𣎵 之自字作 𣎵 提反自亦猶持反自為 𣎵 之異構孫氏以為另字。後世似无其形。

綜合上舉四組之形及其種、演變情況用表列于下見下表 校方清哲易察

由上述剖析的結果看來，儘管變化很雜，頭緒紛紜，然而萬變未離其宗，都是 𣎵 的各種化身，即根據豆中或有食品的 𣎵 形而衍生的各種變形（僅二例偶用其它食品酒和自來表現）都一一有迹可尋，不是神祕的抽象折弓。

由此可見 𣎵 以至於 𣎵 等所有之形，都象二人雙手各捧一豆或白豆以相比，相偶配之意，如圖同時。

良亦聲，含声象形，其意，只要一見其近

初文的 𣎵 等形，本不難一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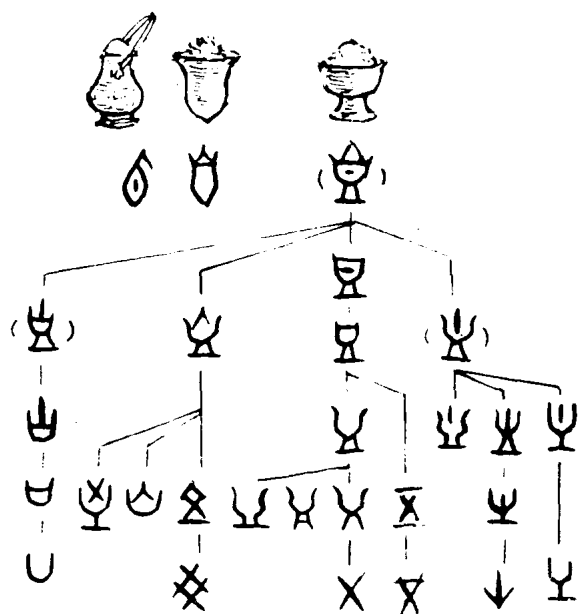
知的，只是由于大師們都是名流，并不太

嫻于字形物象，又都是忙人，沒有閑暇和耐性來認真作深入的分析

研究，只醉心于隨意射覆的遊戲式的方法，和曲喻百端的巧說，所

以才人為的開成疑難問題。同時也由于辨形的水平所限，不知何形

才是初文？于是往往愛用一種最省力的計數方法，查出同一字中



故多最習見形作為分析研究的對象。這樣一來，就完全放棄用初文，只抓住了通文。因初文時代較早，遺物自然最少，只有通文最多，所以此法雖然簡單輕巧，元消費力，可惜結果不妙。往往十釋九誤，多不足信，似非良法。

此字初文較少，省說的通文較多，尤其以山形之字為最多，有八例。如單就此形分析，確難辨心為何物。幸賴有其近初文之字，才能使人了解。山乃山之說者，而非山。山善大形，山又變作雖多，但絕無山形。故羅氏、赫、颯

二字之說全部落空。唐氏釋次，愧未詳聞其說，然而古文中夾字不少，皆作兩小夾輔一大人形之字，與此六十餘例

字形迥異。作山形者是通文，山之再省，與象人兩手執一木，其形大異其趣。詳微釋無

正，模母之說于字形無微。母字古文中極多，作山形顯意暢，人所共知，斷無外借不相干之形以相代之理。何況此字

在下部文中多示匹配比偶之義，又有誰能記曉起之模字能有此意呢？其說之穿鑿附會，不洵多駭。這里最奇

特傑出的自然是能送山形中有女身，而且還特大其說，的妙說了。實在是獨具隻眼，想入非非，不過沒由由此而宣

傳什麼生殖崇拜已是十分荒制，誰能可貴了。

舊籍之中只有粹爽的字說為是。我們又發現爽與同意，說見上文。在古書上二字同紐，對轉，故聲，所以是同一字。




字在下部中的意義，學者已多有闡述，無庸贅引。只對《詩》《書》《金》《石》與字提出一點極不成熟的想法——根據



它在卜辭中的用法及字本身的形意而言。例如《詩·小雅·瞻彼洛矣》：「韋韋有暵」，《采芣》：「路車有暵」等暵字。古代說詩家以為「亦貌通施」，僅從文義之法來看，也不甚妥，未必可信。字形中更无亦意。現在由新釋推測大約只是說韋韋這兩種服飾色彩（？）很配合調諧。車子也如此，而《詩·衛風·氓》中的「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也似有不如諧正配之意。与有暵恰相反。《書·仲虺之誥》中的「用爽厥師」，《盤庚》：「故有爽德自上」，舊注都訓为明也。如這幾篇古文辭的年代真的与殷辭相近，那么爽字的用法含意也應与在卜辭中的爽一致或相近吧。






【附錄】二 釋古文字中的示動意符——止、行、火……



即使是一幅畫，也只能是表現物像的一個片段的靜止形象，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可能表現現代電影片那樣用連續動作以表現某一物像的運動。這是無法克服的。就在這個難題上，古造字的人們也顯示了他們的高度智慧。他們為此造出了些表示運動的意符，加于各種物像形中表示其物像的運動、活動以及其運動方向。當然這種意符也並非以大而降的玄妙符號，只有大儒和道學家才懂的怪物，而是由有圓的形符在長期中逐步醞釀發展而自然形成的。這類形符的基礎是如下幾種物象：

一、 表示十字交叉的道路形，本非動詞。自然入造的，人行走的道路，也有化作「」或「」

二、 表示人之或之通形。用人之形以表示一切物像——包括人以外的其它生物和非生物各種運動、移動和各種不同的動作之意。同時又利用人之足趾前後後的特点來指示其運動方向，又增加「」形，以表示運動的激烈迅速，

因而「」有「」、「」、「」、「」……變形，見下頁的表二。

三、周金中又用奔走的「」如「」以表示運動（「」形，以構成

「」、「」……凡組合形的示動符。

用以上諸形構成：



古文字學新論

五八〇

作。即美字之異文。猶美字之作休。參《源》一三一 詳《微》粹蕞黑……美……

甲誤譯後 象二八手引一條 長形物繩。棍之狀。愚梓即 爭之初文如

示 被引動。曰既誤譯 為爰 遂誤譯此字為後 參《源》二〇〇 詳《微》粹爭爰

甲轉致 表示人足向前方去之意。如力以示其行動之意。即 之異初文。

大方聲 即 中出之省。只以 表示由口而出。形稍訛。又作 龍殷 以人代

微最曰譯微 家用手開門加久以補充表示門被啟動之意。字与 同文。

甲轉 之同文 示水在河道中流動之意。

五 从 諸文如。

甲詳選 選某詳選 加 如小点。示取手投。衣蟲。衣的中屈振動。点示有土粒振落。後有作








省為 參《源流》二五四頁 詳拙稿于衣衣




甲 以 以示合蓋于蓋上的動作。引中有會合之意。後多有作合。說文會引古文作

俗亦力途為同字…… 參《源流》四八九頁

遼構構構……等字，近世羅氏等仍繫許氏精材之說，取早於其等遼有之形力證，不知










其非。中亦有作  者， 只以  參《源流》二〇五，詳《綴》。特魚文，其











    即  之遼有， 而  之次初文，以  表示其動。










步武之說，顯然是未明以    的作用，以及這些意符之間的關係，遼早問題；

    自  轉走用  補說，明  是疾走跑的人，也有作  走鐘  以後用為

意符也，常作    ……（甲文中只作  甲漢釋大  甲漢釋吳和  甲文六不釋  人腋下汗出，以示疾


走，以  不動，而少見定形的   金文才多有  之字，如   其多文散  以  又  其文只作

  省  皆用走，以  觀， 動作，毛公鼎作   亦以   四聲  同，參見拙稿觀，又如

帥趨鼎   以  始趨，毋易則作   兼  走， 後只以  以示動，篆者作  止，說文作

 其字不  動意尤明，略。由上述可見，        大都由  形轉變分

化而來，是一組有血緣關係的示動意符，動意極明，毋庸贅舉。

下文將着重探討以  諸文的含義及其變化，它才是本文的探討對象，止形尚意晦，所以要條分縷析：

















國文華城商遺址發現
 本象人之形，後有作𣥂
 𣥃𣥄𣥅𣥆𣥇𣥈𣥉
 𣥊𣥋𣥌𣥍𣥎𣥏𣥐𣥑
 𣥒𣥓𣥔𣥕𣥖𣥗𣥘𣥙
 𣥚𣥛𣥜𣥝𣥞𣥟𣥠𣥡
 𣥢𣥣𣥤𣥥𣥦𣥧𣥨𣥩
 𣥪𣥫𣥬𣥭𣥮𣥯𣥰𣥱
 𣥲𣥳𣥴𣥵𣥶𣥷𣥸𣥹
 𣥺𣥻𣥼𣥽𣥾𣥿𣦀𣦁
 𣦂𣦃𣦄𣦅𣦆𣦇𣦈𣦉
 𣦊𣦋𣦌𣦍𣦎𣦏𣦐𣦑
 𣦒𣦓𣦔𣦕𣦖𣦗𣦘𣦙
 𣦚𣦛𣦜𣦝𣦞𣦟𣦠𣦡
 𣦢𣦣𣦤𣦥𣦦𣦧𣦨𣦩
 𣦪𣦫𣦬𣦭𣦮𣦯𣦰𣦱
 𣦲𣦳𣦴𣦵𣦶𣦷𣦸𣦹
 𣦺𣦻𣦼𣦽𣦾𣦿𣧀𣧁
 𣧂𣧃𣧄𣧅𣧆𣧇𣧈𣧉
 𣧊𣧋𣧌𣧍𣧎𣧏𣧐𣧑
 𣧒𣧓𣧔𣧕𣧖𣧗𣧘𣧙
 𣧚𣧛𣧜𣧝𣧞𣧟𣧠𣧡
 𣧢𣧣𣧤𣧥𣧦𣧧𣧨𣧩
 𣧪𣧫𣧬𣧭𣧮𣧯𣧰𣧱
 𣧲𣧳𣧴𣧵𣧶𣧷𣧸𣧹
 𣧺𣧻𣧼𣧽𣧾𣧿𣨀𣨁
 𣨂𣨃𣨄𣨅𣨆𣨇𣨈𣨉
 𣨊𣨋𣨌𣨍𣨎𣨏𣨐𣨑
 𣨒𣨓𣨔𣨕𣨖𣨗𣨘𣨙
 𣨚𣨛𣨜𣨝𣨞𣨟𣨠𣨡
 𣨢𣨣𣨤𣨥𣨦𣨧𣨨𣨩
 𣨪𣨫𣨬𣨭𣨮𣨯𣨰𣨱
 𣨲𣨳𣨴𣨵𣨶𣨷𣨸𣨹
 𣨺𣨻𣨼𣨽𣨾𣨿𣩀𣩁
 𣩂𣩃𣩄𣩅𣩆𣩇𣩈𣩉
 𣩊𣩋𣩌𣩍𣩎𣩏𣩐𣩑
 𣩒𣩓𣩔𣩕𣩖𣩗𣩘𣩙
 𣩚𣩛𣩜𣩝𣩞𣩟𣩠𣩡
 𣩢𣩣𣩤𣩥𣩦𣩧𣩨𣩩
 𣩪𣩫𣩬𣩭𣩮𣩯𣩰𣩱
 𣩲𣩳𣩴𣩵𣩶𣩷𣩸𣩹
 𣩺𣩻𣩼𣩽𣩾𣩿𣪀𣪁
 𣪂𣪃𣪄𣪅𣪆𣪇𣪈𣪉
 𣪊𣪋𣪌𣪍𣪎𣪏𣪐𣪑
 𣪒𣪓𣪔𣪕𣪖𣪗𣪘𣪙
 𣪚𣪛𣪜𣪝𣪞𣪟𣪠𣪡
 𣪢𣪣𣪤𣪥𣪦𣪧𣪨𣪩
 𣪪𣪫𣪬𣪭𣪮𣪯𣪰𣪱
 𣪲𣪳𣪴𣪵𣪶𣪷𣪸𣪹
 𣪺𣪻𣪼𣪽𣪾𣪿𣫀𣫁
 𣫂𣫃𣫄𣫅𣫆𣫇𣫈𣫉
 𣫊𣫋𣫌𣫍𣫎𣫏𣫐𣫑
 𣫒𣫓𣫔𣫕𣫖𣫗𣫘𣫙
 𣫚𣫛𣫜𣫝𣫞𣫟𣫠𣫡
 𣫢𣫣𣫤𣫥𣫦𣫧𣫨𣫩
 𣫪𣫫𣫬𣫭𣫮𣫯𣫰𣫱
 𣫲𣫳𣫴𣫵𣫶𣫷𣫸𣫹
 𣫺𣫻𣫼𣫽𣫾𣫿𣬀𣬁
 𣬂𣬃𣬄𣬅𣬆𣬇𣬈𣬉
 𣬊𣬋𣬌𣬍𣬎𣬏𣬐𣬑
 𣬒𣬓𣬔𣬕𣬖𣬗𣬘𣬙
 𣬚𣬛𣬜𣬝𣬞𣬟𣬠𣬡
 𣬢𣬣𣬤𣬥𣬦𣬧𣬨𣬩
 𣬪𣬫𣬬𣬭𣬮𣬯𣬰𣬱
 𣬲𣬳𣬴𣬵𣬶𣬷𣬸𣬹
 𣬺𣬻𣬼𣬽𣬾𣬿𣭀𣭁
 𣭂𣭃𣭄𣭅𣭆𣭇𣭈𣭉
 𣭊𣭋𣭌𣭍𣭎𣭏𣭐𣭑
 𣭒𣭓𣭔𣭕𣭖𣭗𣭘𣭙
 𣭚𣭛𣭜𣭝𣭞𣭟𣭠𣭡
 𣭢𣭣𣭤𣭥𣭦𣭧𣭨𣭩
 𣭪𣭫𣭬𣭭𣭮𣭯𣭰𣭱
 𣭲𣭳𣭴𣭵𣭶𣭷𣭸𣭹
 𣭺𣭻𣭼𣭽𣭾𣭿𣮀𣮁
 𣮂𣮃𣮄𣮅𣮆𣮇𣮈𣮉
 𣮊𣮋𣮌𣮍𣮎𣮏𣮐𣮑
 𣮒𣮓𣮔𣮕𣮖𣮗𣮘𣮙
 𣮚𣮛𣮜𣮝𣮞𣮟𣮠𣮡
 𣮢𣮣𣮤𣮥𣮦𣮧𣮨𣮩
 𣮪𣮫𣮬𣮭𣮮𣮯𣮰𣮱
 𣮲𣮳𣮴𣮵𣮶𣮷𣮸𣮹
 𣮺𣮻𣮼𣮽𣮾𣮿𣯀𣯁
 𣯂𣯃𣯄𣯅𣯆𣯇𣯈𣯉
 𣯊𣯋𣯌𣯍𣯎𣯏𣯐𣯑
 𣯒𣯓𣯔𣯕𣯖𣯗𣯘𣯙
 𣯚𣯛𣯜𣯝𣯞𣯟𣯠𣯡
 𣯢𣯣𣯤𣯥𣯦𣯧𣯨𣯩
 𣯪𣯫𣯬𣯭𣯮𣯯𣯰𣯱
 𣯲𣯳𣯴𣯵𣯶𣯷𣯸𣯹
 𣯺𣯻𣯼𣯽𣯾𣯿𣰀𣰁
 𣰂𣰃𣰄𣰅𣰆𣰇𣰈𣰉
 𣰊𣰋𣰌𣰍𣰎𣰏𣰐𣰑
 𣰒𣰓𣰔𣰕𣰖𣰗𣰘𣰙
 𣰚𣰛𣰜𣰝𣰞𣰟𣰠𣰡
 𣰢𣰣𣰤𣰥𣰦𣰧𣰨𣰩
 𣰪𣰫𣰬𣰭𣰮𣰯𣰰𣰱
 𣰲𣰳𣰴𣰵𣰶𣰷𣰸𣰹
 𣰺𣰻𣰼𣰽𣰾𣰿𣱀𣱁
 𣱂𣱃𣱄𣱅𣱆𣱇𣱈𣱉
 𣱊𣱋𣱌𣱍𣱎𣱏



















荷的卅年等的止都可視作卅年等的省文如前表是卅族意符中的最省

文而且它表現新的性能更為活潑、明確、方法也更自由多樣（它能兼示前後左右等運

勤方向为多(有方形所不及)仅由这一个简单的甘形,还不包括许许多多火等形,就

已構成變化十幾種含意不同的示動符號，有如下表 見下二頁

一、形：一般表示運動、活動。同時也常用以指示向前方運動之意。（加示升降時的則示向上方運動）

 中
 表
 示
 曲
 向
 前
 行
 去
 運
 動
 之
 意
 初
 文
 作
 外
 以
 外
 示
 動
 疑
 古
 與
 得
 以
 相
 通
 後
 口
 有
 為
 一
 聲

亦相近。金省乃作业业业业等形。晚意仍表示往至。如业业业业王何之？业业之死夫靡它。動問後

擗助詞……義文說文訛作𠂔許誤為艸木形。甲文編誤以𠂔爲生字。形爲之字正俗。列爲有字。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終省作世

趨

遷

疇

只象手持艸非留。又作

烟 金九三一 即趨字又作：

御 追尊 以义义人示動；

甲 耕 遷 用 艸 表示 飛 跑 之 意

甲 文 初 文 今 作 从 艸 示 動 从 艸

乃 其 省 义。由 鹿 走 跑 之 形 分 析。似 有 特

定 含 意 應 与 逐 字 不 同；

甲 許 遷 初 文 象 犁 耕 止















的 一 條 龍 形。示 耕 犁 一 往 一 復 耕 止





的 龍。加 艸 以 示 犁 的 耕 動 啟 土 初 文 作：

後 有 作 金 義 以 以 為





声 符。篆 文 加 田 作 後 更 更 繁 作 疇


古文字學新論




													
示動或向前方運動之意（加艸示向上）	左右向之向前邁步（加艸示向上拱手登）	示用同一隻左或右足向前挪移与艸大異	示向上或前方疾去後改作艸又变为艸	表示動物的迅速激烈運動	示物像向後方觀者所在運動復回	同前 加艸表示降落向下方走下下降	示物在迂迴轉向向後方運動也偶作：	示迂迴轉回都是迂迴作	表示圍繞某中心旋轉迂迴或有作	示向四方運動較少使用	易最象字以之作篆文加田此或由此起	蓋示向下踐踏之意	






絲里去的動作如田止亦声。後聲乳作。史燃堂旧釋經義此作。由形及聲分析


字即織和繼的本字。初文編織工作是繼續不断的把緯絲編織入經絲中去的。所以也可能是繼字的




初文。織和繼二字古声殆同。而篆文的也極像的稍讹文。後又加旁以为補充而作。


旧釋金文为織衣疑誤。此乃識衣。識衣猶言有特定紋識之衣。周代朝廷命服故由王賜。字素引識字古文






作殆即之稍讹。其初意或有以衣刻入重意。甲文作郭釋載有刻識之意。銘无織造或錦綺之形。







格伯殷：厥書更武之。武也是識而非織。《更》記考武紀鼎文錢无款識之識。卣吉識記也。識又通幟

。後漢書：虞翻傳：以采綬縫賊裾为幟。注：幟記也。晚周的可能是較早的从糸戠声的







形声織字用以代替繁冗難書的字。而稍變形为繼。繼分为二字。

下面清看用各種變化的構成的諸字例








 見步解  子且車身  甲並解步 古作 示用左右而足邁步前行。于大道上。从




後有作 甲釋步  解  解  壽殿近平溫縣出土。皆誤釋徒（加作則示登高）

 又蔡書 甲均誤釋步。表示僅用同一隻足向前挪移之意。初亦作 甲誤釋步。都与示左右足邁


同意。後又變化作 構成 係自戈聲。後有作 或加 作 國。後為 參源二五八。又有作

 甲粹韋 只用二五旋轉以代四五。是 的直接後身。許誤作 以作口聲。數皮之韋……

 金粹衛 从 多 始亦 之省 甲文中未見 之完文 加 从于始聲符。晚乃作 

 不粹 从 有向四方分散之象。从 乃象斷弦之弓。卜辭用為否字之詞。在此或為聲。

由上舉多例中，可概括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止是主要的表示運動的意符。凡物作 多表示動。與後世靜止之意相反。多是動詞。

二、止由足形的形符發展而為廣泛的示動意符。也用于非生物之類。可見它早已超出僅象人是足跡等形符範

圍而變為純意符。

三、止作為意符表示着物件的運動。指示着運動方向。這多指在地面水面等平面的橫向運動（而縱向的登降

立停的運動，須藉助 來表現。詳拙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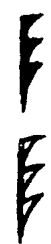
四、很多物形名詞加上 以及   ……之後，多變成動詞；



五、上舉的各種    ……一般方向的示動意符似乎只有繁簡之別。

【附錄】三

釋象——象在文字中的幾種作用



象間出階磴的崖壁形。如圖一。




象有橫板的階梯形側視。如圖二。其狀極簡。

則一望而知。唐先生以為山形的橫板，意非甚遠，然而如



形是山字的話，則象山巒峯之形，橫板作 ，則峯巒橫生，似乖情理。在比例上，乃過

大。人只能拾級而登，豈能指掌攀登？何況甲文中還未見山及山的字。聯圖之 

都非山字，而是



火形之變作，象火熾之形，（這與繪畫藝術發展中山水畫最後

出現成熟，同理）前人釋為山字，純是誤會。





在古文中有下列幾種內容、作用：

一、象階磴形，用以表現動物在階上作上下、縱向空間的運動，以區別于平面、橫向的


運動。例如：



大保殿 用兩足向下，表示循崖邊下降。如  形，只作  時則只能表示平面活動。

即向視者走來之意，與向前方之  步相反，而與降相反的是：

二、表示升降起落的意思。姑称之为升降符

這是上述第一種——象動物在屋階上、上下縱向運動的引申。由象屋階之形——動物升降的地形，發展為表示一般物作——包括非生物的升降起落之意。因而它已超出示形的原範圍，而發展為意符（之原象人是發展而為表示動和運動方向的意思符同）。這一點或是前人所未道的。

加上這種意符的文字，即所謂「余意字」（之一種） 例如：




是「昇」不釋。卜符輔助表示把屠後的牲俸高，的懸挂陳列起來——但並非真的把牲



俸挂崖壁上，只是意符。不釋的異文（銘曰：宗彝一肆，即一肆，列也。由之可

見古時不只編鐘才稱「肆」的。唐兰先生釋「一例」 參《源流》二三五頁 詳《微》釋家文



即「射」，帶繩的箭，用形表示此，帶繩射出之後，游弋，上下之意

後世用夷為夷狄的「字」，遂又借之，雖為夷射字，混亂了兩千多年之久 參《源》一五三

前人既誤釋為，帶繩大形，乃舍此正字，只譯為陟而不釋。詳拙《微》釋第中，第叔夷……



形補助表示把酒尊高，奉祀之意，有起落活動，如只作形，就只能表示


人双手捧酒之形，所以金文尊彝之尊字似非名词而是表示尊敬、敬肃的形容词；



卒子段曰：「尊，不特」

表示在埋人牲以祭祀時，高舉牛、羊、豕、雞、狗、兔、人牲的頭骨（或

又有用杆上下打動，夯實埋人牲坑中的填土等意）是此字之異文；



陟，甲譯陟，是此字之異文，「陟」字表示把「辰」蟲由地下提出地面上來

之意。又省曲形作「陟」，甲譯陟，不特与上文同意，此後則省「辰」……參《源》三三三、《洋》《微》辰



金用「陳」表示把「東」陳列、懸挂起來之意。東概某種動植物，未明。參《源》二七二



庚馬盟書三：「陞」表示登陟之意。晚周又作「陞」，後世作「陞」，仍有陞陟之意；



盟書五：「登」表示登陟之意。加「辰」以示捧豆高舉之意。

以上諸字中之「辰」，顯係表示升降的意符，因屬牲、增文、尊、牛、杆、井、虫……都不可能像人，豈那樣循陞

陞降的，可見「辰」在此已非形符。在篆文中仍見此意，而且有時也用「辰」加「辰」以示升降活動；



古文只作「陷」，篆加「辰」以表示人下落土坎中之意



命聲，以「辰」以示下落。說文：「山阜陷也。」後作「陷」



陷，从高下也。

限 隙 石 陽

陽 隙 以 𠂔 示 落 也 多 聲 ； 隙 以 𠂔 示 下 隊 墜 也 ； 貴 聲 。

此外如供人升降上下的階除陁陁階次也等字都以𠂔表示升降配合聲符成字

三、表示島阜屋僻等地形（與第一種示動物活動環境者異）

限 金 表示目光為𠂔遮阻以示不能見之意。𠂔即象扭頭回顧的人形。愚以為即顧盼字字；

隙 篆 表示日光由屋僻隙罅中洩出，說文：僻隙孔也。篆文又省作𠂔 見《十鍾》右口文東信錄

𠂔 𠂔 金 表示由崖間采取的製石的原料——石 𠂔在古文中多用以象門限階等建

築物。𠂔 𠂔 𠂔 皆 𠂔 之省，所以篆文中𠂔及𠂔之字中的𠂔多為𠂔省如屋厓厓𠂔𠂔

陽 金 用 𠂔 表示山崖之南——水之北——受日光照射面 易 聲 金文：于洛之陽陰陽浩……

其它篆文以𠂔的字，也用𠂔表示山崖如陁阻隱障陁險……衆所周知，于此從畧。

四、由地形發展以表示地名。

如：阿·陶·阮·陁·陁……為大家所熟知，無庸贅介。

這里也有例外，最明顯一例即陁陁字 𠂔 本非 𠂔 形，而是 𠂔 𠂔……象以我鋸截人脚

的省形——并——非省作非，遂与——省形之非相混。晚周也照例加土作——，篆此作——

隣

说文遂解作「大阜也」，原意已轉。說詳《徵》粹陵

「補遺」

川在古文中所表現的內容：

一、川，山川之川。

甲文作——，金文作——，這是古今所熟習的。在字形和語源上概

与淵、泉、朝、潮等字有因。从川形，声構成的字，并不很多；

二、象人須鬚之形。

金文作——

象人須面部的須毛形，省而作——，遂与山川之川及經絲混。

象

訓，裂而作——

順

金文——，或作訓——

中王方壺訓以及後來的形声字

訓，馴，巡，糾，圳，潁……皆——

象

順

省声。

说文誤解为川声，川——字与訓……声遠矣；

三、

川，象織布帛時的經絲（縱絲）之形。見于——

字，

克盥更作——

（与——更異形）皆

象經絲在————紡織用具之形。西周末季，更加意符作——

經

，以示——中之川為絲。

許誤以——為水脉也，《尔雅》也說「直波為徑」，《廣韻》引文作——，故近世學者仍未明——

來歷。目

謂，古文借——為經，非是。金文——

競

，亦从——

即——省声，又非山川之川，及須省声也。

【附錄】四 口 口 形在古文中所表現的內容



口 口 形是構成古文的重要基本文之一。它表現或代表着種、內容。可粗略的作如下的歸納：前三種都是非常習見，人所共知的，因而不多舉例贅解：

一、象人的口形 見于：

中 口 形 齒 口 象 口 形 全 形 象 口 齒 義 更 以 止 聲 作 出 齒

金 粹 司 字 象 以 手 遮 口 邊 大 聲 疾 呼 之 形；

二、表示語言發音、聲音，見于：

金 日 粹 表示人在△屋宇形？之下發號施令之意，即△之變文；

甲 表示以目聽音，是聽聖的象字；

中 日 粹 表示以口聞雷所發出的音——雷聲；

甲 粹 鳴 日 表示引頸張口的雄鷄，正在長鳴時發出的鳴聲，字形生動，有聲有色；

金 九 三 九 不 粹 以 多 日 示 帝 吼 聲，疑 有 作 金 粹 啼 似 為 表 示 帝 嘯 的 專 字；

𦉳

金

𦉳𦉳代表犬的大声狂吠声。後借声以为𦉳𦉳字。許解为犬字品形。似不确。甲文未見；

𦉳

篆

只用一𦉳以表示由犬发出的吠声。𦉳又𦉳𦉳之省文。亦猶𦉳𦉳省为𦉳𦉳。𦉳省为𦉳；

𦉳

金

𦉳𦉳代表人发出的喧囂、吵嚷之声。以上概皆周人文字。未見于甲文。𦉳𦉳字尤晚；

𦉳

甲

𦉳代表敲磬发出的樂音又入于人耳之意；

三、象盛器形或代表器四。

𦉳

金

𦉳象器金之類。字象双手捧釜等品之形。𦉳为作𦉳；

𦉳

金

𦉳象釜形。字象釜下燃火以爨之狀。這是在小飯棚内進行的。字用𦉳𦉳之形以表示人的

社会地位之低微。『庶人』。是到周初才出現的文字（附注）郭特为厨字初文。亦頗可通；

𦉳

甲

𦉳表示盛杆或以杆製的𦉳。𦉳器等意。𦉳亦声；

𦉳

金

𦉳是承接雨水之器。字即形容雨水滴入承器中的𦉳𦉳之声。後世多用𦉳𦉳起形声字

字。《詩》『雷雨其𦉳』見說文。今本作『零雨』也兼示降落之意。如『離騷』『惟草木之零落』；





𦉳

金



𦉳表示以戍大斧。擊碎器之形。故有滅終、盡……之意；

豆 者(素) 喪 盡 興 和 商

豆 見于甲文豆是等字。豆象豆腹之形；
 省作  以口代豆 豕見度馬盟書 豕字；



金 象釜形，或作  篆作  考即  的省文。口即  易大形之省。

 甲曰特畢于省音由文義比較而特喪 器形  桑聲，表示喪其器之意。

受皆極多，周金文讹作  又再以此以為聲，意符，篆因讹作  桑形讹為犬；




口 甲，不釋 即  之省異，以口代  都象手執  炊帚之類，以除垢，表示器中食物已盡；

四 用為意符，以指示某形之為器四

 象（而）四手抬起一曰盤形，故有興起之意，後作  用口以指示口形，為器四

和 晚金 木（此省為木）聲，口示為器，即   字和異構，从口与  同，後世借和代替

難寫的蘇餗字，今人遂誤以和為蘇字，反誤解此和為「改和為盂」； 參《源流》盂

商 甲商本作  象双柱，三款是「殷」也即後來的錫 錫省為  同又加口以示  錫之為酒器。

又有加口以示借聲而指地名「文邑商」之意。詳拙《徵》特商、參《源流》商

五 器口上加口，以示其器敞口。

𩚑

甲 表示酒尊敞口有酒者溢出（或即下文𩚑之省文）

𩚑

家由尊口流酒

𩚑

甲 家向敞口的酒尊中加米之狀，表示釀酒，或加米以使酒醇厚之意，用聲厚

𩚑

表示有管口可吹奏的竹玉？管形，編一為𩚑，指一端有孔口；

六、日代表人頭 日 日 A 指示方向的人頭，強調口部動作的人頭

𩚑

𩚑 甲 日代表人頭，字雖不能確定，但分明象人形，𩚑 𩚑 𩚑 等字以之；

𩚑

甲 象仰面張口，向示祝禱的人形，乃𩚑之省文，非獨立形，所以與𩚑異形，非兄弟字，後相混

𩚑

甲 象被繫縛雙手的人，並置於火上焚燒，加日作𩚑，或有呼籲之意；

𩚑

𩚑 甲 不祥 𩚑 甲 釋飲 𩚑 等形象俯身而飲的人形，口象其張口向下方的頭；

𩚑

固金 象回首而視，作目瞪口呆，疑惑之狀的人形，金文𩚑 𩚑 之字，示牛已走失，使人疑惑；

𩚑

甲 表示張口的人形，所以表示飲、歌、歎、歎、歎……口部活動的字都从𩚑，晚稍讹作𩚑

𩚑

甲 表示張口，扭頭向後的人形，𩚑 从𩚑 以示掉首不食之意，一食竟而不食，引𩚑 為𩚑，盡也

𩚑

𩚑 甲 字象張口，有目人形，掬音入耳之狀，𩚑 象有耳、口的人形；

聞 元 欠 疑 飲 美 祝 𩚑 𩚑 𩚑 𩚑

六〇三

𠂔 形之有。𠂔釋翟韻。參《源流》。𠂔詳《徵》。釋翟。篆文𠂔讀若謹。說文乃謹省聲。仍是𠂔目

九。𠂔象平口刀。鎗形。

𠂔 金。𠂔不釋。𠂔及金。𠂔 𠂔 𠂔 象治皮革的鎗刀形。又以手執此刀之形。以表示所加工

的對象——皮。𠂔象鎗刀頭部之形。後讹作𠂔。字讹作𠂔。篆讹作𠂔。許篆更讹作𠂔。

𠂔 金霸之。字所象概亦从此𠂔形。後亦讹为𠂔。字讹作革。𠂔一多先生嘗疑皮革本为一字。

十。代表卜骨上的骨凹形。和整个卜骨形。

𠂔 𠂔 𠂔 都是象用牛角胛骨。胛骨加工的卜骨形。𠂔象骨端的骨凹剖面。較晚

期更用𠂔形以代替整个卜骨的𠂔形。前人或誤釋为威卜具之器。𠂔形。參《源流》五六七

十一。代替𠂔形等器形。

𠂔 𠂔 後省作𠂔。𠂔省为𠂔。詳《徵》。釋爽。𠂔 𠂔 𠂔 抱酒尊人也。偶省作𠂔。以𠂔代𠂔形。

十二。代表耒耜。

𠂔 𠂔 表示以耒（耜）耕田時。耒耜往復翻土成壟之形。𠂔代表耒耜（耜鋒）。或釋为牛蹄

疇

𠂔 𠂔

𠂔

革

皮

句

文

慶

帝



啟

出

十三、貝—以及與貝混的之省形常用以代替紋飾



固不釋

象手執形鈎鈎奪貝形後省作





甲七八不釋丁山諄鈎

最後省作

同甲釋句

鈎省为竹与日相近後遂以日代以貝篆作口出外



金本用心以表示這是有文飾的文腹的模擬人形偶像之類也多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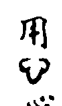





甲文口在此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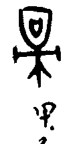


甲七八不釋




金慶用心以表示有花紋的底屬晚也作

以代




甲不釋帝之初文用口表示偶像頭部有紋飾五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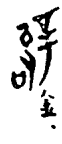
金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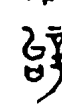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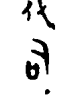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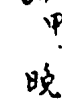
旧釋文以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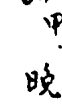
詳《徵》帝

十四、形的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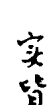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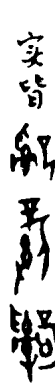
東周金文省作形

省作以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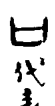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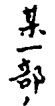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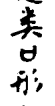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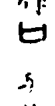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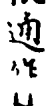
晚期卜辭省作形以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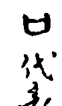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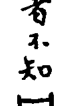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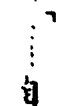
等辭字的省異文

詳拙《徵》釋辭參《源流》二九七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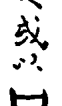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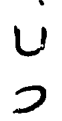
十五、以代表建築物的某一部分（這與形初文都作与異後始相混通作




甲又作

象以手開門狀代表門限或階等學者不知日異形解作自稱其名




表示足離向前方行去代表門限階砌之類後省作一前或

篆作。(周金文中，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乃習見吾語，漢詞斷无怠意。說文據《論語》的



魯也魯一語而解為鈍詞，非字之初意，系雅粹名。魯，魯鈍也。國多水，民多樸魯，也不但

污穢勞動者，而且也不合初意。周王的不牙，絕不會罵周王所賜丕顯休為「笨拙」的）；



甲 象而虎在口上，殺口表示虎檻之类的建築物。說文為作，口此為白口；



甲 石 金 表示由屋邊采下的造口，階等的建築材料。石，篆省作，或故意寫作，反誤；

十六 意符，在某些字形之下加口，表示借其字之聲，用為地名、方名、人名等，而非其

字之本意。（陳夢家先生有此說）



甲 卜 辭 中 貞 人 名，加口表示借水之聲，而非真的游泳或永久等意。參《源流》永字；



金 加口，以表非斷，災難的本意，而已轉為它意如感歎詞。《詩》：「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金 加口，表示用佳之聲而作為唯，王年之唯，發語詞，而與原象的鳥形，意不同；



金 即甲文，疾之訛形。子即，訛，象矢傷及子形。子，亦聲。加口以示借聲而棄原意；



甲 狀粹象酒器，即觴之形。加口作，可能有表示地名——大邑商之意；

古文字學新論

六〇八

囙

金

加口以表示用囙指示周族、周國，在甲文中本作囙，後來金文有作囙，許作囙。

𡩺

金

初文作𡩺，有作𡩺，象傾箕土築牆狀，後有作𡩺，加口以示借聲。經傳借莊字代之。

𡩺

金

𡩺即𡩺之有象象人荷戈形，在此加口以示借聲，加水以為河或河名。

𡩺

甲

卜辭人名，加口以示其非用具之弓。

𡩺

甲

方名，加口以示其為方名而非刀。或即後之刁、貂。

十七、火𡩺形 𡩺 的省文

𡩺

甲

即𡩺的省文，𡩺省為𡩺，𡩺又訛連作𡩺，本作𡩺，象人首上火發之形，以示兗。

險即兗之初文，旧釋先不必然（別釋作𡩺，从𡩺，𡩺猶从𡩺，旧釋安，又誤釋𡩺為兗，象女

首上火燃狀）後借兗聲為兗，後又轉為兗，古音兗兗，兗同在陽部。參《源》四〇五頁。

以上所舉僅初步蒐集歸納，不免挂一漏萬，實際遺漏和暫未能知的“口”之字，的含義遠會

更多若干倍，有待詳深探討，本文僅欲說明口形不只像旧說所謂表示人口及器形那樣簡單而已。

一九七二年 脫墨于平鄉之東尹邱

【附錄】五
古文字形中的小點

古人摹擬各種事物，製造文字，廣泛的使用着點以表現各種不同的物象，所以古文中的點，幾乎包羅萬象，僅就目前所見，至少有下列的這些內容：



茲就每種內容


一、用以表現微細的、磨小物、碎屑、

金用小表示米穀。字象以斗量米狀。即度量的量之本字。史載周宣料民。即統計人口之

意。秦始皇以量字代料。量字原为地或国名。有量。度。考无计量之形。意。

金
多象植物如蘇麻之類。種子成熟時穀一下落之狀。故《詩》中以穆和墮形容文王。



的「令聞」不已之意。𣎵表示水流不已。甲文作，曰不釋。篆化作。詳《徵》釋穆、釋沐。


金：象雞牲口中所含的米穀形。篆文中以米字代替落下的米形作。





甲 八象由庚 衡車之義？落米，古目用為樂也。義也。等意。詳《徵》釋康……


甲：表示植物碎屑字象以刀刈禾时刀過之起斷莖碎葉飛迸之狀，用以示刀之銑


利或釋為犁非。說詳拙《微》釋物、勿、利



 甲：象碎絲，字象以刀斷絲時碎絲飛落之狀，亦與利近。金文省作 日或誤釋約


 辭，辭，金：八象亂絲，字象以刀治亂絲之形。詳拙釋辭。



 甲：日不釋，省作 甲：一象斷弦，字象以及斷弓弦之狀。前人視 為 因誤釋



 為彊，古文，或又釋為彊；


 金：雅：一代表被鷹啄落的人肉，金字象啄人之鷹，與希臘普洛米修斯神話相似，以示其為猛禽……


 甲：一象肉屑，字象用刀在頰上切割，有碎肉粘附刀上之狀。後多省作。金文亦同。日釋創。

（並未知皆 之初文）在下辭中皆用牲法，如「宜牛」「宜羌」……

 金：六表示碎肉——醢，字表示用匕即刀把肉切碎，投入釜中烹煮之狀。即 者

 則 之初文……詳拙釋物、勿

 甲：敝，八八象破爛的布屑形，金字象用杖敲打破舊布，碎屑飛落之狀；

 金：八象胃里的食物形，此其近文：時代已經晚了，未見其初文

食 及 解 夾 介 采 金 針 斫

𠂔 甲食 𠂔 甲食 一表示盛在豆里的食物；

𠂔 金 小家用匕和投取的食物形，相當于後來的投字。許誤解，从又，从人，誤以匙和为人；

𠂔 甲 八表示解牛肉時脫落的骨肉屑； 旧釋解，商承祚先生釋其字形为双手脱牛肉形……

𠂔 甲 八表示在矢射中一形物時飛落的碎屑。詳見拙釋末

𠂔 甲 八表示身邊附着的片狀物——介，曹之介（後世称甲，鎧）。又疑疥字。

𠂔 甲 八代表樹葉，即𠂔之省，旧釋为，小采，合文，疑非。

二表現塊狀物

● 金 ● 代表兩枚銅餅形，即𠂔。𠂔字初文，在其次初文𠂔以及𠂔均等字中。

● 形也表現着銅餅形。● 旧不釋。詳見拙釋●

𠂔 金 ● 代表着以火熨烙療法。古人時所用的石塊之形。字後省作𠂔。𠂔 𠂔 旧釋𠂔。

篆又作𠂔。𠂔即後世的熨字。詳，古文字形所反映的針刺、火針、火烙……療法一文。

𠂔 甲 ● 表示用斤由屋邊斫下的石塊；

丹

金。表示盛在盤里的紅色塊——朱沙之美。

御

甲。治穡。靈。八代表埋牛以為犧牲時坑中的填土。

遺

甲。表示埋人牲時的填土。即穡字的初文。後省作穡。終省為御。金。

振

金。八。表示由被捉的掙扎。伸屈振盪的「辰」身上落下的土粒。詳見拙釋辰。

僕

甲。表示奴隸手捧箕中的土土。詳「古文字形所反映的商周的階級壓迫」。

遺

金。表示由雙手捧物時遺漏下來的瑣物。參拙《源流淺說》九九頁遺字。

甘

金。偏旁。一表示釜中的食品；日。金。一代表口中所含的食物。

田

甲。八。表示田里的土壤、肥料？金字反映田中栽植某種農作物的情況。

三、表現液狀物

雨

金。雨。甲。八。象雨滴。用雨水滴入許多盛器中的聲音以表示雨之音及雨落之意。

永

金。八。象人在水中游過後的波漣，字即泳的本字。旧說以為象水流之形，不合于字形。

走

甲。八。象人在奔跑時出的汗水。後作大止。从ノ与从止同。ノ止皆示動意。



金

八表示人奮力登山時淋漓的汗液。或者作𣎵

甲誤釋文

或尖

說文以為焮光着人；



甲不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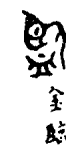
𣎵 國部

八象人兩腋下生津液之狀。省作𣎵

學者多誤以八為指向腋的符号



金。表示威在器皿中的血；



金

一代表皿中的水面。象人臨盥水自照之形；



表示被害者的頸血四濺的慘狀。字即象以斧殛人的



甲

𣎵 豕

的異構

詳見拙稿《古文字形中所反映的商周的階級壓迫》一文——《獄·殺》；參《源流》四〇二頁



甲。代表被鋸截者流的血。字象以鋸截斷人肢取血為祭品之形。詳見上文《戮



甲。表示流血。字象用斧王殺害婦女後置尸火中焚燒的慘狀。与地烙之刑相近。前人譯燬。

釋八八為火燭。烟亦通。

詳見《微》階級一文中 釋王

參見《源流》四三〇頁威字；



甲。象屠牛時濺出沾刀的牛血。字概即刻之本字。前人或以𣎵為牛牽犁耕田時

粘在犁上的土粒形……參見《源流》二六頁。詳《微》釋物、勿；



甲。八象已屠。並被懸挂排列起來的豕……流下的血。古文用豕形表示頸折出血。

已死之牲體 參《源流》二三五頁。詳《微》釋豕文——豕；

𡗗

甲 𡗗 表示由壹 (各詞鼓的等字) 所發出的彭 之聲 古讀如滂。詳拙粹查 彭

𡗗

甲 𡗗 表示口吐的語聲 字象掬音以入耳之狀 用以表示聞聽 (周金文已訛作

𡗗

孟鼎 再訛則作 𡗗 誤与肅口柱部的 𡗗 形相混 又借聞聲以爲昏婚字)

𡗗

甲 𡗗 表示 𡗗 閃電所發的聲音 (先) (或作 𡗗 金文作 𡗗)

𡗗

蓋車輪之形 用 車 之 以 擬 雷 聲 曰 說 或 釋 爲 連 鼓 形 恐 不 確

𡗗

表示由人口中所發之音 一語言 前人不釋

五 表現色彩

𡗗

金曰粹黑 𡗗 以示 三 染 之色 亦雅粹品 三 染 謂 之 纁 由 彝 銘 東 東 來 看 確

也有染色之意 𡗗 形仍未甚明 參 𡗗 源流 二七七頁 今人或以爲象素 非

𡗗

金 𡗗 表示黑色 (字象古代顯舞 化妝假面舞人之形 他們頭戴模擬猛獸頭

或魚 形的假面 身上涂有色彩 黑色 以擬 熊皮 參 𡗗 源 二九 詳 𡗗 釋 義 黑 一 文

𡗗

金 𡗗 表示由丹 紅色 煥 石 等 所 放 的 紅 色 光 此外如篆文的 𡗗 𡗗 等字亦以 𡗗 示色

六 表現光芒

☉ 表示日光，月 一示月光，品 晶古文星，𠂔 商星，𠂔 表示星

辰之光芒都是常見的字形，這里不須介紹。

𠂔 表示火光

𠂔 金文，金饌之，𠂔 表示由辟隙孔穴泄露出的光，篆作𠂔。𠂔 或直示日光，金作𠂔。

𠂔 表示由玉製的「環璋」所發出的光彩。

𠂔 表示朱紅色的日光，𠂔 表現着手執「辛」或「王」斧，割取日光色的幻想。

概即金文𠂔的初文，𠂔 在金文中為色彩名稱，或為朱字初文？詳《徵》釋弟吊，𠂔。

七 表現氣味

𠂔 表示由盛在豆中的食品所散發出的香味，概即香的本字，後省作𠂔，詳釋食。

𠂔 表示由敞着口的酒樽中所發散的酒香，疑即八酉首的本字，本意；

𠂔 表示透鼻而出的酒香，概即酒的本字，漢人變隸為篆，始讹作酒（？）；

腥

風

陰

病

介

𩺰

𩺰表示鼻所嗅到的魚的腥味。(說文的「魚生」的形聲𩺰字以及後來的腥大約都

是𩺰的晚起形聲異構，說文又作𩺰，鮮作「犬膏臭也」即後來腥字之濫觴。)

八、表現風

𩺰

𩺰表示風

𩺰

𩺰表示風

𩺰表示風

𩺰表示風

𩺰表示風

𩺰表示風

𩺰表示風

而進，又作𩺰，亦𩺰之省文。𩺰釋義以𩺰為𩺰字，似未明𩺰𩺰之為風也。文義待考。

九、表現雲氣

𩺰

𩺰表示掩蔽日光的雲氣。𩺰釋義同而特為曇。

說詳《徵》釋日文——陰字

十、表現病

𩺰

𩺰表示病

𩺰表示病

𩺰表示病

𩺰表示病

𩺰表示病

𩺰表示病

𩺰表示病

以𩺰表示與日人之稱病為「病氣」用意相同。丁山誤釋𩺰為疾。詳《徵》釋殷……

𩺰

𩺰表示人身邊有「介」或疥之初文。

𩺰

疑疹字初文。文義未明。

似亦以「介」象微病……

十一、表現動物身體上的一些器官

古文文字學新論

六一七

身

齒

口

龜

龜



萬



蝦


口


口




齒


 金 中。以。象人將形。周金更作 以示男身。近人或釋身為娠。頗片面


 甲 三。象人齒即 形的省文。



 金 三。象躋躋之美昆虫。鱗翅類昆虫的幼蟲。身而側的呼吸孔。詳《徵》釋辰。

 國形。代表被斧鎖磔落的人的下肢。全國象施刑之類肉形的慘景。

 國 三。象龜眼。三。代表甲紋。中作 皆誤釋龜。甲文龜皆作側視之 三。與龜嚴別。

 國 三。象蛙眼。三。象蛙背上的凸泡狀物。金不釋。聞一多先生釋龜。多誤為龜。


 中 三。代表蠍腹的三。狀花紋。日釋萬。

 中 三。代表猪鬃形。即 之省視。日釋蝦。

 國 三。代人頭。國象以戌斧磔入。斧落之處。身首兩分之狀。

 國 三。代由人身割下的某一部分肢體。品官。全國與甲文 金文 並特辟。同意。

十二 代表某種重疊。重複的物像之形。多用八兩點來表現

 金 用八表示↑形的齒。柱。原本有二。前後重疊。只見一↑之意。參見《源》。詳《徵》釋齒。

𠂔

金·鑒字之。表示字形中的，原有二形以示其多，亦即𠂔之省文，由此可知必亦以有；

𠂔

𠂔 𠂔 𠂔 表示商 觴 管 口原有二柱之意，故𠂔即初文𠂔 𠂔 之省文，實即𠂔之古文；

𠂔

𠂔 𠂔 表示原有二柱形——即故知𠂔 𠂔 即𠂔 𠂔 的省文，說詳拙釋商尚；

𠂔

𠂔 𠂔 象人拱手拜（𠂔）月形，稍晚周金省作𠂔 叔戡敗以八指示其字原有兩手省身形；

𠂔

𠂔 𠂔 加八以表示其牛已被分為兩個半片之意。

十三 表示某物上的孔、穴、或中空之意

𠂔

𠂔 𠂔 象戍斧頭上的穿孔，亦即𠂔 形 詳拙釋王 𠂔 𠂔 𠂔 象戍斧上的孔形，同上

𠂔

𠂔 𠂔 表示（鐘、車）鈎上端環部的中空。參《源流》五二五頁，已圖，說詳《徵》釋于支一已

𠂔

𠂔 𠂔 表示假面舞面具上的眼孔，即中文 𠂔 形中的四形，作 𠂔 四个，似即「方

相氏……黃金四目」之意——象獸頭双目，下 𠂔 為眼孔，以便舞者外觀……詳拙釋《集》黑；

𠂔

𠂔 𠂔 表示插箭的「面」函 𠂔 等 𠂔 𠂔 部的中空，許氏自未明此理，錯以為日字，解作「日出……」

𠂔

𠂔 𠂔 通字所以，可能表示晚期直懸的鈕鐘，鑄上的鈕部的中空；

易

歲

域或

豈

甲

醜

孕

平

黑

𠂔_金：表示盛器望目的中空。𠂔有作𠂔，𠂔篆更讹作𠂔，许氏遂误说为錫形「守官」。

十四、表現代表一些複雜內容

𠂔_金：是𠂔中形的省略。字原作𠂔，𠂔有作𠂔，初意指以成股解人牲以為祭，「歲美」……

𠂔_金：又是𠂔之省，亦以一代𠂔，後或作𠂔，日中之。是更複雜的𠂔之省。𠂔_金源流：一九四

𠂔_金：金姓所以形中的，乃為翼羽毛形的簡化。全文即𠂔，𠂔之省。𠂔_金源流：一九四

𠂔_甲：表示鼓上的裝飾。𠂔即鼓（古詞）的本字。象古鼓形。𠂔_金源流：五四五。

𠂔_甲：代表盾面上的裝飾。甲，古盾形。𠂔_金源流：四三六頁。詳拙稿千文一甲；

𠂔_金：代表着盾四形，𠂔即𠂔形之省。𠂔_金全文作𠂔，𠂔同形。𠂔_金源流：四二一頁

𠂔_甲：代表孕婦腹中的胎兒形。字即𠂔的異稱。𠂔釋：𠂔為孕，不釋。𠂔_金：

𠂔_{晚金}：疑即周金𠂔之省，以代盛土簋之𠂔。𠂔_{晚金}以代𠂔，精早本件𠂔八

十五、代表其它雜物之形

𠂔_金：六表示假面舞人身上所佩帶的鈴之美由𠂔轉為𠂔，𠂔變為𠂔，可知；

古文字學新論

六二二

𠂔

象代表繁花或花蕊形

𠂔

象以代刀口，口蓋耒耜代形

十六、字面上的純裝飾，流行于晚周，已無所象內容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此外內容不明的點，和不能釋出的有文字極多，遠超過已識的字，很多還未明所象。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由此可見古人造字時用點表現的內容之多而廣泛，大到日月，星辰的光華，小到昆蟲的呼吸孔，

微妙到肉眼所不能見的味聲波，病毒……直到今天的X光也未必能透視的器体内之物，无不藉

各種點形來形容，常超出今人之意料，其妙用，可謂包羅萬象，無所不有，充分發揮。以上也僅能撮

其大略以見一斑而已——于指出之例中，忽于習見之字，而稍詳于前人未發之文，以免雷同，陳陳相因，

而未知能有一得之愚否？至于遠超于此，更多的未明之形，有待于大家繼續努力探討。

校後補記



這些材料多是在自己的探索中隨時蒐集錄下的一部分，大都是我們的不太成熟的一家之言。

七五年夏，蒙友人助我到唐山強樓一時，不料又跌折了左臂……那些年的心情一直很緊張——誰知哪一刹那就有不測之災飛來，而人書俱廢，心血變為爛紙，所以不得不爭分奪秒，倉卒苦幹。在唐山郊區，每夜都揀着斷臂，用血喂着成羣的饕餮蚊，忍痛整理材料，寫出了這部底稿。以後伏案繕寫，後秋及冬，其間又經歷了不少曲折……終于又被逐出唐山——不過因此却使我倖倖的避過了地震之災，直到這年深秋才抄完。那時惜時如金，故竭其目力，小字密書，開張又過大，所以在此這次付印之前，又給原抄動了一次大手術，逐行逐字的剪開，貼入新稿紙，工作枯燥繁重，從八一年夏貼到八二年五月才竣事，也略作了補訂，但由於這種手抄稿，難于更多的修改，所以有很多缺點——主要是有些話前後重複，唠叨可厭……都未能盡改，只好留待以後再改了。這一本書東西飽經患難，又連累不少朋友們為此憂愛，幸遇神州澄清的今天，才否極泰來，得以面世。痛定思痛，撫今追昔，使我深感今日來之不易，要更努力工作，並謹向助我工作的所有的朋友們致謝。

康 敢 八三年五月

